武俠世界



第31年

38

$10.00

編者話 吳道子先生所撰著的「劍中情」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本故事是「天涯亡命客」之續篇。故事描述上官浩然在反清復明的行動中逃避現實，寧願逃亡，不參加天地會，不受情愛、民族存亡的打動，離開李無雙和梁筱珊，躲避鐵無情的追捕，過着逃亡的生涯，爲的是甚麼？是不是對於反清復明的組織不能成大事，有見及此而不參加？自己又不挺身而出作救亡之舉，使人難明，逃亡中破獲了那些陽奉陰違的壞組織，和朝廷鷹犬勾結，救出了威武鏢局的少主和自己的情侶梁筱珊，對他今後的志向啓發有多少？請看個中情節，包你看後拍案叫絕！

*　　*　　*

江揚先生所著「劍海風波」在今期刊出，故事內容新頴，情節生動活潑，文筆流暢凝鍊，佳作當前，莫勿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馬騰先生所著「民初追捕故事集」之「鐵漢柔情」，請拭目以待！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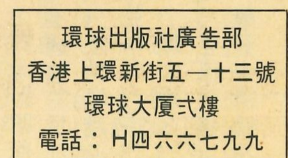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侠世界

第31年
第38期
（總號158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脫俗故事／吳道子・文　可飛・圖

情中劍



隱瞞身份

官道上，一人一馬徐徐走着。那匹馬，雖不算瘦得可憐，但也與神駿兩字相距千百里。

至於那騎士，比他胯下的馬也好不了多少，滿臉風塵，神情憔悴，再加上參差不齊的短髭及一片無奈惘然的眼神，一看便令人有一種滄桑的感覺。

這人的年紀卻只有廿七八歲，與他的外表毫不相襯。

一個廿餘歲的青年，理應朝氣蓬勃，不該如此壯志消沉。難道他這生際遇坎坷，被現實打擊得抬不起頭來，以致失去了年輕人應有的那份衝勁？

可以這樣說，因為他是一個被官府通緝的殺人犯。

一個殺人犯，除了日夕逃亡外，還有甚麼可言？

六年前，他的名字是上官浩然，

躲避追捕

外號遊龍劍俠，是武林中最有前途的新秀。

今天，他比一條喪家之犬還略有不如。這六年來，為了逃避天下第一名捕手鐵無情的追踪，他的名號身份經常改變着。

一切都是因為他殺了一個該死而不應死在他手底下的人——王侍郎的兒子王學維。

如今，他捨棄已用了差不多年半的濟南威武鏢局鏢頭江平這身份，名字，回復到處流浪的生涯。

上官浩然現時的武功，因為得到遊龍眞經這絕世武學秘笈關係，比他進入威武鏢局時，高明了數倍，但是他心中的惆悵亦增添了很多，因為他與威武鏢局局主梁秉堅的女兒產生了一段感情，或應該說是一夕孽緣。

這段孽情，上官浩然知道難以有解決的辦法，最低限度，連在表面上是鏢局局主，暗裏卻是朝廷密探的梁秉堅有生之年也難以解決的。

除了梁筱珊外，困擾着上官浩然的當然還有那國色天香、令京師權貴爭相拜倒裙下的天地會舵主李無雙。

＊　＊　＊

第一次遇見李無雙時，上官浩然便被她的蓋世絕色及才華所震驚，為了掩護她的身份，他不惜犧牲自己的前途，淪為通緝犯。

至於李無雙對他如何，上官浩然實在不知道，雖然李無雙曾多次表示希望能與他一起，卻只是為了共襄反清復明大業，並非為男女私情。

不過，即使李無雙明確地表示願意和他長相廝守，上官浩然也不會貿然答應，事實上，他亦知道只要他願意加入天地會，李無雙下嫁給他的機會極高。

他之所以遲遲不答允加入天地會，主要是因為他對於大部份所謂反清復明組織之所作所為極為失望，在沒弄清楚天地會之作風前，他實在不願意貿然參加。

他更不願意為了得到李無雙而加入天地會，六年前一時衝動，已令他終生遺憾，怎能一錯再錯！

何況，在梁筱珊這問題沒有徹底解決之前，上官浩然又怎能另惹情孽！

在同一天，他離開了這兩個曾改變他命運的女人，茫無目的地四處流浪，逃避鐵無情的追捕。

目前，唯一使上官浩然稍為安心的是他懷裏有着充足的銀両，不需為盤川及生活費傍徨，只是不知何去何從罷了！

驀地，他想起一個人來，一個與他有差不多際遇，同是天涯亡命的人。

這人是個扶桑來客，名叫小野大郎。

上官浩然這數年來，多次賴以逃生保命的煙幕彈及子母追魂彈之製法，便是這小野大郎所贈。

想起了小野大郎，上官浩然便一勒馬頭，改變方向往福建走去。

小野大郎跟他一樣，也是居無定所，不過他的足迹比上官浩然狹窄得多，只限於福建沿海一帶，因為在那裏，並沒有人追殺他。

小野大郎之所以到處流浪，純粹是因為生活問題以及希望能夠找尋名師，學習中華武功，重回扶桑一展抱負。

只可惜名師難尋，即使遇上了，也沒有人願意把絕學傳授給他這個外國人。

因此，他雖然來了中土多年，除了語言之外，甚麼也未能學到。

不過，扶桑人卻有着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小野大郎始終沒有放棄學習高深博大的中華武學之念頭，仍到處碰機會。

上官浩然與小野大郎曾相處了一段時間，自然了解他的困難所在，亦清楚他的脾性，所以非常肯定他沒有返回扶桑。

數天後，上官浩然已來到福建。可是，踏遍了沿海一帶，都打聽不到小野大郎的行踪消息。

這天，上官浩然來到莆田附近，他與小野大郎曾逗留過一個多月的小鎮，經過整整一天的打聽，仍然沒有半點有關小野大郎的消息。

不得要領之下，上官浩然只得買了一些土酒和食物，跑到山裏找尋棲身之處，暫宿一宵，翌日再繼續往別處找尋小野大郎。

照說，他與小野大郎只是一對萍水相逢，因有感同是天涯淪落人而結交的朋友，上官浩然實在沒有千里尋找他的必要。不過，上官浩然如今太無聊了，一個終日無所事事、不知何去何從的人，日子最是難過。所以，上官浩然一定要找點事來做。

另外，他還有一個心願，便是找

着小野大郎後，協助他達成願望，因爲以他現時的武功修爲，足有資格給予小野大郎武學上的一些指點。

上官浩然在山中找着一間荒廢了的天后娘娘廟，却發覺廟裏非常清潔，似是不久之前曾有人在這裏逗留。

他視察過廟裏沒有其他人後，便找來一些枯枝，在前殿生起一個火，拿出買回來的酒食，孤伶伶的吃喝着。

經過這麼多年的逃亡生涯，上官浩然早已習慣了孤獨，但自從與梁筱珊在一起生活過年餘後，每當靜下來時，上官浩然都很自然地想起與梁筱珊共同生活的那段日子來。

驀地，他發覺廟外有人疾奔而至，連忙放下酒壺，右手按在劍柄上。

隨即，他便發覺來人的內功修爲稀鬆得很，遂鬆開劍柄，繼續吃喝起來，更爲自己的過度緊張、恐懼鐵無情追踪而來的反應啞然失笑。

出乎意料地，來人竟是個女的，不過她那身打扮却絲毫沒有女子的味道，不但全身黑色勁裝，連秀髮亦束起來，包在一幅黑布之下，胸膛也是束得緊緊的，平坦得像一個漢子，要不是那俏麗的臉龐，沒有人敢說她是個女子。

不過，最令人觸目的，還是她身後所背着的那柄東洋刀。

一個扶桑女人跑到這裏來幹甚麼？

「你是誰？」那女子操着生硬的漢語問道。

「妳不認爲這句話該由我來發問才對嗎？」上官浩然微笑道。

那扶桑女子似是不明白上官浩然的話，惘然地搖搖頭。

上官浩然曾與小野大郎相處過一段不短的日子，對東洋語也略懂一二，遂以東洋語道：「我是過路的，姑娘又是誰？」

東洋女子大訝，道：「你懂我們的語言？」

上官浩然點點頭，道：「少許吧，應該比妳所懂的漢語多一點。妳是誰？跑來這裏幹甚麼？」

在別人的國土上，若遇上一個懂得自己語言的人，不多不少也有點親切感，那東洋女子這時正有着這種他鄉遇故知的感覺，更像在茫茫大海中遇上一條船。

「我名叫小野杏子，到這裏來是找尋我的胞兄。」

上官浩然一怔，心想怎會這麼湊巧，忙道：「你的兄長是否叫做小野大郎？」

小野杏子登時臉露喜色，急急道：「是的，你認識我哥哥嗎？他在那裏？」

「不錯，我的確認識令兄，可惜我也不知道他現時在那裏。事實上，我到這裏來的目的也是找他。」

小野杏子大爲失望，道：「你也是找尋家兄的？可以告訴我你找家兄有甚麼事嗎？」

「我和令兄是好朋友，不過已數年不見，今次特地來看看他近況如何罷了。」

「原來這樣，請問你貴姓？」

「我原名上官浩然，目前却是叫龍四海，因爲我的處境也和令兄一樣，不方便以眞實姓名行走江湖。」

「噢，原來你和家兄一樣，也是個流亡武士，那麼我便稱呼你龍樣吧。」

（按：日本語龍樣即龍先生。）

「杏子姑娘，妳老遠從扶桑跑來這裏找令兄，不是發生了甚麼事吧？」

「龍樣既然是家兄的好朋友，我也不妨直說，事實上，是我們主公要我前來找家兄的。因爲國內形勢混亂得很，對家兄的緝捕令早已無人理會，所以主公希望家兄能盡早回國助他一臂之力。」

「妳來了這裏有多久？」

「已差不多三個月了，只是仍未能找到家兄的行踪，他派人通知我的那幾個聯絡地方，都說有年多不見他踪影，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他們也是這樣告訴我，這可奇怪極了，他通常每隔一兩個月，都會在那幾個地方露一露臉，找些散工來做，爲何會一年多也沒有露臉？莫非他眞的找到了名師，學藝去了？」

「龍樣，那有這麼容易找到名師學藝，我只擔心他出了甚麼意外。」

「放心吧，令兄的武功，在中土來說雖不算高明，但等閑之輩也不是這麼容易傷害他，尤其是他身上的玩意兒，要保護自己是足夠有餘，妳可不必爲他的安全過份擔心。」

「但願如此了。」

「杏子姑娘，妳吃過晚飯沒有？」

杏子垂下頭來，道：「我想不到這麼久也未能找到家兄，所以只帶了十多片金葉作爲盤川，誰知道這裏的物價特別的貴，不消三個月已用掉大半，目前身上只餘下足夠回國的船資，不敢亂花，只能借破廟棲身及獵取野兎山雞充飢，剛才我便是外出狩獵去了。」

看見她兩手空空，不消說上官浩然也知道杏子一無所穫，事實上他自己也曾親身體驗過這種生活，清楚箇中慘況，遂道：「既然如此，快點坐下來吃點東西吧，長時間吃野兎山雞，會令妳產生厭食感，對身體極爲有害的。」

杏子極爲不好意思的道：「龍樣，這……我怎可以……」

上官浩然道：「別婆婆媽媽了，以令兄和我的交情，妳何須和我客氣？何況這裏足夠我二人所吃有餘，快點坐下來吧。」

「龍樣，請你先吃吧，我稍後才……」

「這裏不是扶桑，妳何須顧忌那些臭規矩？大家都是江湖兒女，應該洒

脫一點嘛，來吧！」

杏子無奈，只得跪在上官浩然身側，怯生生地從行囊中拿出一雙漆木筷子，吃將起來。飯後，她更主動地收拾一切，不讓上官浩然插手。

「杏子姑娘，如今妳有何打算？繼續尋找令兄還是回扶桑？」

「在沒有找到家兄前，我是不會回去的了，即使家兄不幸死去，我也得把他的骨灰帶回家鄉。」

「妳在這裏，人生路不熟，語言亦不通，很難尋找令兄的，不如先回扶桑，待我找到令兄時通知他立即回去與妳見面吧。」

「龍樣，我若這樣回去，是不能向主公交代的，無論如何困難，我也得要找着家兄，否則只有一死以謝主公。」

「唉！你們這些扶桑武士可眞固執得可憐。既然妳堅持要找到令兄才回國，那便與我一起吧，我實在不放心妳這異鄉人單獨到處跑，若出了甚麼意外，我也不知如何向令兄交代。」

「龍樣，謝謝你。」杏子根本沒考慮到眼前這自稱是她兄長朋友的上官浩然是不是壞人，是否對她有不軌企圖。

事實上，當上官浩然一口說出她兄長的名字後，杏子不但對他完全信任，更視之爲救星、親人。

「不過，妳這一身打扮和身後那柄刀礙眼非常，必須換個這裏普通人的衣着和把刀藏起來，以免惹人注意。」

「是，明天我便去買另一套衣服。」

「還有，在路上我們得盡量避免以扶桑語交談，我將會教給妳一些常用的漢語，在妳沒有學懂之前，若有第三者在場，妳得暫時扮作啞巴，明白嗎？」

「是，我明白。」

「妳懂得武功嗎？」

「我曾經在家兄那裏學過一些普通劍法，但成就不高，僅能勉强應付三兩個普通人，若遇上你們這些中華武功高手，便不堪一擊。不過，在暗器以及逃跑方面，我則頗有辦法。」

「如此說來，妳身上也帶有煙幕彈及子母追魂彈了？」

「是的，另外還有飛鏢。」

上官浩然聽了，爲之失笑，一個不懂內功的女子所發射的飛鏢能產生甚麼威力，拿來射殺野兎和山雞也未必收效，更遑論對付武林高手了，不過，煙幕彈和子母追魂彈倒也對她有少許幫助。

「妳的東洋刀是不適宜拿出來用的了，途經兵器店時，我替妳另選一柄合用的長劍吧，暫時，妳可用我這柄劍。」

「那麼你用甚麼？」

「我的包袱裏還有一柄刀。」

「但是我不懂得使用你的劍啊！」

「不懂便要學！妳且試試用我的劍，使出妳所懂得的劍法來，讓我看看有那些地方需要改良。」

「謝謝你，龍樣。」杏子大喜道。

「是了，今後別這樣稱呼我。我和你哥哥雖沒有正式結義，却也是兄弟相稱，我的年紀比妳大，妳可以叫我二哥。」

「二哥！」杏子飛快地叫了一聲。

「對了，不過妳得用漢語來說，漢語的二哥是這樣說的……」

事實上，杏子對漢語也略懂一二，否則也不敢貿然跑來這裏找尋兄長，一聽上官浩然的發音，便學得維肖維妙。

她隨即拔劍出鞘，便在前殿舞出她所懂得的劍法。

事實上，東洋劍法便是刀法，走的是剛猛及快速路線，與中土劍法根本背道而馳，這時杏子以劍使出來，自然是不倫不類。

上官浩然當年被逐出華山派門牆時，嚴禁再次使出華山武功，只好自行創造一套劍法，可是却帶有濃厚華山劍法之味道；不得已之下棄劍用刀，初時便有着如今小野杏子之同樣情況，所不同的只不過是他以刀來使劍法，而杏子則以劍來使刀法。

經過多年的磨練後，再加上遊龍眞經給他的啓發，上官浩然早已摸清楚箇中竅門，找出辦法來適應刀劍之間的不協調。

於是，他細心地給杏子講解箇中要訣，拿過長劍親自示範一遍，更加上不少他自己於劍法上的心得，創出一套混和東洋刀法及中華劍法兩者長處的武功來，登時把杏子看得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更對中華武學之博大精深佩服得五體投地，對眼前這「二哥」暗中產生傾慕更是不在話下。

雖然上官浩然所懂得的扶桑語只限於日常對話，對個別武學專用名詞未能表達出來，但經過他再三示範，杏子終能明白箇中要訣，把那套劍法使得似模似樣，不過也足足耗費了兩個時辰。

「杏子，妳眞聰明，這麼快便能學會。」

「二哥，這全是你教導有方的功勞。這套劍法滲入了不少中華武學嗎？」

「是的，大約佔一半。」

「我哥哥懂得這套劍法嗎？」

「還不會，這是我最近鑽研出來的心得，尚沒有機會與令兄一起研究，事實上我這次來福建找他，主要是爲了這個。」

「二哥，你對我們兄妹實在太好了，我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報答你的恩德。」

「別說廢話了，夜已深，還是早點休息吧，妳的行囊中可有被鋪嗎？」

杏子搖搖頭，赧然道：「沒有，包袱裏除了兩件衣服外，便只有一些筷子、梳子……之類的日用品。」

「這個時候，夜間頗涼，沒有被舖怎成？暫時妳用我的，明天買衣服時才一起添置吧！」上官浩然道。

「二哥，你留給自己用吧，這多天來，我已習慣不用被舖的了。」

「胡說八道，一旦着涼了，如何去找你哥哥。」

「但是你會因此着涼的啊，我怎能……」

「妳和我怎麼一樣？我的內功深厚，即使下雪時分，不穿衣服我也可以支持十天八天，妳可以嗎？」

服從乃是扶桑女人的天性，看見上官浩然臉上略帶微慍之色，杏子那敢多言，連忙默默從上官浩然手中接過被褥，舖放在前殿潔淨之處，跟着再向他來了一個深鞠躬，道過晚安才鑽進被窩。

上官浩然爲之苦笑不已，他知道帶着杏子在身側，對他來說將會是個極大負累，可是小野大郎對他雖不能稱得上恩重如山，却是一個肝膽相照的患難之交，怎能讓他的妹子——一個武功低微、人生路不熟、兼且語言溝通有困難的外族女子單身到處闖？

如今，他只有希望能早日把小野大郎尋着，俾能卸掉這沉重包袱。

上官浩然輕輕嘆息一聲，緩緩閉上雙目，運功調息起來。

* * *

天色剛亮，上官浩然便被颯颯劍聲所驚醒，張目一看，只見他借給杏子的被褥早已摺疊妥當，整齊地放在他的行囊側，而杏子則不見人影，但她的包袱仍在，只是少了那柄上官浩然暫借給她的長劍。

不消說，定是杏子一早起來，跑到廟外練劍了。上官浩然遂站起來，走到廟外一看，果然看見杏子正在廟外空地上苦練他所傳授的那套劍法，不禁對她勤奮苦學的態度點頭讚許。

杏子全神貫注地練劍，並沒察覺上官浩然在旁觀看，練了十多遍後，才因爲有點累而停下來。

「不錯，不錯，妳開始能夠捕捉眞正劍法的要訣了。」

「二哥，對不起，吵醒你了。」

「沒關係，若妳疏於練習，白費我一番苦心的話，反會令我不高興。」

「二哥，我一定會勤加練習，絕對不會令妳失望的。」

上官浩然點點頭，道：「我知道妳一定會的，只可惜妳不懂得內功，否則憑妳的聰穎，成就將會更大。」內功這兩個字，他是以漢語說出來的，因爲他不懂得扶桑語如何翻譯這中華獨有名詞。

「二哥，內功是甚麼？」

上官浩然隨即簡略地向杏子解釋內功與外功之分別。

「二哥，你懂得內功嗎？」

「我當然懂得內功，事實上中原武林，十之八九是從內功入手學習武功，只有少數人走外家硬功路線。但你們則剛好相反，差不多全部都是外家功夫，取其速成。」

「我可以學習內功嗎？」

「學習內功，最好當然自幼開始，基礎良好，成就才會大。妳現在才開始，雖然略嫌遲一點，但只要妳能痛下苦功，而且有名師指點，成就也未可限量。」

「我也明白這一點，眞正的絕技是不輕易傳授給別人的，尤其是好像我這樣的外國人，要學習中華武功，簡直難如登天。」杏子冰雪聰明，從上官浩然語氣中，已聽出他並不打算傳授內功於她。

「不錯，大部份武林中人都存有私心，不願意把本門絕學輕易傳授別人，導致不少絕學因此而失傳，長此下去，很可能數百年後，再也沒有甚麼眞正高明的武功心法留存下來。杏子，我是非常願意傳授內功心法給妳的，只可惜我們之間，語言並不能徹底溝通，而只要有少許差誤，妳便會受到極大傷害，輕者終生殘廢，重則性命難保，我們稱之爲走火入魔，這是修練內功不愼時經常有的意外。所以，我不敢輕率地把內功心法傳授給妳。」

「二哥，如此說來，只要我學會漢語，你便會傳授我內功了，對嗎？」

「當然了，以令兄和我的交情，我還會吝嗇區區練功心法嗎？何況對我來說，亦無任何損失。」

「謝謝你，二哥，我定會用心學習的，請你儘快教我漢語吧。」

「急也不急在一時，我們先到鎭裏吃些早點，再替妳購置一些衣服和應用品，然後我們北上，前往武夷山找妳哥哥。」

「我哥哥可能在武夷山嗎？」

「我也不知道。只是昨晚我突然想起與妳哥哥在一起時，我曾提過深山大澤之中，經常有奇人異士隱居，建議他有空時不妨到深山裏尋師學藝。也許他眞的聽從我的話，跑到深山裏尋找奇人異士也說不定。而福建省裏，正巧有武夷山這個名山在，我們可往那裏碰一碰運氣。」

「這好極了，總比茫無目的地到處亂碰亂撞强得多了。」

「一路上，我將會教給妳漢語，當妳的理解力到達某個程度時，便可以學習內功入門的基本心法。」

「謝謝你，二哥。」

「不必謝我，這是我應做的，誰叫妳是我如今唯一的摯友的妹妹？」

「唯一的摯友？二哥，你不是說除了我哥哥之外，再無其他朋友吧！這怎可能？」

「這是眞的，認識我的人當中，有很多只是和我其他的身份結交，並不是上官浩然。這些人，我對他們仍存有忌憚，不敢推心置腹的表露本身眞正身份，怎可稱爲摯友。有部份知悉我眞正身份的昔日朋友，於江湖偶遇時，不是假裝看不見我便是冷冷打個招呼，寒暄一句半句便藉詞離去，這些當然也算不上是朋友，還有個別繼續與我往來的，對我却是另有企圖，也不算眞正朋友。只有你哥哥一人才是眞正患難之交，同是天涯淪落人，心中只有一個目的，便是盡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對方，這才是眞正的友誼。」

「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我以爲只有我們那裏才有的事，想不到你們堂堂大國也是一樣。」杏子唏噓非常的道。

「這不分國家大小的，乃是人性之表現。每一個人，天生下來便有自私心，只在輕重之分。有些人認爲，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亦有人覺得天下間還有很多東西是比本身利益來得重要，爲了這些，他們甘願拋棄自己的利益，甚至犧牲性命，亦在所不惜，這便是自私心輕重之分別。」

「二哥，以你所說，那第二種人根本便沒有自私心啊！」

「不，天下間絕對不會有全無自私心的人，只會有某些人在某種情況下，或是說在某種大前提之下暫時捨棄自私心罷了。讓我給妳舉一例吧，譬若現在妳身中奇毒，性命垂危，另外亦有一個陌不相識，毫無任何關係的人與妳同樣遭遇，而救星來了，但他手中只有一顆解藥，只能救活你們其中一人，在妳心中，妳會希望自己獲救還是另外那個毫不相干的人獲救呢？」

「那當然是希望自己能獲救了。」杏子毫不考慮便回答。

「倘若另外那人並不是與妳毫不相干，而是妳的父親、哥哥或主公，妳會考慮把解藥讓給他們其中一人嗎？」

「這何須考慮，我一定會把解藥讓給他們的。」

「杏子，這便解釋了每個人都有自私心，只是輕重不同之事實。在第一種情況下，妳不願意把解藥讓給一個陌生人，而希望自己獲救，便是自私的表現；但在第二種情況下，孝、悌、忠這三種美德使妳拋開了自私，甘願爲父親、兄長、主公犧牲自己。除了這三種因素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因素，諸如父母對子女的愛、朋友之間的義……等等。只可惜世間上願意爲這些而犧牲本身利益的人並不太多，大部份人的心目中只有自我，甚至有些人爲了自己利益而出賣朋友、兄弟、父母以及民族。所以，我的昔日朋友爲了不願意替自己惹禍上身而不與我交往，實在無可厚非，我也不願意怪責他們。也因此，你哥哥與我這一段友誼，才會顯得難能可貴。」

「二哥，你會把我也看作朋友嗎？」

「目前，妳是我摯友的妹子，日後如何發展，沒有人能夠預料。也許有一天，妳將會成爲我的敵人也說不定。」上官浩然若有其事的道。

「那麼你傳授給我武功，豈不是一件極爲愚蠢之事？」杏子笑道。

「絕對不是，我只是做我認爲應該做的事，即使他日妳以我傳授給妳的武功來對付我，那也沒辦法，屆時我也不會後悔曾經傳授過妳武功。」

「放心吧，二哥，我怎會成爲你的敵人呢？」

「別那麼肯定，世事是難以預料的，當日我離開師門下山闖江湖時，又何曾想到會淪落成爲一個通緝犯？」

「那怎麼一樣啊！」

「基本上還不是一樣。要知道人是會變的，環境也是會變的。也許明天我們便會遇上妳哥哥，而他的身份已搖身一變成爲朝廷侍衛，那麼我們豈不是對立了嗎？」

「我哥哥絕對不會當你們朝廷侍衛的！」杏子斬釘截鐵的道。

「我只不過是舉例說吧。讓我再作另一假設，譬若你們回到扶桑，協助你們主公成爲君主，而日後你們的主公突發奇想，要侵略中華，更派遣你們前來。這樣一來，我們豈不是變成敵人了嗎？」

「這有可能嗎，二哥？」

「世間事有甚麼不可能發生？尤其是我們這些江湖人，有很多時候是身不由己的，唯有本着一個義字來處世。噢！我們到鎭了，妳喜歡些甚麼顏色的衣服？」

「甚麼顏色我也喜歡，只要不是好像你的衣服和人生觀那般灰暗便成。」

「既然妳不喜歡灰暗，爲何又穿黑衣？」

「黑色與灰色不同，因爲再也沒有其他顏色比黑色更暗，這好比再沒有其他環境比現時更惡劣的了，黎明前那一刻通常不正是最黑暗的嗎？日下西山，緊接紅霞而來的則是一片灰暗，灰暗之後還有漫長的黑夜，我寧可身處黑夜之中，等候黎明，也不希望眼前將有黑夜降臨。」

上官浩然瞧了瞧他自己那襲本是白色，却因穿得太久而變成淡灰色的衣服，點頭道：「杏子，妳說得對，看來我也得換過幾套衣服了。」

他竟然眞的買了數套黑衣。

* * *

一勾新月，如鐮刀般懸掛在半空中。

此際夜闌人靜時分，却有一條黑影以極爲高明的輕功身法，奔向曾是六朝金粉地的金陵城。

微弱月夜之下，依稀能辨認出這夜行人正是勢力遍佈大江南北的風雲幫幫主段風雲。

只見他風塵僕僕的來到城牆之下，稍作喘息後，便施展壁虎功越牆進城，片刻後，便來到一所富麗堂皇的大宅。

段風雲環視四周，確定附近無人後，走到大宅前，拿起門環，在門上輕敲了三記，稍作停頓，再敲了兩

記。

隨即，宅內响起一低沉聲音問道：「是誰？」大門亦跟着露出一條小縫。

段風雲把嘴巴凑近門縫，悄聲道：「天門一號，叱咤風雲。」

「風雲起。」

「三才現。」段風雲邊說邊在懷裏拿出一面銀牌，從門縫中塞進。

大門很快便打開了，門內一名藍衣漢子向段風雲躬身一禮，把銀牌交還，道：「段護法，請逕往會議廳。」

堂堂幫主竟變成了護法！

段風雲略爲頷首，便往宅內走，片刻後便來到一間極爲敞闊的大廳。

大廳中央，放着一張鋪有虎皮的太師椅，下首兩側各有三個座位，其中一個座位已坐有一人，正是前合肥徐家莊莊主徐志達。

段風雲走到徐志達身側坐下，道：「徐兄到了很久嗎？」

徐志達搖頭道：「不，小弟也是剛到達片刻。」

段風雲悄聲道：「徐兄，可知教主爲何召集我們到總壇來嗎？」

徐志達道：「小弟也不知道，不過依小弟推測，十居其九是追究我們辦事不力，未能把李無雙及她的手下一舉殲滅。」

段風雲道：「不會吧？當時我們已立即向教主報告該次行動失敗原因，而教主只是命令放棄合肥徐家莊分舵以及天門弟子盡量減少活動，並無其他表示，又怎會相隔個多月後才追究責任？」

徐志達憂心忡忡的道：「但願如此了，小弟實在擔心教主並非不追究，而是忙於其他事情，未暇追究。要知道這個多月來，我們根本便沒有見過教主一面，一切均是經由人門蔡護法轉達，說明了教主極有可能爲某事情忙着……」說到這裏，他便聽見內間傳來輕微脚步聲，連忙噤聲不語，站了起來。

段風雲修爲與徐志達相若，當然也聽見有人到來，急忙跑到另一排座位，與徐志達對面而立。

一個年約五旬，長得濃眉大眼，滿臉于思，頭頂却是光禿禿的魁梧大漢從內間緩步走出來。

這人身材雖然好像一座鐵塔般，嗓子却是柔弱得可憐，雖不算娘娘腔，也令人有種矯柔造作的感覺：「原來段兄也到了，兩位請稍坐，教主很快便會出來的了。」說畢，便率先在徐志達身旁的座位坐下來。

徐志達、段風雲二人亦相繼坐下。

「蔡兄，教主已回來很久了嗎？」段風雲想起徐志達適才所說，便出言向禿頭大漢試探。

「教主已回來五六天了，甫回來便吩咐小弟通知兩位前來總壇商討教務。」

驀地，內堂傳來一把冷冰冰，毫無高低音調，陰森得活像從地獄裏傳出來的聲音道：「很抱歉，讓你們久候了。」

在座三人連忙從椅子站起來，雙手低垂，躬身迎接。

隨即便見一個戴着黑色頭罩，身穿寬大黑袍，全身上下只露出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之神秘人從內堂走出，在鋪着虎皮的太師椅坐下。

「三位請坐。」

徐志達等三人再向神秘人鞠躬施禮後才分別在自己的位置坐下。

神秘人隨即道：「徐護法，本座了解你近日爲了月前於石家莊行動失敗而忡忡不安，放心吧，本座不會因此而責怪你們的。事實上，那次行動，本座亦有疏忽之處，所以不能把責任全推在你們身上。」

徐志達、段風雲連忙站起，向神秘人施禮道：「謝謝教主開恩。」

黑袍神秘人輕拂衣袖，示意兩人坐下，續道：「當日本座得知侍衛營調動人手前往石家莊時，還道他們是對付李無雙一夥，沒有問個明白便通知你們趕往石家莊，在兩虎相鬥後撲殺李無雙殘餘人馬，藉此徹底剷除天地會隱藏於京畿一帶之勢力。誰知道侍衛營的對象却是上官浩然這小子，李無雙等人只是插手管閑事。由於本座忽略了上官浩然之出現，亦低估了李無雙之武功修爲，才會使你們鎩羽而回，所以這趟行動之失敗，絕不能怪責你們。」

徐志達道：「教主，當日只有李無雙及一個名叫江平的前威武鏢局鏢師較爲扎手，其他的人都是稀鬆得很，並沒有教主所說的上官浩然在其中啊。」

神秘人道：「江平便是上官浩然的化身，只可惜本座知道時，已是太遲了，及其後本座又另外接獲侍衛營大舉動員的消息，而這次目標竟是本教合肥分舵徐家莊，遂立即通知你們放棄徐家莊，不可與侍衛營中人正面衝突。」

徐志達道：「教主，這一點屬下便不明白了，以屬下所見，侍衛營這路人馬，實力並不太强，本教大可把他們殺個片甲不留，何須避開，示弱於人？」

神秘人道：「徐護法，你若如此想，那便大錯特錯了。侍衛營月前進攻徐家莊，共有一明二暗三大隊人馬，眞正的總領隊乃是威武鏢局總局主梁秉堅。」

徐志達、段風雲不約而同地大表詫異的道：「竟會是他！但這姓梁的身手平庸得很啊！何德何能主持其事？」

神秘人道：「你們看走眼了，梁秉堅這厮深藏不露，武功比諸你們三人任何一個毫不稍遜。換言之，侍衛營當日所出動的人馬，絕對不是你們想像中那般脆弱，而你們適值任務失敗

，從石家莊折回，士氣大受打擊，能否與之抗衡，實屬疑問。」

「我們可以從別處抽調人手前往合肥增援的啊！」徐志達道。

「天門、地門其餘的人手都分散各地，倉猝間實在難以抽調足夠高手增援，唯一可用的乃是人門的人手，但本座却不想這樣做。」

「爲甚麼，教主？」徐志達等三人齊聲問道。

「很簡單，因爲本座不想在時機未成熟時，過早暴露本教之眞正實力，更不想與朝廷在這個時刻發生正面衝突。要知道這樣一來，朝廷定會把注意力全部放在本教身上，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得益者將會是在一旁虎視眈眈，伺機而動的天地會！要不，李無雙爲何會反咬我們一口，向朝廷密告徐家莊乃是叛黨大本營？」

徐志達道：「教主，即使我們暫時忍讓，朝廷方面也不會就此罷手，定會繼續搜捕我們，難道我們永遠避之則吉？」

神秘人道：「不，這只是暫時權宜之計，要知道朝廷把徐家莊及風雲幫視爲叛黨，只是憑藉李無雙之密告，並無眞憑實據，而事實上直至目前來說，我們也沒有任何實際反叛之行動。侍衛營之所以採取行動，乃是抱着寧可殺錯千人，不可放過一人之心理。只要不把事件弄至不可收拾之地步，憑本座多年來於朝廷中所建立之關係，定能從中疏通斡旋，使徐家莊及風雲幫雙雙洗脫叛黨罪名，回復江湖組織身份。」

「教主英明，屬下佩服。」

「事實上本座早已託人在這方面說項，很快便會有結果，屆時本教不但可以洗脫罪名，更可把朝廷之注意力轉移到天地會頭上，讓本教坐收漁人之利。」

「請問教主，我們是不是暫息旗鼓，等候事態進展？」段風雲道。

「當然不是，本座這趟召你倆回總壇，除了向你們闡釋目前形勢外，還另有任務交付你倆。」

「請教主吩咐。」徐志達、段風雲齊聲應道。

「爲了方便本教日後行事，有兩個人必須及早除掉。」

「請問教主，是那兩人？」

「便是李無雙及上官浩然。李無雙乃是天地會陳永華最得力之助手，武功才華都有過人之處，若能把李無雙剷除，對天地會來說，將會是個沉重打擊。至於上官浩然，這小子六年多前曾因爲李無雙的關係，殺死吏部王侍郎的兒子王學維，淪爲通緝犯。其後雖然一直亡命天涯，沒有加入天地會，但日前，正如你們所知，他已和李無雙再度扯上關係，以李無雙之作風及愛材若渴，定會出盡一切辦法把這小子拉攏，若然成功的話，天地會將會如虎添翼，對本教之威脅更大。因此，這厮一定要立即剷除。」

「教主，我們的任務便是殺死這兩人嗎？」段風雲道。

「對了，天門負責對付李無雙，地門則負責對付上官浩然，不論任何代價，本座都要把這兩人置諸死地。必要時，本座會抽調人門的高手助你們一臂之力，你倆明白嗎？」

「屬下明白，請教主放心，屬下定會竭盡所能，完成任務。」段風雲、徐志達同聲應道。

「這兩人的武功，比你們高明得多，所以你們務須小心行事，隨時與總壇聯絡，如本座不在，蔡護法會轉達本座之指示的了。記着，此項任務，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屬下知道。只是，請問教主，此項任務，可有時限？」段風雲道。

「本座給你們半年時間，如半年內不能把二人除掉，將以教規依法處罰。你們先回去吧。」

段風雲、徐志達兩人唯唯應諾，向神秘人施禮告退，離開大宅。

段、徐二人離去後，那姓蔡的禿頭護法道：「教主，你認爲他們兩人能完成任務嗎？」

「機會不大，李無雙武功不凡，神通廣大，手下也不乏能人，若是容易對付的話，徐志達在加盟本教前，早已得逞了。至於上官浩然這小子，本已是機警非常，加上近年來武功精進數倍，而且行踪飄忽，更是難纏，憑天、地兩門的人手，要把兩人殺死，談何容易！」

「既然如此，教主爲何還要把任務交付天門和地門？」

「他們縱使不能完成任務，也能起一定之作用，日後你自會知道本座的用心何在。殺手們的訓練進展如何？」

「大致上令人滿意，目前，超過半數可派上用場，必要時，餘下的也可勉强一用。」禿頭護法答道。

「一年前本座帶回來的那個東瀛浪人呢？」

「教主眼光果然有獨到之處，芸芸衆多殺手之中，以該名東瀛浪人最爲勤奮，成績最爲優異，唯一可惜的是他不懂得內功，否則兩三年內，定可培養成爲天下第一號殺手。」

「蔡護法，本座把他帶回來的目的，並不是有意栽培他成爲殺手之王，而是另有作用，你千萬不可傳他內功，否則日後難以控制。」神秘教主道。

「那個甚麼小野大郎的漢語差勁得很，連日常普通用語也不十分懂得，怎能學習內功？教主大可不必擔心這一點。教主，這浪人究竟有何用處？」

「這厮與上官浩然的關係頗深，本座打算利用他來對付上官浩然這小子。」

「教主一年前便有這打算？」蔡護法大爲詫異，要知道一年前，上官浩然還不是他們三才教要對付的對象，難道……

「當然不是，你以為本座有未卜先知之能，在一年前便看出上官浩然將會成為本教之勁敵嗎？事實上，當年的上官浩然，在本座眼中可說不值一哂，何須如此大費功夫的對付？本座把這浪人帶回來時，本意的確是打算培養他成為一個出色的殺手，直至月前發覺上官浩然所使用的暗器和這小野大郎所用的一模一樣，才聯想起兩人之間會有某種關係，所以改變主意。」

事實是否如此，當然只有神秘教主他自己才知道，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便是他的前言後語自相矛盾。

「原來如此，不知教主打算如何利用小野大郎來對付上官浩然？教主不是打算派遣他前往暗殺上官浩然吧？」

「憑他的身手，如何能動上官浩然分毫，即使有可能，他會否動手尚是疑問，至於如何對付上官浩然，本座已有腹稿，只等待時機來臨。目前最重要的還是先找着上官浩然這小子之行踪，再看看地門有何進展，然後採取適當行動。」

* * *

上官浩然除了替杏子購置了數襲新衣和日用品外，還給她買了一頭小毛驢代步。

他並非因為毛驢比馬便宜得多而取驢捨馬，而是在附近一帶根本買不到馬匹。便是那頭瘦得可憐的小毛驢，他也找了數個市鎮才買得到。

這時的杏子，身上再也不是那套刺眼的黑色勁裝，而是換上了一件藍色村女服裝，雖是粗衣蔴布，而且不施脂粉，却回復了一個少女應有的形象。不過，她肩後的長劍仍清楚地說出她並非是一個普通村女。

上官浩然的衣着也是煥然一新，他那套已經穿了數年、顏色業已由白變灰的儒衣亦已拋棄掉，換上一件黑色莊稼人服裝，而那柄曾陪伴他多年的鋼刀則懸在腰間。

這天黃昏，兩人風塵僕僕的來到武夷山附近。

「二哥，我們是否現在便入山尋找哥哥？」杏子道。

「不，天色太晚了，我們先到附近找個地方歇脚，購備足夠食糧，明早再進入山區。因為武夷山頗大，我們很可能需要在山裏逗留數天。」

兩人繼續北走，來到最鄰近武夷的崇安縣，找了一間客棧投宿，把馬匹及毛驢交付店小二，叮囑他小心照料後，便到客棧的飯廳打算先飽餐一頓才回房休息。

多日來，他們經過的都是一些窮鄉僻壤，實在沒有機會吃一頓比較好的，有機會時，當然不會白白放過，尤其是上官浩然這時毋須為盤川擔心。

飯堂內，食客並不多，除了上官浩然這一桌外，便只有三桌人客。

習慣上，上官浩然都會仔細地瞧一瞧附近的人物，唯恐其中有朝廷鷹犬在內。

四桌人客當中，佔了兩桌乃是普通行商，不帶半點江湖氣息，餘下兩桌則毫不簡單。

其中一桌坐着四個大漢，均帶有兵器，臉露暴戾之色，正旁若無人地高談闊論着，一眼便知並非善類。

餘下的一桌則坐着一個衣着殘舊、補綴多處、蓬頭垢臉的老者，上官浩然目光銳利，從老者的眼神便已看出他絕非是一個普通人，乃是一個身手極高的江湖怪傑。

那四名大漢的談話，大大引起上官浩然的興趣。

「唐七，我們可眞倒楣，被派到這些鬼地方來找那甚麼上官小子的下落，不但吃的差，住得壞，連找一個較標緻的妞兒也不能。」

「馬雄，別終日想着那調調兒了，我們是來辦正經事的，並非吃喝玩樂。你應該知道莊主是何等重視這上官小子，誓要把他剷除才甘心。」

「我當然知道莊主對這小子是志在必得，只是人海茫茫，要找尋一個刻意隱瞞本身身份的人之下落，談何容易！以追緝本領冠絕天下的名捕手鐵無情，花費了六年多時間也未能把上官小子擒獲，要我們在三個月內把他尋着，簡直是開玩笑。」

「這怎麼能夠相提並論，鐵無情強極，也只是一人，而我們則有數以千計的人手，遍佈大江南北，上官浩然縱有飛天遁地之能，也難逃本莊耳目。」

「話雖是如此說，但我們芸芸衆多弟兄中，見過上官小子眞正面目的只不過十多人，餘下的還不是單憑一幅畫像尋人？而那幅畫像根本便沒有任何特別之處，可說每個廿餘歲的年輕人都像畫中人。老實說，即使上官小子在我們眼前出現，也有可能當面錯過。」

「唐七，馬雄說的一點也沒錯，一路南來時，我們也不知遇上多少個活似畫中人的青年了，還不是空歡喜一場？」

馬雄有了同伴支持，語氣登時壯起來，道：「唐七，聽見了沒有？這可不是我馬雄一個人說的，反正是找不着那小子的了，倒不如在附近玩上一番，到差不多時候才回去覆命吧。」

唐七滿臉猶豫之色，道：「這怎可以啊？若給總管或莊主知道了，我們四個人的腦袋都得要搬家。」

馬雄道：「放心吧，南下福建的便只有我們四個人，只要我們不說，誰會知道？」

唐七瞧了瞧那一直保持緘默的第四個大漢，道：「劉棠，你認為如何？」

劉棠聳聳肩，道：「我沒有意見，你是我們這一組的組長，你認為該怎

麼辦便怎麼辦吧，我一概都聽你的。」

唐七一咬下唇，道：「既然如此，我們便輕鬆一下吧，只是，我們也得在玩樂之餘，找一找那上官小子之下落。只要能找着他，莊主定會重重有賞，屆時便可到秦淮河玩個不亦樂乎，勝過在這些窮地方找那些村女多多了。」

那個不知名的大漢向唐七眨了眨眼睛，把嗓子壓低道：「誰說的？我們眼前便有個標緻妞兒，只要略加打扮，絕對不比秦淮河的婊子遜色。」

背向上官浩然及杏子的唐七一邊轉過頭來，一邊半信半疑的道：「這兒的村女怎能和江南佳麗……」

可是當他看見雖然脂粉不施，却仍是嬌美動人的杏子後，登時把要說的話嚥回肚子裏，但他隨即留意到杏子所携帶着的長劍，悄聲道：「陳成，你可不要弄錯，這妞兒絕對不是普通村女，而是帶着刺的會家子。」

陳成亦低聲道：「唐七，別這般畏首畏尾吧，我已留意這妞兒很久的了，不錯，她雖然帶着長劍，但眼神散渙，分明內功修為極差，至於她身側的小伙子，諒亦强不到那裏去。我們有四個人，對付他倆，還不是手到擒來？」

上官浩然自從修練遊龍眞經上的神功後，精光四射的眼神變得逐漸收斂下來，只差少許便達到返璞皈眞之境界，他的眞正修為之高低，又豈是如陳成這些庸手所能看出來？

不過，唐七等人也可算太大意了，竟不能認出眼前這土包子便是他們莊主不惜任何代價也要除掉的上官浩然，但也難怪他們的，因為在他們心目中，上官浩然乃是個年約廿七歲，身穿灰白色殘舊儒服的獨行劍客，而上官浩然這時却是身穿黑色莊稼人衣着，携帶着的是刀，身側還有一個少女。

雖然他們也曾留意到上官浩然的容貌與他們懷中的畫像有數分相似，只可惜他們一路上所遇見的與畫像相似的人實在太多了，有很多還比上官浩然更相似，又怎會知道眼前這人才是如假包換的上官浩然。事實上那些畫像只不過是根據曾見過上官浩然的人之記憶所描繪出來，又怎能眞正畫出上官浩然之容貌特徵！

唐七等人的交談雖然已降低聲浪，變成交頭接耳，但怎能逃過上官浩然靈敏的耳朵？

他已看出這四名大漢的身手只是普通，若單打獨鬥，根本沒有一個是他十招之敵。只是，他必須一舉把四人除掉，要是逃掉一個的話，將會替他惹來無限後患。

從唐七等人的談話，他已肯定他們乃前徐家莊手下。對於徐家莊，上官浩然並不放在眼裏，他只是顧慮徐志達獲悉他的行踪後，並不親自率領徐家莊人手來找他算帳，而是通知鐵無情前來。

因此，這四個人稍後找上自己時，一定要悉數擺平他們，即使不能，也絕對不可以讓他們知悉自己的眞正身份。

上官浩然正在盤算着如何把這四個色膽包天的徐家莊黨羽消滅時，店小二已把他所要的酒菜送上。

上官浩然把一錠碎銀塞進店小二手裏，悄聲交代他把剛才所留下的兩間客房更改為一間，以便容易照顧杏子。

店小二却誤會了他另有企圖，露出一個神秘兼曖昧的笑容，不迭點頭道：「客官請放心，小的一定辦妥。」

杏子對簡單的漢語也能聽能說，否則也不會單身跑到中華尋找兄長，這時聽了上官浩然交代店小二的話，也和店小二一樣誤會了上官浩然之心意，登時臉上抹過一片紅霞，垂下頭來，那模樣煞是嬌羞可愛。

不過，從她的神態，絲毫沒有半點驚惶失措之色，似乎早已預料到將會有這事情發生，或應該說早已有了心理準備。

事實上，幕府時代的扶桑女子，根本便如男人附屬品般，毫無地位可言，那些下女們，簡直便是主人甚至府中武士的洩慾對象，與之所至時便召來玩樂一番，她們心中即使不願意，也只有暗中躲起來哭泣的份兒，無從反抗。

至於其他身份的女子，情況也好不到那裏去，要知道處身於動亂時代，人命也是賤如泥，更遑論貞操了，為一個飯團而獻身的女人，處處皆是。

杏子的兄長，雖說是個身份比較超然的武士，但在那些貴族眼中，只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江湖浪人，倘若還有利用價值的，待遇還會好一點，若無可堪利用之處，那便比狗不如。

杏子的兄長小野大郎，數年前因某次任務失敗，被逼逃亡國外，杏子本人在扶桑所能得到的待遇，自然不難想像出來。

因此，當流落異地，徬徨無靠的杏子，遇上比自己同胞待她還要好上多倍的上官浩然後，她對上官浩然的那份感激，自然特別强烈。

也因為這樣，她非常樂意獻出自己的身軀，她這樣做，並不存有感恩圖報之意，只是認為這是她應該做的份內事。

可是，飯後回到房間裏時，上官浩然只是如往日般教授她漢語，並無任何異常舉動，使杏子大為詫異。

終於，杏子忍耐不住，道：「二哥，這麼多天來，你都沒有眞正休息過，不如先要店夥送上熱水，舒舒服服的洗個澡，休息一宵吧。」

上官浩然搖頭笑道：「我本來也是打算洗澡更衣的，只可惜稍後會有不

速之客到訪，而我又不知道他們何時會來，若剛巧在洗澡時來到，那便麻煩，妳若累的話，可先到床上略作休息。」

杏子忙道：「我不累。但是，你約了朋友來嗎，爲何我不知道的？」

上官浩然笑道：「我那裏有朋友在這兒，只不過是四個企圖打妳主意的小毛賊罷了，便是剛才在飯堂裏坐在鄰桌的四個大漢。」

杏子一愕道：「他們打我的主意，爲甚麼？我可不認識他們啊。」

上官浩然道：「妳當然不認識他們了，否則早已被他們所傷害。」

杏子這時亦已明白上官浩然所指，嗔道：「哼！若他們眞的敢來惹事，我不把他們碎屍萬段才怪。」

上官浩然道：「杏子，他們並非這麼容易對付的。」

杏子道：「二哥，坦白說吧，在遇上你之前，也曾有不少人企圖向我施暴的了，還不是被我一刀一個的解決掉？如今我的劍法精進了這麼多，又怎會害怕區區四個淫賊？」

杏子來了中華只不過短短數個月，而且都是在福建沿海一帶走動，碰上的都是一些只懂得三脚貓功夫的毛賊，何曾見過眞正高手！因此，她對新近學得的劍法蠻有信心，以爲自己已成爲一個高手。

不過，一個沒有深厚內功相輔的劍手，無論劍法如何高明，也難有任何眞正成就，這一點，對於一個沒有親眼目睹內功威力的杏子來說，可算是夏虫語冰。

上官浩然不禁爲之失笑，道：「杏子，拿出妳的東洋刀來，讓我告訴妳一件事實。」

對上官浩然的話，杏子已習慣了服從，不問原因，立即從包袱裏拿出那柄本已紮好的東洋刀，遞給上官浩然。

上官浩然並不接過，道：「杏子，把刀拔出來吧。」

杏子連忙照辦。

「現在，用妳全身氣力，砍在我身上，任何部位也無妨。」

杏子聽了，登時呆住，吶吶道：「二哥，這怎麼可以？我會把你傷害的啊！」

上官浩然道：「放心吧，妳絕對難以傷害我分毫的。妳以爲我是彭祖上吊——嫌命長嗎？」

杏子當然不知道彭祖是誰，但她是那柄東洋刀的主人，自然知道它堪稱吹毛可斷，鋒利異常，那敢動手？

上官浩然喝道：「妳還在猶豫甚麼，若妳眞的對我如此沒有信心，還是及早回扶桑吧，不必再找妳哥哥了，以免日後出事。」

杏子無奈，只得一咬下唇，輕喝一聲便掄起東洋刀，劈向上官浩然左臂，不過却沒有如上官浩然所吩咐般用盡全力，尚有保留。

上官浩然仍然是微笑地坐着，沒有任何動作，不過這當然是表面的，事實上他早已運足從遊龍眞經中學來的護體神功，迎接杏子那一擊。

刀光過處，並沒有杏子心中所想像的血影，她只覺得自己的刀好像砍在一道無形的氣牆上，不但難以砍進，刀身更傳來一陣强烈的反彈力，震得她虎口發麻，差點兒連刀柄也把持不住。

杏子驚訝的張開小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怎麼樣了，我沒有騙妳吧？」上官浩然笑道。

「二哥，這……這便是內功嗎？」

杏子簡直不敢相信天下間竟有如此神奇的武功。

「對了，這便是內功的一種，當練至某種程度時，便能刀槍不入。但是，當攻擊者之內功修爲與防守者並不相差太遠，甚至勝過時，亦能把對方傷着。因此，一個內功好手，在沒有弄清楚對方修爲高低時，甚少冒生命危險以身試劍。」

「二哥，如此說來，我即使怎樣苦練劍法，也是沒有用處？」杏子大爲沮喪。

「也不是這樣說的，因爲武林中能練到以眞氣抵擋刀劍的內功高手並不太多，大多數的人都做不到這一點。我之所以向妳示範這門武功，主要是告訴妳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以妳目前的武功，比諸中土的高手相差還很遠，絕對不能驕傲，以爲憑藉一套劍法便能夠打遍天下無敵手。不錯，我所傳授給妳那一套劍法的確堪稱高明，但妳不懂內功，威力便大打折扣，即使對手沒有練有護體神功，當他洞悉妳內力不足時，便會處處與妳的劍鋒硬碰，一旦硬碰，吃虧的自然是妳，輕則劍勢受阻，重則兵器被對手砸飛，甚至被對方兵器所傳過來的內勁所傷。」

杏子瞠目道：「二哥，這豈不是說，在沒有練好內功前，我不適宜與人動手？」

上官浩然道：「如果能夠避免的話，最好不要動手，若眞的沒有選擇餘地時，那便儘量利用本身劍法之長處，以巧取勝，切忌與對手硬碰。」

杏子道：「我明白了。二哥，我何時才可以開始練習內功啊？」

上官浩然道：「不用心急，到適當時候，我自會傳授給妳內功入門心法的了。」

「謝謝你，二哥。不過，稍後那四個淫賊來犯時，我們該如何應付？你有信心把他們打敗嗎？」

「以這四個毛賊的武功，根本不能奈何我，我只擔心走脫一個半個，惹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另外，剛才在食堂中，尚有一個糟老頭子在，此人內功修爲高不可測，若他也是壞人的話，那便頭痛。」

「你不是指那個坐在我們不遠處，身上衣服殘破不堪的老伯伯吧？」

「正是他。」

「他也是個內功高手？怎會啊？以我看，他走路也不穩呢！」

「眞人不露相，高明的內家好手，在外表上是很難看出來的，勉强只可以從眼神中推斷出來。」

隨即，上官浩然便發覺室外天井裏正有數人悄悄摸近，連忙示意杏子噤聲，不動聲息的跑到窗側，以手指在紙窗上點穿一個小孔，躲在窗側窺看外間情況。

果然，天井中正有四條黑影蛇行鼠伏的向上官浩然之房間逼近。

上官浩然連忙跑到杏子身側，匆匆耳語了數句，再用漢語以正常聲調道：「時間也不早了，我們睡吧，明早還得趕路哩！」他這句話，當然是說給房外那些人聽的。

隨即，他便把油燈熄掉，閃身在窗側躲起身形，拔刀在手，等候對手入甕。

杏子亦迅速地拿着長劍登床，放下紗帳，片刻後，床裏便傳來她咿咿唔唔的浪聲，像煞是兩夫妻在行着周公之禮。

找尋難友　闖入戚莊

這時，房外那四條人影亦已來到窗前，聽了杏子的聲音後，相顧地發出一個會心微笑。其中一人隨即以刀鋒從窗縫插進，把窗栓挑起，小心翼翼的推開窗，一躍而進，餘下三人亦魚貫而入。

四人注意力均已被床裏杏子的浪聲所吸引，何曾想到窗側躲着一個煞星！

其中兩名大漢首先撲向床沿，不由分說便掀起紗帳……

在窗口透進來的微弱月色下，他們的確隱約看見紗帳後正有兩條人影擁抱在一起，而在他們心目中，其上的自然是那個男的，遂提刀便砍……

可惜的是，他們弄錯了，床上的杏子的確是摟着一件東西，但只是被褥，而她的手則早已握着一柄鋒利長劍，等待他們掀起紗帳。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靑光一閃，兩個剛揭起紗帳的大漢，在還沒弄清楚是甚麼一回事前，已被橫腰劈成四截。

餘下兩名大漢嚇了一大跳，也不知應該撲上前，還是立即逃跑。

不過，他們事實上也沒有時間去選擇，因爲上官浩然的鋼刀已從後劈至。

他們的武功本已和上官浩然相差一大截，在驚惶失措兼且猝不及防之情況下，那能逃過上官浩然凌厲的一擊？

但聽見兩聲慘叫，餘下兩人亦追隨他們的同伴，身首異處的往陰曹報到。

上官浩然一舉擊殺兩人後，立即回過身來，窗外赫然站着適才在飯堂出現的糟老頭兒，正向着他咧嘴而笑，更豎起大拇指稱好。

「小伙子，果然不錯。老兒早已知道你能夠應付得來的了，只不過不知道是用甚麼辦法，所以跑來一看吧！」

「承蒙老丈關心，晚輩謹此謝過。」聽見糟老頭兒如此說，上官浩然已知他並無惡意，遂拱手一禮道。

「不必客氣，你可懂得如何處理這八大塊垃圾嗎？」

「只有多費一點功夫，丟到鎭外餵野狗了，老丈可有更好的建議嗎？」

「這類淫徒，若拿來餵狗，徒使狗也變壞，讓老兒來處理吧。老兒可以進來嗎？」

「老丈，請！」

糟老頭兒一躍而進，從懷裏拿出一個小瓶，洒了一些黃色粉末在那八截屍身上，只片刻間，地上只餘下八灘黃水，連血跡也不見了。

上官浩然重新亮起燈，道：「老丈，請隨便坐。」

糟老頭兒也不客氣，大模斯樣的拿了一張椅子坐下來，瞧了瞧猶在床上的杏子，道：「小伙子，這妞兒是你的渾家嗎？」

上官浩然搖搖頭，道：「不，這位姑娘是晚輩一個摯友的妹妹，晚輩現在正與她找尋她兄長之下落。」

杏子這時亦走下床，上前向糟老頭福了一福，退到一旁站着。

「小子，你何時與東洋人扯上關係了？」聽糟老頭的語氣，似是對上官浩然的底蘊頗爲熟悉。

上官浩然聽了，登時爲之一怔，不答反問道：「老丈，你知道她是東洋人？」

「當然了，她身上那般東洋味道，老兒老遠也能嗅出來。她懂得我們的言語嗎？」

「不大懂。」

「這好極了，小子，老兒問你一句話，你可要從實回答，當日你殺死王學維，究竟是爲了甚麼？」

糟老頭原來眞的早已知道上官浩然的身份！

上官浩然自是詫異非常，更不知道應該如何作答，心裏盤算着眼前這毫不起眼的糟老頭到底是何身份。

「快說，究竟是爲了李無雙還是爲了天地會？」糟老頭步步進逼地道。

「老丈，在晚輩回答這問題前，可否讓晚輩請教老者高姓大名？」

糟老頭一愕，隨即呵呵大笑，一拍後腦道：「老兒眞糊塗，竟然忘記了先表露身份！小子，你師父可曾向你提及過江湖中有三不管這個怪人？」

這數十年來，江湖中出現了一個姓丁名山的奇人，自號三不管，一不管國家大事，二不管門派糾紛，三不管私人恩怨，只管他自己認爲應該管

之事，至於憑甚麼原則來區別甚麼事該管，亦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他自號三不管，武林中人却另外給了他一個「三不知」的綽號，因爲沒有人知道他武功有多高、年紀有多大，甚至他的眞正面目是怎麼樣子，也沒有人知道。

既然如此，豈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稱是三不管丁山？

當然不是，因爲丁山每次表露身份時，都會露出一手絕活，而這一手絕活，天下間恐怕除了他之外，沒有一個人能模仿出來。

上官浩然聽見眼前這糟老頭兒的語氣，似乎便是他師尊華山掌門何丹心極爲推崇的怪傑三不管丁山後，肅然道：「老丈，莫非你老人家便是三不管丁老前輩。」

糟老頭笑道：「錯了，老兒名叫三不管丁山，不是三不管丁老前輩。」隨即以右手衣袖輕輕拂過自己臉龐，只一刹那間，他的容貌便徹底改變了！

上官浩然簡直不敢相信他所看見的乃是事實，因爲他眼前的再也不是一個風燭殘年的糟老頭兒，而是一個只有三十餘歲的落泊文士。

天下間，懂得易容術的大不乏人，但要做到好像丁山那般在一刹那間改變容貌，而且不露絲毫破綻的，却是沒有一個人能有這本領，當然三不管丁山是例外，否則又怎可以成爲他的看家絕活？

看見丁山露出這一手，上官浩然自然不再對他的身份有所懷疑，連忙站起來，上前以大禮參見。

「不必了，丁某最討厭的便是這類繁文縟節。」丁山不但容貌改變了，連嗓子、語氣也隨之而更改，以配合身份形象。只見他毫不經意地把衣袖一拂，上官浩然便感覺到有一道無形氣牆阻擋着他，難以跪下去。

上官浩然也不堅持，站穩身形，向丁山微一作揖，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來。

「上官老弟，你現在可以回答丁某適才的問題了吧？」

「丁老……丁前輩，說來慚愧，當年晚輩出手把王學維殺死，只是存心幫李無雙的忙，事實上，當時晚輩因曾目睹個別反清復明組織之所作所爲，初離師門那股反清熱情已冷却下來，又怎會爲了一個認識並不太深的天地會犧牲自己的前程？」

「如此說來，你是認爲爲了一個風塵女子而犧牲便是值得了，對嗎？」

「不，當時晚輩並沒有把李無雙視作一個風塵女子，只是敬佩她，覺得她在任何方面都比晚輩優勝……」

「所以你覺得犧牲她倒不如犧牲你自己，對嗎？」

「勉强可以這樣說吧，事實上，晚輩也不知道到底爲了甚麼原因，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晚輩並不是爲了貪戀她的美色而如此做。」上官浩然道。

「譬若時光可以倒流，回到六年多前，你會再爲李無雙殺死王學維嗎？」

「不會，肯定不會。」

「換言之，你現在對當年之事後悔了，對嗎？」

「前輩，這並非後悔與不後悔的問題。一個人的思想是會隨着歲月而變更的，回顧過去，每個人都會發覺昔日曾做過無數儍事，若然都爲每件儍事後悔一番的話，豈不是自尋煩惱？」

「上官老弟，這怎麼可以相提並論，要知道那件事影响了你的一生啊！」丁山道。

「不錯，若沒有那件事，晚輩今天不會淪爲通緝犯。但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說不定晚輩因禍得福，因此而逃過無數劫難呢？冥冥中，一切都是註定的，根本不值得爲本身命運坎坷而怨天尤人，也不值得因一步之差而終生後悔，因爲於事無補，怎麼樣也難以改變已做成的事實，唯有視之爲一個教訓，警誡自己不可重蹈覆轍。」

「上官老弟，據丁某所知，李無雙曾多次遊說你加入天地會，爲反清復明出一點力，可有這麼一回事嗎？」

「不錯，李姑娘的確曾多次向晚輩提及這事。」

「你意下如何？可有意思入會嗎？」

「直至目前爲止，晚輩尚沒有加入地會之打算。」上官浩然據實回答。

「爲甚麼，莫非你不同意反清復明？」

「丁前輩，晚輩認爲反清和復明根本便是兩回事，不可混爲一談。」

「上官老弟，爲何你會有此一說呢？」

「很簡單，天下並不是朱家的，他們姓朱的不長進，把大好江山斷送，我們爲何要替他們搶回來，所以晚輩不同意復明。至於把韃子趕出關外，這是我們炎黃子孫一定要做的事，只可惜目前天下大治，民心歸附朝廷，憑一小撮人的力量，實在難以有甚麼作爲。基於這個原因，晚輩始終沒有答允加入天地會或其他任何反清組織，寧可孤身亡命天涯。」

「老弟，你有沒有考慮到，加入天地會後，雖說不能幹一番大事，但也可以贏得美人歸？你並非呆子，應該看出李無雙爲了爭取你加盟，任何代價也不惜付出。」

上官浩然臉色一變，不悅地道：「前輩，你認爲晚輩是這種人嗎？」

丁山道：「這好極了，丁某擔心的便是這一點，事實上，這兩個月來，丁某到處找尋你的下落，便是要弄清楚你會否加入天地會。」

聽丁山的語氣，似乎不希望看見上官浩然參加天地會，爲反清大業盡一分力量。

上官浩然大爲詫異，要知道丁山的三不管中，第一項便是不管國家大

事，這豈不是與他的作風背道而馳？

「晚輩實在有點不明白，前輩可否說清楚一點。」

「老弟，你不明白甚麼？」

「首先，聽前輩的語氣，似乎極不贊成晚輩加盟天地會，晚輩希望能夠知道爲甚麼；其次，晚輩更想知道前輩爲何如此關心這事，因爲這與前輩一貫作風並不脗合。」

「好的，讓丁某先解答你第二個疑問。不錯，丁某的確有一項原則，便是不管國家大事，但並非毫不關心蒼生黎民。你不是蠢人，應知道箇中大有分別。丁某之所以不管國家大事，純粹因爲無能爲力。早在清兵入關之前，丁某便以鐵板神數算出大明氣數已盡，而韃子將會統治中原達三百年之久。當時丁某對自己之推算只是半信半疑，也曾竭盡棉力，企圖挽救大明，制止清兵入關，可惜却徒勞無功，更平白斷送無數人之寶貴性命，所以才決定不再插手甚麼反清復明之事。事實上，你適才所說的極爲有理，以目前滿清朝廷之氣勢，反清義師能幹些甚麼大事來。得民者倡，失民者亡，放諸古今中外皆準。換言之，要把韃子趕出關外，唯一機會是等待這朝廷腐敗，弄至百姓怨聲載道之時。」

上官浩然默默聆聽，心裏則仍然納罕着自己是否參加天地會，爲何會惹起這前輩怪傑之關注，隨即，他便有了答案。

丁山接着道：「至於你適才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丁某事實上已解答了一半，不過，丁某却絕非全爲了目前不適宜進行反清活動而特地到處找你，勸你不要加盟天地會。坦白說，若你仍是一年前的遊龍劍客，丁某實在沒有興趣理會你加盟天地會與否。」

上官浩然默默地注視着三不管丁山，很明顯地，他的眼神說出了他在思索着丁山最後那句話的意思。

丁山已續道：「因爲在一年之前，你的武功只是普通，即使加盟天地會，對大局也不會有甚麼影响。但現在便有所不同了，你的武功，不但比諸李無雙只强不弱，更有一筆爲數頗巨的寶藏。」

上官浩然大訝，道：「前輩，請問你從何得知這事的？」

丁山道：「你不必問了，丁某自有自己的消息來源，亦不便告訴你這消息從何而來。天地會若有你加盟，定會覺得如虎添翼，雄心勃勃，從而幹出一些魯莽事來。屆時也許你們能闖出一個局面來，但終歸只會失敗，原因在那裏丁某早已向你說得一清二楚，也不會再費唇舌了。只是如此一來，不但會斷送無數我們漢族精英的性命，更會使千千萬萬的普羅大衆受害，也會使百姓對反清義師更爲痛恨，認爲他們只懂得作亂。」

上官浩然道：「前輩，請你放心吧，晚輩絕對不會輕易參加天地會或任何其他反清組織的。」

丁山一怔，道：「老弟，爲何你會用上輕易這字眼，難道你眞的有可能爲某種原因而加盟天地會？」

上官浩然搖頭道：「暫時來說，並沒有任何原因會令晚輩加盟天地會或其它類似組織，但是日後會否有特殊情況出現，誰也不能預料，所以晚輩只能說一句，那便是在加盟任何組織前，定會詳加考慮各種利害關係。」

丁山眉頭一皺，道：「老弟，讓我們來一宗交易，只要你保證今後不參加天地會或任何反清組織，丁某立即傳授你一項絕技——一項令你終生受用不淺的絕技，如何？」

上官浩然毫不考慮的道：「很抱歉，晚輩不能答應你，因爲晚輩不願意受任何諾言的束縛。」

「老弟，你可知道丁某打算傳授你那一項絕技嗎？爲何你不問個清楚才下決定呢？」

「不必，即使是一套足以令晚輩成爲天下第一人的武功心法，晚輩也不想因此而終生受縛。」

丁山不得要領，只好道：「既然如此，丁某也沒有辦法。老弟，當你決定加盟天地會之前，希望你能仔細地想一想丁某今天所說過的話。」

上官浩然道：「請前輩放心，晚輩一定會考慮清楚的，事實上，晚輩亦無意加盟任何組織，只是不敢肯定日後情況會變成怎麼樣罷了。」

丁山苦笑道：「沒有你的承諾，丁某怎能十足放心，坦白說，三藩之亂平息不久，百姓猶未眞正喘息過來，丁某實在不願意看見另一場大亂，使他們再陷苦海。」

上官浩然道：「前輩悲天憫人，實在使人敬佩，只是前輩既然精通鐵板神數，應了解到甚麼事也是註定的，憑你我的能力，實在難以改變命運。所以，請恕晚輩大膽說一句，還是順其自然吧，別企圖阻止蒼天註定要發生的事情了！」

丁山輕嘆一聲道：「話雖是如此說，但丁某這麼多年來也未能眞正做到，事實上世間上能眞正做到這一點的又有幾人？讓丁某擧一個例說吧，譬若你是個郎中，在山中遇上一個傷勢極重的人，而你知道憑身邊所携帶的藥物，絕對難以救回他的生命，你會怎樣做？搖頭嘆息一聲後離去，讓他自生自滅，還是盡你所能地救治他，希望奇蹟出現？」

上官浩然並沒有正面回答丁山的問題，只道：「不消說，若果前輩是那個郎中的話，定會選擇後者了，對嗎？」

丁山道：「一點也不錯。所以，有很多時候，明知不可爲的，也要盡力而爲。」

上官浩然道：「既然如此，前輩爲何又放棄反清呢？說不定有奇蹟出現

啊！」

丁山道：「這當中大有分別，假如你決定了參加天地會，丁某明知不能改變你的心意也得盡力而爲，即使失敗，也不會做成更大的傷害，但是，明知清朝國運將有三百年而勉强跑去對抗它的話，失敗時將會連累無數人平白送掉生命。奇蹟是甚少出現的，拿千千萬萬人的性命來搏取奇蹟出現，代價太大了。」

「前輩早已算出晚輩將會加盟天地會嗎？」

「不，丁某在這方面的道行尚淺，能夠推算出來的只是有限。兩年前，當三藩之亂平息時，丁某曾推算了一卦，得到的是：遊龍重現掀風浪，浩然一劍動江湖，三才蠢動謀天下，全軍盡墨莫奈何。老弟，你應該猜得出首兩句指的便是你，至於第三句的三才當然便是說天地會中人，他們之下場如何，第四句詩亦已說明了。」

上官浩然心裏明白第一句詩所指的，應該是遊龍眞經而不是他這遊龍劍客，至於浩然一劍亦大有可能是指正義之劍，並非他上官浩然之劍，不過，他並沒有說出來，只道：「前輩，姑勿論首兩句詩指的是否晚輩，但第三句却很明顯地說出天地會將有所行動，換言之晚輩加盟天地會與否，並不影响甚麼，對嗎？」

「不錯，推算出來的確是如此，但我們也得從事實方面去分析一下，天地會目前嚴重缺乏人材與經費，即使勉强有所行動，也會迅即覆沒，但有了你及你的寶藏，那便大大不同，說不定能夠支撐一段頗長時間，只是終於難逃一敗。既然註定是失敗的了，丁某寧可看見他們早點失敗，因爲如此一來，天下蒼生所受的苦會少得多。若然可以成功的話，那自當別論，甚麼犧牲也在所不惜，即使鬥爭十年、五十年，那又何妨？」

「所以前輩不惜一切，希望能遊說晚輩拒絕天地會之邀請？」

「對了，估了半首詩是說你的，說明你乃是這場動亂的關鍵人物，也幸好它沒有明確地指出你與天地會有任何關係，所以丁某尚存一絲希望，只要你不和天地會走在一起，即使你或天地會任何一方掀起風浪，傷害也不會太大。」

「前輩，晚輩雖然不能向你作出甚麼保證，但可以肯定地說一句，晚輩絕非興風作浪之輩，即使他日眞的加盟天地會，也會爲天下蒼生設想，不會故作妄爲。」

「但願如此了，否則後果定不堪設想。老弟，你打算和這東洋妞兒往哪裏找尋她的哥哥？」

「武夷山。」

「一個東洋人老遠的跑到武夷山來幹甚麼？看破紅塵，出家修道嗎？」

「剛好相反，她哥哥便是對成敗得失看得比較重，所以才會跑到這裏來，希望能夠學得一身高深武功，回去幹一番大事。」

「他是個劍客嗎？」

「是的，不過他們自稱爲武士。」

丁山若有所思地瞧了站在遠處、一直不發一言的杏子一眼，道：「老弟，若丁某所料不差，你要找的人應該不在武夷山了。」

上官浩然道：「前輩，事實上，晚輩只是推測他去了武夷山尋師學藝，並不是眞正知道他在何處。但是，前輩何以得知他不在武夷山呢？」

丁山道：「因爲在一年多前，丁某曾在江南見過一個黑衣劍客，雖然携帶着普通長劍，而且好像啞巴般不發一言，丁某一眼便能看出他是個東洋人，當時與他一起的，還有一個內功頗爲精湛及以一副製作極爲精巧的人皮面具掩去本身面目的高手。事實上當時乃是該神秘高手惹起丁某之注意的，那東洋武士的容貌，與你這小妞兒有數分相似，說不定便是你們要找的人。」

上官浩然大喜，道：「前輩，請問你是在江南那處遇見這兩人的。」

丁山聳聳肩，回答道：「這個丁某則忘記了，應該是金陵附近的一個小鎮。」

上官浩然道：「謝謝你，前輩。」

丁山道：「丁某也不打擾你倆，相見也是有緣，這裏有三副人皮面具，丁某便送給你作爲見面禮吧，可能對你日後逃避鐵無情的追捕有點幫助。丁某本打算傳授給你獨步江湖的易容術，以交換你不參加天地會的承諾，只可惜你毫不考慮丁某之建議。」

丁山邊說邊從衣袖中拿出三副人皮面具，遞給上官浩然。

上官浩然也知道這三副人皮面具對於他逃避鐵無情之追捕大有幫助，當下也不客氣，向丁山道謝後伸手接過。

丁山向上官浩然詳加說明如何使用該三副面具後，飄然穿窗離去。

「二哥，這老者是甚麼人？」杏子在丁山離開後，連忙跑到上官浩然身前問道。

「噢，他是個武林前輩，杏子，你哥哥極有可能去了江南。」

「這是剛才那位前輩說的嗎？」

「是的，他在一年多前曾在江南遇見你哥哥，看來我們也不用進山了，乾脆前往江南一帶尋找吧！」

杏子自然沒有異議。

* * *

雖然只是一塊薄薄的面具，但對於從來沒有戴過這勞什子東西的上官浩然來說，却是非常不習慣，尤其是每當他想到這塊東西是剝下別人身上的皮所製造的時候，他全身都起了雞皮疙瘩，差點兒嘔吐起來。

只是，他知道風雲幫及徐家莊這兩個組織的眼線正在各處找尋他的下落，爲避免不必要的麻煩，雖然對那人皮面具有抗拒心理，也不得不戴上。

這時的上官浩然，仍然是一個莊稼漢的打扮，當然，他的容貌已大大不同，他的年紀看上去也大得多，可說世間上除了他自己、杏子以及丁山之外，再也沒有第四個人能認出他便是遊龍劍客上官浩然。

只是，雖然能逃避風雲幫及徐家莊中人的耳目，上官浩然與杏子前往江南的目的却難以達到，差不多踏遍了金陵附近各大小市鎮，也未能找着小野大郎或丁山所說那神秘人之踪影。

人海茫茫，要找尋一個毫無知名度的人，談何容易？

上官浩然並非不知道小野大郎不是這麼容易可以找到，但是，只要有半絲線索，他也不會放棄，所以，他才會和杏子不辭長途跋涉，跑到金陵找尋小野大郎之下落。

雖然找不着哥哥，但目睹與福建沿海一帶貧瘠情況截然不同的江南繁榮景象，杏子可說不枉此行。事實上，即使扶桑最繁華的江戶城，若與曾是六朝金粉地的金陵比較，簡直不值一哂，怎不令於動亂中長大的杏子如劉姥姥入大觀園般，看得目瞪口呆！

上官浩然初離師門、行俠江湖時，也曾多次遊歷江南，而每一次，金陵更是他必到之處；可是，自從六年前發生那宗事件後，他便避開了這江南第一大城市。

他避開金陵的主要原因是它太繁盛了，比諸京師可說不遑多讓，而愈是繁盛的都市，以各種不同身份作爲掩護的朝廷暗探便愈多。因此，身爲朝廷通緝犯的上官浩然又怎敢甘冒行踪洩露之險，跑到金陵來？

天下昇平，人們早已忘記了當今的統治者乃是外族，而韃子皇帝的懷柔政策亦使人們漸漸忘懷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兩場大屠殺所帶來的仇恨。

適當政策加上時間，足以沖淡一切不愉快事情，這是不可否認之事實。因此，今天的金陵，比諸七八年前上官浩然所見的金陵更是熱鬧繁華。

上官浩然和杏子兩人自然不是爲了遊玩而到金陵，大部份時間，他倆都在各大小客棧、驛站及食肆打聽小野大郎的下落。

他不知付出了多少賞錢，小野大郎的下落仍然毫無頭緒，不過，上官浩然却有一種感覺，那便是他和杏子兩人好像是給別人暗中監視着。

他知道以他現時的容貌，應該沒有人能認出他便是上官浩然，而他亦沒有展露過高明的武功，爲何會有別人對他產生興趣而進行監視呢？

難道是因爲杏子的美色？

不，這可能性不大，杏子雖然稱得上是個美人胚子，但江南多佳麗，比她漂亮的美女多的是，便是秦淮河中任何一名歌妓，也不會比杏子遜色多少，又怎會惹人注意。

因此，解釋只有一個，那便是上官浩然及杏子在金陵到處打聽小野大郎下落的行動，惹起了某些人的注意及興趣。

換言之，雖然仍未能找着小野大郎，上官浩然兩人却是找對了地方，在金陵城裏，一定有某些人與小野大郎有某些關係，或應該說有某些人知道小野大郎這個人之存在。

但是，是否眞的有人暗中監視着上官浩然，或只是他過度敏感？

上官浩然並沒有過度敏感，他雖然活在日夜逃亡的生涯中，却未致於淪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的而且確地，上官浩然正落在別人監視之下。

事實上，當上官浩然與杏子踏足江南不久，便惹起有心人之注意，一直暗中監視他倆之行動。

* * *

這時，在金陵城內的一所大宅裏，正有兩人談論着上官浩然和杏子兩人。

這所大宅，正是不久之前風雲幫幫主段風雲及徐家莊莊主徐志達與那神秘教主和另一姓蔡的禿頭護法會議的同一地方。

不過，這時宅內並沒有神秘教主，也沒有段風雲及徐志達，只有禿頭蔡護法端坐在一間小書房中，在他身前數尺之處，則垂手站着一個身材肥胖、商賈打扮的中年人。

禿頭護法道：「翟堂主，可曾查清楚那對男女的身份嗎？」

那被稱爲翟堂主的胖子道：「回稟護法，那男的在客棧登記的名字叫龍四海，那女的姓甚名誰則不得而知了，聽說是小野大郎的妹妹。」

「你這是聽誰說的？」

「是客棧掌柜說的，兩人投店時自稱是兄妹身份，到金陵來找尋兄長，並向掌柜打聽曾否見過一個身穿黑衣、容貌極似扶桑人的人之下落。從那女子的樣貌看來，的確與小野大郎有數分相似。因此屬下推測，那女子很有可能眞的是小野大郎的妹子，而那姓龍的則是她的丈夫。」

「這倒奇怪了，據我所知，小野大郎這數年來一直都是在福建沿海一帶走動，被教主帶回來後亦沒有機會與任何外間的人接觸，他的妹子如何能夠找到金陵來了？」

「會否是個巧合，給他們誤碰誤撞的找到這裏來？」

「翟堂主，我從來都不相信巧合這回事的，這其中定有古怪，我們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本教這個訓練殺手的計劃，屬高度機密，甚至天、地兩門主管也毫不知情，絕對不能讓秘密外洩；因此，必須把這對男女擒回來拷問，看他們從何得知小野大郎來了

金陵。他們武功如何，你可知大概嗎?」

「那姓龍的警覺性非常高，似乎是個久跑江湖之輩，而且眼神中蘊藏精光，內功似是不弱；那個女的則較爲平庸。」

「爲安全計，你還是多帶數名弟兄吧。不過，千萬不要在城裏動手，在這非常時期，我們絕對不可以惹起官府之注意，而且李無雙亦大有可能派有眼線在城裏，給他們知道本教在金陵，那便痲煩多多，你且想個辦法把兩人引到別個地方去，才可動手。」

「屬下知道。」

「還有一點，繼續嚴密注視附近所有外來武林人物之一舉一動，李無雙及上官浩然都不是等閒之輩，我們絕對不能有所疏忽，若有任何差錯，你我都難以擔當。」

「請護法放心，只要有武林人物踏足金陵方圓五十里，屬下便會立刻知道的了。」

* * *

當上官浩然感覺到他已受有心人之注意後，便已確定並沒有來錯了地方，唯一他未能肯定的是丁山當日所見的，是否便是小野大郎。

雖然丁山非常肯定他所見到的劍客是個扶桑人，但是誰敢說中原裏除了小野大郎之外，便沒有別的扶桑來客?

不過，即使上官浩然在金陵找尋的扶桑人並非小野大郎，對他來說，並無甚麼損失，只是花費了少許金錢和時間，而剛巧他有的是不知如何打發的時間以及花不盡的銀兩!

爲避免打草驚蛇，上官浩然並沒有刻意追查是那一些人在監視他，只若無其事的繼續在金陵城各處打聽小野大郎的下落。

他知道只要對方眞的與小野大郎或丁山所遇見的扶桑劍客有關的話，定會自動找上他，萬一他們眞的耐性十足，仍只是暗中監視他而沒有進一步行動，屆時再另想辦法也不遲。

這一天，已是上官浩然及杏子抵達金陵的第八天了，出乎意料地，對方不但沒有找上上官浩然，竟然把監視他的眼線也撤去了!

上官浩然大爲納罕，更大爲懊悔爲何不早一點擒下監視他的人來盤問個清楚。

驀地，响起了兩下敲門聲。

「是誰?」上官浩然沉聲問道。

「客官，我是閔掌柜，有一個人找你，他說有你所要找的人之消息。」

多年來的逃亡生涯使上官浩然變得謹愼非常，他飛快地運功聆聽一下，確實房外只有兩個人的氣息，而且不像是身懷高明武功之人後，才把房門打開。

客棧掌柜身側，站着一個臉容猥瑣，一看便知是個市井無賴的漢子。

「閔掌柜，勞煩你了，你說的便是這位兄台嗎?」

「對了，客官，他叫麥沖，是在吉祥坊幹活的。」

「麥兄，你好，在下龍四海，請內進詳談。」

閔掌柜先行告退，麥沖進房坐下，道：「龍兄，聽說你在找尋一個扶桑人之下落，可有這回事嗎?」

「一點也不錯，在下正在找尋一個名叫小野大郎的扶桑人，他是在下義妹的兄長，你知道他的下落嗎?」

「在個多月前，曾經有一個扶桑人到來吉祥坊玩骰子，不過他是否叫做小野大郎，則不得而知了。」

上官浩然大喜，因爲小野大郎的確非常喜歡骰子這玩意兒，而且頗爲精通，一時技癢跑到賭坊玩上兩手實非奇怪。

「對了，對了，這人極有可能是我要找的人，請問你可知道他在何處落脚?」

「龍兄既然是尋親，照說我應該說出他的下落，只是敝東曾訂下規則，不得隨便洩露客人的消息……」

這簡直是胡說八道，麥沖若不打算說出客人之消息，跑到客棧來找上官浩然幹什麼?

上官浩然並非呆子，當然知道麥沖心裏想的是甚麼，當下便從懷裏拿出一錠銀子，塞進麥沖手裏。

麥沖一掂那錠銀子的份量，發覺足有四五兩重，登時咧嘴一笑，道：

「龍兄果然是明白人，只是，在下却不知道貴友現時下落。」

上官浩然臉色一沉，道：「麥兄，你這是拿在下來玩耍嗎?」

麥沖忙道：「不，不，請不要誤會，在下雖然不知道貴友現在那裏，却能提供一條重要線索，龍兄定能循此找到貴友。」

「對不起，是在下錯怪你了，請你告訴在下應往那裏查問吧。」

「當日貴友來吉祥坊時，並不是一個人來的，另外還有一個同伴，名叫吳琪，乃是離此間約三十里路戚家莊的護院武師。龍兄只要走一趟戚家莊找他問一問，就能知道貴友之下落，說不定貴友也在該處。」

上官浩然爲之一怔，忖道：「小野大郎爲何會和一個護院武師走在一起了，難道他眞的也當了護院?但是，丁山說他當時是和一個身手極爲高明的神秘人一起的啊!」

他心裏雖然有點奇怪，却沒有對麥沖有所懷疑，道：「麥兄，謝謝你告訴我這消息，不知道戚家莊應如何走呢?」

麥沖道：「戚家莊在平安村，出城後向北走約三十里便到，極是好找。」

上官浩然道：「謝謝你了，在下找到敝友後，定會重重打賞你的，請先回吧。」

麥沖離去後，杏子急不及待的道：「二哥，是不是有哥哥的消息?」



上官浩然要杏子演練輕功及內功心法。

上官浩然點點頭，把適才麥沖所說的覆述了一遍。

「二哥，這可奇怪了，哥哥來這裏的目的乃是尋師學藝，實在毋須老遠跑到這兒來當個護院的啊，即使留在海濱一帶，也不會餓死的嘛。」

這正是上官浩然納罕之處。

不過，納罕歸納罕，戚家莊是一定要走一趟的了，否則甚麼疑團也沒有機會解開。

* * *

翌日早上，上官浩然與杏子在客棧吃過早點，把房租結算清楚後，便帶上行囊，依照麥沖所指點的路線，前往離金陵城以北約三十里的平安村戚家莊找吳琪，打聽小野大郎之行踪。

正如麥沖所說一般，位於平安村的戚家莊極是好找，上官浩然毫無困難的找到在該處當護院武師的吳琪。

當上官浩然向吳琪表明來意後，吳琪略爲打量兩人，道：「你們是他的甚麼人?」

「他是這位姑娘的兄長。」

「噢，原來你是他的妹子，難怪樣貌有數分相似了。龍老弟，不錯，我們這兒的確有一個武師是扶桑人，只是，他是否你們所找的人則不得而知了，因爲由始至終，他都沒有透露過本身姓名，這裏的人都只以東瀛浪人稱呼他。」吳琪道。

「吳兄，這還不容易?只要把他找來與我們一見，便知道他是否我們要找的人了。」

「龍老弟，你以爲我不知道嗎，問題是他目前並不在這兒。」

「他不在這兒?吳兄，你剛才不是說他在這兒當護院武師嗎?」

「噢，是的，他確實是這兒的護院武師，只是本莊莊主除了這裏外，還有別的產業，你那位扶桑朋友剛巧在半個月前被派往別處去了!」

這眞是巧合，但世間上眞的有那麼多巧合之事嗎?

「吳兄，敝友被派往那裏去了?」

「他被派往距離此間約廿餘里，本莊莊主的另一個別院去了。龍老弟，是誰告訴你他來了金陵的?」

「噢，並沒有任何人告訴在下，在下只不過在福建一帶找不着敝友，一路找到江南來，剛巧在金陵打聽到有關他的消息罷了。」上官浩然經歷了多年逃亡生涯，深知逢人只說三分話的道理，自不會說出是三不管丁山指引他來金陵。

「原來如此。」

可惜上官浩然不懂得從別人眼神中看出心中所思，否則他便會知道吳琪並不相信他剛才所說。

「吳兄，可否告訴在下貴莊莊主的別院在那裏，讓在下前往找敝友一聚嗎?」

「當然可以!在這裏以西約廿餘里處，有一個長春谷，莊主的別院便是

在長春谷中。龍老弟，你身上帶着刀，是否也是武林中人？」吳琪道。

「在下只是學過一些三脚貓武功，實在沒有資格稱爲武林中人，倒令吳兄見笑了。」

「龍老弟，你既然是東瀛浪人的朋友，也可以說是我的朋友了，又何須客套呢？請恕我大膽說一句，從老弟的衣着看來，老弟似乎並不如何得意，何不如令友般在本院當個護院？在這裏當護院，待遇可不差呢！聘請新護院之事，莊主一向對我非常信任，只要我認爲沒問題便成。不過，爲避免別人說我徇私，老弟也得要有些許眞實本領才行，老弟認爲如何？如果你有意思，可即時表演一套你最滿意的武功，讓我向莊主給你引荐。」

「吳兄好意，在下心領了，只是在下習慣了到處流浪，實在難以適應護院生涯，請吳兄恕罪，時間也不早了，在下等還須前往長春谷，就此告辭，打擾吳兄之處，尚請包涵。」

上官浩然與杏子甫離開戚家莊，吳琪便立即走進後院一間書房。

書房裏，赫然坐着不久之前於金陵城中與神秘教禿頭蔡護法密談的翟堂主！

只聽見翟堂主道：「吳香主，可曾套出甚麼口風嗎？」

吳琪答道：「這厮機靈得很，甚麼也套不出來，看來只有用武這一途了！」

翟堂主道：「也只有這個辦法了，通知各弟兄，我們立即抄捷徑趕往長春谷。」

* * *

長春谷一如其名，谷裏百花盛放，雖然時值盛夏，也令人有種處身初春的感受，確是一個興建避暑山莊的理想地方。

可是，谷中却沒有吳琪所說的別院，事實上，谷中只有花草樹木，並沒有任何建築物，甚至茅屋也沒有一間。

上官浩然不用細想，也知道自己上了當，道：「杏子，小心一點，附近可能有敵人埋伏。」

「爲甚麼？是否剛才那人弄鬼？」

「應該是了！怪不得他們不再監視我們之行動，原來早已佈下一個局來引我們上當。哼，且看你們有何花樣！」

隨即他便看見對方的花樣。

近二十名手持清一色長劍的灰衣人分別從藏身處撲出，團團把上官浩然及杏子圍在中央。其中一人正是他們不久之前才見過的戚家莊護院吳琪。兩人連忙從坐騎躍下，嚴加戒備。

「果然是你弄的鬼，姓吳的，你刻意把我們騙來這裏，有何企圖？」

「龍四海，乖乖說出如何知道小野大郎來了金陵，否則長春谷便是你埋骨之所。」吳琪寒聲回答。

上官浩然環視四週一下，冷冷道：「吳琪，別天眞了，你以爲憑着人多便能夠奈何龍某嗎？識相的便把小野大郎之下落說出來，今日之事，龍某便視作一場誤會，不與你們計較，否則教你們悉數留此，與青山作伴。」

上官浩然絲毫沒有誇大，在短短一瞥中，他已看出對方陣營裏，除了站在吳琪身側那胖子的內功修爲稍爲不錯之外，其餘的人，包括吳琪在內，均是平庸之輩，便是沒有修習遊龍眞經絕學之前，他也不放在眼內，何況今時今日。

吳琪身旁的翟堂主看見上官浩然沒有半點慌張之態，似乎有着眞才實學，並不把他們放在眼裏，當下也不敢輕舉妄動，遂踏前一步，向上官浩然略一拱手，道：「龍兄弟，大家都是走江湖混口飯的，當然是以和爲貴。一句話，只要你說出來此之眞正目的以及從何得知小野大郎之下落消息，我們絕不爲難閣下。」

上官浩然與杏子老遠從福建跑到金陵，目的只有一個，便是找尋小野大郎，絕對不是惹事生非，而事實上他亦根本不知道對方是何方神聖，怎會無端生事，這時看見對方語氣不似吳琪適才那般咄咄逼人，遂亦回復少許客氣。

「請教閣下如何稱呼？」

「敝姓翟，忝爲戚家莊總管。」

「翟總管，實不相瞞，龍某來此的目的只有一個，便是找尋敝友兄長小野大郎下落，使他倆兄妹重逢，別無他意。至於如何得知小野大郎來了金陵，請恕在下無可奉告。」

「龍兄弟，翟某還是那句話，希望你能說出從何得知小野大郎來了金陵。事實上，這並非是甚麼大不了之事，我們何須爲此大傷和氣呢？老弟還是從實說出來吧。」

「既然總管也認爲這是瑣事一件，又何必苦苦追查下去呢？」

「姓龍的，你可不要三分顏色上大紅，翟某只不過看在你與小野大郎有點淵源，才會與你這般客氣，你若再如此不識抬擧，可別怪翟某對你不客氣。」

上官浩然呵呵大笑，道：「龍某平生最害怕的便是別人對我客氣，你對我不客氣，我反而無任歡迎。翟總管，請隨便劃下道來，龍某奉陪到底。」

翟堂主向吳琪略一擺首示意，道：「吳琪，你且向龍兄弟討教一二。」

上官浩然看見對方竟然與他單打獨鬥，登時爲之一愕，因爲對方來勢，分明便是打算以衆凌寡，爲何會捨長取短？難道箇中另有陰謀？

他自從惹下大禍之後，多年的逃亡生涯已把他磨練得謹慎過人，當下立即低聲吩咐杏子數語，才去迎向吳琪。

在上官浩然心目中，根本便不把吳琪放在眼內，他只顧慮對方趁他與

吳琪相鬥之際，由其他人一湧而上，對杏子有所侵犯，甚至脅持杏子作爲人質逼他就範。

事實上，上官浩然也絕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翟堂主的確有着如斯如意算盤。

他帶了近廿名手下前來，可說是志在必得，把上官浩然及杏子擒回去嚴加拷問。不過，他雖然感覺到上官浩然身手不俗，但龍四海這名字始終是不見經傳，若甫上場便以人多取勝，實在有失他的身份。

因此，他派出吳琪試探上官浩然之虛實，一旦情況不對，便盡遣手下上陣，以數人纏着上官浩然，再以獅撲兎般把身手較弱的杏子擒下，藉此要脅上官浩然。

上官浩然緩緩拔出鋼刀，斜斜指向地上，一邊密切注視對手吳琪以及其他敵人之動態。

自從修練了遊龍眞經的絕學後，上官浩然本已恢復用劍，只是他的長劍借給杏子應用，遂用回鋼刀。

本來，他是打算另購一柄長劍的，但是兵器店還沒有找到，他便從日常練功之中，發覺自己用起刀來也是同樣得心應手，威力與用劍相差不遠。

他開始領悟到只要內功修爲精湛，使用何種兵器都不是問題這道理，遂打消另購長劍使用之念頭。

對付身手普通的吳琪，上官浩然本來是毋須使用任何兵器的，不過，他心裏却有另一番打算。

從對方的聲勢，上官浩然推斷這戚家莊絕非是一個普通聘有武師以防宵小山賊的莊院那般簡單，反而跡近一個江湖幫會，甚至可說是一個不甚光明磊落的幫會組織。

因爲一個光明磊落的幫會，絕對不會計較成員加盟的消息爲何外洩，更不會因此而使用武力。

既然戚家莊給予上官浩然的印象是如此的壞，他對戚家莊的人自然不會手下留情。

不過，他始終不明白小野大郎爲何會加入如此的一個組織，難道他身不由己，抑或是受人蒙騙，或甚至這加入戚家莊的東瀛人根本不是小野大郎，而是如吳琪所說的不知名浪人？

這問題當然要見着小野大郎或該無名浪人才會有答案。

目前，上官浩然首先要把眼前之問題解決，或應該說把眼前這廿人解決。

上官浩然心目中的解決，當然不是把敵人悉數殺掉，若悉數殺掉，如何能查問小野大郎之下落？而事實上，他亦不是一個嗜殺成性的人。

吳琪已拔劍出鞘，一步一步的逼向上官浩然，隨時隨地他都會發出攻擊。

只聽見一聲暴喝，吳琪便如疾矢般撲向上官浩然，手中劍舞出他自認爲最得意的絕招「羣魔亂舞」，襲向對手胸前要穴。

可惜他的對手實在太强了，强得簡直遠遠超出他所能想像，甚至比他武功强上不少的翟堂主也想不到，身前這毫不起眼的土包子竟會是當今武林後起之秀，武功最爲高明、也是他們教主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剷除的遊龍劍客上官浩然。

終於，他倆有機會目睹甚麼才是絕世武功。而當中，看得最清楚的當然是在旁觀戰的翟堂主；不過，印象最深刻的却是當事人吳琪，他雖然看不清楚上官浩然那一刀是如何出手的，但這一刀却令他畢生難以忘懷。

因爲這一刀雖然沒有取掉他的性命，却把他整條右臂齊肩砍掉，他若要在江湖渡其餘生的話，便得要從頭學起，苦練左手劍了。

不過，又有多少人能抵受得了肢體殘廢的打擊，不屈不撓地繼續奮鬥呢？不少人只要略受挫折，便已雄心盡喪，更不要說做到殘而不廢了。

當吳琪慘叫一聲，倒在地上，痛得昏死過去後，翟堂主方如夢初醒，怒喝一聲，示意衆手下一湧而上。

在如斯情況之下，他當然不再顧忌甚麼身份以及江湖規矩。

現在他只有一個目標，便是把上官浩然及杏子兩人擊倒，不惜代價，不擇手段。

在親眼目睹上官浩然只用上一刀便把自己最得力的手下劈翻之後，翟堂主知道對方武功與他相距太遠，雖然佔着人多之利，他也毫無信心取勝。

他只希望能夠把杏子擒下，使上官浩然投鼠忌器，甚至受他威脅，棄械投降。

可惜上官浩然早已防備他有此一着，於動手前便已授以杏子應變之計。

戚家莊的徒衆甫有所行動，杏子便纖手連揮，射出威力浩大的「子母追魂彈」，登時把多名敵人射倒於地，跟着便拔出長劍，施展從上官浩然那裏學來的劍法，與戚家莊徒衆厮殺起來。

上官浩然亦冷哼一聲，毫不留手的殺進人羣，掩至杏子身側，替她掩護。

他毫不擔心那自稱姓翟的總管會趁機溜掉，因爲走掉和尚走不了廟，何況地上還有一個奄奄一息、尚沒有死掉的吳琪可堪逼供。

目前最重要的還是杏子的安全，他絕對不能讓她受到任何傷害。

翟堂主並非瞎子，自然看出形勢比人弱，如今連把杏子擒下藉此威脅上官浩然的唯一希望亦已幻滅，繼續鬥下去，只有死路一條，遂發出一聲口哨，轉身便逃。

上官浩然也不趕盡殺絕，任由戚家莊衆人逃走，只走到昏死地上的吳

琪身側，封住他右臂穴道，以免他流血過多而亡。

隨即，他把吳琪扶起，從背心命門穴渡過一縷眞氣。

片刻後，吳琪緩緩甦醒過來，虛弱萬分的道：「我……我……死掉了嗎？」

「還沒有，不過，若你不和龍某合作的話，立即便會得償所願。」上官浩然收回放在吳琪背心的手，冷冷的道。

吳琪這才發覺自己仍在那一招便把他劈成殘廢的煞星手中，登時大吃一驚，額上滲出豆大汗珠，惶恐地道：「龍……龍大俠，你要我如何合作？」

「很簡單，從實說出小野大郎在那裏，只要你不再胡說八道，我便釋放你，讓你可以安渡餘生。」

「龍大俠，我不知道。」

「吳琪，你這是甚麼意思？難道你認爲我不敢殺你嗎？」

「龍大俠，你殺了我吧！我實在甚麼也不知道。」

「不，我不會殺你，因爲我從來不殺全無抵抗力的人，我要破掉你的氣門，解開你全身穴道，讓你自由離開此間。」

吳琪更是嚇得魂飛魄散，要知道如此一來，他右肩傷口便難以止血，只能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血一點一滴的流盡，可說比一刀把他殺掉還難受。

上官浩然眞的會做出如此殘酷的事來嗎？這當然要他自己才知道了。

吳琪忙道：「不要，不要，龍大俠，我並沒有撒謊，事實上，我的確甚麼也不知道，連你所說的甚麼東瀛浪人之模樣是如何也沒有見過，一切都是依照翟堂主的吩咐而說的，請大俠明察。」

「翟堂主？」

吳琪登時警覺自己適才情急之下說溜了嘴，要挽回已是來不及，只得道：「是的，便是剛才的翟總管。」

「如此說來，你和小野大郎日前到賭坊那回事也是編出來，旨在引我上當的了，是嗎？」

「是的，但一切都是翟堂主的主意，可不關我的事。」

「你們是甚麼組織？」

「我們都是戚家莊的人。」

「吳琪，老實一點，普通莊院何來甚麼堂主這類稱呼？快點說，你們是那一幫的？幫主又是誰？是不是莊主？」

「龍大俠，我眞的甚麼也不知道。」

「好吧，既然你這般口硬，我便成全你，給你一個機會充英雄吧。」上官浩然說畢，作勢便要一指點向吳琪腹下氣海大穴。

「不，不，我說，我說……」

「快點說，如有不盡不實之處，你得準備留在這兒餵山狗。」

「龍大俠，實不相瞞，戚家莊乃是三才敎轄下的一個據點，由翟榮堂主負責，對府裏的人來說，他便是莊主。至於三才敎敎主是誰，以及敎裏還有些甚麼人，我因爲身份低微關係，實在沒有資格得知。」

上官浩然乍聞三才敎這名稱，立即想起不久之前三不管丁山所說的那首詩的第三句：三才蠢動謀天下，登時爲之心中一凜。

當日丁山把三才視作天地會中人，寓其包括三才——天、地、人三字，如果套在三才敎身上，豈不是更爲貼切？

若然三才敎中都是他今日所見的飯桶，可說難成甚麼氣候，因爲這廿人當中，只有翟榮這一人勉强堪稱江湖高手，餘皆不堪一擊。

但是，三才敎有多少個好像戚家莊的據點，堂主之上還有些甚麼高手？

還有，日前丁山曾說，一年前與小野大郎同行的乃是個內功極高的神秘人。以丁山的眼光，斷不會把翟榮這類身手的人視爲高手，那麼，該是誰？難道那神秘人便是三才敎敎主，或只是比翟榮身份較高的人？

三才敎有何野心，上官浩然沒空理會，他只關心他的患難摯交小野大郎。

很明顯地，小野大郎極有可能已加盟三才敎，無論他是爲了甚麼原因加入三才敎，上官浩然也要把他從漩渦中救出來。

要把小野大郎從漩渦中救出來，當然首先要把他找着。

「吳琪，暫時來說，我相信你的話。不過，我若發覺你言有不實之處，日後遇上你時，定不會放過你。現在，我問你最後一句話，戚家莊裏共有多少人？」

「龍大俠，戚家莊裏大約有五十多人，不過現在只餘下四十多人了。」吳琪瞧了瞧地上躺着的戚家莊徒衆道。

「除了翟榮之外，還有其他高手嗎？」

吳琪搖搖頭，道：「沒有了，整個戚家莊武功最高的要算翟堂主，餘下的都是身手平庸之輩，只有一個陳香主與我差不多，但在大俠眼中，可說不堪一擊。」

上官浩然跟着便釋放吳琪，與杏子找回坐騎，循原路直奔戚家莊。

若然戚家莊眞的如吳琪所說，只有翟榮一個高手的話，那便毫不足懼，上官浩然有足夠信心單人匹馬，憑藉手中鋼刀以及懷裏的暗器，便可把整個戚家莊夷平。

不過，首先他得要找個安全地方把杏子安置，以免屆時爲她的安全而分心，更可避免她落在對方手中，藉以威脅自己。

可是，杏子却提出自從與上官浩

然走在一起以來的第一次抗議。

「二哥，爲甚麼不讓我和你一起闖戚家莊啊？他們有這麼多人，你一個人怎麼能夠應付得來？」

「杏子，妳難道不明白，若妳在場，會令我分心照顧妳嗎？」

「二哥，你放心吧，我有足夠能力保護自己的了，你實在毋須爲我而分心。」

「胡說，對方這麼多人，我怎可以不分心照顧妳，萬一出了甚麼意外，我怎麼向妳哥哥交代？」

「二哥，我不同意你這句話，哥哥並沒有把我交託給你，你實在毋須爲我的安全負責。而且，身爲一個江湖人，如沒有經歷風浪，便不會眞正成長。爲了我的將來，你應該多點給我磨練自己的機會，讓我能眞眞正正的保護自己，而不是處處要你保護着我。戚家莊的實力並不太强，正是我磨練自己的大好機會，二哥，請你讓我參加吧。」

上官浩然一時之間也找不到適當理由反對，但又不放心讓杏子與他一起闖戚家莊，一時爲之猶豫不已。

「二哥，求求你，讓我參加吧，難道你對我、對你所傳授給我的劍法一點信心也沒有？」

上官浩然無奈，只得點頭答允。

兩人回到平安村外時，已是黃昏時分。

「杏子，我們先在樹林裏藏好馬匹和驢子，吃點東西，待入夜後才闖戚家莊吧。」

「二哥，我們是明闖還是暗襲？」

「當然是暗中行事了，妳哥哥可能眞的在他們手中，我們若然硬闖，他們抵擋不住時，定會拿妳哥哥來作擋箭牌，屆時我們豈不是進退維谷？記着一點，我們的目標只是尋回妳哥哥，並不是要把甚麼三才敎、戚家莊除掉，妳明白嗎？」

「我明白。」杏子邊說邊把她的小毛驢及上官浩然的馬拉進林裡，拴在一棵樹旁。

上官浩然跟了進林，道：「杏子，妳修習內功已有十日了，可有甚麼特別感受嗎？」原來他已把內功心法傳授了給杏子。

「奇妙極了，我從來都沒有試過好像現在那般舒服，體力充沛，好像永不疲勞似的。」

「這便是內功神妙之處，練至某種境界的時候，眞力會無窮無盡，用之不竭。現在，趁天色還未入黑，妳且多練數遍輕功提縱之法，稍後將會大派用場。」

杏子點點頭，向上官浩然來一個深鞠躬，隨即就地練習上官浩然所傳授的輕身提縱術。

杏子雖然是初學輕功，成績却是不錯，已可從容地躍起三丈，如一頭小鳥般在林中樹間往來飛竄。只要假以時日，隨着內功修爲之增長，她的成就可說無可限量。

上官浩然一面看，一面不迭點頭稱讚，杏子之聰穎，以及她悉心向學之態度，的確令他非常欣賞，也使他樂於傳授更多絕技。

約一頓飯時間後，天色開始轉暗，上官浩然遂吩咐杏子停止練習，略作休息。

「二哥，我練得如何了，可有進步嗎？」杏子一邊喘息，一邊道。

「很好，妳進步得很快，已能夠逐漸掌握空中換氣的要訣了。」

「這還不是你的功勞？要不是你日前替我打通奇經異脈，我怎能有這麼大的進展？二哥，你待我這樣好，我眞的不知道如何報答你的恩德。」

「大家都是自己人，說這些話幹甚麼？若再提及甚麼報答，我便不再傳授武功給妳。」上官浩然正容道。

杏子看見上官浩然不像是說笑模樣，嚇得伸了伸舌頭，急忙轉換話題：「二哥，你可曾有過一個要好的紅顏知己？」

上官浩然聽了，心裏登時像被針刺了一記。

他想起了兩個人，兩個令他畢生難忘的女子。

第一個當然便是使他改變一生命運的李無雙。

如果不是遇上李無雙，他絕對不會淪落爲一個通緝犯。

他知道當他第一眼見着李無雙的時候，他已對她產生愛慕之情。

他不知道李無雙是否對他也有情，雖然她曾多次暗示過，但誰敢保証她不是在玩弄手段，藉此拉攏他加盟天地會？

即使她眞的對自己有情，上官浩然也不敢接受這份愛。因爲如此一來，他將會無可避免地介入天地會之事，甚至爲了她而加盟天地會，而這正是他最不願意做的事。

至於第二個令上官浩然難以忘懷的女子，自然便是與他有一夕孽情的梁筱珊。

梁筱珊毫不介意他是個通緝犯，更把辛苦得來的藏寶地圖與他分享，也把女孩子最寶貴的貞操奉獻給他——毫無條件地奉獻。

照說，梁筱珊應該是上官浩然的最佳伴侶，只可惜造物弄人，她的父親竟然是個朝廷暗探！

「二哥，你還沒有回答我哩！」杏子的聲音，把上官浩然從沉思中喚醒過來。

「噢，對不起，杏子，別提這個了，把乾糧拿出來吧，我實在有點餓了。」

幾乎中計　僥倖脫險

戚家莊裏，一片死寂，不但沒有任何聲音，連燈火也沒有，簡直好像一座沒有人居住的荒廢大屋。

伏在牆頭的上官浩然及杏子看見如此情形，不禁大爲奇怪。

「二哥，爲甚麼會這樣的？難道戚家莊的人統統都逃跑了？」

「不會吧，他們怎會爲了我們而放棄這一片基業，我們且進去看看，不過得要小心一點，恐怕箇中有古怪。」上官浩然說畢，便拉着杏子的手臂，從牆頭輕輕躍進天井中。

他甫踏足地上，便知道自己所料不差，因爲他已察覺到附近有不少人埋伏着，這些人雖然已是盡量屏息靜氣，但限於內功修爲，那能逃過上官浩然敏銳的耳朵？

既來之，則安之，上官浩然當然不可以在這個時候退縮。

他輕咳了兩聲，道：「翟總管，如此鬼鬼祟祟的，豈是迎客之道？」

只半晌後，天井前的屋裏便傳來反應。「果然高明，竟能察覺本莊設有埋伏，難怪閣下如此狂妄，毫不把戚家莊放在眼裏了。」

上官浩然一聽聲音，便知並非日間所見的翟榮，而且從中氣判斷，這人之內功修爲比諸翟榮高出很多，即使與他曾交過手的風雲幫幫主段風雲及徐家莊莊主徐志達比較，亦有過之而無不及。

上官浩然不禁心中一凜，暗忖道：「這人到底是誰？三才敎敎主？當日與小野大郎一起的神秘人？」

隨即整個戚家莊燈火通明，一個身材魁梧的禿頭大漢在翟榮及數名灰衣漢子陪伴之下，從屋裏步出天井。

上官浩然定睛細看禿頭大漢，却絲毫沒有發覺半點易容痕迹，難道這人之易容術眞的高明得不露半點破綻，或這根本便是他本來面目？

若然是後者的話，他可能不是丁山所見的神秘人了。

「在下龍四海，請問閣下是……」

禿頭大漢正是三才敎主理人門之護法蔡新光，只見他嘿了一聲，道：「龍四海，你不用理會我是誰，我且問你一句，爲何跑到這裏來撒野？」

上官浩然仰天長笑一聲，道：「龍某行走江湖多年，倒沒有見過如閣下這般蠻不講理之無賴。龍某與同伴來金陵，旨在找尋親人之下落，你們戚家莊佈局騙龍某前往偏僻之處，施以伏擊，還膽敢說龍某來此撒野！龍某實在懷疑閣下心中有沒有『耻』這一個字。」

蔡新光雖被上官浩然痛罵，却仍面不改容，道：「大爺活了這麼多年，尙是首次被罵無耻。不過，大爺也不和你計較，因爲大爺從不和快將遠赴黃泉之人計較。龍四海，拔出你的刀來吧，讓本大爺看看你有多大能耐，也讓你見識一下甚麼才是眞正武功。」

這時，天井各隱蔽處陸續閃出手持兵器的灰衣大漢，把上官浩然與杏子二人包圍得水泄不通。

上官浩然聽對方的語氣，似乎要與他單獨決戰。若然眞的這樣，他便放心了，因爲這時的上官浩然對自己可說有無比信心，整個武林中，他只忌憚一個人，那當然便是誓要把他繩之於法的鐵無情。

不過，戚家莊的人會否遵從江湖規矩呢？這很難說，甚至可以說機會不大，因爲數個時辰之前，身爲堂主的翟榮便曾厚顏地下令以十多二十人圍攻上官浩然及杏子二人。

上官浩然不禁暗暗擔憂起來，因爲這時不但對方人數比早上多，更有一個武功看來不弱的高手押陣，他實在沒有把握在三五十招之內把眼前這禿頭大漢解決，若果翟榮趁機率領手下向杏子發動攻擊，杏子絕對難以抵擋。

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上官浩然實在也太大意了，竟想不到對手竟有比堂主的身份、武功還要高明的人在場。

事實上他應該想到這一點的，三才敎這般緊張上官浩然在金陵追查小野大郎，不惜佈局把他騙到老遠施以伏擊，說明了金陵乃是三才敎一個非常重要的據點。

既然如此，三才敎又怎會讓一個好像翟榮這樣身手平凡的堂主主持大局？

可惜人始終是人，無論如何謹愼的人，都會有大意的一刻，上官浩然也是人，當然亦難以避免犯錯。

事到如今才後悔，當然已是太遲，事實上上官浩然也不是輕易後悔的人，因爲他知道在這個時刻來埋怨自己，不但於事無補，更會自亂陣脚。

他悄聲對身側的杏子道：「提高警覺，把子母追魂彈及煙幕彈準備好，形勢不對時便立即逃跑，若分散了便在藏馬匹那兒會合。」

上官浩然說的乃是扶桑語，即使給對方聽見，也是無妨。

杏子不迭點頭，道：「二哥，請放心吧，我會照顧自己的了。他們都是膿包，憑我的一口劍以及暗器，應可以應付得來。」

蔡新光不耐煩的道：「龍四海，不必交代後事了，我們自會送給你一口棺材的，至於你這同伴，我們更不會虧待她，放心過來受死吧！」

上官浩然緩緩踏步上前，拔刀出鞘，刀尖斜指地上，那架式似是毫不把對方放在眼內似的。

翟榮見了，急道：「護法請小心，吳香主便是傷在他這一式之下。」

蔡新光瞪了翟榮一眼，叱道：「廢話，我還用你來提醒嗎？」

他的武功比吳琪及翟榮高出甚多，自然一眼便看出上官浩然這看似平平無奇的架式蘊藏着無限殺着，充溢着一股無形殺氣。

「嗆」的一聲，蔡新光拔出長劍，隨即一個箭步欺身上前，使出一招「仙人指路」，刺向上官浩然面門。

象棋中，仙人指路這一着是拿來試探對手虛實，劍法之中，這一招之功用也是差不多，屬於引對方出手的虛招，通常都不會貫注太多眞力在其中。

蔡新光使出這一招，却使上官浩然有點意外，因爲在他想像之中，好像蔡新光如此身材魁梧之人通常都是急躁魯莽之輩，絕不會使出這類謹愼招式。

他對蔡新光的武功修爲登時產生不同之評價，絲毫不敢大意，脫胎自華山絕學的一式「蒼松迎客」便已使出，劈向對方手腕。

「來得好！」蔡新光暴喝一聲，劍化「吳剛伐樹」，避開上官浩然刀勢，反削對方下盤，以攻爲守，與上官浩然搶奪先機。

上官浩然不慌不忙，一招一式地使出於獲得遊龍眞經前所自創的一套刀法，與蔡新光纏鬥起來。

他這時的內功修爲，與年多前比較，高出很多，使出這套刀法來，威勢與當年自不可同日而語。

但是，上官浩然當日創造這套刀法時，對武學之認識並不太深，可說尙未達到脫自劍招式中之境界，因此，這套刀法帶着不少瑕疵，破綻處處。

這一年來，自從於遊龍眞經領悟出不少武學要旨後，上官浩然早已把這套刀法改良不少，但是這時，他却沒有使出來，仍以舊有招式應戰。

換言之，上官浩然是在隱藏實力。

他爲甚麼如此？難道他不明白形勢不容許他這般玩敵嗎？要知道對方隨時都會不顧江湖規則，一湧而上的撲向杏子的啊！他應該採取速戰速決的打法才對嘛。

正因爲他知道對方隨時有可能向杏子發動攻勢，才把眞正實力隱藏起來。

他知道即使甫上場便盡使看家本領，也難於短時間內把對手擊倒，而對方在自己緊逼之下，定會不顧一切下令餘下的人出手，屆時他便難以兼顧杏子之安全。

但是他示弱於人的話，禿頭大漢便會誤認爲足可輕易取勝，把他收拾之後再對付杏子。

只要對手產生輕敵之意，他便有機可乘，於適當時候突如其來使出遊龍眞經上的絕學，把對手一舉擊倒。

果然，蔡新光一直沒有下令對杏子有所行動。

五十招過後，蔡新光已佔盡上風，把上官浩然逼得透不過氣來，窮於應付，而他的出劍亦不如開始時那般小心翼翼。

妙計得逞，上官浩然心裏自然暗暗高興，但他仍絲毫不露痕迹，依舊裝作不敵之態，等候着一個一擊即中之機會。

又是五十招過去了，上官浩然那套自創刀法已是第三遍重使。

他劈出了一刀「風雨欲來」。

蔡新光心裏暗笑，在看過對方刀法兩遍之後，他認爲已摸清楚上官浩然之路數。

他認爲上官浩然跟着的一招定是「落葉狂風」。

於是他搶先刺出一劍「推窗見月」，打算先把上官浩然刀勢封死，再以一招「大江東去」，攔腰把對手砍成兩截。

上官浩然心裏也是暗笑，他等待的正是這個機會。

他沒有使出那已經用過兩遍的「落葉狂風」，而換了蔡新光從未見過的一招遊龍眞經上的絕學「遊龍四海」，手中鋼刀以雷霆萬鈞之勢反撲對手前胸。

蔡新光看見上官浩然的鋼刀竟能從一個不可思議之角度反擊過來，登時大吃一驚，但是若要抽身後退，已來不及，只好一咬銀牙，運足眞力貫注劍身之上，揮劍與攻來之鋼刀力拚。

劍走輕靈，與剛猛之刀硬拚，乃武林高手之大忌，除非用劍者之內功修爲比用刀者高出很多，那自當別論。

蔡新光雖然認爲自己功力比上官浩然深厚，但他爲人謹愼，絕不肯鋌而走險，這時他只是別無選擇餘地。

不過在這一剎那，他並沒有想到這一着會帶給他嚴重後果，在他想像之中，充其量長劍會被砍上一個缺口。

可惜，上官浩然隱瞞實力的功夫實在太高明了。

蔡新光做夢也想不到這毫不起眼、一直都被自己逼得手忙脚亂的對手之內功竟是如此的深厚。

刀劍相交之下，蔡新光只感覺到劍身上傳來一股剛猛內勁，震得他血氣翻騰，虎口發麻，再也不能把持劍柄。

上官浩然得勢不饒人，對方長劍還沒有墜地，他便欺身而進，左掌一揚，砰的一聲便結結實實地擊在對手前胸上，登時把蔡新光龐大身軀震飛丈餘。

不過，他念在蔡新光與他並無甚麼深仇大恨份上，這一掌並沒有用上十成眞力，否則蔡新光定必胸骨盡斷，當場身亡。

饒是如此，蔡新光也受傷不輕，狂噴數口鮮血後，掙扎地從地上爬起來。

這一切都在一剎那之間發生，在旁觀戰的翟榮簡直不敢相信乃是事實，呆了半晌後，方懂得跑過去攙扶前襟染滿鮮血的蔡新光。

蔡新光知道自己傷勢極重，再無動手之力，却不甘心就此罷休，把湧上喉間的另一口鮮血强行咽下，向攙

扶他的翟榮罵道：「蠢才，還不下令衆兄弟動手，把兩人拿下？生死不拘！」

蔡新光並非不知道短短數個時辰之前，翟榮率領近二十名教中徒衆於長春谷伏擊上官浩然及杏子兩人鎩羽而歸這一回事，雖有前車可鑑，他仍下令圍攻兩個煞星，因他過份相信人多好辦事這一句話。

不錯，在某種情形之下，人多的確是好辦事，却不是施諸每事皆準。

在子母追魂彈這霸道暗器之下，人多不但不能起到預期效果，更使子母追魂彈輕易擊中目標。

數十人擠在一起，除非有絕頂身手，怎能避開那些密如牛毛的蜂針？

因此，當杏子打出第一對子母追魂彈後，便有七八人首當其衝，悶哼一聲便軟軟倒在地上。

子母追魂彈自行爆炸後所射出來的蜂針，雖然沒有淬上見血封喉的劇毒，但其中的痲藥却是威力强勁，中針者在還沒弄清楚到底發生了甚麼一回事之前，便已全身酸痲，難以發力，跟着便昏迷倒地，最快也要一個時辰後才可甦醒過來。

翟榮並沒有加進戰圈，只與數名手下站在身受重傷、難以動彈的蔡新光身側，嚴加保護着。

如此一來，圍攻着上官浩然及杏子的，雖然人數衆多，却全是身手平庸之輩，根本難以威脅兩人，更一個一個的倒下，不是被上官浩然的鋼刀砍翻，便是被杏子的暗器射中。

難道三才教人門便只有這些人手？若是如此，豈不是與天門的風雲幫以及地門的徐家莊之實力相距甚遠？

當然不是，事實上蔡新光的武功不但比段風雲或徐志達稍勝，他所領導的人門更是三才教天、地、人三門中實力最强的一門。

只是，三才教教主曾多次叮囑，在時機未成熟時，絕對不可以動用人門的眞正實力，以免某些人有所警覺。

不過，縱然如此，蔡新光可堪動用的人手也不至於這般有限和不濟，事實上在金陵城，他至少還有翟榮這一級身手的堂主三個以及十多名香主。

只可惜蔡新光對自己的武功有過份的信心，也小覷了上官浩然的身手。當接獲翟榮於長春谷鎩羽而回的消息後，只隨便帶了數名隨從便匆匆趕到戚家莊。

事實上這也難怪他的，畢竟「龍四海」這名字的確不見經傳，若如臨大敵的傾巢而出，豈不自弱名頭，給別人嘲笑小題大做？

若他知道龍四海便是他的教主誓要擒殺的兩大敵人之一的遊龍劍客上官浩然，恐怕他不但出動餘下三名堂主，更可能調用教主吩咐不可隨便出動的殺手。

「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一時之輕敵，把自己陷進萬劫不復之境，蔡新光這時自然大是懊悔。

可是，事後才懊悔又有甚麼用處？手下們一個一個的倒下，這樣下去，不消一頓飯工夫，整個戚家莊便沒有一個能夠站着的人，這如何是好？

蔡新光既能與叱咤江湖的段風雲及徐志達平起平坐，執掌三才教三門之一，自然不是省油之燈，很快便想到一個補救辦法來。

這辦法雖然不一定奏效，但在目前這惡劣情況之下，蔡新光已別無選擇，除非他甘心看見戚家莊全軍盡墨。

不過，話倒要說回來，他並不是眞的關心戚家莊之安危，因爲這只不過是他手下一個並不太重要的據點，即使整個犧牲也沒有多大關係。

蔡新光關心的，只是他自己的寶貴生命。

「翟榮，下令各弟兄停手。」這時的蔡新光虛弱得連發施號令的氣力也沒有。

翟榮當然亦看出大勢已去，勉强頑抗只會招致全軍覆沒，連忙大喝一聲：「住手！」

戚家莊中人如獲大赦般，紛紛停手，躍出戰圈。事實上，他們看見對手如斯神勇，早已心膽皆寒，無心戀戰，要不是教規森嚴，對臨陣退縮者殺無赦，早已紛紛丟下武器，溜之大吉了。自古以來，能眞正做到視死如歸的，能有幾人？

別說好像三才教這類江湖幫會中烏合之衆，便是訓練有素的正規軍隊，誰不是把保護自己的性命視作大前提？

爲國捐軀？別說笑了，這是傻子才會做的事，若然沒有軍法，恐怕在大戰前夕，半數軍隊會逃得不知所踪。

當然不可能以一竹篙打盡一船人，甘願爲國家、爲理想，甚至爲別人而犧牲寶貴性命的大有人在，只是，這種人實在太少了。

別說甘心犧牲性命，只要多些人拋掉自私心，多點替別人着想，世間上便會少却無數紛爭了。

「人不爲己，天誅地滅」這個意識，何時才能眞正從大部份人心中消失呢？

閑話表過，言歸正傳。上官浩然並非好殺之輩，看見對方率先停手，自然不再追殺下去，緩緩收刀入鞘，注視着被兩名手下攙扶着的蔡新光，看他在弄些甚麼玄虛。

「龍四海，今天蔡某栽在你手下，沒話可說，你要怎樣，儘管說出來吧！」蔡新光以他仍是虛弱得可憐的聲音道。

「噢，原來閣下姓蔡，蔡當家的，龍某與同伴來此，目的只有一個，便

是尋親，換言之，只要當家的把小野大郎找來，與我倆見一面，那便解決一切。我亦會看在他份上，對今日所發生之不愉快事，不予追究。」

「龍四海，實不相瞞，貴親目前並不在這兒。」

上官浩然毫不懷疑這話之眞實性，因爲小野大郎若在這兒的話，大有可能已被對方以利刀架在脖子上押出來，威脅他就範了。

「他在那裏？」

「他目前在距離這裏約三十里的一個山莊裏接受訓練。」

「接受訓練？他接受甚麼訓練？」

「事情是這樣的，大約一年前，敝上因事前往福建，遇上貴友到處找尋名師學武。敝上覺得貴友乃是可造之材，便帶回來加以訓練。」

事實也的確如此，蔡新光並沒有撒謊，只是，三才教教主訓練小野大郎成材，到底有何目的，他自然不會透露。

雖然蔡新光沒說出訓練小野大郎之目的，上官浩然也可以推測出來，不過，爲表示他對其他的事情不感興趣，對這絕口不提，只是順口問道：「貴上是誰？」

「很抱歉，蔡某不便奉告。」事實上他知否教主之眞正身份也屬疑問，若然他和段風雲及徐志達都知悉教主的眞正身份，當日在金陵會議時，三才教教主根本便毋須以黑頭罩掩去本身面目，當然，他這樣做有可能只是不讓段風雲或徐志達知悉他是誰。

「蔡當家，龍某相信你這兒與敝友受訓之處定有信鴿互傳消息的，對嗎？」

「是的。」

「既然如此，那便勞煩你通知他立即到這裏來。龍某實在不願意老遠跑到那邊去，另有大批高手等候着，加深我們之間的誤會。」

蔡新光遲疑了半晌，方始點頭：「好吧，蔡某照辦。兩位請進莊稍坐。」隨即示意翟榮扶他進莊。

上官浩然帶着杏子，緊緊跟隨其後，掌心暗中扣着兩柄柳葉飛刀，以防蔡新光玩弄玄虛。

在大廳分賓主坐下後，蔡新光便命人取來文房四寶，即席寫了一紙便條，給上官浩然先行過目。

字條上寫着：「小野大郎之妹偕友龍四海蒞臨戚家莊尋他，速遣他到來一晤，十萬火急。蔡字。」

除了沒有上款外，字條上之字眼並無任何可疑之處，上官浩然遂點點頭，把便條交還蔡新光，着他立即以信鴿傳遞出去。

蔡新光連忙吩咐翟榮照辦。但是，他眞的這般聽從上官浩然，一點也沒有弄鬼嗎？

當然不是，他怎能讓上官浩然與小野大郎見面？如此一來，三才教訓練大批殺手、暗藏不軌企圖之秘密豈不是盡洩？

便條的確是經由信鴿送出，但不是送往小野大郎受訓之處，而是送往金陵城裏三才教的總壇，事實上戚家莊裏的信鴿亦只能與金陵總壇聯絡，不同據點之間不但沒有直接聯繫，連對方所在也互不知道。

當便條抵達金陵總壇，蔡新光留在該處鎮守大本營的副手招祥堂主定會看出他這便條是在身不由己之情況下寫出來的，從而採取適當行動替他解困。

招祥從何得知蔡新光被人威脅？難道字條中隱藏預先約定之暗號嗎？

當然不是，蔡新光由始至終都沒有想過他有被人擄爲階下囚的一天，怎會與手下預約暗語？事實上，即使定下了暗語，也不一定能派上用場，勉强用上只會使句子不通順，引起上官浩然之懷疑，更是弄巧反拙。

關鍵在於便條寫得太詳盡了，龍四海兩人到來尋找小野大郎之事，招祥早已知情，根本毋庸多言，換句話說，蔡新光若眞的要把小野大郎召到戚家莊，只消寫上一句「速召小野大郎到戚家莊」便已足夠，毋須說明爲了甚麼原因。

另外，便條上最後那句「十萬火急」亦稍感嚴重，因爲眞的如便條上所說有親友到訪，語氣何須這樣轉折？

招祥既然能充當蔡新光之副手，自然並非草包一個，當可看出箇中另有蹊蹺。

但是，爲何上官浩然未能看出破綻呢？這便是處境有別之問題了。

在他想像中，這便條是送往數十里外小野大郎受訓之地方，寫上爲何要他前來戚家莊之理由，實在非常合理。

另外，蔡新光這時可說處身水深火熱情況之下，還需小野大郎前來解決問題，他加重語氣的用上「十萬火急」一詞亦是人之常情，並無任何不妥之處。

不過，最重要的是上官浩然有感於蔡新光現在他手中，毋須過份顧慮對方玩些甚麼把戲，所以沒有詳細推敲便條寫些甚麼。

在他心中，即使蔡新光眞的在便條上做了手腳，那也無妨，屆時大不了交換人質，以蔡新光交換小野大郎之安全。

事實上，誰敢說戚家莊的人沒有另外以信鴿把這兒所發生的一切作出了報告？

上官浩然所恃的，乃是這姓蔡的禿子於三才教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三才教斷然不會爲了小野大郎以及他「龍四海」這無名小輩犧牲掉一個得力高手。

「龍兄，便條業已送出，小野大郎應可在個多時辰後抵達此間。現在，敢問龍兄如何處置蔡某與其他人等？」

「蔡當家言重了，龍某與你們三才

敎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一切只是一場誤會，怎敢冒犯各位。不過，希望在敝友到埗之前，蔡當家能夠一直相陪，以免節外生枝。」

「這個當然，這個當然。事實上蔡某在處理這事方面，亦有不對之處，只是敝上爲了敎中弟子於受訓期間專心學藝起見，嚴禁他們與外間聯絡，而龍兄却跑到金陵來找尋令友，頓使蔡某懷疑當中有個別分子漠視敝上定下之規則，這才使蔡某緊張起來，冒犯之處，尚請見諒。」

「原來如此。蔡當家的，實不相瞞，龍某到此找尋小野大郎，純粹因爲其中一個朋友曾於年多之前在附近遇見他，當時因爲他另有友人同行，故沒有出言招呼，現在小野大郎家中發生變故，急須他回鄉處理，所以龍某這位同伴才千里迢迢的跑來尋找兄長下落，別無其他原因，亦不是貴敎弟子漠視敎規，擅自與外間聯絡所致。」

「噢，這當眞是一場誤會了。龍兄，既然小野大郎還有一段時間才能抵達，我們之間亦沒有敵對之理由，可否讓蔡某略盡地主之誼，大家眞眞正正化敵爲友？」

「這樣豈不是打擾貴莊了？」

「無妨，無妨，龍兄賞臉，敝莊實在蓬蓽生輝，翟榮，立即吩咐下去，從速準備酒席款待兩位嘉賓。」

「蔡當家，龍某打攪了。」

「龍兄，在下尚有一不情之請，尚希答允。」

「蔡當家請隨便說。」

「適才敝莊有十多名弟兄中了這位姑娘之暗器，至今仍昏迷不醒，尚希賜下解葯。」

「無妨，貴屬所中的只是特製痳葯，毋須施救，個餘時辰後，只待葯性一過，便會自行甦醒，不過，貴屬所中蜂針，得使用磁石吸出，否則日後中針之處癢得難抵受。」

戚家莊中人武功雖然並不太高，辦事效率却也不慢，只片刻後便在大廳上準備好一席豐富酒菜。

席上不但用的是銀器，蔡新光及翟榮更是酒先喝，菜先嚐，以示酒菜無毒。

不過，上官浩然內功深厚，江湖閱歷豐富，若然酒菜下了毒，即使沒有銀筷，甫進口便能察覺出來。

蔡新光也不顧慮內傷在身，向上官浩然敬了三杯酒，以示歉意後，道：「龍兄，請問你一向都是在福建行走嗎？」

逢人只說三分話，面對這尚不知是敵是友的蔡新光，上官浩然自然不會說眞話，遂道：「噢，不，龍某近十年來都是在扶桑，過其浪人生涯，直至數個月前才陪同杏子姑娘回中原找尋她兄長之下落。」

「原來如此，難怪蔡某沒有聽過龍兄之大名了。若龍兄一直都在中原行走，以龍兄之身手，又怎會藉藉無名呢？」

「蔡當家過奬了，中原武林藏龍伏虎，高手如雲，龍某這些三脚貓功夫，簡直不值一哂。」

「龍兄這次來，可有留下發展之意嗎？」蔡新光試探着道。

「龍某生性淡泊，對江湖中事素無興趣，即使留下來，也只會遨遊天下名山大川，無意於江湖武林爭一日之短長。」

「龍兄年紀輕輕的，便能擺脫名利枷鎖，蔡某實在佩服，且讓蔡某再敬你三杯。」蔡新光言出即行，也不讓上官浩然有機會推搪，便立即先乾三杯。

朋友相交，若說沒有一見如故，那便是太武斷，可是甫息干戈便如此熱情，一向謹愼的上官浩然便心生警惕。

他最先想到的便是：「難道這姓蔡的打算把我灌醉？」

想到這一點後，上官浩然便不動聲息的暗運內功，把喝進口裏的酒化成汗水逼出體外，更不停挑選比較辛辣的菜餚進食。

「龍兄，你覺得很熱嗎？」蔡新光亦留意到上官浩然衣服被汗水所濕，大訝道。

「噢，不是。龍某有一小毛病，那便是吃辛辣食物時，即使是大雪天，也會不停冒汗，但龍某却偏偏喜愛嚐辣。」

他却不知道如此一來，竟露出一個極大破綻。

吃辛辣食品而冒汗，很多人都會有這種情況，但是汗水都先從額頭及鼻尖冒出。

然而，上官浩然這時額頭及鼻尖却是滴汗全無。

爲甚麼會這樣？

因爲他臉上覆蓋着一副人皮面具。

無論人皮面具製作是如何的精巧，經葯物處理防腐後，人皮上的毛孔便會收縮，汗水又怎能從面具滲出來？

蔡新光閱歷豐富，心細如塵，自然留意到上官浩然額上無汗這異狀，再不着痕迹地觀察了片刻，便發覺上官浩然戴有人皮面具。

上官浩然的面具雖然得自易容術獨步天下的丁山，却只是從他那裏學了一些配戴面具之皮毛術，未能盡得易容術眞傳，而且也是初學不久，於細微之處仍露出些少瑕疵，再加上蔡新光主子也是此道高手，他不多不少也對易容之術有點心得，遂能看破。

蔡新光老奸巨猾，自然不會當面說破，只是，他對上官浩然的眞正身份便大是懷疑，再也不相信他從是扶桑回來的浪子。

不過，這其實並無多大影响，即使上官浩然眞的是從扶桑回來，蔡新光也不會讓他離開戚家莊的了，因爲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三才敎這名稱以及他們在金陵附近秘密訓練殺手這些重要機密，又怎能讓外人得悉？

這頓飯吃了差不多近一個時辰，蔡新光推算時間已差不多，便命手下撤去殘席，重新回到他自己那張舖有虎皮的太師椅坐下，而上官浩然與杏子則坐在他左首約一丈處。

至於翟榮，由始至終都站在蔡新光身旁，沒有走出上官浩然視線之外。

除了他們四人外，大廳裏便再沒有其他人，這使上官浩然大爲放心，因爲一旦發生甚麼事故，他也能輕易把蔡新光控制着。

他和蔡新光天南地北的瞎扯了差不多半個時辰，便有戚家莊的手下前來報告，說小野大郎已抵達。

「翟榮，立即代我迎接。」蔡新光忙道。

翟榮立即應諾，步出廳外迎接來客。

直到這一刻，一切都沒有不妥。

上官浩然與杏子兩人心裏都是高興非常，尤其是杏子，片刻便能與闊別多年，分隔萬里的兄長重聚，那份喜悅自是不難理解。

只可惜她這份喜悅維持得太短暫了！

出現在大廳的並非是她的兄長小野大郎，也不是別的一個扶桑劍客，而是十多個臉容木訥，不帶任何表情的黑衣人，每個人手中均握着一柄出了鞘的長劍。

不消說，他們知道又一次上當了。

上官浩然還來不及細想該如何應變，右首蔡新光所坐之處便傳來一陣軋軋之聲，連忙回身一看。

一瞧之下，上官浩然登時大吃一驚，原來蔡新光已連人帶椅消失了，他的坐處竟然暗藏機關，那軋軋之聲便是機關發動，把蔡新光連同太師椅翻落地下暗室。上官浩然回首時，剛好趕及看見兩者消失之情況，只是，能看見又有何用處。蔡新光已遁走了，上官浩然又不知道機關控制何在，還不是只有頓足之份兒？

頓足當然不能解決問題，更不能解決十多個手持利劍，殺氣騰騰的殺手。

上官浩然飛快地數了一遍，共有十二個殺手，而這些只是在大廳露面的，外間還有多少援兵，上官浩然實在不敢想像。

最令上官浩然擔憂的是，從這十二名劍手之眼神，無一弱者，每一個之武功修爲都比翟榮只强不弱，換言之，均可厠身武林高手之行列。

莫非他們都是三才敎堂主級人馬？或是三才敎秘密訓練的高手？

上官浩然已無暇理會他們在三才敎之身份，目前最重要的還是找尋脫身辦法。

若然只有他自己一人，脫身自然不是個問題，以上官浩然此刻的武功，只要掄刀一衝，對方人數雖多，誰能眞正有本領把他攔截下來？

可惜上官浩然並非單身一人，他還有一個包袱必須帶走，毫無損傷的帶走，這當然便是杏子。

幸好，他懷裏尚有法寶，那便是效力奇佳的子母追魂彈以及曾經多次幫助他脫困的煙幕彈。

在沒有了解對方在屋外還有多少高手之前，上官浩然自然不願意與眼前這十二名劍手手纏鬥，消耗眞力，何況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呢！

他霍然從椅上站起，猛喝一聲：「打！」兩枚子母追魂彈便射出。

波、波兩聲响後，兩枚子母追魂彈在空中爆炸，射出漫天細針，籠罩十二名撲向上官浩然及杏子的黑衣劍客。

可是，這十二名黑衣劍手竟早有準備！

只見他們左手向上揮舞了一個圓圈，數以百計的蜂針便如百鳥歸巢般紛紛射向他們掌心。

他們的掌心，竟全部握着一個黑黝黝的小圓缽，那情景活像是大羅金仙收妖怪般。

不消說，小圓缽中央部份定是强力磁鐵所做，否則那能吸收漫天蜂針？

兩樣法寶之中，已有一樣失效，不逃還待何時？

上官浩然當機立斷，一把射出四枚煙幕彈，便拉着杏子騰空而起，射向屋頂。

只躍至半空，上官浩然便聽見無數暗器劃空之聲，聽方向，似是射往他頭頂數尺之處。

上官浩然登時暗叫一聲不妙，若要避開暗器，他只有一個方法，那便是急使千斤墜，向下降落，但如此一來，他便喪失一個脫困良機。

除此之外，他當然還有另外一個選擇，那便是漠視射來之暗器，繼續上升，穿破屋頂而遁。射來之暗器，勁度雖然不弱，但仍未足夠穿破他的護體神功，但是，杏子又怎辦？沒有神功護體的她，定然被暗器射成一隻刺猬！

好一個上官浩然，只見他眼裏閃過一絲神采，於半空中猛吸一口眞氣，伸手一扯，便把杏子整個嬌軀扯進懷裏，更借杏子身軀撞進懷裏之力，向橫急射，撞向大廳其中一條圓柱。

跟着他便摟着杏子，以足尖在圓柱輕輕一蹴，藉勢換氣，身形便再度向上急射，直撲屋頂。

暗器破空之聲，仍然不絕於耳，上官浩然更感覺到其中不少暗器擊中他的背部，幸好均被他的護體神功震飛。

他實在不明白對方爲何早有對付借煙幕彈逃遁之良策，難道三才敎在

今天之前已有過和他交手之經驗，並知悉龍四海便是上官浩然?

不過，他這時已無暇細想箇中原因，一咬牙便撞破屋頂，翻身一個觔斗，站在瓦背上，飛快地視察四周環境。

屋子四周的天井裏，密麻麻的佈滿手持兵器的灰衣大漢，正指着他立身之處叱喝着。

上官浩然看見天井裏的只是身手普通的灰衣大漢，登時心中稍安，不由分說便打出多枚子母追魂彈及煙幕彈，把各人打得抱頭急竄，便挾着杏子從屋頂躍下，拔出鋼刀便往莊外衝。

那羣灰衣大漢均是搖旗吶喊之輩，那能攔截武功比他們超出不知多少倍的上官浩然，登時被他砍翻多人，殺出一個缺口來。

十二名黑衣殺手從屋裏撲出時，只能遙望上官浩然的背影，頓足不已。

上官浩然頭也不回，一口氣跑到村外才停下來。

隨即他發覺大爲不妥。

並不是追兵已經趕到，也不是脅下的杏子出了意外，而是他扶着杏子的手有一種異常感受，一種觸手如棉的感受!

原來他適才匆忙中，把杏了挾在脅下便跑的時候，他的手竟然放在一個不適當的地方而沒有察覺出來，直至停下來時，他才知道一路上，他都是抓着杏子的酥胸狂奔。

他尷尬萬分的，急忙把杏子輕輕放下，人皮面具後的俊臉熾熱得像火一樣。

幸好，杏子若無其事的道：「二哥，想不到剛才那禿子如此卑鄙，早知這樣，便把他們戚家莊的人統統殺死了。」

「杏子，我們若把他們殺光，便會失掉追查你哥哥下落的線索，別說那麼多了，還是先找回坐騎，從速離開這裏，走到山裏暫避吧，否則追兵殺到時便麻煩。」

* * *

濟南城裏，年多之前被一羣神秘人毀掉的威武鏢局已重建起來，規模比諸昔日有過之而無不及，不但舊有人手悉數回來效力，更增添了不少好手。

這天，鏢局局主兼總鏢頭梁秉堅獨坐書房裏，一雙劍眉緊緊湊在一起，似有無限煩惱之事解決不來。

「局主，外面有一個姓柴的獨臂人找你，說有要事奉商。」一個手下走了進來道。

「姓柴的獨臂人?他可曾說是甚麼事嗎?若是有關託鏢的，請蘇副總鏢頭接待他吧。」梁秉堅煩燥地道。

「局主，這姓柴的說是爲徐家莊的事而來的，一定要和你見面。」

梁秉堅一怔道：「他有沒有攜帶兵器?」

「沒看見任何兵器。」

「那麼，請他到會客廳吧，我稍後便出來。」

梁秉堅把一柄軟劍纏在腰間後，才披上外袍，走到會客廳，一個獨臂中年人已在等候着，看見他來到，連忙站起。

梁秉堅招呼獨臂人坐下後，道：「老朽便是梁秉堅，請問閣下……」

獨臂人連忙道：「梁局主，在下柴斌，乃昔日合肥徐家莊總管。」

梁秉堅登時臉色一變，寒聲道：「柴總管，你們徐家莊可說膽大包天了，焚我鏢局之帳，老夫還沒有找你們算，你竟敢找上門來，難道認爲威武鏢局不敢動你分毫嗎?」

柴斌忙道：「請梁局主息怒，當日敝莊主因不知局主……」隨即住口不語，一瞟尙在會客廳鏢局中人。

梁秉堅示意各人退下，道：「柴總管，現在你可以說了吧，不過，老夫可得要警告你，若果你的解釋不能令老夫滿意……嘿，嘿，今生你也別希望以手拿筷子吃飯。」

柴斌苦笑一下，道：「梁局主，當日敝莊主實在不知道局主之眞正身份，所以才有冒犯，尙請局主見諒。」

梁秉堅心中一凜，道：「老夫有甚麼身份?」

柴斌詭異地一笑，道：「梁局主，我們還是心照不宣吧。」

梁秉堅眼珠一轉，道：「你今次來找老夫有何目的?打算藉此要脅老夫嗎?」

柴斌道：「不，正好相反。柴某此行目的乃是代表敝莊主送上一點心意，希望大家能冰釋前嫌。」

梁秉堅道：「是甚麼的一份心意，且說來聽聽。」

柴斌道：「局主花費在重建威武鏢局之開支以及昔日死難者家屬之撫恤金，敝莊主加倍奉還，而這一筆交易，局主大可不必向京師報告。只是，局主得要答允一個條件。」

「是甚麼條件?」

「事情是這樣的，敝莊本是一個普通武林組織，欲在江湖混一口飯及掙多少名堂，所以才與風雲幫結成盟友，與任何反清組織扯不上關係，誰知道半年前却不明不白地被扣上叛黨罪名。爲此，敝莊主及段幫主這數月來已極力於京師方面疏通，但求洗脫不白之寃，只可惜尙欠保衛營一關未能打通。因此，希望局主能忘却前仇，於艷紅姑娘跟前美言數句，好讓敝莊與風雲幫可以重在江湖露臉。」

「柴總管，你不認爲這要求過份一點嗎?老夫坦白告訴你吧，既然你們願意賠償，老夫也不爲已甚，對已發生之事不再追究。至於其他的事，請恕老夫無能爲力。」

「梁局主，你若認爲敝莊出手太低，請隨便開一個價錢，讓在下看看能否照辦。」

「柴總管，這不是價錢問題，要知道事關重大，一旦發生岔子，老夫不但前程盡毀，家產難保，甚至這條老命也不一定保得住。你認爲老夫會爲這區區之數而冒險嗎?」

「梁局主，我們無謂浪費時間了。這樣吧，賠償提高至三倍，另外敝莊與風雲幫替局主辦一件事，作爲局主在艷紅姑娘面前說項之交換條件，如何?」

梁秉堅聽了，爲之失笑起來，道：「柴總管，這樣的條件也提得出來，才是眞正浪費時間。老夫手下衆多，眞正辦起事來，效率斷不會比貴莊或風雲幫差上多少，何須動用你們的人手?」

柴斌道：「梁局主，你錯了，不錯，局主手下的確人材濟濟，辦事能力高强，但是，在某一方面，却遠不如敝莊及風雲幫那般有效率。」

梁秉堅道：「你指的是哪一方面。」

柴斌道：「尋人。據在下了解，令公子承業及令嫒筱珊已無故失踪個多月，局主雖然廣撒人手，至今仍未能找到他們。這件事若交由敝莊及風雲幫代辦，保証十天之內便能找出令公子及令千金之下落，而且平安把他們送回府上。」

茫茫人海之中要尋找兩個人，談何容易?何况還在十天之內?

柴斌如此誇下海口，莫非眞有所恃?

梁秉堅久走江湖，怎會不明白柴斌暗示些甚麼，登時臉色大變，霍地從椅子上跳起，撲向柴斌，如老鷹攫小雞般一把揪着他的衣襟。喝道：「你們把他倆擄走了?」

柴斌並沒有試圖閃避，似乎早已料到梁秉堅有如此反應，仍是面不改容的道：「梁局主，這句話可是你自己說的，在下只是表示敝莊有能力替局主於十天之內尋回令公子及令嫒，並沒有提及其他。」

梁秉堅這時更相信一雙子女已落在對方手中，可是他能怎樣，把這柴斌立斃於掌下或扣押下來作爲交換子女之人質嗎?

前者當然沒有考慮餘地，雖可暫洩一時之忿，却會使死結更難開解。

至於後者，也是不切實際，因爲誰也可以看出這柴斌在徐家莊雖說是總管身份，實際上只是一個小人物，犧牲掉也毫不足惜。

換言之，梁秉堅只有一條路可走，那便是接受對方所提出的條件。

當然，他也可以拒絕，只是，如此一來，梁承業及梁筱珊兩條小命便難保。

梁秉堅年已不惑，膝下便只有這一對寶貝兒女，又怎會親自宣判他倆的死刑?

事實上徐家莊及風雲幫所提出的條件亦並非那麼難於接受啊!

梁秉堅如鬥敗的公雞，鬆開了柴斌，寒聲道：「先把他倆送回來，見着他倆平安後，老夫立即上京。」

柴斌輕拂了一下衣襟，道：「梁局主，你可給在下一個難題了。試問在目前的情況之下，敝莊及風雲幫的人手難以公開露臉，又怎能替局主找尋令公子及令嫒啊?」

由始至終，他都不承認梁承業及梁筱珊已被他們擄走這回事。

梁秉堅怒道：「姓柴的，別在老夫面前玩把戲了。誰能保証你們事後不食言，繼續以小兒及小女之性命威脅老夫。」

柴斌道：「不錯，的確沒有人能夠保証，即使在下願意保証，局主也不會相信，對嗎?」

梁秉堅冷哼了一聲，不予作答。

柴斌也不理會梁秉堅之反應，續道：「因此，目前梁局主須要考慮的，並不是保証這問題，而是敝莊主誠意。正如在下適才所說，敝莊宗旨在於名利，而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條件便是不可以到處樹敵，尤其是好像局主這般身份的敵人，敝莊更是負擔不來，事實上敝莊只會巴結局主，但求日後行事方便，而沒有與局主作對之理由。倘若今次敝莊失信於局主，即使敝莊眞的以令公子及令嫒爲人質，日後局主還會和敝莊合作嗎?所以，局主大可不必爲這問題擔心，一旦朝廷方面撤消對敝莊及風雲幫之罪名，十天之內，令公子及令嫒定會平安回家。」

柴斌所說，的確也是合情合理，梁秉堅考慮了半晌，回到他的椅子坐下，道：「柴總管，你說的頗爲有理，若貴莊眞的打算食言，甚麼保証也不管用，但是，誠意亦不光是放在嘴巴上的，最低限度，你們也得要有些表示才行，這樣老夫才會有信心。」

柴斌這人最擅長的便是鑑貌辨色，又怎會不明白梁秉堅言外之意，立即道：「這個當然，這個當然。事實上敝莊早已準備好了，區區小數，作爲賠償局主損失之用，尙請局主笑納。」邊說邊從懷裏掏出一叠銀票，上前遞給梁秉堅。

梁秉堅接過銀票，略爲計算其中銀碼，發覺比他重建威武鏢局及撫恤金三倍還要多後，才露出少許笑容，把銀票塞進懷裏，道：「柴總管，老夫明天便上京進行應做的事，希望貴莊言而有信，否則老夫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和你們周旋到底。」

「局主請放心，在下可以肯定地說一句，日後借重局主之處還多着，敝莊絕對不會自絕門路那麼蠢的。」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你們必須保守秘密，今天這交易若洩漏出去，貴莊與老夫都會大禍臨頭。」

「這個當然，這個當然。一切拜託梁局主了，在下先此告辭。」

＊　＊　＊

梁秉堅兄妹是否眞的被徐家莊或風雲幫擄去呢？

不，近月來，徐家莊及風雲幫雖說被朝廷列爲叛黨，仍然沒有停止活動，只是收斂了很多，不像從前那般明目張膽，肆無忌憚。

但是，他們之活動却只是限於對付上官浩然以及李無雙，因爲三才教教主正在謀求洗脫他們叛黨這罪名，不願意在這敏感期間製造不必要之事端，令有關方面難以有所交代，所以勒令段風雲及徐志達只需全力對付上官浩然及李無雙，其他的事一概不得插手。

事實上，風雲幫及徐家莊光是應付李無雙及上官浩然已是疲於奔命，那能騰出多餘人手來綁架梁承業兄妹，要知道梁筱珊也曾修習遊龍眞經，武功比諸上官浩然來說，只是稍遜，而梁承業的修爲也是不錯，風雲幫及徐家莊若要擄走他們，談何容易！

如此說來，莫非柴斌眞的只是對徐家莊及風雲幫手下的辦事能力充滿信心，認爲十天時間已足夠尋回梁承業及梁筱珊兄妹，送到威武鏢局去？或是徐家莊及風雲幫根本沒有意思替梁秉堅找尋兒女，只是騙梁秉堅替他們除掉叛黨這罪名？

暫時來說，柴斌自己也不知道答案，因爲他只是奉命行事，梁承業兄妹目前在那裏，他根本便不知道，徐志達及段風雲葫蘆裏賣些甚麼葯，他更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從斷了一條手臂後，他在徐家莊的地位便大大下降，甚麼機密事情也沒份兒參與。

雖然他這總管甚麼事情也已經管不着，他並沒有因此而對徐志達產生不滿之感，反之，他對徐志達可說是感激流涕。

人貴自知，柴斌知道自從一條右臂被上官浩然削斷後，昔日賴以自豪的身手早已蕩然無存，雖說可改用左手，但對一個數十年來慣用右手的人來說，改用左手，談何容易？因此，雖經過數個月苦練，柴斌的武功只能回復當年之一成。

然而，大部份人都是現實的，尤其是操生殺大權的老板，當下屬失掉作用的時候，大多數都會把之一脚踢走，稍有良心的也許會補上少許遣散費。徐志達如斯對待柴斌，實屬難能可貴的了。

因此，柴斌對徐家莊，比從前更忠心，更賣力，大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態。

若然梁承業兄妹並不是落在徐家莊或風雲幫手中，他們到底跑到哪裏去了？竟然可以使身爲大內暗探的梁秉堅廣派人手也尋找不着！難道他們和父親鬧意見，離家出走躲了起來？

這得要從數個月前說起了。

數個月前的一晚，對威武鏢局二小姐梁筱珊來說，乃是一個畢生難忘的晚上。

這一晚，於濟南城西一間小客棧中，她向自己心愛的男人奉獻了一切。

一度春風過後，她惟恐被家人發覺自己悄悄溜了出來，縱然非常渴望能與愛郎多享一刻溫馨，也得匆匆回家。

她做夢也想不到愛郎上官浩然的頭號敵人，有天下第一追捕手之稱的鐵無情正在客棧的屋頂上等候着——等候着她離去之後，以便擒殺上官浩然。

她更想不到自己的「情敵」李無雙及時趕到，不但救了上官浩然，更向他揭穿乃父梁秉堅乃清廷鷹犬、侍衛營暗探，這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的秘密。

若然她知道將會有這兩件事發生，無論如何也不會離開客棧，即使天下所有人都知悉她與上官浩然無媒苟合，躲在小客棧幽會也在所不惜。

回到家裏之後，梁筱珊很快便進入夢鄉，事實上她實在太疲倦了，而且時間也很晚，已是五更時分，歡樂的時光永遠是過得很快的。

一覺醒來，已是日上三竿，梁筱珊匆忙梳洗，因爲她要趁嚴父不在家這段時間，多點與愛郎共聚。

有那一對新婚夫婦不希望能夠日夕耳鬢厮磨、永不分開的？

她雖然還未與上官浩然成親，不可算得上是夫婦，但又有何分別？事實上，一對剛衝破最後一道藩籬的情侶比諸一對新婚夫婦更渴望能夠每一刻都在一起，享受那甜蜜溫馨呢！

可是，晴天霹靂，當梁筱珊抵達客棧時，上官浩然已是去如黃鶴，留下了一封信，托店小二交給她。

梁筱珊只閱了一半，兩行眼淚已奪眶而出，大嚷着：「不，這不是眞的，我爹絕不是這種人！」

店小二嚇了一跳，急忙道：「姑娘，妳怎麼了？不是出了甚麼岔子吧？」

梁筱珊發狂似的從客棧往城外急奔，大嚷着：「江大哥，你不要離開我啊，江大哥，請你不要胡亂相信別人的話！」（按：當時上官浩然之化名乃是江平，梁筱珊雖然知道他的眞實姓名，但爲了替他掩飾身份，一直都是用江大哥這稱呼。）

幸好她當時奔跑速度極快，途人根本看不清楚她的容貌，否則不消半天，整個濟南城都知道威武鏢局的二小姐在街道上發狂似的找男人。因爲濟南並不那麼大，途人之中有一二人認識梁筱珊並不稀奇。

也不知道跑了多遠，梁筱珊終於筋疲力盡，停了下來，不過，她並沒有眞箇跑得很遠，因爲她只是狂奔，並沒有用上輕功，所以消耗特別劇烈。

停下來的時侯，她開始冷靜下來，想着：「爲甚麼江大哥會突然提出這件事的？爲甚麼昨晚他不說出來？」

「難道他的目的在我的身體，到手後以這爲藉口把我拋棄？」

「不，江大哥不是這種人，若他是貪圖我的肉體，早在一年前一起練功時他便可以得手了，何需留待昨晚？何況昨晚還是我作主動的！」

「唔，一定是昨晚我離開後發生了事故，說不定是李無雙那賤人在作怪，從中挑撥離間。」

「但是，江大哥不是已相信我的話了嗎？他實在沒理由這般容易相信李無雙的啊！現時李無雙與他的關係，又怎能和我相比？」

「莫非李無雙提出了甚麼有力証據？」

「莫非爹眞的是個朝廷鷹犬？」

「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

梁筱珊沉思了足足一個時辰，決定先回家，想辦法打探到底乃父是否眞的如上官浩然所說般是個侍衛營暗探。

若是眞的話，她將會不顧一切地離家出走，無論天涯海角也要把上官浩然找着，與他一起亡命天涯。

若是假的，她便找李無雙算帳，逼她向上官浩然承認誣蔑父親。

她下定主意後，便把臉上淚痕抹乾，帶着沉重心情回家。

梁筱珊回到家裏，第一件事便是找比她大上不足兩年的哥哥梁承業。

在遇上上官浩然之前，她和哥哥之間的感情可說是最好的，因爲梁家人丁單薄，只有兄妹兩人，而他倆的母親早喪，父親又管教過嚴，形成兄妹聯手暗中拒抗父親，自幼便互相替對方隱瞞錯處，所以情感特別好。

「妹子，可有甚麼特別事嗎？」

「哥哥，我從華山藝成回來時，途中曾聽着不少謠言，是關於爹的。」

「是嗎？爲甚麼妳一直不說出來？」

「哥哥，你沒聽清楚嗎？我聽回來的只不過是謠言啊，在沒有任何眞憑實據之前便說出來，我豈不是幫助那些人散播謠言？」

「莫非妳現在找着了証據？」

「暫時還沒有，只是回到濟南後，却有一項事實，也可說是一宗令人費解之事，令我懷疑該項有關爹之謠傳並非全無可能。」

梁承業一皺眉頭，道：「妹子，到底是甚麼謠言？」

梁筱珊正色道：「他們認爲爹是侍衛營暗探，大內鷹犬！」

梁承業嚇了一跳，急道：「妹子，妳從哪兒聽回來的？爹怎會是朝廷走狗？妳可不要胡說八道，若給爹知道了，定會把你打死！」

梁筱珊道：「哥哥，你暫時不必知道我是從那兒聽回來的，事實上我自己也不相信這是眞的，可是……」

梁承業打岔道：「可是甚麼？」很明顯地他是非常焦急的希望知道梁筱珊發覺了甚麼，使她改變了觀點。

梁筱珊道：「哥哥，你沒有察覺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嗎？」

梁承業道：「是甚麼奇怪的……噢，慢着，妳指的是這間大屋，如雲的奴僕以及重建中的鏢局？」

梁筱珊點點頭，道：「對了，鏢局被焚前，生意本就不大好，每年都虧蝕不少，爹只是勉强支撑着。發生意外之後，爹更賠上了一大筆撫恤金及遣散費，可說畢生積蓄已所餘無幾，何來巨款重建鏢局、購置大屋，更僱用那麼多傭僕？」

梁承業道：「會不會有甚麼人在暗中支持爹呢？」

梁筱珊道：「這是唯一的解釋。只是，這人是誰呢？這麼多年來，我們都沒有聽說過爹有甚麼富有朋友，而且，爹在江湖上的名號並不那麼响亮，否則威武鏢局的生意也不會那麼差。所以，即使爹眞的有非常富裕的朋友，這些人也不會這麼蠢把金錢投資在一項沒有錢賺的生意上。」

梁承業道：「妹子，妳說的一點也沒有錯，我也曾這麼想過，只是從來沒有把這事與韃子聯繫起來。」

梁筱珊道：「哥哥，倘若我沒有聽過那謠言，也不會聯想到這暗中支持爹的人可能是滿酋。」

梁承業道：「妹子，若爹眞的是朝廷鷹犬，我們該怎麼辦？」

梁筱珊長嘆一聲，道：「哥哥，我找你便是商量這事，忠孝不能雙全，我們只可以選擇其中一樣。」

梁承業捧着頭道：「妹子，若爹只是一個爲普通百姓謀幸福的地方官，我尚可以忍受，只是……只是，唉，侍衛營暗探，殘害忠良的暗探，那是太過份了，但我們能怎樣做，難道我們能大義滅親嗎？」

梁筱珊道：「不，無論爹做過些甚麼事，他始終都是我們的父親，我們怎能大義滅親？這樣會使我們終生留下一個難以磨滅的陰影。不過，我自己已有一番打算，若謠言屬眞，我將會一走了之，不再留戀這個家，以示抗議。」

梁承業聽了，激動地握着梁筱珊的手臂猛搖，道：「妹子，這倒是個好主意，倘若爹眞的是關懷我們，爲了我們着想，他應該辭職不幹。若他眞的那麼冥頑不靈，仍然眷戀榮華富貴，甘心替韃子當鷹犬，這個家亦沒有值得我們留戀之處。」

梁筱珊道：「對了，這正是我心中所想。」

梁承業道：「妹子，我們何時離開這裏？趁爹現在外出，不若便立即收拾東西離開這裏吧！」

梁筱珊道：「不，直至目前爲止，我只是懷疑有這可能性，沒有任何眞正憑據，我們若立即離家出走，實在太魯莽一點。倘若日後証實謠言不確，我們有何面目見爹。」

梁承業點點頭，道：「那麼，我們該怎麼辦？」

梁筱珊道：「目前，我們首先要做的，便是查清楚爹是否眞的當上朝廷暗探。哥哥，你在長辛店的日子比我久，可知道爹與那些人來往較密？」

梁承業道：「沒有啊！只有收容我們的飛虎鏢局局主熊大叔與爹最爲莫逆，其他鏢局都自恃規模大，素來都不把威武鏢局放在眼中，何況我們鏢局被毁，寄人籬下，又有誰會和爹來往？」

梁筱珊道：「眞的沒有其他人？」

梁承業聳聳肩道：「除了熊大叔之外，便是那個女人了，但她只是個妓女罷了，不過聽說在京師裏頗有名氣，接待的大多數是達官貴人。」

梁筱珊道：「哥哥，永遠不要小覷一個妓女，尤其是一個在京師闖出名堂的妓女。這些人當中，有很多身份毫不簡單，可以說卧虎藏龍。你可曾聽過李無雙這個名字嗎？」

「當然聽說過了！聽說她才貌雙絕，傾倒衆生。不少公子哥兒、達官貴人爭相拜倒石榴裙下，但求一親芳澤，均未能得償所願，當年被譽爲最有前途的年輕一輩高手，華山派之遊龍劍客上官浩然便是爲了她爭風吃醋，殺死了王侍郎的兒子王學維而淪爲通緝犯，前程盡喪。妳所指的是否便是她？」

「對了，正是她。但是你可知道她並非你想像中的一名憑美色傾倒衆生的妓女啊！」梁筱珊道。提起李無雙，她心裏總是有種難以理喻的感受，也不知是妒、是恨、還是敬佩。

「難道她是個風塵女俠？」

「我不知道她的所作所爲是否有資格被稱爲女俠，但是，她却是天地會一個身份頗高的人物。既然天地會中人懂得以妓女身份作掩護，侍衛營無孔不入，又何嘗不會？」

「妹子，如此說來，妳是懷疑那女人了？」

「是的，不過熊大叔也有嫌疑。哥哥，那女人叫甚麼名字？」

「她叫艷紅。」

「唔，我們得找個機會跑一趟北京，從這兩人身上追查，看能否找到一些線索。」

「趁爹不在……」梁承業倒是個心急人。

「不，爹這趟出門，十天八天便會回來。而我們前往京師，來回便得花掉數天，時間上實在不足夠，還是等待爹回來後再找藉口，堂而皇之地外出吧。」

「我們那來藉口啊？」

「哥哥，我自有辦法的了。」

直搗匪穴　意外收穫

數日後，梁秉堅便已回到濟南，身後跟隨着八個彪形大漢。

這時鏢局之重建工程仍在進行中，梁秉堅便暫時把該八名大漢安頓在家中。

當晚，梁筱珊便跑到梁秉堅的書房找父親，心裏早已準備好一番說詞。

「爹，你帶回來的是些甚麼人？」

「噢，是新招聘的鏢師。因爲回來時間已不早，而且他們風塵僕僕，極需要休息，所以我打算明兒才介紹給你們兄妹認識。」梁秉堅道。

「爲甚麼我們要招聘這麼多鏢師啊？難道爹不打算召回舊有人手嗎？」

「當然不是，妳以爲爹是個不念舊情之人嗎？我已經另外派人通知他們回來的了。只是，經過當日那場大劫後，我覺得鏢局實在太單薄了，實在不足以應付變故，所以決定增强人手。」

「爹，如此一來，鏢局的開支豈不是龐大得很？我們能應付得來嗎？」

「珊兒，妳可不必擔心這個問題，爹已得到京師裏一個朋友資助，借出一筆經費，只要我們實力雄厚，生意便會自動上門，很快便可以把債項清還的了。」

「雖然如此，我們也不必這樣浪費的啊！鏢局最快也得要一個月才重建好，而且生意也不會立即增加，爹大可叫他們待鏢局建好時才來報到的嘛，這不但可以省回一筆錢，更毋須使家裏增添八個陌生人居住。」

「珊兒，妳大可放心，他們都很循規蹈矩，絕對不會騷擾妳的，我不待鏢局建好便找他們回來，乃是另有一番用意。」

「爹，是甚麼用意，可以告訴女兒嗎？」梁筱珊好奇的道。

「當然可以了，我們是父女，還有甚麼事不可以說的？」梁秉堅略爲停頓，拿起茶杯呷了一口，接下去道：「年前鏢局神秘遇襲之事，爲父仍今仍未能查出是那一幫人所做，更不知道他們目的何在。如今爲父重建鏢局，他們獲悉後，大有可能再來鬧事，雖說你的武功已精進不少，但雙拳難敵四手，多些人在家中鎮守始終是好一點。只要家裏安全，多花費些少銀兩又何妨？」

「新的副總鏢頭也在其中嗎？」

「不，我已詳細考慮過了，爲了不使舊有人手發生不滿，我決定不另聘副總鏢頭，這八個新招聘的，都只是鏢頭身份。」

梁筱珊聽了，不禁爲之一怔，因爲她到來找父親之前，已悄悄摸到那八個人之住處，暗中觀察他們是何方神聖。

觀察過後，梁筱珊暗裏大爲納罕，不明白父親找這些人回來之用意，因爲她看出這八個人均有極佳之內功修養，其中兩人之武功更比年前於鏢局被襲那一晚遇害的副總鏢頭馬岳高出很多。

這八個人竟然是鏢師身份，這怎可能，憑這些人之武功，怎肯屈就於江湖中名氣甚弱的威武鏢局中充當普通鏢師？

難道他們都好像昔日上官浩然化名江平加盟威武鏢局般，另有不可告人之秘密？

這當中定有古怪！

梁筱珊不動聲色的問道：「爹，你打算讓副總鏢頭這位置空懸嗎？」

梁秉堅道：「不，倘若舊有的鏢頭都願意回來，我打算從他們之中擢升其中一個擔當此職。可惜目前不知道江平在那裏，否則他是最佳人選。」

「江大……江鏢頭人中龍鳳，威武鏢局實在難以容納蛟龍，爹也不必對江鏢頭存太多希望了，依女兒看，他是絕對不會回來的了。」梁筱珊滿懷感觸的道。

梁秉堅最擔心的，便是愛女與上官浩然扯上男女關係，如今看見梁筱珊之神情，誤以爲兩人之間的感情業已觸礁，登時放下心頭大石，道：「爲父也明白這一點，既然如此，爲父便提升蘇剛爲副總鏢頭吧。」

「爹，若論年資與經驗，蘇大叔可說是鏢局中最深厚的一個，但他的武功只是平平，能擔當副總鏢頭這職位嗎？」梁筱珊實在擔心蘇剛難以駕馭剛聘請回來那八名鏢頭。

「珊兒，妳大可不必擔心這一點，因爲日後蘇剛只須管理鏢局內部之行政，不必親自押鏢。所以武功之高低實在不是一個問題。最重要的是他能否與其他人手融洽相處。爲父有信心他定能勝任的。」

「但願如此了。」

「時間也不早，妳也該回房休息了。」

「爹，女兒還有一件事情要和你商討呢！」梁筱珊急道。

「是甚麼事那麼急，難道不可以等待明天嗎？」

「女兒又怎知道爹明天會否突然外出啊，事實上也不是女兒心急，而是哥哥。」

「噢，原來是承業的事，爲何他自己不來找爲父，而要妳出面？」

「爹，你且聽女兒說出來吧。當日在北京長辛店的時候，爹不是曾經表示希望女兒能夠把從浮雲子老前輩那兒學回來的那一套劍法傳授給哥哥嗎？」

當日梁筱珊爲了不想父親知道她的武功學自一代奇人遊龍子傳下來的遊龍眞經，特地編造了一個故事及一個子虛烏有的人物浮雲子來。（詳情請參閱拙作「天涯亡命客」）

「是的，當時妳說未得浮雲子許可，不能擅自把劍法傳授別人嘛。」

「雖然女兒的確有這限制，但是其後女兒想起，浮雲子老前輩最是愛材，若見着哥哥，定會大爲讚許，只要女兒在旁遊說，他定不會反對把劍法傳授給哥哥的，說不定他還會親自傳授三兩項絕招呢！」

梁秉堅道：「妳打算和承業前往華山找浮雲子，還是借此藉口溜出去遊玩了？」

梁筱珊大撒其嬌道：「女兒當然是爲了哥哥的藝業着想了，若要遊玩，女兒也不會未學成武功便匆匆前往北京找你了！」

梁秉堅道：「姑勿論妳是爲了甚麼，暫時也不再適宜離開濟南，這事留待稍後再談吧！」

梁筱珊想不到這藉口也未能奏效，急道：「爹，爲甚麼啊？」

梁秉堅道：「爹並不是不希望承業也好像妳一樣，學得絕世武功，事實上這還是爲父之心願哩！只是，爲父適才已告訴過妳，那批曾襲擊我們鏢局的神秘人，大有可能趁我們陣脚尚未穩定時，再施偷襲，使威武鏢局從此一蹶不振。若妳不在，憑爲父以及新近招聘回來的人手，未必能夠抵抗他們之進襲。所以，你們還是等待舊有人手悉數回歸，鏢局實力足以應變時才動程吧。」

梁秉堅所說的理由實在合情合理，梁筱珊無可奈何，只得同意，向父親道過晚安後便溜去找梁承業。

「妹子，怎麼樣了，爹有何表示？」梁承業大爲焦急的道。

梁筱珊逐把適才與父親之談話內容約略說出。

「妹子，妳眞的有不能擅自傳授從浮雲子老前輩學來的武功之限制嗎？」梁承業酸溜溜的道。

練武之人，有誰不希望能有機會學習絕世武功，眼看妹妹有此機緣，梁承業心中不帶妒意才是怪事。

事實上梁筱珊何來如此限制？她只不過認爲遊龍眞經乃上官浩然與她共有之物，在沒有上官浩然同意之前，實在不便給第三者分享，無論這第三者是甚麼人。

一個女孩子，有了情郎之後，尤其是這情郎已佔有她的一切，包括清白之軀的時候，其餘的人即使親如父母、兄弟、姊妹，也會立即變成次要。

但是，男子則不是個個如此，雖然重色輕友的大有人在，不少仍會把其他因素放在第一位，諸如忠、信、孝、義……等等。

梁筱珊聰明透頂，怎會看不出乃兄之心態，遂道：「是的，不過我已想到一個折衷辦法，讓你也能得點益處。」

「眞的嗎？那太好了！妹子，快點說出來吧！」

「我可以把其中三招劍法略加修改後傳授給你，讓你在必要時也可應用保命。不過，你得先答應我，不到重要關頭，不可隨便使用。因爲修改之處極爲輕微，認識這劍法之人一眼便能看出，若被浮雲子老前輩知道了，

我雖可勉强解釋，但也給他一個極壞的印象，日後再求他傳授你武功時便難如登天了。」梁筱珊這時口中的浮雲子，可說便是上官浩然之化身。

「一定，一定，非到重要關頭，我絕對不會隨便使用。」

＊　＊　＊

有錢能使鬼推磨，在重金之下，威武鏢局之重建工程進度可說出乎意料的快，不消一個月工夫，一間簇新的威武鏢局便在原址聳立起來，那氣派比諸舊日那一間，强上不知多少倍。

昔日的舊人，不論已找着工作的，還是賦閒在家的，紛紛回歸。可見梁秉堅局主對待屬下的確有他的一套。

蘇剛獲悉被委任為副總鏢頭時，激動得流下淚來，道：「局主，小弟何德何能……」

梁秉堅道：「蘇老弟，別說廢話了，你追隨了我這麼多年，你有多少本領，我難道不清楚嗎？我認為你能夠做得來的事，你當然能夠做得來。不過，為了避免重蹈昔日覆轍，鏢局將會有重大改變。」

蘇剛大訝道：「局主，我們怎麼變啊？」

梁秉堅道：「首先，我們將增强實力，若憑往日的人手，只能接一些微不足道的生意，所賺的連基本開銷也不足以支付，更遑論擴張業務了，所以，趁今趟重新開業，我聘請了八位身手高明的好手助陣，更會在不久之將來加聘八位，務求讓本局實力凌駕天下所有鏢局之上。」

蘇剛道：「局主，如此一來，鏢局的開支豈不是更為浩大嗎？」

梁秉堅道：「蘇老弟，昔日我們便錯在這裏。量入而出，過份節儉，並非生意之道，別人看見我們規模不夠，寒寒傖傖的，怎會有信心託保？所以才做成生意不前。如今我們實力雄厚，客戶便有信心，生意自然滔滔不絕，收入增加，多點開支又何妨。另外，今後我將會花時間在外，一來與各方英雄多套交情，二來接談生意，所以，鏢局裏的事，將由你多費神了。換言之，你今後必須長駐局裏，一切押運工作，交由新來的八個鏢頭負責便行，每趟鏢只消他們八個中其中一兩人率領本來鏢師押運，便已足夠。如何分配，你看着辦吧。」

蘇剛道：「小弟知道。局主，請問江老弟會回來嗎？」

梁秉堅道：「他應該不會回來的了，事實上他目前在那兒，根本便沒有人知道。若你們有任何人知道他的下落，可立即告訴我，讓我親自遊說他回來，坦白說，江老弟的確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蘇剛大訝道：「局主，江老弟不是曾經和二小姐走在一起的嗎？」

梁秉堅道：「是的，但在兩個月前，他不知何故，突然間不知跑到那裏去了，也許是另有高就吧。」

蘇剛道：「一定是了，以他這種人材，識貨之人定會爭相羅致。」

梁秉堅道：「蘇老弟，還有一點必須提醒你的，新來的那八位鏢頭，武功很高明，希望你能夠對他們客氣一點，這樣大家才容易相處，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蘇剛道：「小弟明白，請局主放心，小弟絕不會隨便擺起副總鏢頭架子的，事實上這麼多年來，也從沒有人投訴小弟擺架子啊。」

梁秉堅道：「不錯，我最欣賞你的便是這一點，否則我也不敢讓你擔當副總鏢頭這職位了。」

不多久，梁秉堅便召集局中所有新舊鏢師，當衆宣佈委任蘇剛為威武鏢局副總鏢頭。

芸芸舊人之中，蘇剛的武功雖然並不太突出，却是人緣最佳、資歷最深的一個，因此，他的擢升並沒有引起任何人不滿。

但是，梁筱珊冷眼旁觀，發覺那八個新聘請回來的鏢師，包括那兩名內功奇高的在內，均是若無其事，並不會因被一個身手遠比自己差的人管轄而有所不滿。

這的確是一個異常的現象。

江湖中，除了純武術的門派以入門先後分尊卑外，一般的組織對資歷都不大重視，最重要的乃是該人之能力。

判斷一個人的能力高低，通常都是以武功强弱作為標準，換言之，一個武功高强的好手，即使新加盟，身份亦會比一個幹了多年的庸手高，這可說已是一個不成文的規矩。

一個好手，絕對不會甘心被一個武功比自己差很多的人所統領，即使為了某種原因勉强為之，眉宇之間亦會流露不服之態。

如今這八個新來的鏢師，任何一個的武功都應比蘇剛高明得多，然而，沒有一個對蘇剛擔任副總鏢頭之職位流露半絲不服之神色。

這只有三個解釋，其一是這八個人之掩飾本領與他們的武功一樣高明，已達到喜怒不形於色之境界。

其二是他們有自知之明，覺得自己在保鏢行業經驗不足，所以甘心被一個武功雖然不及他們，但經驗却是遠超的蘇剛所領導。

最後一個解釋便是他們進入威武鏢局乃另有目的，並非眞正投身保鏢行業，所以根本不理會誰來充當副總鏢頭。

另外，這八人還有一個非常奇特之處，便是他們沒有與威武鏢局的原有鏢師混在一起。莫非他們自恃武功高，不屑與舊人為伍？

新舊人之間，短時間內未能消除隔閡，乃不足為怪之事，奇怪的是他們八個新人之間，也是甚少交談，這

便使梁筱珊大為不解。

通常來說，新人與新人之間，是比新人與舊人容易溝通，因為舊人們本已有他們的圈子，並不那麼輕易闖進，因此，同一時間參加一個機構的新人，很自然地會走在一起，成為一派。

但是，這八個人却沒有如此，雖然經過一個月的相處，他們仍好像第一天來濟南時那般，彼此之間築有一道藩籬。

梁筱珊知道當中定有她這「外人」所不知道的因素，說不定與她極欲追查有關嚴父之事情有關。

因此，雖然鏢局舊有人手已悉數回歸，梁筱珊並沒有向父親舊事重提，以和兄長梁承業前往華山為藉口，溜到北京找尋証據或線索。

她希望能在這八人身上找出些甚麼來！

鏢局重建後，八個新來的鏢師便從梁家大宅搬往鏢局居住，而每晚，梁筱珊都悄悄從家裏溜出來，跑到鏢局暗中刺探這八人有何異動，深宵才回家休息。

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給梁筱珊查出一個使她震驚、也使她傷心欲絕的事實來。

這一晚，她如往日般穿着夜行衣，帶上長劍，悄悄摸到鏢局去。

距離鏢局還有十多丈，梁筱珊便看見兩條黑影從鏢局裏越牆而出，連忙閃往一旁躲起身形，暗中窺探兩人。

雖然夜色朦朧，只有微弱星光，但梁筱珊自從修習遊龍神功後，那雙眼睛可說比鷹目還要銳利，老遠便認出兩人乃是鏢局新來八名鏢師中武功最高的兩個——李金城以及黃樑。

李金城及黃樑從鏢局牆頭躍下，迅速地一瞟附近，証實街上沒有行人後，便雙雙施展輕功，向北急奔。

新來的八名鏢師，自加盟後都沒有機會展示過武功，梁筱珊只是從他們的眼神看出他們的修為高低，如今一見兩人之輕功身法，便知自己的判斷半點也沒有錯誤。

梁筱珊不敢怠慢，連忙也施展輕功，悄悄跟了上去。她這時的輕功修為，足可厠身武林絕頂高手行列，李金城及黃樑兩人身手雖然不錯，始終與梁筱珊還差上一大截，所以未能察覺得身後有人跟踪着。

李金城及黃樑竟然是往城外走！梁筱珊心裏不禁一陣狂喜，知道這晚定不會空手而回，在這個深宵時分，兩人鬼鬼祟祟的跑到城外來，難道是為了喝酒？

梁筱珊跟踪着兩人來到城外一座荒廢已久的山神廟，目睹兩人閃身內進後，便從懷裡拿出一幅黑巾，把她那嬌艷臉龐掩蓋一大半，只露出一雙如秋水般的眼睛，跟着便迅速繞到廟後，縱身躍上瓦面，在夜色掩護之下，找了一隱蔽位置，窺視甫進廟的李金城及黃樑跑來這裏到底幹什麼！

李金城及黃樑兩人只是靜靜地盤膝坐在山神像前的殿堂上，似是等候着甚麼人。

梁筱珊心裏卜卜跳着，她知道她正在追查着的很可能在片刻之後便會有所發展。

李金城及黃樑兩人究竟在等候些甚麼人，倘若父親眞的如上官浩然所說般是個朝廷暗探，李金城及黃樑便極有可能是從京師調來協助父親之鷹犬，而他們在這深宵時分跑到這荒山破廟來，很可能便是與京師或其他地方的鷹犬聯絡，傳達命令或消息。

不久，梁筱珊便聽見廟外傳來一陣輕微脚步聲，下意識地伏下頭來，以免行藏暴露。

來人進入破廟殿堂後，便聽見李金城、黃樑雙雙道：「大人。」

大人！這是官場中的稱呼啊！來人果然是官府中人！

梁筱珊連忙小心翼翼的探頭窺看，一瞧這大人到底是何等模樣。

可是，她只能看見來人的背影。

不過，即使是背影，對梁筱珊來說，已是足夠令她如中雷殛。

因為她對這背影實在太熟悉了！

不用看樣貌，她也知道來人是誰。

一個曾共同生活二十多年的親人，根本毋須憑面孔辨認。

這個「大人」，竟然便是她的父親梁秉堅！

來人道：「兩位老弟，不必拘禮了，隨便坐吧！」果然是梁秉堅的聲音。

梁秉堅續道：「近日來，鏢局裏外人衆多，為避免惹起別人懷疑起見，我選上這破廟作為日後密談之處，可辛苦兩位老弟跋涉一番了！」

梁筱珊聽了，不禁心裏一酸，父親竟把追隨他多年的弟兄視作外人！

「大人言重了，別說這區區數里路，便是遠至天涯海角，屬下等也毫無怨言。」

「兩位老弟，你們也知道副統領大人這趟把你們調到濟南來，主要便是協助我對付天地會、風雲幫以及徐家莊這三個叛黨組織的了！」

「屬下知道。」

「我剛接獲從京裏來的消息，風雲幫及徐家莊從王侍郎及一干貪官處入手，要求朝廷替他們疏通，謀求洗脫叛黨罪名。」

「大人，這如何是好？若給他們疏通成功，我們這幾個月來的努力豈不是白費了？」李金城急道。

梁秉堅冷哼了一聲道：「我絕對不會讓他們得逞的。若每個人都好像他們般無法無天，胡作妄為，闖下大禍後便用那些以非法手段得來的臭錢來洗脫罪名，天下不亂才怪。」

梁筱珊雖然對父親身為朝廷鷹犬這事大為失望及悲痛，却對他這番話

極表讚賞。

事實上梁秉堅也的確理直氣壯，他雖然沒有眞憑實據便指控徐家莊及風雲幫爲叛黨，但徐家莊確實曾率衆襲擊威武鏢局，足以被套上叛黨罪名有餘。

黃樑道：「大人，倘若他們眞的疏通成功，上頭壓下來時，我們也是無能爲力的啊，難道我們能抗命，繼續對付他們嗎？」

梁秉堅道：「倘若副統領大人有命令傳下來，要我們就此罷手，我們當然不能抗命，但是，直至目前，副統領大人仍是支持我們的，她絕對不是那種金錢可以收買的敗類。唯一可慮的是她也可能抵受不住其他人給她的壓力，被逼放棄對付風雲幫及徐家莊這些狗賊，因此，我們必須給予她支持。」

「大人，倘若副統領大人也難以抵受壓力，即使我們如何支持，也是沒有用處的啊！難道我們跑去把那些給予副統領大人壓力的貪官統統殺光嗎？」

「當然不能夠這樣做，如此做的話，我們豈不是也變成叛黨？我所說的支持，不是精神上的支持，也不是實力上的支持，而是證據，強而有力的證據，只要有證據在手，副統領大人便可以理直氣壯的反擊，即使鬧到皇上跟前也無所懼。」

「大人的意思是……」

「暫停其他一切活動，全力蒐集風雲幫及徐家莊之罪証。」梁秉堅斬釘截鐵的道。

「那麼天地會呢？」

「撇下它，時間無多，我們人手也不足夠，實在難以兼顧那麼多。明天，你們便把我的意思傳達各處的弟兄吧。」

「屬下知道了。只是，近月來風雲幫及徐家莊的人都不知躲到那裏去了。」

「李老弟，你還不明白我的意思嗎？我要的只是他們從前所做過的罪行証據，他們躲在哪裏也沒有問題，只要蒐集足夠証據，把壓力消除後，我們便有足夠時間慢慢把他們找出來。」

「屬下明白了。」

「另外，京師方面很可能隨時會有命令傳下來，着我們不得理會徐家莊及風雲幫之事，屆時我們若沒有証據在手，便只有束手聽命之份兒。因此，我們必須首先製造一切証據在手，以備不時之需，你倆明白我的意思嗎？」梁秉堅道。

「屬下明白。」

在屋頂竊聽的梁筱珊實在想不到父親竟然是這樣的人，風雲幫及徐家莊雖然是無惡不作，但用上僞造証據這一着來對付他們，實在有欠光明。

廟裏三人開始討論其他事項，只是梁筱珊已沒有心情繼續偸聽，帶着一顆沉重的心悄悄離去。

回到家裏後，梁筱珊也不理會已是深宵時分，把睡夢中的兄長梁承業喚醒，告之於破廟所見。

梁承業聽了，悲從中來，掩面痛哭道：「妹子，爹……他竟然是這種人！」

「大哥，事到如今，傷心也沒有用處的了，我們還是採取實際行動，逼使爹脫離朝廷密探這圈子吧。我寧可平平淡淡過一生，即使下田幹活也不願意做一個朝廷鷹犬的女兒，受人唾駡。」梁筱珊咬牙道。

「我也是。妹子，我們立即收拾東西離開這裏吧，我實在不願意多留半刻，這裏只是韃子據點，不是我們的家。」

兄妹倆匆匆收拾行李，留下一封信給父親，便乘夜離開梁家，希望藉此逼使父親辭去暗探之職。

事實上他倆也太天眞了，暗探行業，與殺手一樣，一旦進入了，那有這麼容易退出？

* * *

梁承業年紀雖然比梁筱珊稍長，却是從沒有單獨在江湖闖過，閱歷比之乃妹可算相差甚遠。

因此，甫離開梁家大宅，梁承業便六神無主，也不知何去何從，道：「妹子，我們現在該去那裏才是？」

梁筱珊心裏早有主意，毫不思索的便道：「北上石家莊。」

梁承業一怔，道：「我們去石家莊幹甚麼？」

梁筱珊道：「我們往石家莊找李無雙。」

梁承業嚇了一跳，急道：「妹子，妳不是打算參加天地會吧？我們雖然不贊同爹充當朝廷鷹犬，但參加天地會這些反清組織公然和爹作對，却未免太過份了！」

梁筱珊道：「大哥，你放心吧，我們不是參加天地會，而是找李無雙查問一個人的下落。」

梁承業道：「妳要查問誰人之下落？」

梁筱珊道：「我要找江大哥，噢，是江鏢頭。坦白說，你我之江湖閱歷差勁得很，若到處亂闖，很容易惹出禍來。江大哥慣走江湖，有他和我們一起，萬事也有個主意，只恐怕不容易把他找着。」

梁筱珊雖說是武林中人，畢竟也是個女兒家，眼前人雖然是至親兄長，也不敢透露她與上官浩然之眞正關係。

但是，梁承業也非呆子，早已推測乃妹與江平（即上官浩然）關係非淺，坦白說，一對青年男女，一起學藝年餘之久，若一點情感也沒有滋生，那是天大的謊話。

「妹子，不必瞞我了，妳和江鏢頭之間的感情定然不錯，是嗎？」

「我才沒空和你說，快點趕路吧，

若給爹發覺，追上來時那便麻煩了！」梁筱珊臉上一紅道。

數日後，兄妹倆已抵達石家莊，但難題却出現了。

原來梁筱珊雖然從上官浩然口中得知李無雙與一批天地會中人以石家莊爲基地，與在北京的會衆聯絡，却不懂得與李無雙接觸之辦法。

石家莊地近京畿，經常有朝廷暗探以各種身份活動，梁筱珊自然不敢公開打聽李無雙或天地會中人之下落，以免招惹不必要之煩惱。

最後，給她想出一個辦法來：她找來了一套青色男服，扮作書僮模樣，與乃兄承業跑到石家莊最具規模的妓院去。

在妓院裏，兄妹倆並不是直接點名找李無雙，而只是表示風聞京師一帶近年出現不少才貌雙絕的名妓，故跑來見識一番，希望能夠遇上一個能夠眞正稱得上才貌雙絕的風塵奇女子。

梁筱珊雖然由始至終都與李無雙緣慳一面，但她知道只要李無雙出現，不論是用上甚麼名字，她都能一眼認出來。

她並不是以容貌來判斷衆妓女當中有否李無雙在，而是憑才華與氣質。

因爲美是沒有一個準則的，純粹是觀點與角度，而才華與氣質則是不能否定的。

李無雙之所以能夠名揚京畿，很可能不是因爲她的美艷，而是因爲她的才華。

換言之，京畿一帶大有可能有不少妓女比諸李無雙更美艷，却因爲才華不及而形成名氣遠遜。因此，若以容貌來推測眼前人是否李無雙，很可能弄錯對象。

另外，如無絕世才華，單憑容貌，如何能令上官浩然一見傾心？

所以，梁筱珊極有信心，只要李無雙出現她眼前，她定能認出來。

可惜，梁筱珊的江湖經驗始終差了一點，她若對天地會的組織認識多一點，便會知道李無雙絕對不會再棲身於妓院裏，或應該說不會棲身於石家莊的妓院裏。

不錯，當李無雙在北京城的時候，她是以妓女的身份來掩飾她的任務。

然而，她的任務却不是以聯絡爲主，因爲天地會的徒衆，佔了九成以上是低下階層中人，可說大部份都是販夫走卒，能夠花費一大筆銀両跑進頂級妓院與她聯絡的，根本便少得可憐。

李無雙之所以棲身高級妓院，主要是希望能結識多些達官貴人，從他們口中打聽消息，甚至蒐集個別人仕一些不能爲外人知的秘密，作爲他日要脅這些人替天地會工作之本錢。

她的眞正聯絡站，並非在妓院之中。

石家莊的高級妓院，雖然在各方面都比諸京師的毫不遜色，但顧客的類別却大有不同，只是一些富有商賈及紈袴弟子，和京師那些有權有勢的皇親國戚、高官子弟大有距離，對天地會來說，可算是毫無利用價値。

因此，李無雙實在沒有棲身妓院之必要，而且，自從與段風雲及徐志達公開翻臉後，李無雙亦擔心她天地會舵主的身份已不再是只有圈中人才知道，那敢在京畿一帶公然露臉？

所以，梁承業、筱珊兄妹這一趟妓院之行，不消說也是毫無收穫。

若光是毫無收穫，那也沒有甚麼大不了，充其量還不是浪費一些時間及金錢，而梁筱珊在這兩者上都毫不缺乏，根本便不成問題。

只可惜他們選錯了妓院。

他們更忽略了並不是只有天地會才懂得利用妓院來掩護其他活動。

他們雖然沒有明目張膽的說出找尋李無雙之下落，但在有心人心中，輕易便能推測出來。

才貌雙全的妓女，不錯，天下間的確有不少，但誰都知道只可以在北京及金陵找得着，只有呆子才會到石家莊找，而梁承業却一點也不像是個呆子。

梁承業不但不是個呆子，而且是個會家子，因爲他的眼神、擧止都流露出是個武林高手的味兒，難逃明眼人之目光。

最要命的是他的年紀及外型，與被通緝的上官浩然頗爲相似。

梁承業的容貌雖與上官浩然截然不同，但石家莊裏的大內暗探却不認識他們任何一個，憑藉的只不過是一張上官浩然的畫像。

通緝賞格上的畫像，能與眞人酷似幾分？

一個年輕高手跑到石家莊來找一個才貌雙全的妓女，自然地使某些人聯想到這年輕高手極有可能是上官浩然，因爲他們知道名動京師的李無雙已悄悄跑到石家莊來，而上官浩然與李無雙之關係更是人所共知。

因此，梁承業兄妹倆還沒有離開妓院，一隻信鴿便從後院振翅高飛，朝着北京城方向眨眼不見踪影。

自從得悉李無雙的眞正身份以及她已轉到石家莊暗中活動後，侍衞營方面已在石家莊增添大量人手，務求把李無雙這天地會主要人物擒拿，只是多月來都未能找出李無雙之下落。

找不着李無雙，却跑來了一個「上官浩然」，對侍衞營暗探來說，可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不過，他們却不敢輕擧妄動，貿貿然的便動手拿人。

難道他們有所忌憚，恐怕殺錯良民？

當然不是！鷹犬們的作風，十居其九都是寧可殺錯，不可放過，又怎

會忌憚誤傷無辜？

他們只是對上官浩然的武功有所忌憚，恐怕被他逃脫時難以向上級交代。

在他們心目中，上官浩然這欽犯已變成傳奇人物，因爲强如鐵無情也對之毫無辦法，讓他逍遙法外六年多，而且曾三番四次在鐵無情手底下逃脫。

這可說是不可思議之事！沒有人能避過鐵無情的緝捕，更沒有人能夠在他手底之下逃脫，否則他也不會被稱爲天下第一名捕手。

不過，不可能的事畢竟也發生了，所以石家莊的侍衛營暗探才會這麼緊張，不敢貿然動手，只是向北京方面報告。

照說他們既然準備了足夠人手來對付李無雙及天地會徒衆，要擒拿一個上官浩然，應不是問題，大可不必向上峯請示的啊！

只要把上官浩然拿下，那便是大功一件，即使失敗，那也沒相干啊，强如鐵無情也未能擒下上官浩然，他們只不過是……

分別便在於他們與鐵無情身份不同，鐵無情身份超然，無論如何失敗，也不會有任何人向他追究責任。他們在侍衛營當差的便不同了，稍有差錯，輕者被痛罵一番，重者降級減俸，甚至官職不保，腦袋搬家。

因此，當官的最重要還是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高官之中，又有多少是憑眞才實料，積功爬上高位的？

幸虧如此，否則石家莊暗探傾巢而出，梁承業兄妹能否抵擋，尚是疑問。

不過，兄妹倆又是否眞的能逃過一劫呢？

＊　＊　＊

爲了逃避三才教中人之追殺，上官浩然與杏子兩人找回坐騎後，不敢再在戚家莊附近逗留，乘夜跑進山中暫避。

今天上官浩然的武功，在武林中已屬頂尖級數，能勝過他的可說屈指可數。只是，三才教的高手實在太多了，尤其是那十二名神秘黑衣劍手，不但個個身手高强，更有着尅制上官浩然兩種厲害暗器之法寶。

在好漢不吃眼前虧，兼且尚有一個武功稍差的杏子還需要照顧之情況下，上官浩然只好暫避對手鋒芒，脫離險境後再作打算。

也不知跑了多少路，胯下坐騎已是疲憊不堪，不停喘氣。

上官浩然抬頭略看天色，發覺原來已亡命地跑了個多時辰，暗忖已擺脫了追兵，便道：「杏子，暫時來說，敵人應追不上我們的了，距天亮還有個多時辰，我們還是找個隱蔽地方略作休息，待天亮後再研究如何找尋妳哥哥之下落吧。」邊說邊把坐騎速度減慢。

杏子早已香汗淋漓，累得要命，自然大表贊同，一勒韁繩，跟着上官浩然離開山路，緩緩走進林中，找尋休息之處。

片刻後，兩人便來到一條小溪之旁，杏子大喜，不由分說便從驢背躍下，跑進水裏，嚷道：「二哥，溪水清涼得很，快點下來洗個澡吧。」

上官浩然奔波了一整天，也是全身臭汗，遂把坐騎與杏子的毛驢繫在樹幹旁，和衣走進溪水裏享受一番。

驀地，他發覺杏子竟開始把身上衣服一件一件的脫掉，扔在溪旁大石上，登時大吃一驚，急道：「杏子，妳在幹甚麼？」

「我？我當然是脫衣洗澡啊！難道你洗澡的時候不脫衣服的嗎？」杏子邊說邊若無其事的把身上最後一件衣服脫掉，露出一雙成熟豐滿的胸脯。

上官浩然這才想起扶桑人有男女同浴的風俗，在親人、甚至陌生人跟前赤身露體，並不是一件甚麼羞耻之事。

他正要找尋適當的措詞向杏子解釋漢人風俗中，絕對不容許沒有特殊關係的男女赤身相對時，杏子已把最後一件蔽體物脫去，赤條條的把她的嬌美胴體毫無保留地呈現在上官浩然眼前。

上官浩然大爲尷尬，連忙轉過身來，道：「杏子，在中華國土裏，是不可以男女赤身同浴的，妳還是快點把衣服穿上吧。」

「二哥，這兒又沒有別的人在，那有甚麼關係？穿上衣服，又怎能暢快地洗澡啊？你也把濕衣脫去，舒舒服服的洗一個澡吧，讓我來替你擦背，好嗎？從前我也經常替哥哥擦背的，他每次都稱讚我的技術好哩！」

上官浩然已感覺到杏子跑到他的身後，正要替他脫去身上濕衣，登時爲之手足無措。

「不要，杏子，我不習慣……」

「你害怕甚麼啊，聽哥哥說，這是一種莫大享受哩，只是他從來都不替我做。不過我也不會怪他，因爲這是我們女子之工作，男子是不幹的。」杏子不由分說，一個閃身便跑到上官浩然身前，强行替他脫衣。

這時的上官浩然，可說不知如何是好，倘若反抗，定會接觸着對方不着半縷的身軀，反被杏子誤會自己藉此輕薄，若不拒絕，後果更是不堪設想。

最要命的是杏子一邊動手，一邊吃吃笑，胸前一雙高聳玉乳有節奏地顫動着，散發出無比誘惑，他體內熱血，再也不受控制，向下直衝。

杏子的一雙柔荑，已伸到他的褲帶之上！

上官浩然知道再不行動的話，便會當場出醜，連忙護着褲帶，道：「杏子，萬萬不可……」

「二哥，想不到你這麼大的一個人還是如此害羞，難道你眞的沒有在女子身前脫過衣服嗎？」杏子毫不放鬆，硬要……

驀地，在掙扎中杏子察覺到上官浩然身體原來已起了變化，噗嗤一笑，道：「噢，原來如此！二哥，你一定是很久沒有接近女體了，爲甚麼不早點告訴我啊？」

上官浩然更是羞得滿臉通紅，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

誰知道杏子竟變本加厲，放棄進攻他的褲帶，把目標轉移……

雖然隔着一層衣服，那感受已使血氣方剛的上官浩然難以自持，不知不覺地把雙手鬆開……

杏子在動亂中的扶桑長大，對男女之間的事並不太看重，事實上她亦不再是黃花閨女，溫柔地替上官浩然解除束縛後，也不回到岸上，便俯伏在溪水上……

這時的上官浩然已被慾火焚燒着，把一切道德觀念都混忘了，天然本能使他揮軍上前，佔據要塞。

只是，在微弱月色下，只有一次如斯經驗的他，在不同的姿勢之下，竟找錯了門戶。

身爲過來人的杏子自然知道，但她却誤會了上官浩然另有所好，習慣了逆來順受的她，雖然芳徑沒有緣客掃，也只得咬牙承受，婉轉嬌啼着，宛如處子破身，做成一場美好之誤會。

終於，風雨平息下來。

「杏子，對不起，我實在不應該……」

「二哥，不要說這些話，我是應該服侍你的嘛！不要動，讓我替你清潔身體。」

「杏子，請妳放心，我一定對妳負責的，當見着妳哥哥時，我自會向他提親。」

「二哥，萬萬不可。我一定要回國的，不能留在你的身邊服侍你，請你原諒。若你向哥哥提出來，他定會認爲是我的主意，怪責我逃避主公所交付的責任，爲私情拋棄國家大事。二哥，請你體諒我的苦衷。」

「杏子，這怎可以，我怎能佔有妳的身體而不負責任？」

「二哥，千萬不要把這個放在心裏，我的身體比泥土還要賤，向你奉獻千萬遍也不能抵償你對我們兄妹之大恩大德，你若這樣，只會使我更難以心安。」

一時之間，上官浩然也難以找出適當的話來表達心中所想，只得默然，心中却另有決定。

「二哥，逗留在水中太久會着涼的，還是回岸上休息片刻吧。」

回到岸上，杏子體貼地替上官浩然抹乾身體，換上衣服後才給自己穿衣。

經過一整天的往來勞碌，再加上適才那一番特別消耗體力的劇烈運動，兩人都已非常疲憊，便在岸邊找了一個平坦之處，鋪上被褥和衣而睡。

不過，杏子的眼皮雖已闔上，心裏却是百感交集。

坦白說，活了這麼多年，與上官浩然一起這一段時間，可說是杏子畢生最快樂的日子。

不是因爲有上官浩然在，她不必爲任何事擔心，包括吃喝、住宿、衣着甚至她本身的安全問題。

她感覺到快樂，純粹是因爲上官浩然尊重她，把她視作一個「人」，這種感受，她根本連做夢也不敢想。

在扶桑，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屬品，呼之則來，揮之則去，根本便毫無地位、尊嚴可言。杏子雖然是一個武士的妹妹，亦沒有多大分別，事實上，即使一個武士，在那些公侯眼中，又算得上甚麼？

因此，杏子只不過是她主公衆多女人中的一個，供他洩慾之餘，還要侍奉他的嘉賓，身份比諸一個操賤役的下人，實在好不了多少。

在杏子心中，上官浩然可說是畢生之中待她最好的一個人，關心、體貼，處處替她着想，更把上乘武功毫無條件的傳授給她。

最重要的是，上官浩然對她毫無企圖，相處了這麼久，他一直都是以禮相待，沒有對她的軀體打過任何主意。

她非常肯定的要不是她自己作主動，適才那一幕情景，永遠不會發生。

她更知道好像上官浩然這一個男人，在扶桑永遠找不到。

從上官浩然的語氣，杏子知道只要她願意，她可以永遠留在他的身邊，過着幸福的生活，或應該說過着保持本身自尊心的生活。

可是，她能夠留下來嗎？

不，不能夠！雖然她是那麼渴望留下來，雖然她是那麼渴望能夠留在一個對她尊重，而她對之又如此敬愛的男人身側，她絕對不能這樣做。

因爲世間上，還有一件比她本身幸福還重要的東西，那便是她的國家。

她絕對不能這麼自私，爲了自己的幸福而拋棄她的國家，棄萬萬千千陷於動亂、苦難中的同胞不顧。

她亦知道倘若上官浩然向她的哥哥提出把她留在身邊，他的哥哥一定會毫不考慮地答應下來。

只可惜，任何人答應也沒有用處。事實上，沒有任何人一定要她回扶桑，甚至她的主公也只是吩咐她把小野大郎找回去，至於她回不回去，根本毫不重要。

杏子之所以堅持回去，主要是基於本身的責任感。國家興亡，每一個人，不論男女，都有責任，並不是一小撮身居高位的人才有資格關心國

事。

另外，杏子還有一個比較自私的心願，便是要向一向歧視女人的扶桑男人證明女人絕對不是弱者，她要証明女人除了供男人洩慾之外，還可以做很多事，而且做起來比男人毫不遜色。

杏子懷着這個心願，主要是因爲她現在有着足夠信心，而她的信心，自然是上官浩然所給予的！

自從於上官浩然那兒學會了眞正的劍法、輕功，以及玄妙的內功後，杏子對自己可說充滿了信心。她非常肯定以她目前的武功修爲，回到扶桑後定有一番作爲，事實上她想不出她所認識的扶桑武士中，有誰是她的敵手。

因此，她一定要回去，爲她自己以及千千萬萬的婦女吐氣揚眉，更希望能藉此提高女人的地位。

杏子的抱負可說宏大非常，只可惜，別說力有不逮了，光是造物弄人這因素便使多少懷着宏願的人鬱鬱不得志，含恨而終，眞正能實踐抱負的又有幾人？

*　*　*

一條人影，在夜色中向着石家莊急奔。

事實上，「人影」這名詞並不貼切，也許「鬼魅」可能適合一點。

並不是這人長得青面獠牙，恐怖猙獰，活像從地獄裏跑出來的遊魂野鬼，而是他的奔跑速度簡直不是人所能辦到，快得像如幽靈。

這人並不是幽靈，雖然他的臉容比一個幽靈還要冰冷。

不過，很多人見着他的時候，比遇上一個幽靈鬼魅還要害怕。

因爲他名叫鐵無情，使通緝犯聞名皆喪膽的天下第一捕手。

事實上天下第一捕手這名號並不能眞正代表鐵無情，因爲他並不是只有追緝逃犯本領冠絕天下，他的武功，在武林中也難找出一個人堪與匹敵。

曾有好事者把武林第一高手稱號冠於他身上，但他公然拒絕這名號，理由是他並非武林中人。

鐵無情如此焦急的趕往石家莊幹什麼？

不消說，當然是爲了捉拿……或應該說擒殺上官浩然，因爲他一向都認爲帶着首級比押解犯人上路省工夫得多。

是誰告訴他上官浩然在石家莊的？除了侍衛營中人還有誰？

可惜鐵無情這趟又得空手而回了，因爲在石家莊的，並不是上官浩然，而是自己人梁秉業的一雙寶貝子女。

他依照着線報來到石家莊裏收費最昂、設備最豪華的六福客棧，翻越後牆而進，直撲西院。

六福客棧西院裏，住着的正是梁承業、筱珊兄妹，這時兩人正因爲找不着李無雙之下落，在商討何去何從。

「妹子，妳的辦法似乎並不奏效啊，我們現在該怎辦？難道眞的要找遍附近一帶的妓院嗎？」

「當然不是，規模較大的妓院，我們已找遍了，一點收穫也沒有，即使再往其他妓院找，也是白費工夫。以李無雙的身份，又怎會棲身於下九流的窰子？也許我們應該另外想一個辦法來。」

匿身房外的鐵無情一聽，便知道上官浩然不在房裏，因爲上官浩然的嗓子，即使遠在數里之外，他也能辨認出來。

他更知道房中那個女的便是有着雙重身份的威武鏢局局主梁秉堅的女兒梁筱珊，因爲數個月前，也是在一間客棧的房外，他曾聽過梁筱珊的聲音。

月夜之下，鐵無情臉上登時流露出一陣失望之色。

瞬即，他炯炯有神的眼睛閃過一絲奇異神采，把失望之情一掃而光。

只見他閃電般從懷裏拿出一樣東西往臉上一抹，眨眼間便改換了容貌。

跟着，他輕咳了兩聲，道：「在下陳青，奉敝會李舵主之命來此，請問是誰找我們李舵主？」

房裏的梁筱珊登時一怔，她實在想不到竟然有人能夠如此接近而不被她察覺，來人輕功修爲之高可說匪夷所思。

天地會難道眞的臥虎藏龍？

她隨即便想到以李無雙的手段，實在不難把武林絕頂高手收歸裙下，上官浩然不也曾經替她效勞嗎？

由始至終，梁筱珊也沒有想到來人可能是朝廷暗探，因爲她知道鷹犬中不可能有如斯高手。

她更想不到來人會是愛郎上官浩然的首號對手鐵無情，因爲鐵無情向來都只找尋欽犯，不與武林中人往來。

雖然她和上官浩然有關，但鐵無情若要找她問取消息，早在數個月前便找她了，何須留待今天？

她連忙跑去打開房門，匆匆道：「我姓梁，是上官……」

她的話還未曾說畢，便發覺不妥，因爲站在門外這自稱姓陳的人已閃電般以食、中二指，點向她的痲穴。

梁筱珊大吃一驚，在如此近距離之下，若要閃避已是來不及，只得揮掌硬接。

只可惜她的內功修爲與鐵無情仍相差了一大截，指掌相接下，她的右臂登時被震得發痲，軟軟垂下。

站在梁筱珊身後的梁承業見狀大怒，暴喝一聲：「惡賊敢爾！」從梁筱珊身旁竄上，當胸一拳便攻向鐵無情。

鐵無情冷笑一聲，不閃不避，反手一掌便迎向梁承業攻來之鐵拳。

梁承業的內功，比諸乃妹還遠不及，那裏是鐵無情之敵手？倘若他撤招換式，不與鐵無情硬拚，也許還能夠支撐十招八招，但是，他已看出梁筱珊業已受傷，若然自己收招後退，對方定會趁機向乃妹下手，乃妹右臂不能動彈，那能抵擋？唯有一咬牙齦硬接。

只聽見砰的一聲，梁承業頓即被鐵無情雄渾掌力震得連退數步，一屁股跌坐地上，喉間一甜，一股鮮血冲口而去，昏死過去。

鐵無情得勢不饒人，一招「石破天驚」，便攻向猶是驚魂未定的梁筱珊。

梁筱珊的右臂適才被震得受傷不輕，在這眨眼之間自然來不及運氣治理，只揮動左掌迎戰。

她的武功本來便不及鐵無情，現時只得單手可堪運用，形勢自然更是惡劣，勉強支撐十餘招後，便被對方一指點在腰間痲穴，倒在地上。

鐵無情隨即加封兩人數穴，挾在腋下，揚長離去。

令人奇怪的是鐵無情並不是原路回去，而是在離開石家莊後便往南行。

當然，最令人百思不解的是他爲何向梁承業兄妹下手呢？他並非不知道梁承業兄妹的父親乃是朝廷暗探，是他的同路人啊。

莫非他希望藉梁筱珊引誘上官浩然露臉？

若然如此，他實在沒有把梁承業一併帶走之必要啊。

他當然有他的目的，而這目的當然亦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　*　*

上官浩然睜開眼睛時，發覺杏子早已睡醒，正坐在一塊石上瞧着溪水發呆。

「杏子，天色尚未大亮，爲何不多睡片刻？」

杏子緩緩轉過頭來，道：「二哥，我不能入睡，所以乾脆起來。」

上官浩然這才留意到杏子雙眼佈滿血絲，敢情眞的是整夜未眠，忙道：「爲甚麼？妳有很多心事嗎？是不是爲了昨晚……」

杏子急忙搖首道：「不，不，我只是擔心哥哥的安危罷了。三才教的人不知爲了甚麼，始終對我們找尋哥哥的事抱敵對態度，我實在擔心他們會對哥哥不利。」

上官浩然咬牙切齒地道：「三才教若眞的對妳哥哥有所加害，我便是賠上這條命也要把它連根拔掉。」

杏子却猛搖頭，不以爲然的道：「不，二哥，你錯了，倘若哥哥眞的遭遇不測，你絕對不可以逞匹夫之勇，意圖替哥哥報仇。因爲你和哥哥，乃是我最最敬愛的兩個親人，倘若你倆都離我而去，這打擊是我難以忍受的。若你一意孤行，堅持以卵擊石，我一定會自絕於你眼前。」

「杏子，不要傻，三才教雖然人多勢衆，但在我心目中，却是不值一哂，妳以爲他們眞的能夠傷害我嗎？」

「二哥，我也知道你的武功蓋世，三才教中無一是你的敵手，只是，雙拳難敵四手，你能殺多少敵人啊？」

「杏子，妳忘記了我們還有暗器嗎？」

「不錯，煙幕彈於必要時還勉强可以派上用場，但子母追魂彈却全然失效，我們總不成於每次交鋒都抱着逃跑的打算吧？而且亦不會每次都那般幸運，於重重圍困中全身而退。」杏子毫無信心的道。

「放心吧，下次交鋒時，我們的子母追魂彈絕對不會失效的了，因爲我昨晚已想出一個針對那些黑衣劍客們所用的鉢子之辦法。現在，我們暫時離開這兒，把準備工夫做妥後，再回頭到戚家莊找他們算賬，逼他們把妳哥哥交出來。」

「二哥，我們要做些甚麼準備工夫？」

「當然是訂製一批特別一點的子母追魂彈了，不過時間可能需要多一點，但願妳哥哥吉人天相，不會受到任何傷害吧。」

*　*　*

半月後的一個晚上，上官浩然與杏子兩人悄悄地摸到平安縣裏的戚家莊。

這半月來，兩人都是躲在山裏，除了吃飯和睡覺外，上官浩然便是督促杏子苦練武功，因此，杏子的武功已有不錯之進展，尤以輕功和施放暗器方面之進步更爲顯著。

戚家莊的防衛，可能認爲上官浩然不敢再來惹事關係，大大鬆懈下來，兩人毫無困難地潛了進去。

上官浩然吩咐杏子在屋頂找一個有利位置替他掩護後，拔出鋼刀便如飛將軍從天而降的穿破屋頂瓦片撲進大廳。

大廳裏正有數名三才教徒衆閒談着，見狀大吃一驚，匆忙拔出兵器，把上官浩然圍在中央。

三才教中人三番四次的向上官浩然下手，已使他對三才教大爲反感，也不打話，掄起鋼刀便劈向最接近他的一個對手。

圍着上官浩然的，只不過是三才教裏一些三流人手，那裏是他的對手，只數個照面之間，大廳裏的數名三才教徒衆便悉數倒卧血泊之中，再也看不見翌晨的日出。

只是，戚家莊裏其他的人亦已聞聲趕到，少說也有四、五十人之多。

上官浩然橫刀一看，只見當日被他打至重傷的蔡新光以及帶有尅制他子母追魂彈法寶之十二名黑衣劍客均亦在場。

「姓龍的，不出山人所料，你果然

沒有跑得遠遠的，不過你今天不會那麼幸運了。」蔡新光說畢便把手一揚，站在他身後那十二名黑衣劍客便同時拔出長劍，其中六名躍上大廳橫樑，另外三人則團團圍困着上官浩然，以免他故技重施，借煙幕彈之助，從屋頂逃走。

上官浩然正中下懷，口中則冷笑道：「姓蔡的，沒有三分三，那敢上梁山，龍某既敢找上門來，自不會把你們放在眼裏，識相的便把小野大郎交出來，否則龍某把你這戚家莊夷爲平地。」左手衣袖輕輕一抖，已把兩枚子母追魂彈扣在掌心。

他的動作雖然輕微，却逃不過那六名黑衣劍客的目光，只見他們臉色一緊，亦從懷裏拿出那黑黝黝的鉢子來。

蔡新光狂笑兩聲後，道：「姓龍的，蔡某眞佩服你死到臨頭還能夠如此大言不慚，且讓蔡某一看你憑着些什麼法寶。上！」

從蔡新光的笑聲，上官浩然業已聽出他的內傷只康復了一半，登時心中大定，知道只要把這十二名黑衣劍客解決，餘下的人便不足爲懼。

不過，他能如願解決這十二名劍客嗎？

坦白說，他本來沒有多大信心的，只是對方却把其中六人抽調到屋頂橫樑上看守，給予他可乘之機。

黑衣劍客們均受過嚴格訓練，且曾多年一起練習，合作性自然和普通烏合之衆大有分別，六人一起圍攻上官浩然時，雖不像某些劍陣般無懈可擊，却絲毫沒有混亂之情況出現。

上官浩然自然不敢怠慢，施展混身解數與對方周旋，並不時做出發射暗器之動作，恫嚇敵人。

六名黑衣劍客雖然手持法寶，心裏對上官浩然的暗器也不無忌憚，因此雖不時佔着上風，亦經常被上官浩然的假動作騙倒，攻勢一窒。

終於，上官浩然掌心那兩枚子母追魂彈射出了。

可惜，效果還是一樣，子母追魂彈自行爆破後所射出來的小針，悉數被六名黑衣劍客手中的鉢子所沒收。

一旁觀戰的蔡新光大笑，道：「蔡某今天才知道黔驢之技這成語……」

他還沒有說畢，便看見上官浩然衣袖一拂，另有六七枚子母追魂彈便已射出。

莫非上官浩然採取針海戰術，企圖使對方鉢子盛滿小針後喪失效用？

當然不是，他怎會不知道對方的鉢子乃磁鐵所造，他更知道鐵器附在磁鐵之上後，便會變成暫時性磁鐵，功效並不稍遜，又怎會這麼愚蠢，採取針海戰術。

怪事出現了，黑衣劍客的磁鐵鉢子竟然失效。

六名黑衣劍客看見漫天小針竟不是如百鳥歸巢般投向他們手中的鉢子，而是從不同方向襲至，登時大吃一驚，匆匆往兩旁閃避。

只可惜大廳雖大，他們倉猝間所能活動的空間却是有限得很，登時有四名劍客在互相阻塞之下，被小針射成刺猬一樣，瞬即被針上所滲的霸道痲藥所刺，軟軟倒下。

爲何他們手中的磁鐵鉢子會失效的？

說穿了很簡單，因爲上官浩然這趟所發射的子母追魂彈裏面藏着的並不是一般鐵針，而是金針，所以不會受制於磁鐵。

人的通病便在這裏，一趟成功後便不求改良，只會在失敗時才去找尋原因，但是，並不是每次失敗後都有機會重頭再來的啊。

六名對手，一下子倒下了四個，上官浩然自然大喜，趁勢而上，劈出兩招絕活「風雨欲來」、「龍遊四海」，攻向餘下兩名黑衣劍客。

黑衣劍客武功雖然不錯，但與上官浩然比較，仍有一段距離，在驚魂未定之情況下，登時有一名被上官浩然一刀劈掉頭顱。

這時，在橫樑上戒備着的另外六名黑衣劍客亦已看出形勢不妙，不待蔡新光吩咐便紛紛撲下，協助僥倖餘生的同伴圍攻上官浩然。

只是，他們已知道手中鉢子再無可恃之處，不敢過份逼近上官浩然，以免他再度發射暗器時閃避不及。

但屋頂上的杏子出現了，於不久之前上官浩然所擊破的那個大洞旁不停地發射子母追魂彈，把大廳裏的三才教徒衆射得不亦樂乎。

那七名黑衣劍客更是苦不堪言，既要提防頭上，也要提防上官浩然凌厲的鋼刀，自然狼狽萬分，終於一個一個的被子母追魂彈或鋼刀擊倒。

十二名黑衣劍客業已解決，這時要對付的當然便是這兒的最高負責人蔡新光。

可是，當上官浩然回首一看時，那還有蔡新光的影子？

好漢不吃眼前虧，蔡新光曾是上官浩然手下敗將，再加上現時傷勢沒有全部康復，眼看賴以剋制對手的法寶業已失效，手下們一個一個的倒下，不溜才怪。

大廳這時，能夠仍然站着的，便只有上官浩然一個人，戚家莊裏的三才教徒衆，不是被擊倒，便是逃命去了。

杏子從屋頂大洞躍下，道：「二哥，那姓蔡的溜掉了嗎？」

上官浩然冷哼了一聲，道：「我看他能跑到那裏去？」說畢便一把抓着其中一個躺在地上呻吟，受傷較輕的三才教黨徒，喝道：「你們的頭子跑到那裏去了，快點說出來，否則我一刀把你的腦袋砍掉。」

世間上，從容就義，視死如歸的烈士與貪生怕死之儒夫相比，大概一

比一萬吧，那黨徒急忙道：「大俠饒命，蔡門主大概是帶着囚犯跑回總壇了。」

「囚犯？甚麼囚犯？」

「是兩男一女，其中一個便是叛徒……不，是大俠要找的小野大郎。」

「你們總壇在那裏？」

「總壇在金陵，詳確地址何在，小的便無從得知了。」

上官浩然連忙一把拉着杏子，從戚家莊的馬廐選了兩匹健馬，直撲金陵。

大約跑了十多里路，兩人便看見前頭不遠處有六匹馬往金陵方向急奔，其中三匹馬背上各馱着兩個人，帶頭的騎士正是於戚家莊乘亂溜掉的蔡新光，敢情定是因爲其中三匹馬負荷較重，拖慢了速度，致被上官浩然趕上。

片刻後，上官浩然與杏子便已迎頭趕上蔡新光一行人，只見他猛吸一口眞氣，輕按馬鞍借力，身形便如一頭大鳥般從馬背飛起，飄在蔡新光等人馬前，攔着去路。

「姓蔡的，龍某看你能逃到那裏去，乖乖的把小野大郎交出來，龍某放你一條生路。」上官浩然寒聲道。

蔡新光一把拉過身邊騎士挾在胸前的小野大郎，把手掌按在他的背心命門大穴上，桀桀獰笑道：「龍四海，別做夢了，乖乖的讓開去路，否則蔡某先把小野大郎殺掉。」

上官浩然怒道：「你敢？若你膽敢動他分毫，龍某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不過他知道這話說得太遲了，因爲他看見被蔡新光挾持着的小野大郎眼腫臉青，身上血肉模糊，不消說早已受了一番折磨。

他順道一瞧其餘兩名囚犯，一看之下，登時心中一陣狂跳。

那兩名落在三才教手中的階下囚竟然是梁承業、梁筱珊兄妹。

梁承業、梁筱珊兄妹不是被天下第一名捕手擄走的嗎？爲何會落在三才教手中？

聰明的讀者自然能推敲出來，但上官浩然却是一片惘然，甚至不知道他倆被鐵無情擒去的事。

驀地，怪事發生了，蔡新光身邊的一名騎士竟趁他的注意力全放在上官浩然身上時，一把搶過小野大郎，輕輕從馬背上飄到丈外，那身法端的是高明駭人。

莫非是三才教中人籠裏鷄作反？各人爭相奪取人質，以求保命？

當然不是，因爲從那人的輕功身法判斷，即使沒有人質在手，上官浩然也未必是他的對手。

隨即，上官浩然便明白過來，因爲那人向他扮了一個鬼臉，笑道：「好小子，幹你的吧！」竟然是三不管丁山的聲音。

上官浩然向三不管丁山點點頭，拔出鋼刀，指着蔡新光道：「姓蔡的，拔劍受死吧！」

蔡新光知道自己即使傷勢十足康復，也不是眼前這煞星的對手，那敢應戰，從馬背躍起便撲向路旁的樹林。

只可惜上官浩然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長笑一聲便追了上去。

他的輕功比諸蔡新光高明何止一倍，在他撲進樹林之前便已追及，棄刀用掌，結結實實的在蔡新光背心命門要害重重一擊，登時把他震飛丈餘，倒地不起，眼看是活不成了。

上官浩然也不察看蔡新光是否死掉，回到三不管丁山身前，接過奄奄一息的小野大郎，道：「丁前輩，勞煩你照顧其餘那兩位了。」

原來餘下的三才教眼看勢色不對，早已捨棄人質，逃命去了。

丁山大愕，道：「甚麼，你難道打算不管嗎？那娃兒是你的……」

「丁前輩，請你幫幫忙，不要向她透露我曾出現過，我和她實在不宜再見面。」說畢，便與小野大郎兄妹惆悵萬分的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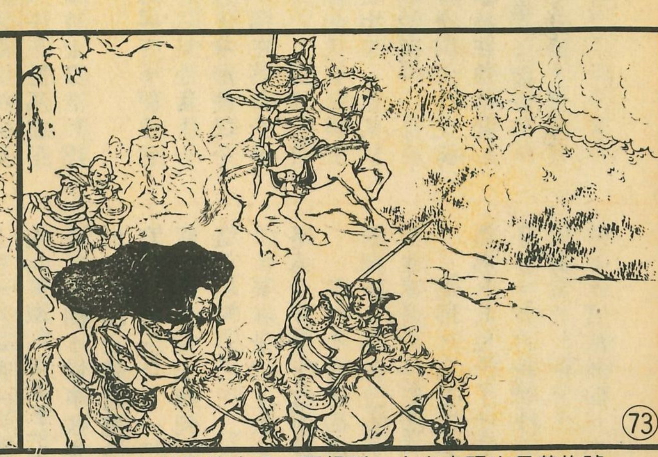
本故事至此暫告一段落，請繼續留意天涯亡命客其它他事之發展。

（本文完）

三國演義之二十三

赤壁大戰（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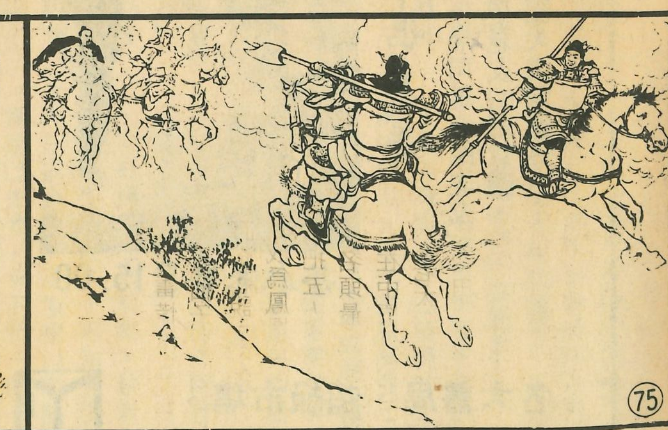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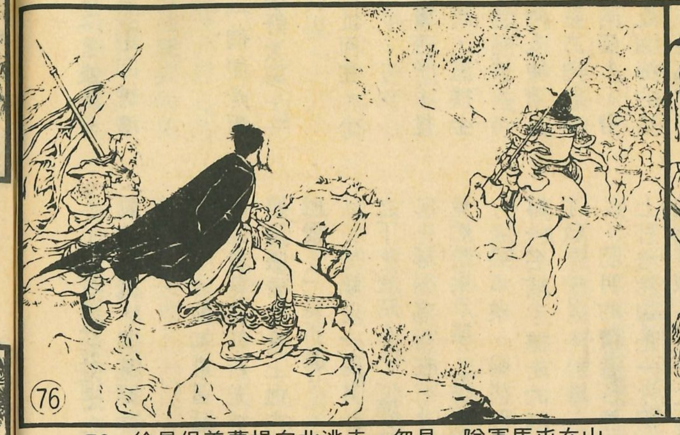
73 忽然背後東吳一軍趕到，火光中現出呂蒙旗號。曹操令張遼敵住呂蒙，自己率領毛玠、文聘向前直奔。



74 走不多遠，前面火光又起，山谷裏鑽出一軍，却是東吳領統殺來。嚇得曹操慌了手脚，渾身亂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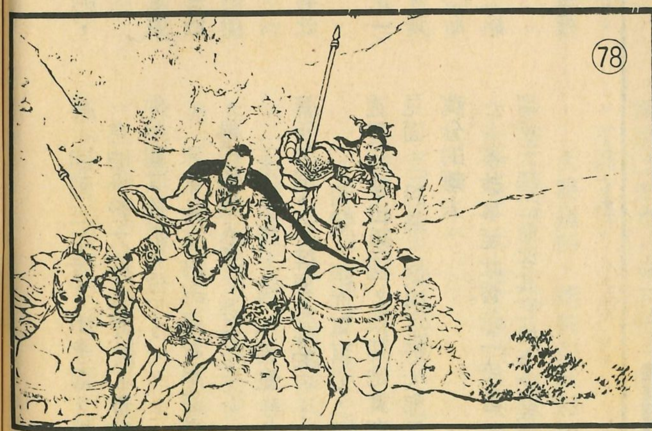
75 正在緊急關頭，斜刺裏一隊人馬趕到，馬上一員大將喊道：「丞相不用着慌，徐晃來了！」徐晃和淩統混戰一場，殺退淩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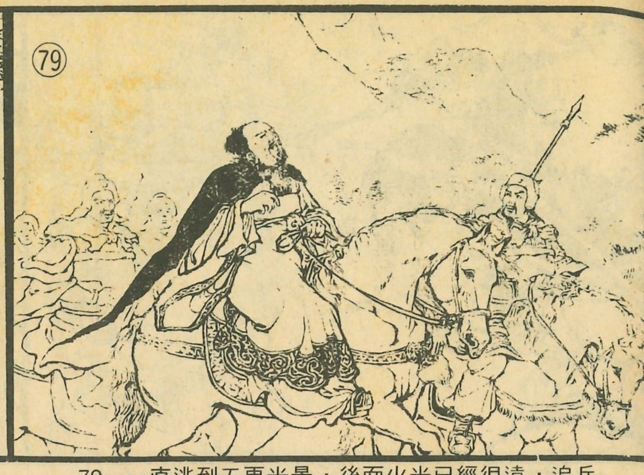
76 徐晃保着曹操向北逃走，忽見一隊軍馬屯在山坡前，徐晃上前一問，知是馬延、張顗。曹操心裏稍安，就令馬延、張顗在前開路，其餘留着護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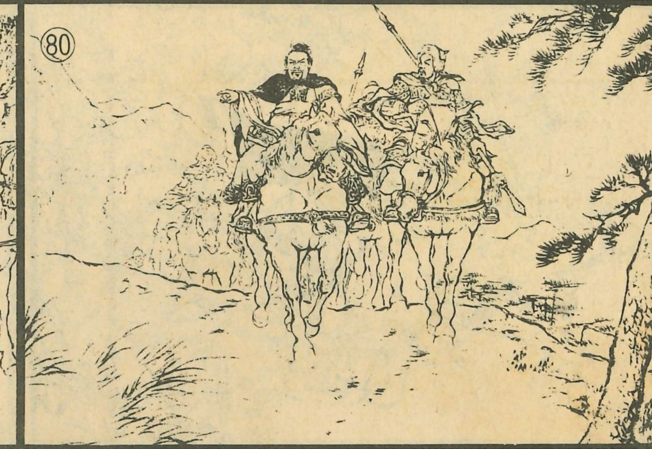
77 馬、張兩將走不到十里，喊聲又起，東吳甘寧殺出。馬延正要交鋒，早被甘寧一刀斬死。張顗挺槍迎戰，甘寧大喝一聲，手起一刀，把張顗殺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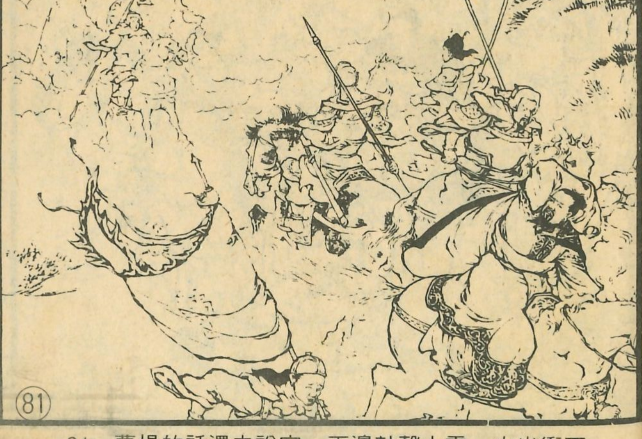
78 曹操見連喪二將，前路去不得，只望合肥方面派兵來救。不料救兵沒到，却又殺出太史慈、陸遜兩支大軍，曹操愈慌，只得望夷陵方面奔逃。半路上幸而碰上張郃，合做一處，殺退了追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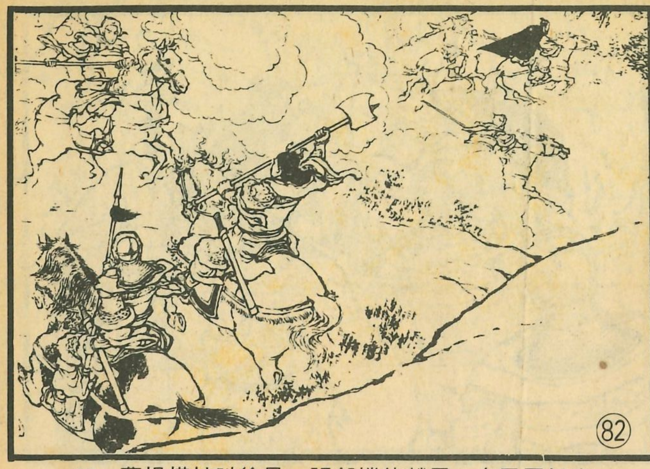
79 一直逃到五更光景，後面火光已經很遠，追兵的聲音也聽不見了。曹操驚魂稍定，四面一看，見這裏山勢險要，樹林茂密，忽然仰天大笑起來。



80 手下將官問曹操爲何大笑。曹操說道：「我不笑別人，只笑周瑜、諸葛亮畢竟不懂計謀。要是我用兵，一定先在這裏埋伏一支軍隊，那就顯得厲害了。」



81 曹操的話還未說完，兩邊鼓聲大震，火光衝天，殺出一支人馬，正是諸葛亮派在這裏埋伏的趙雲。把個曹操嚇得幾乎從馬上跌下來。



82 曹操慌忙叫徐晃、張郃擋住趙雲，自己冒烟突火衝了過去。逃了一陣子，天快亮了，東南風却還沒有停息。



83 忽然大雨傾盆，曹操和兵將們冒着雨行，衣甲全濕，又冷又餓。正要埋鍋造飯，後面一軍追來，曹操大吃一驚。仔細一望，却是李典、許褚保護着衆謀士來到。曹操轉憂爲喜，便問身旁的人，要去南郡、江陵，走哪裏比較近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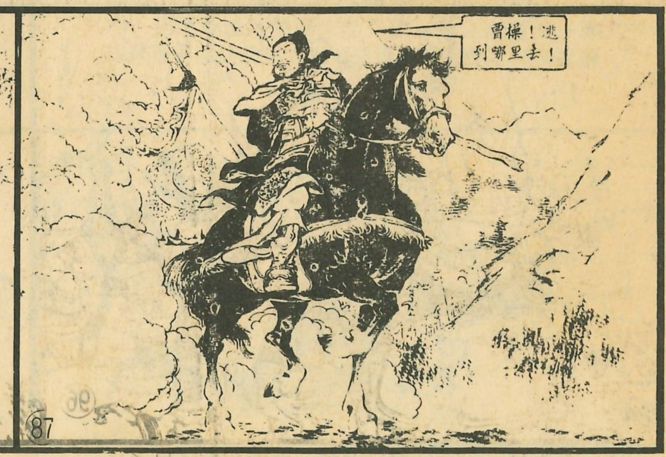
84 有軍士告道：「從南夷陵大路經過葫蘆口，比較近便。」走到葫蘆口，雨已停止，兵將肚子餓得發慌，馬也走不動了。曹操叫衆人在山邊歇下來，埋鍋燒飯，放馬吃草　曹操靠着一株大樹坐下，忽然又揚起了頭，哈哈大笑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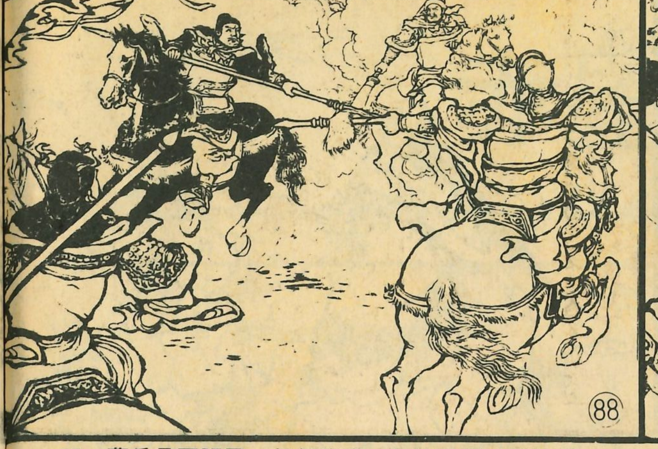
85　衆官問道：「丞相剛才大笑，笑出一個趙雲來，現在又是大笑，究竟笑的甚麼呢？」曹操依舊笑着，說道：「周瑜、諸葛亮到底沒有計謀，要是在這裏也埋伏一支人馬，那我們還逃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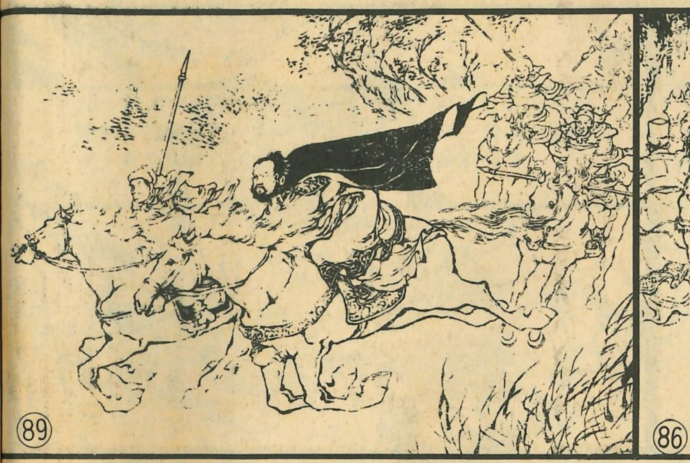
86　曹操正說着，忽然前後軍一齊發喊，曹操知情勢不妙，趕快上馬。



87　正要逃走，早見四下烟火密佈，山口擺開一支人馬，前面一員大將手執長矛，擋住去路，正是奉了諸葛亮將令，在這裡埋伏的張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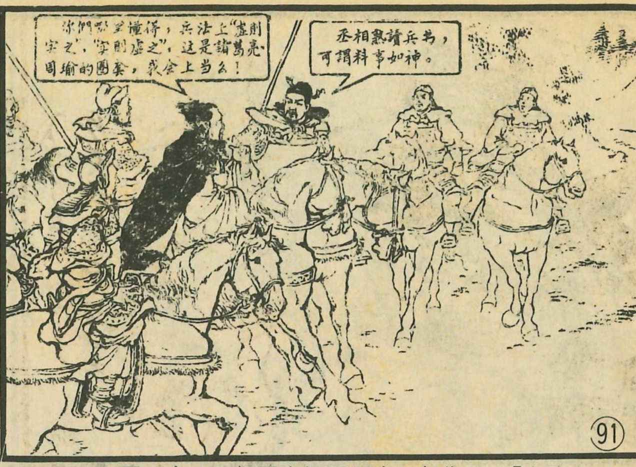
88　曹兵見了張飛，個個膽寒。許褚飛馬來戰張飛，張遼、徐晃也上前夾攻，兩邊軍馬，戰做一團。



89　曹操趁着混戰當兒，撥馬先逃。許褚、張遼等不敢戀戰，也各自脫身，張飛追趕一程，退了回去。



90　逃了一程，前面探路的軍士跑回向曹操請示：「前面有兩條路，都通南郡，大路平坦，遠五十里；小路經過華容道，窄狹難行，却近五十里，請問丞相，走哪一條？」曹操下令，兩條路都去探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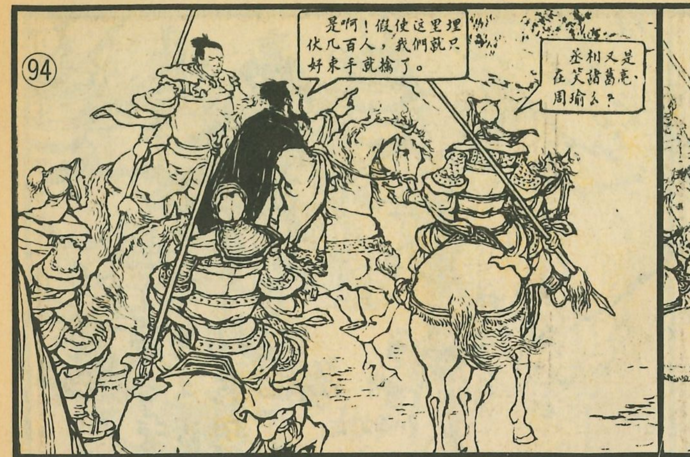
91　不一會，兩個軍士探了回來，報告說：「大路上看不到甚麼動靜，小路的山口子上，有幾處在冒烟。」曹操凝神地想了一想，說道：「走小路。」衆官都惶惑不解，曹操說出其中道理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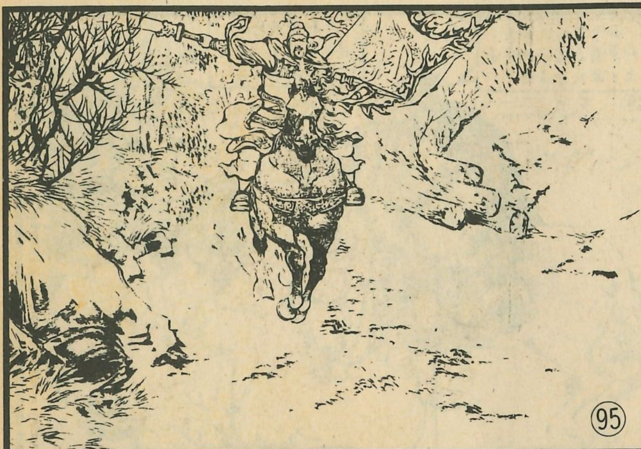
92　可是這條小路非但崎嶇不平，更兼大雨之後，地面上盡是泥漿。曹軍零零落落，不是烟薰火灼，就是中槍着箭，一步一滑，狼狽不堪。



93　曹操見前軍走走停停，恐追兵趕上，吩咐張遼、許褚、徐晃督隊，行動遲慢的一律斬首。於是殘部除掉倒斃之外，又被砍死了好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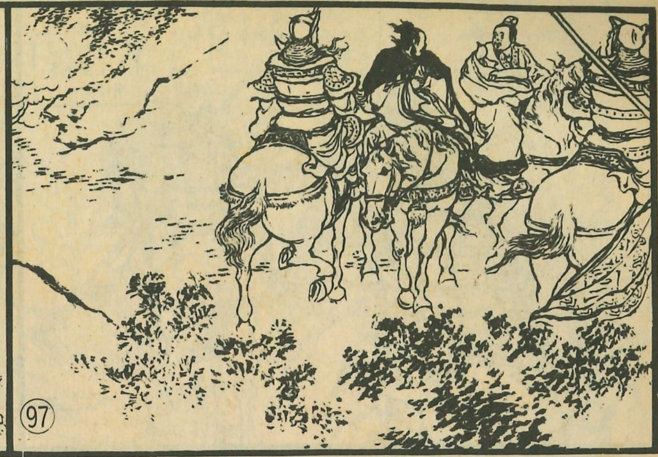
94　又走了半天，路漸平坦，曹操回頭，見部隊只剩下三百多人，而且都弄得不成人樣了。他忽然把手一指，又哈哈大笑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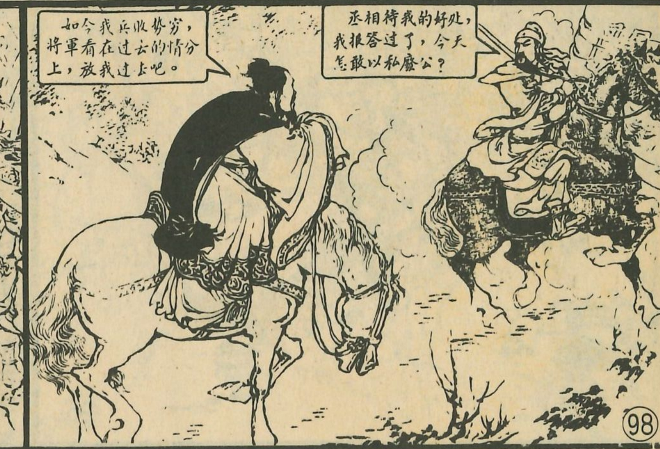
95　突然一聲炮响，兩邊五百名校刀手擺開，中間衝出一匹赤兎馬，馬上一員大將，提着青龍刀，正是關雲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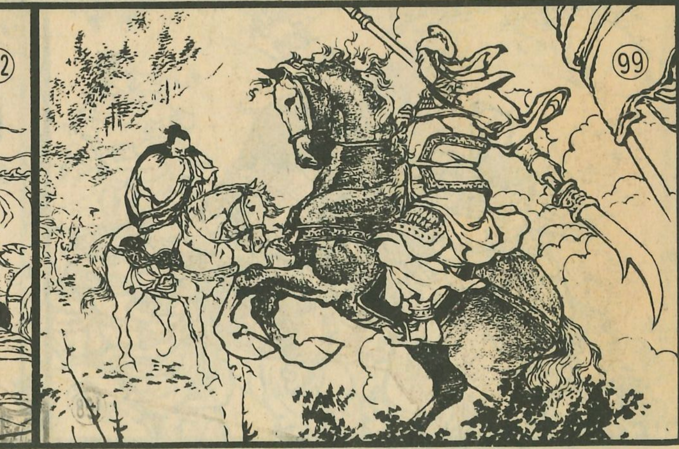
96　曹軍見了，個個喪魂奪魄，面面相覷。呆了一會，曹操對左右說道：「既然到了這個地步，只有和他死拼一下了。」但是衆將都說人馬已經困乏，不能再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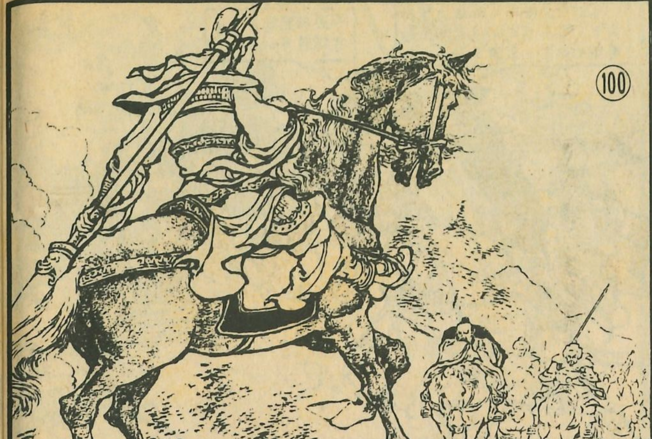
97　謀士程昱說道：「我知道關雲長的脾氣，素來是吃軟不吃硬，很講交情的，當初丞相待他不錯，如今親自去求他，也許能放我們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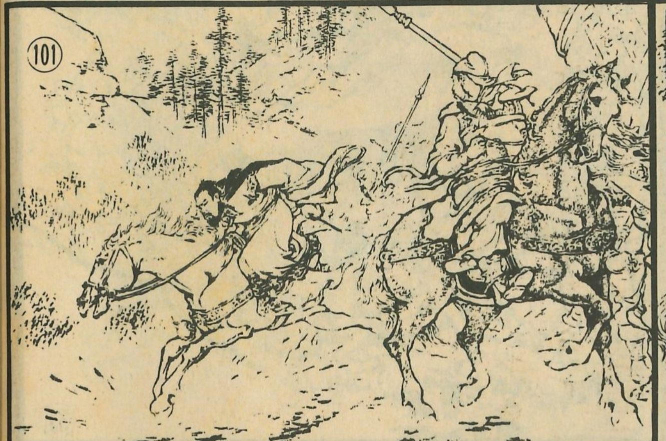
98　曹操一想，也只有這個辦法，便硬着頭皮，放馬上前，拱手說道：「將軍！好久不見了啊！」關雲長也欠身答道：「我奉了軍師的將令，等候丞相半天了。」



99　曹操說道：「將軍當年不別而行，闖過五關，斬掉我六員大將，我是怎樣對待將軍的？將軍熟讀《春秋》，最重信義，我曹操死在別人手裏，一點也不冤，却料不到死在將軍手裏啊！」說罷，淚水直滾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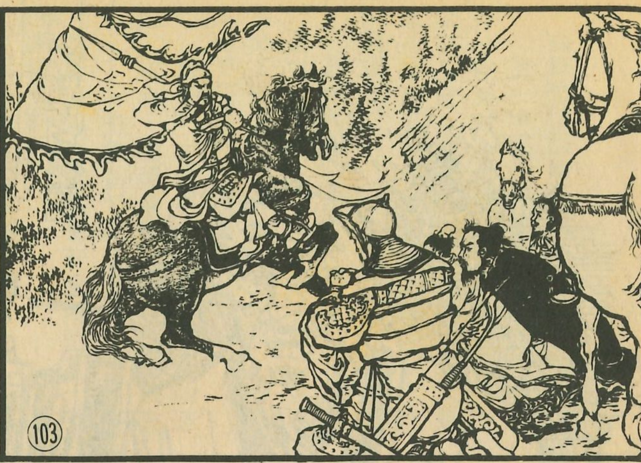
100　關羽聽了，想起當初曹操許多恩義和後來五關斬將的事，不禁心動，又見曹軍個個衣甲不全，渾身泥漿，越發心中不忍。



101　關羽把馬頭勒回，喝了一聲：「軍士們，散開！」這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曹操立刻回頭，把手一招，自己先從關羽馬前衝了過去，後面的人也都抱頭鼠竄，衝過大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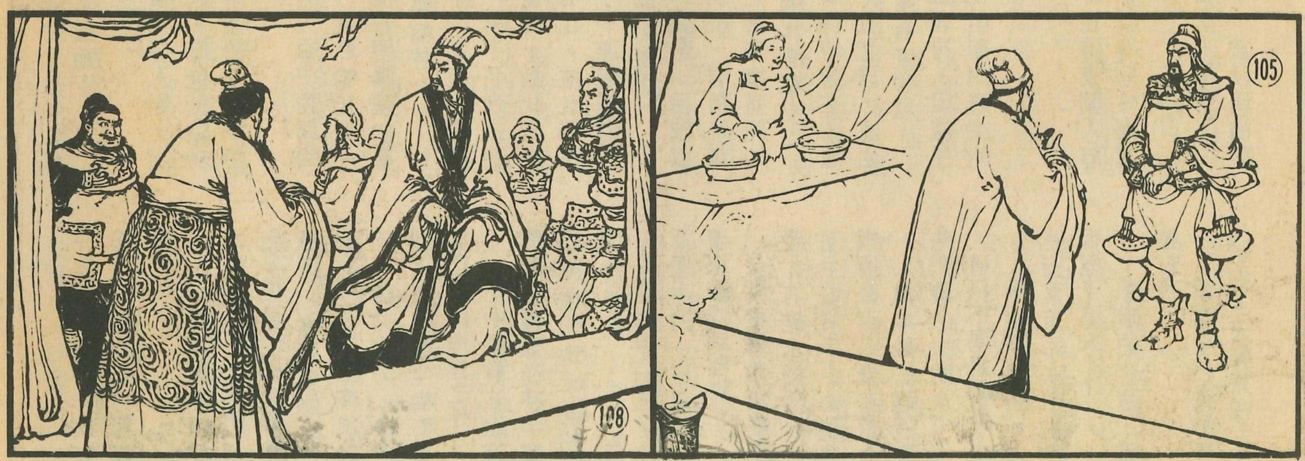
102　關羽猛然記起軍令，忙又勒轉馬頭，大喝一聲：「你們哪裏走！」曹軍聽着，一齊滾下馬來，伏在地上，一邊哭求，一邊亂拜。



103　關羽遲疑了一陣，長嘆一聲，轉過身子，把他們放走了。



104　再說劉備、諸葛亮見各路大獲全勝，正在大擺筵席，慶功賀喜，忽報關羽回來了。諸葛亮趕緊斟滿了一杯酒，端在手裏，親自下階相迎。



105　諸葛亮一面敬酒，一面問起戰況。關羽呆呆地站着不做聲。諸葛亮又說道：「將軍是不是怪我們沒有到郊外迎接你，所以不高興？」



106　關羽才低着頭說道：「我是特地來領罪的，請軍師按照軍法辦罪吧！」諸葛亮驚訝道：「哦！難道曹操沒有經過華容道？」關羽的頭垂得更低，說道：「經是經過的，却被他逃脫了。」



107　諸葛亮勃然變色：「那明明是你故意放了他們，你既然立下了軍令狀，我不能不依法辦理。」說着，便喝令武士把關羽推出去斬了。

108　這時，劉備急忙離席，向諸葛亮討情道：「雲長犯了軍令，應該依法處理，但是他以前立過不少大功，還請軍師饒了他這一次，准他立功贖罪。」諸葛亮也只好從寬發落了。　　（本段完）

劍海風波

兩期完短篇故事／江揚·文 可飛·圖

梅軒陷火海　道長變焦屍

夜闌，人靜，月黑，風勁！

時序初秋的深夜。

尹家堡內，依稀有一條人影，突然在那一片梅林中飛起，好俊的輕功身法，眞是快如電閃，僅於一眨眼功夫，便失去了影踪。

就在那依稀人影消失的一刹那間，梅林中央的梅軒中，突然响起了一連串的輕微爆炸聲，接着便濃煙如幕，刹那間，已籠罩了整座梅林。

尹家堡在長沙西岸的嶽麓山北麓，堡主「杏林神劍」尹一清，名列三湘七劍之一，平生好客愛梅，故此堡中有一半以上土地遍植梅花，並且召集名匠在梅林深處興建了一座迎賓館，名曰「梅軒」，用以接待四方賓客。

這座梅軒的建築，完全以玲瓏取勝，設計得極爲新款別緻，有荷亭藕榭，也有小橋流水，尤當臘梅盛開的時候，清香暗發，更是別具情趣。

梅軒中派有十名女僕侍婢在內服役，負責侍候賓客的飲食起居，並由堡主最器重的弟子凌千里負責管理。

迎賓館雖有十幾個客房，但僅住着兩位客人，便是昨夜由衡州府來的白雲觀主天風道長師徒。

「噹……」

緊急短促的鐘聲，在這夜闌人靜的深夜裡响了起來，是顯得分外淒厲、恐怖，聲聲震人心弦！

「梅軒失火啦！梅軒失火啦！」

在更樓值夜的堡丁，當發現梅軒冲起熊熊烈火，只嚇得心膽俱裂，一邊瘋狂似的敲打警鐘，一邊聲嘶力竭地狂叫。

一條黑影如飛般趕到梅軒，他是本堡總管，外號「神算雙環」的黃道生。但見他一身緊身衣靠，手執「龍虎雙環」，滿面驚怒之色。

今夜的西南風特別勁，因此助長了火勢的威力，黃道生趕到時，熊熊烈火已將整座梅軒賓館完全煙沒，火勢已透出梅林之外。

堡中約有五六百戶人家，也全被那緊急鐘聲從夢中驚醒起來，一個個睡眼惺忪地，紛紛跑出門外觀看究竟。

堡主尹一清，少堡主尹英杰，以及堡中的一班武師和門下弟子，也陸續相繼趕到梅軒。

緊接着數百名男女堡丁也蜂湧而至，有提水桶的，也有端木盆的，黃道生忙將手中的龍虎雙環納入腰中，指揮數百名堡丁救火，無奈火勢太旺，人根本無法逼近到十丈以內，自然他們潑出去的水，也澆不到火頭上去，這只不過是聊盡人事而已。

風越來越勁，火勢也愈來愈旺，連接賓館的凉亭水榭，也幾乎全被火舌捲了進去。

黑暗的夜空，已被大火燒成滿天橙紅色。

黃道生長長的吁了口氣，說道：「堡主，火勢實在太大，加以風的助勢

，梅軒恐怕已無法可以挽救了！」

尹一清緊皺着雙眉，沉聲道：「燒掉一座梅軒，倒是無關緊要，就是身陷在火窟中的人……唉！尤其是天風道長師徒，不知將會爲本堡帶來了多少痲煩！」

黃道生不以爲然的道：「天風道長乃是三湘七劍之一，一身功力，豈非等閒，照常理說，區區一把火，應該是困不住他們師徒兩人的。」

堡主尹一清道：「現在暫不討論這些，道生，你還是趕緊派人詳細搜查一下，一則搜查天風道長師徒的下落，再者也查查派去梅軒服役的人，是否還留有活口。」

黃道生喏喏連聲，當即分配每一個武師，均率領堡中弟子一名，在指定的區內，展開嚴密的搜查工作。

「神算雙環」黃道生原本是活躍在楚魯豫一帶的獨行俠盜，專門幹些鋤强扶弱、劫富濟貧的勾當。

其實尹一清和黃道生雙方早已慕名，就是緣慳一面，想不到二十年前，兩人在大別山不期而遇。那時二人都不過三十餘歲，天生傲骨，一言不合，便交起手來，神劍鬥雙環，一時勢均力敵，打得精彩絕倫，經過一日的狂拚，結果仍然不分勝負。後來，丐幫剛接掌門之位的「怪丐」單于平恰巧經過大別山，出面排解，於是兩人惺惺相惜，便結成了生死之交。從此一代俠盜，便隱跡在尹家堡中充當一名總管，賓主相處，極爲融洽。尹一清倚之爲左右手，堡中事無大小，均悉交由黃道生獨斷獨行，倚靠之深，由此可見一班。

搜查行動開始還不到半個時辰，一個年約二十七、八歲的精壯漢子跑了回來，垂手躬身向尹一清道：「師父，剛兒和余師傅在練武場找到了七師弟……」

尹一清怒道：「他躲在練武場幹甚麼？爲甚麼不來見我……」

自稱剛兒的精壯漢子，是尹一清門下排行第三的徒弟，聞言猛道：「七師弟受了很重的傷，現在還昏迷不醒人事呢！」

尹一清一聽到愛徒身受重傷，不由急道：「你趕快和余師傅把他抬去大廳，愈快愈好！」隨又轉爲向黃道生道：「道生，去！你也隨我回去看看。」

* * *

大廳上，躺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雙目緊閉，面色慘白如紙，嘴角還不斷的沁出血絲。

尹一清心裡極爲難過，但也沒有形諸於面上，他吩咐門下將凌千里的上衣脫掉，極爲細心的檢查了一遍，但並未發現有任何傷痕，可是，當他雙指往凌千里左手腕脈上一搭，不禁面色大變，敢情內腑已被震離了原位，顯然是被一種內家極陰柔的掌力所傷。

尹一清人稱「杏林神劍」，他對醫術一道，自然有極高深的造詣，雖然發現愛徒內腑受傷很重，但並無生命危險後，也就暫時放下了心。

「剛兒，」尹一清道：「快去爲師丹房中，將那瓶斷續空青取來！」

黃道生這時焦急的問道：「堡主，千里的傷勢怎麼樣了？」

尹一清嘆了口氣道：「傷得太重了，整個六腑五臟完全被一種從表面上看不出的陰柔掌力震離原位，生命雖然無虞，但是一身功力，已被震散了十之五六，而且還需要一段長時間的調養，才能復原。」

黃道生「哦！」了一聲，心中暗忖：傷及內腑而從表面上看不出來，祇有「綿掌」才有此特徵，莫非……

他想到這裡，不禁心神暗暗一震！

這時，正好倪志剛將藥取來，那是一雙比拇指還大不了多少的翠玉瓶，尹一清接過拔開瓶塞，由倪志剛幫忙將凌千里的嘴巴揑開，尹一清小心奕奕地倒了兩滴乳白色的液體在他口中。

「道生！」尹一清道：「請你幫助千里催催藥力吧！」

倪志剛不用吩咐，已將凌千里扶坐了起來，於是黃道生盤膝坐在凌千里的背後，一雙手便緊貼在他背椎第十三節略下的「三焦穴」道上。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黃道生的頭上已冒出熱騰騰的蒸氣來，凌千里慘白的臉色，也漸漸泛出了淡淡的紅色。

再過片刻後，凌千里終於噓了一口氣，緩緩睜開了那無神的眼睛，黃道生也及時收回雙掌，神情顯得有點疲倦不堪的樣子。

「千里，」尹一清慈祥的問：「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凌千里是長沙府城內雄風鏢局凌雲霄的兒子，拜在尹一清門下學藝，排行第七，人極聰明敦厚，加以口齒伶俐，所以深得尹一清所器重，也因此特別指定他掌管梅軒一切事務。

凌千里一眼見到恩師，本想站起來行禮，但被尹一清揮手示意止住，仍然坐在原處，虎目中已是熱淚盈眶，低聲道：「里兒很好，祇是太無能了，有損師門威望，請恩師給予應得處分！」

當然凌千里此時還不知道梅軒已付之一炬，否則，以他敦厚的天性，更不知要如何自責、自苦了。

尹一清笑着安慰道：「傻孩子，失敗算得了甚麼？祇要能緊緊記取失敗中的教訓，古今多少成名人物，有那幾個不是從失敗中磨練出來的。」

黃道生也笑着撫慰的道：「千里，你不必想得太多，事情已過去了，快安靜下來，說不定待會兒堡主還有話要問你呢！」

凌千里忙道：「師父，黃師叔，里兒現在精神還好，里兒也正有很多話

要向師父和師叔稟告呢！」

黃道生道：「你還是先好好的休息一下，有甚麼話等會再說吧！」

凌千里感激的對尹一清和黃道生投了一眼，默然無語地點點頭。

* * *

這是間很寬闊的內廳，從它的佈置，可以看出是堡中很重要的議事之處。

大廳中間，擺放着一張雕工極爲細緻的紫樟木條長桌，四週都是高背的太師椅，一盆萬年松盆景，擺放在長條桌的當中。

這時，長條桌四週都坐了人，首位當然是堡主尹一清了，左側第一位是總管「神算雙環」黃道生，依次便是「擒龍手」向陽，「萬里飛虹」佟震宇，堡主大弟子顧無痕，二弟子岳巍，三弟子倪志剛。

右側首座是總教練「皓首神龍」柏天鵰，依次是少堡主尹英杰，「震山虎」馮戈飛，「寒心掌」胡大海，堡主四弟子管夢熊，六弟子王維武，七弟子凌千里。

尹一清面色嚴肅，但不難看出嚴肅中滲雜着一份發自內心的憂鬱，他目光炯炯地環掃全場一眼，不見五弟在場，不禁詫異的問黃道生道：「鎭湘怎未來參加會議，可是你派遣他工作去了？」

黃道生道：「小弟派他監督料理梅軒善後問題，同時率領幾個堡丁，在堡外附近再仔細搜查一遍，看看是否可以獲得一點意外的蛛絲馬跡！」

尹一清滿意的「嗯」了一聲，然後兩道目光投在凌千里臉上，沉聲道：「里兒，你現在可以將被襲受傷的經過，詳詳細細的說出來。」

凌千里應了一聲：「是！」便欠身站了起來。

尹一清見他精神仍極虛弱，便揮手示意道：「你的傷勢尚未復原，不用站起來了，還是坐着說吧！」

凌千里對於恩師這份愛護之情，心裡感到異常的激動，本想說幾句感恩的話，但是想想，却又咽了下去，緩緩的落座。

「昨天晚上，」凌千里說話的聲音似乎有點顫抖，「白雲觀主天風道長師徒來本堡作客，弟子因敬仰天風道長是位前輩高人，而且恩師待以貴賓之禮，乃不敢絲毫大意，恐有怠慢，除循例侍候外，還將男女僕婢，重作了一番刻意安排，務期賓至如歸，感到舒服寫意，即使梅軒以外守望，也作了加强措施。」

歇了一下，又道：「大概是子時光景，弟子因見天風道長師徒俱已熄燈安寢，便信步踱出梅軒，外面天很黑，風也較入夜時分大了很多，將梅枝吹得籟籟作响。

「突然，依稀聽到梅林東北角發出一聲悶哼，因爲聲音極微，加以風搖梅枝的干擾，如非十分注意是很容易就忽略過去。弟子當時大吃一驚，便一伏身，施展『蜻蜓三抄水』身法，奔向東北角，到後，只見負責守望的堡丁倒在地上，已是奄奄一息，弟子問他話時，他僅用手向練武場方向指了一指，便氣絕身亡。

「當時弟子因恐驚動了天風道長師徒，未敢聲張，便悄悄循着死者所指方向追去，將近到練武場時，果然見到前面不遠之處，有一條鬼鬼祟祟的人影，心中一喜，便猛提一口眞氣，幾步緊趕，居然在練武場將那人趕上了。」

凌千里因說話太多，已感到精神有點不濟，但爲了詳細說明受傷經過以及所發現的怪人，還是咬牙支持着。

他又歇了一會兒，繼續道：「弟子趕到那人身後約七尺，方始出聲輕喝道：甚麼人，站着！

「那人聞聲止步，冷哼一聲，突然轉過身來，弟子幾乎被他嚇了一跳……」

尹英杰接口道：「是不是那個人長相很可怕？」

凌千里苦笑搖搖頭道：「長相可怕不可怕我是沒有看到，不敢亂說，不過他那身裝束和兩道目光……」

「寒心掌」胡大海也接口道：「是不是一身死人入殮時的裝束，頭上還罩着一隻黑布袋子，僅只是露出兩隻眼睛，眸子裡射出慘綠的光？」

凌千里愕然道：「原來胡師傅也看到了？」

胡大海道：「看是沒有看見，不過我聽你說及那人的一身裝束和兩道目光，加以我又知道有這個門派……」

尹英杰「哦」了一聲，道：「我知道了，一定是胡師傅告訴過我的那個甚麼『殭屍門』，一個頂邪門的神秘組織門派。」

「殭屍門？」所有在場的人，包括堡主尹一清在內，都在喃喃唸着那三個字，顯然這個門派對他極爲陌生。

胡大海臉上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股得意之色，偷望了尹堡主一眼，又向凌千里問道：「你可看清他使的是甚麼兵刃？」

「沒有看到，」凌千里回憶着道：「不過，我看到他背後斜背着一隻兵刃袋子，裡面裝的很似是兩截棍或雙鞭之類的兵刃。」

「這就對了。」尹英杰似分享到一份傳聞的光榮，笑着說道：「師兄，那不是兩截棍，也不是雙鞭，而是一根可以一折爲二的給死人招魂的招魂幡呀！」

尹一清今日特別破例，沒有喝阻尹英杰一再岔言，他閉目沉思了一會兒，突然雙目一張，暴射出兩道湛湛神光，凝視着凌千里問道：「後來呢？」

凌千里不禁渾身一震，定了定神，對所遭遇的事，似仍心有餘悸地說

道：「弟子和那人對面後，只見他眼眶中兩粒瞳仁越來越小，最後小得僅是半粒米之大，而眼中射出來的綠光却越來越盛，幾乎使人睜不開眼睛。更奇怪的是，那時弟子的神態好似有一刻間的恍惚，也就是那時候弟子被人在胸膛上印上一掌，因而失去了知覺。」

凌千里斷斷續續的叙述完了經過，已是滿頭大汗，鼻息粗重，臉色更是一片慘白，顯然是體力已支持不下來了。

尹一清凝神聽完了，嘿嘿笑道：「總算找到了一條可資追尋的綫索，不至盡在黑暗中瞎摸了。」

旋又吩咐尹英杰道：「杰兒，這裡沒有你的事了，你照顧七師兄去吧。記住，每兩個時辰給他服一顆一陽丹。」

尹英杰是最愛湊熱鬧的，這時叫他離開，心裡實在一萬個不願意，但是格於父命難違，只好怏怏的伴着凌千里離開內廳。

尹一清目睹一子一徒離開去之後，又向胡大海問道：「胡師傅，這殭屍門到底是個怎樣的門派，怎的我從來未聽見過，可否請你再說詳細點？」

胡大海尷尬的一笑道：「在下也是偶然聽一位道上的朋友提及，祇知道是個新崛起的神秘門派組織，在下所聽到的都已全部說了出來，至於詳細情形，就不知道了！」

尹一清喃喃的道：「這眞是怪事了，殭屍門和咱們尹家堡有甚麼過不去的，再說以天風道長的一身功力，居然也會身陷區區的大火，這未免太離奇了！」

「萬里飛鴻」佟震宇道：「堡主，以在下的看法，天風道長早已離開了梅軒，根本就未陷身火窟中！」

尹一清道：「就算他們師徒要離本堡，咱們以禮接待在先，他們在禮貌上也應該向本堡打個招呼呀！」

佟震宇冷笑道：「愚意以爲防人之心不可無，這可能是個極大的陰謀。」

「陰謀？」尹一清沉聲道：「你以爲是天風道長師徒故佈疑陣？」

佟震宇振聲道：「在下的看法確實如此，以天風道長的一身修爲，如有人去他住的地方放火，按理判情，決難逃得過他銳敏的聽覺，因爲這也是一個練武的人最起碼條件呀！」

黃道生道：「佟師傅的分析，不無道理，不過你却忽略了一點，假如天風道長眞能設計出這個陷阱，一定會想到這個漏洞，當然，也有很多事情是不能以常理忖度的。」

這時，尹一清的首徒顧無痕，似乎是突然獲得靈感，說道：「黃師叔，天風道長師徒會不會是遭到了暗算？」

黃道生表示讚許的點頭道：「如果佟師傅的假定不能成立的話，這便是最可能的判斷了，不過……」

黃道生那「不過」二字下面還有文章，可是一個痲面的年輕人匆匆跑進廳來，將他欲說之話打斷下來。

痲面年輕人姓鄒名鎭湘，乃是尹一清的第五個徒弟。他急忙匆匆的去到了尹一清身旁低聲道：「師父，弟子在堡外的草地上，拾到這支銀質的管子，特送來請您老人家過目！」

說着，將手中拿着一支銀管子，雙手呈給尹一清。

這根銀質管子比筷子略粗稍長，中空分成三圓格，一端有吹嘴，管子中間有三粒綠豆大的活動機關，製做得極爲精巧。

尹一清接過銀管子，略爲看了一下，便遞給黃道生，道：「道生，你看這是不是褚姥姥的三絕吹管？」

鄒鎭湘躬身請示道：「師父，可還有甚麼吩咐？」

尹一清揮揮手道：「你下去吧！梅軒那邊的事情也要多加照顧。」

黃道生將銀管子仔細端詳再三，很肯定的說道：「一點不錯，這的確是褚老婆子的三絕吹管，難道她也捲入了這場是非？」

擒龍手向陽道：「褚老婆子的三絕吹管，除了無影神火和無影毒芒二絕之外，另一絕便是無影迷魂砂，如果天風道長師徒果眞是遭了暗算而後葬身火海，則這婆子的嫌疑，便無法推卸了。」

尹一清兩道濃眉幾乎皺在一起，迷惑不解地道：「我記得和這位褚姥姥素無恩怨和來往，她選定本堡來暗算天風師徒，其目的何在呢？」

向陽嚅嚅的道：「可能是和天風道長有仇吧！」

尹一清對這個解釋未感到滿意的搖搖頭。

黃道生接口道：「向兄這個解釋，似還欠缺充份理由，即使向兄所說天風道長師徒是着了褚姥姥的無影迷魂砂的道兒，應該不是單純爲了報仇。這道理很簡單，因爲決心報仇，機會俯拾皆是，用不着來本堡節外生枝，無端另樹强敵。再說，這三絕吹管遺落在本堡，我以爲這是個絕大的漏洞。總而言之，這是個極大的陰謀，而且因素極爲複雜，不過一時間無法理出頭緒來。」

胡大海笑笑道：「總管，你是有名的神算，那殭屍門的人突然在堡中出現，是不是也有複雜的因素？」

黃道生冷笑道：「假如江湖上眞有殭屍門這個神秘組織的話，應該是毫無問題，不過，還得詳細調查。」

尹一清神情肅穆地道：「總管的話很有道理，火焚梅軒，內情絕不單純，一定隱藏着一個極大的陰謀，如果處理不當，很可能爲本堡招來極大的災禍……」

旋即轉向黃道生說道：「道生，剛才胡師傅說過了，你是有名的神算，這件無頭公案，我就全權委託你了！」

* * *

室雅何須大，尹一清的書房雖然不大，可是牙籤書軸，滿目琳瑯，佈置得極爲風緻高雅。

這時，尹一清和黃道生兩人，正在書房裡促膝密談。

兩人的聲音都抑得很低，房外的人即使將耳朵附在門窗上也難聽到片言隻字。

很顯然的，他們是在商談一件極機密的大事情，至於甚麼機密大事，那就非局外人所知了。

「砰！」有人在書房門上，輕輕的敲了一下。

尹一清雙眉一皺道：「甚麼人？」

門外人低聲答道：「弟子鎭湘。」

尹一清微感不悅的道：「進來吧！」

鄒鎭湘輕輕推開房門，一見黃道生也在房中，自知魯莽，不禁感到臉上一熱。

尹一清面含薄怒道：「有甚麼事？」

鄒鎭湘這才訕訕的跨進房門，給師父和黃師叔請過安後，垂手躬身道：「天風道長師徒的屍體已掘了出來了。」

黃道生目光一亮，問道：「是否還能辨認？」

鄒鎭湘道：「和其他掘出來的屍體一樣，已燒得皮開肉綻，面目全非，完全失去了人形。」

尹一清道：「那你怎能確定是天風道長師徒的屍體？」

鄒鎭湘道：「因爲掘屍的地方，正是天風道長師徒下榻之地，而且天風道長徒弟所佩的長劍也在那裡掘出來了。」

尹一清和黃道生尷尬的交換了一瞥目光，顯然他們倆人的促膝密談，與此有關，而且，可能是判斷發生了誤會。

尹一清特別加重語聲道：「你快下去照顧，對天風道長師徒的屍體，要特別好好的盛殮，不能絲毫大意！」

鄒鎭湘恭聲的應道：「是！」轉身就離去，並順手輕輕的把房門帶上。

黃道生愼重的道：「堡主，杰兒的安危，千萬忽略不得，最好讓無痕和他常在一起。」

尹一清道：「這個我會特別注意的。」

黃道生又在尹一清耳畔悄聲的說了幾句，才起身告辭了。

＊　＊　＊

黃道生愁眉緊鎖，面色陰沉地負着手在大廳中不停的踱來踱去。一會兒，「擒龍手」向陽和「萬里飛虹」佟震宇走了進來，同聲說道：「總管找在下？」

黃道生改容含笑答道：「兩位請坐。」

二人落座後，黃道生道：「我請兩位來，是有關火燒梅軒之事，現在天風道長師徒的屍體已掘了出來，這雖非是本堡蓄意放火，但亦難脫謀殺之嫌，想煩佟師傅持堡主親筆函遠走趟衡州府，至白雲山面陳天雨大師，如能邀其親莅尹家堡共商善後，更佳。佟師傅有困難嗎？」

佟震宇道：「在下理應效勞，請問總管何時動身？」

黃道生在袖中取出一封信扎和一包銀兩，交給佟震宇道：「此地往衡州府往返九百餘里，事不宜遲，我已着人備好馬匹，在堡外等候，就請佟師傅即刻啓程吧！」

佟震宇離去後，黃道生將座椅拉近向陽，低聲道：「向兄，咱們相交已有十幾年，你的爲人處事，我最瞭解，也最信賴，所以這件事我想偏勞老兄……」

向陽慨然的接口道：「總管，你請放心，祇要向某力所能及，即使赴湯蹈火，亦萬死不辭。」

黃道生道：「我想煩向兄去趟四水丐幫，老實說，胡師父說的甚麼『殭屍門』，我實在有點懷疑，所以我想丐幫發動他們的力量，代爲調查一下，到底是否眞有這樣的一個新崛起的神秘組織，因爲我知道向兄和丐幫幫主淵源很深，向兄既然慨然答應，不知何日可以啓程前往？」

向陽道：「這是何等緊急的事，豈能延誤，在下馬上略事收拾，立刻動身前往就是！」

黃道生也取出一包銀兩，交給向陽道：「這點銀兩，向兄留在身邊，以備不時之需！」

黃道生遣走佟震宇及向陽之後，輕輕噓了一口氣，正待離去，總教練「皓首神龍」柏天鵬却恰巧走了進來道：「道生老弟是否有閒？」

黃道生見柏天鵬面色凝重，知道必有事故，笑道：「老哥哥是否有事見教？」

柏天鵬點點頭，黃道生笑道：「好幾天未有和老哥哥把盞過了，趁這個機會陪老哥哥喝兩杯，如何？」

柏天鵬展眉笑道：「這兩天你爲了梅軒之事，實在是辛苦了，就算老哥哥陪你吧！」

在黃道生的宿舍裡，書桌放了幾盤風鷄、臘腸之類的下酒菜餚，和一埕陳年花雕，黃道生和柏天鵬對桌而坐，酒至三巡，柏天鵬突然長嘆了一口氣道：「道生老弟，老哥哥有一句話，如骨梗在喉，但不知該不該問？」

黃道生微微一笑道：「老哥哥，你怎的和小弟也見外起來了？」

柏天鵬放下手中酒杯，神色異常莊重的道：「你說咱們堡是否有意問鼎下屆七劍盟主寶座？」

黃道生略略點頭，但仍故意反問道：「老哥哥以爲呢？」

柏天鵬不悅地道：「道生老弟，你是覺得老哥哥面前不便作答？」

黃道生連忙陪笑道：「老哥哥言重了，小弟祇是想知道老哥哥突然問及

此事，是否懷疑與火焚梅軒之事有所關連？」

柏天鵬道：「這可很難說，道生老弟，你是否願意答覆老哥哥這個問題？」

黃道生噓了口氣道：「老哥哥，不瞞你說，這件事連小弟也僅限於猜測，如果說堡主絕對無意問鼎七劍盟主寶座，那是自欺欺人的話，古語道得好，『三代以下，無不好名者。』堡主並非超人，自也不能例外。」

柏天鵬嘆口氣道：「果眞堡主有問鼎七劍盟主的野心，則老哥哥的假設，就有幾分可能了。」

黃道生肅然道：「我敢肯定的說，老哥哥的假設完全接近事實！」

柏天鵬兩道白眉一軒，興奮的道：「你是說與火焚梅軒之事有關？」

黃道生點點頭道：「因爲堡主最近幾年在武林中的聲望，已凌駕六劍之上，老哥哥請想，還有甚麼比這更好的方法，能打擊堡主的聲譽。依小弟的想法，這可能還只是個開端，往後可能還有更惡毒的手段接踵而來呢。」

＊　＊　＊

尹家堡內一片縞素，也籠罩一片愁雲慘霧！

練武場中央，搭蓋着一座巨大的蘆棚，棚內一排擺着十二具楠木靈柩，三牲供奉，香烟繚繞。

蘆棚四週，哭聲震天、悲悲切切地、宛如飛峽猿啼，嫠婦夜哭，這些悲慟的人，都是本堡罹難者的家屬。

這日是火焚梅軒後的第四天，堡中還請到十幾名高僧做法事超渡亡魂，法器誦經之聲日夜不停。

堡中的人，不分男女老少，各有職司，幾日夜毫不休息的忙了下來，眞是人疲馬乏，臉上全是一片倦容。

這日凌晨，天尚未亮，黃道生暗將「皓首神龍」柏天鵬請了過來，託請暫代理堡中一切事務，他即略事化裝，隱去本來面目，趁着堡中人事忙，一個不注意的時候，悄悄的出了尹家堡。

他一路潛踪隱跡，疾行如飛，不到半個時辰，便已趕到了緊臨湘江的望城坡。這裡原是一片極爲荒凉的漁村，僅有十餘戶漁民，散散落落的，但數年來，這片荒凉的漁村突然繁榮起來，不但有一條小街，而且開門七件事，均極齊備，不須動輒都要往城中採購。

望城坡是黃道生常到的地方，他熟悉的走街尾一間破茅草房的木門前，輕輕敲了數下，裡面即傳出了一個中年人的粗魯語聲，應道：「誰呀？您大清早的……」

黃道生冷哼了一聲道：「尹家堡的，有急事要過河去，怎麼？不耐煩是不是？」

門「呀」的一聲門開了。是個貌相猥瑣、年約三十餘歲的精壯漢子，肩上托着兩支濕淋淋的木槳，毫不示弱地的一路嘮叨着道：「尹家堡又不是管府衙門，用不着拿來嚇人，我眞不明白，你們要過河辦事，爲甚麼不能等到天亮，偏偏都喜歡趕在大黑天，而且又不約好一道去，眞是要命！」

黃道生不禁心中一動，忙問道：「你是說本堡已經有人先我而過河去了？」

「難道我還會騙你嗎？」精壯漢子籍着屋內燈光，將黃道生打量一番，見祇是個堡丁裝束的糟老頭子，不屑的冷哼了一聲，道：「難道你沒長眼睛嗎？你看，我雙木槳的水漬，都還沒有乾哩！」

「是誰過河去了呀？」黃道生似爲這精壯漢子不怕事的勇氣所屈服，前倨後恭地低聲問。

「還不是你們尹家堡裡的那隻夜貓子。」

「夜貓子？夜貓子是誰？」

「胡師父呀！哈哈！」精壯漢子自己也覺得好笑起來，因爲胡師父這個綽號是他取的。「因爲他經常夜半三更的過河去，眞是把我氣壞了！」

精壯漢子話聲一頓，似乎才想起眼前這個糟老頭子的面孔很陌生，不禁「咦」了一聲，道：「你這老頭子的面孔很陌生，好似從來沒有見過你的？」

黃道生笑道：「老朽剛來尹家堡不久，而且平常很少外出，難怪你老兄不認識，一回生，二回熟，也許以後要常常麻煩你老兄了！」

兩人說話間，不覺已到了河邊。

碼頭上繫着一艘渡船，黃道生上船後，袖子一捲道：「老兄，水流很急，我來幫你打槳！」

精壯漢子將兩支槳往船頭一擱，道：「老頭兒，你會嗎？在水面上不像是在陸上，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一邊說着話，一邊去解開繫船的繩子，推船離岸。

黃道生已將木槳掛好在槳樁上，欸乃一聲，船已開始掉頭，大聲道：「老朽雖未在水面上討過生活，但操舟的技巧，倒也略知一二哩。」

渡船順着湍急的水勢，緩緩向對岸駛去。

黃道生一邊打槳一邊大聲搭訕着問說道：「老兄在這裡擺渡，辛辛苦苦的，一天能賺多少銀子？」

「銀子？」精壯漢子不由的失聲笑了起來，說道：「連錢屑兒也見不到了，假如能夠每天賺過千二百文的，混住生活就心滿意足了。」

「哦，當眞？」黃道生故以不相信的口吻道：「剛才胡師父過去，大概總會給你幾錢銀子吧！」

「胡師父？嘿！」那精壯漢子鄙屑的道：「他是出了名的吝嗇鬼，能像今天早上給了二十文制錢，已是難能可貴的出手，還不知要心疼多久哩。」

「胡師父大概是多少天去城裡一次？」

「差不多兩三天跑一次，多數時間

都是在夜晚，我實在被煩死了，可是有甚麼辦法呢？因爲他是尹家堡的武師啊！拳頭硬，誰敢開罪他啊！」

「老兄，你忘了老朽也是尹家堡的人呀！」黃道生逗着那精壯漢子道：「難道你不怕老朽告訴他，說你在背後說他的壞話嗎？」

「這……」精壯漢子果眞是有點急了，忙央求道：「老頭兒，眞對不起，小的剛才的話算是胡說八道，請你高抬貴手，千萬別告訴胡師父。」

黃道生哈哈的笑道：「老兄，老朽是逗着你玩的，咱們都是貧苦人家，聽別人使喚的，祇有同病相憐，我又怎會使壞……啊！對啦，胡師父常趁夜到城去，是不是找樂子？」

精壯漢子被黃道生嚇了一下，心有餘悸，可不敢隨便亂說了。不過，他不是塊能三緘其口的料子，儘管不敢，但是多嘴多舌慣了，實在也忍不住心裡要說的話，道：「老頭兒，如果你賭誓眞的不告狀，我就告訴你。」

黃道生一本正經的大聲道：「天地江神爲証，老朽決不將這擺渡老兄對我說的話，告訴胡師父……喂，老兄，這你可相信了吧。」

精壯漢子得到了黃道生的發誓保証，再也忍不住的又打開了話匣子，笑道：「你老頭兒說得一點不錯，聽說你們那位胡師父可風流得很，常常半夜三更過河，是去趕熱被窩，因爲他在堂子裡包了個名叫小翠花的妓女，而且兩人已在平地一聲雷租屋同住了哩。」

「是嗎？」黃道生笑着說：「你老兄是聽誰告訴你的，怎會這樣清楚？」

「你老頭兒敢情是不相信？」精壯漢子爲了恐怕別人不相信他的話，特別加重語氣說道：「老實告訴你吧，是胡師父在閒談時，自己炫耀出來的。」

黃道生默然了，暗想：他爲甚麼要將這些不光彩的狎邪行爲當衆宣揚？是自詡比別人强？抑是風流自賞？這些都似乎不可能，那除此以外，就是別有用心……

「嗯！對啦，這可能是故意施放的烟幕？」黃道生不自覺的喃喃自語：「藉以掩飾他別的行動？」

「喂，老頭兒，你喃喃自語甚麼？船都靠岸了！」精壯漢子大聲吼叫道。

黃道生「啊呀！」一聲，抬目一看，果然船已靠岸了，不禁尷尬的笑道：「胡師父眞是艷福不淺，連老朽這把年紀，都聽得想入非非了！」

說着，探手入袋中取出一塊五六錢重的銀子，放在船板上，又道：「老兄，說句你別見笑的話，那隻貓兒不愛腥，老朽一生別無所好，就只喜歡這個調調兒，半夜三更的趕過河去，用不着老朽巧辯，你老兄心裡明白，所以特別轉話你老兄，千萬代老朽保住這個秘密！」

精壯漢子見是一錠白花花的銀子丟在船頭上，早已把手中的槳一擱，從後梢跑了過來，拾起銀子在手裡掂了一掂，樂得心花怒放，嘻嘻笑道：「老頭兒，你請放心，我伍大牛的嘴風最緊了，我不想說的話，就是你用鐵鉗子去掏，也掏不出一個字兒來！」

黃道生點點頭道：「這樣老朽就放心了！」

隨即道了聲：「再見！」便飄然的上岸去了。

* * *

雄風鏢局設在長沙城內的西大街，白色大理石門廬，門楣上，橫掛一塊黑底金字的木匾，「雄風鏢局」四個斗大的金字，是模仿顏眞鄉法帖，雄渾有力，骨骼分明。

黃道生到達了雄風鏢局門前，天方破曉，兩扇紅漆大門業已洞開，幾個鏢局伙記正在忙着打掃。

他走過去含笑拱拱手，說道：「各位早！」

一個中年鏢伙停下了打掃工作，抬起頭來望着他道：「你老早，有事嗎？」

黃道生點點頭道：「老朽是尹家堡來的，受了貴凌總鏢頭的公子凌千里少俠所託，有極重要的事，須面向凌總鏢頭陳述，可否煩請老兄代爲通傳一下。」

中年鏢伙一雙眸子骨碌碌地，又將黃道生全身上下重新打量了一遍，才點首道：「好吧。你老既是凌少局主派來的，你就請在這裡稍候片刻，在下就去代你通報。」

不到片刻工夫，中年鏢伙出來向他招招手道：「咱們總鏢頭在大廳中等候，你老請自己進去吧。」

說完，轉身遙指了一下大廳的所在。

黃道生道謝了一聲，便緩步向大廳中走去。

雄風鏢局可說是黃道生常來之地，不過他此時掩去本來面目，當然扮驢似驢了，所以一路行來，故意東張西望，顯出一副完全陌生而好奇的樣子。

大廳中，除總鏢頭「鐵面仙猿」凌雲霄之外，另外還有「連環拐」龍有恒，「搖頭獅子」余子明兩位鏢師。

當黃道生故意畏畏縮縮的走進大廳，凌雲霄一眼便看出了他的化裝，方自一愕，黃道生已是深深一揖到他身前，低聲道：「小的尹文拜見總鏢頭。」

凌雲霄一閃身到一邊，笑叱道：「道生兄，你到底是鬧甚麼玄虛？」

黃道生雖經過化裝，掩去本來面目，但凌雲霄的目光是何等銳利，況且兩人相交甚久，一些習慣性的小動作，不自覺的也表露出來，自然是難逃凌雲霄這個大行家的法眼了。

黃道生來到大廳，見已無外人，用不着再演戲了，便哈哈一笑，抱拳連拱道：「凌兄，龍兄，余兄，你們早！」

凌雲霄和龍、余兩位鏢師這才抱拳還禮道：「黃兄早！」

於是，見過禮後，分賓主落座後，凌雲霄並未吩咐佣人看茶，因他見黃道生此番掩去本來面目而來，心知必有重要事故，不願暴露身份，所以也就從略了。

黃道生坐定以後，向凌雲霄歉然的道：「令郎身負重傷，敝堡主和在下因未盡全力保護之責，實感愧對凌兄。」

凌雲霄連忙搖手道：「黃兄，你這番話對兄弟就顯得太見外了，千里是爲了師門盡力，不說祇是負點傷，就算肝腦塗地，也是義無反顧，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黃道生改容相謝道：「是在下失言了！」略頓又道：「令郎傷後，敝堡主曾派人來告知凌兄，可是，凌兄怎不過江去探望令郎傷勢？」

凌雲霄爽朗的道：「千里是尹堡主的弟子，而尹堡主又是當代武林有華陀之稱的『杏林神劍』，些許傷勢，還用得着我來操心。假使連尹堡主也束手無策，那我去祇是徒增尷尬，於事毫無補益，思之再三，乃未有多此一舉，倒讓黃兄誤會了。」

黃道生聽得不由雙眉軒動，嘆口氣道：「凌兄眞是胸懷坦蕩的君子，這一席話不僅使黃某人欽敬慕名，而且也感到慚愧無地自容！」

凌雲霄謙遜的道：「黃兄的誇獎，凌某可眞愧不敢當。請問黃兄，今晨這等模樣進城，當非無因，不知在下等可能效得上勞否！」

黃道生神色異常凝重地道：「黃某此來，正是想商請凌兄和龍、余二兄義伸援手，以挽救敝堡之危。」

凌雲霄義容於色地概然道：「尹家堡和敝鏢局唇齒相依，安危同仗，祇要凌某力之能及，雖刀鋸鼎鍋，決不後人！」

龍、余二鏢師也同聲的說道：「黃兄如能信及兄弟，當追隨咱們總鏢頭略效棉薄之力！」

黃道生心情激動的抱拳連拱道：「三位兄台這份雲天高誼，實在令我黃某人太感動了，同時也代表敝堡尹堡主向三位先行致謝！」

凌雲霄和龍、余鏢師連稱道：「不敢當，不敢當！」接着凌雲霄轉面向龍鏢師道：「有恒，黃兄這幾天夠勞夠累的了，請你下去吩咐一聲，準備幾味可口下酒的佳餚，送到我的書房，咱們得好好陪黃兄喝幾杯，同時也好商量咱們效力的方法。」

黃道生連忙搖手攔阻的道：「咱們到凌兄書房商量商量，倒還可以，祇是，這早酒……」

凌雲霄笑着接口道：「早酒怎樣？據兄弟幾十年的研究喝酒心得，早酒醒神，晚酒提神，午酒更是精神，不知黃兄以爲然否？」

黃道生雖是滿腹心事，也不禁爲這番妙論逗得他哈哈大笑，道：「凌兄之酒論，與那『早酒傷肝，晚酒傷脾』，有異曲同工之妙，黃某算是茅塞頓開。」

龍、余二位鏢師也被逗得哈哈大笑起來。

這頓酒喝了將近兩個時辰，才賓主盡歡而散，黃道生告辭時，顯得精神奕奕，臉上陰霾也一掃而空了。

* * *

羅洋山位於長沙以北約七里許，峯巒峭拔，流水縈帶，景色極爲清幽宜人。

山中有一座雷神廟，因爲香火久絕，而且又無人管理，以致年久失修，殿宇已經破爛不堪，幾不能遮蔽風雨。

在這座破廟裡，却住着一位怪老人，兩道板刀眉，一雙虎目，蓬鬆灰白的亂髮和繞頰虬髯糾結在一起，一年四季都是穿着一襲沾滿油污的夏布長衫。

這怪老人雖是棲身這樣一所破廟之中，但長沙府的所有酒樓伙計，倒是沒有不認識他的。因爲他有兩項特徵，使那些酒樓伙計難以忘懷，第一特徵是好喝酒，但每喝必醉，醉後的餘興，不是嚎啕痛哭，便是大笑不止。第二個特徵是他喝酒必先付錢，而且小費賞賜極豐，有時甚至還超過應付的酒資。所以那些酒樓伙計看在白花花的銀子份上，不但不討厭他的酒品，反而覺得有點喜歡。

可是那些曾經侍候過這位怪老人的酒樓伙計，誰也不知道怪老人姓甚名誰，但他們對怪老人的稱呼却有兩種，當面稱呼一聲「醉老人」，背後却叫他爲「醉鬼」。

照說這座荒廢已久，裡面蛛網塵封，蝙蝠糞滿地，而且有一股極其濃厚霉臭氣的破廟，除了怪老人這種怪人之外，是很難得有人問津的。可是，此際午牌剛過，却有個面容清瘦，身材頎長的短裝老人，毫不猶疑地走進這所破廟。

敢情這位面容清瘦的短裝老人，正是掩去本來面目的尹家堡總管——「神算雙環」黃道生。

黃道生拂去攔門的一張蛛網，一脚跨進門去，頓感一股霉臭氣味直衝鼻孔中，幾乎將剛下肚不久的酒菜都吐了出來，不禁皺了皺眉頭，但終於咬牙忍住了。

進門後，便是一條碎石舖的小徑，直通雷神殿，小徑上已是雜草叢生，但小徑兩邊的野草，更是深可及腰。

黃道生邊行邊打量，而且不斷的低聲呼叫着：「公孫前輩！」但毫無反應，不由暗忖：「難道他還沒有回來？」

碎石路的盡頭，便是雷神殿了。

雷神的全身倒還完整，祇是那座神龕已支離破碎，殿中到處塵封，地

上更是積塵盈寸，但神龕前的那張紅漆長條供桌，獨是纖塵不染，拭得光可鑑人。

黃道生在雷神殿外抱拳肅立，大聲說道：「晚輩久仰前輩為當今武林中的神機鬼谷，鐵面天曹，特虔誠謁見，懇請一決疑難！」

一連說了三四遍，毫無反應，黃道生抱着滿懷希望而來，此時不禁有點悻悻然的感覺，深深的噓了口氣，正待轉身離去，突覺在後側有一絲疾風襲至，黃道生何等人物，右臂一抬，急伸拇指食指一捏，連身體都沒有轉動過，便將疾射而至的暗器捏個正着。

暗器入手，黃道生不禁一怔，敢情他接住的並不是甚麼暗器，而祇是一顆柔軟的紙團。

他幾十年江湖生涯，經驗是何等豐富，對這顆突然而飛來的紙團，自然知道是應該如何處理了。

於是，雙眉一挑，一言不發，便轉身走出了雷神殿了。

這時，已是申牌的光景，遙遠那輪紅彤彤的夕陽，已端端正正的擱在嶽麓山的山頂上頭。

黃道生出了雷神廟，卻不循原來上山的路徑，專揀那懸崖絕壁，斷澗深坑處飛馳，但是他竄高躍低，如履平地，而在這段時間裡，他已暗暗將接得紙團展開，只是上面潦潦草草寫着：「速擺脫跟踪之人，胭脂巷孔雀斑可得胡大海踪跡，宜善應付，餘，明丑詳叙，知名。」

他看完紙條，心中極為震驚，自己行踪被人暗暗綴上了，自己居然毫無所覺，則此人不僅輕功了得，其機智亦非等閒，實在是個不容易對付的勁敵！

該如何擺脫這個暗中跟踪自己的人，他想了很多辦法，似乎全不滿意，最後噓了口氣，自言自語道：「船到橋頭自然直，應付這等高手，也只有到時見機行事了。」

說完，將那紙條合在掌中一拍一搓一揚，登時化作一片紙粉，隨風散去。

黃道生再度來到了雄風鏢局，凌雲霄見他雙眉緊皺，不知道又遇到了甚麼棘手的事，正待探問究竟，黃道生已先開口說道：「凌兄，在下已遇到了勁敵，甚感棘手，可否將龍、余二位鏢師請來，商議應付之策。」

凌雲霄笑着打趣道：「黃兄綽號『神算』，竟然有計窮之時呀？」

黃道生雙眉一揚，笑道：「你說在下計窮，可有點不服氣，因為這是鬥智，設謀之人好比一朵紅花，但須要很多綠葉扶持，這才能相益得彰，所以……」

凌雲霄笑着接口道：「所以你這朵紅花，就須要我們這些綠葉陪襯，對嗎？哈哈……」

一陣哈哈笑聲過後，隨即招來一個鏢夥，吩咐立刻將龍、余兩位鏢師請來，他卻陪同黃道生緩步走往書房。

不久，龍、余二位鏢師已相繼到來，黃道生便將往訪怪老人經過詳細說了一遍，然後才將擬定的「李代桃僵」計策說了出來，徵詢意見。

凌雲霄想了一想說道：「這個辦法很好，而且我這裡正好有個適合黃兄用的替身，不過，由龍鏢頭化裝黃兄，恐怕不太適合，因為你們兩位身材……」

黃道生接口答道：「沒有關係，因為等到天黑才開始行動，這樣正好使對方感覺到撲朔迷離，讓他自己攪亂了陣脚！」

話聲略頓，又道：「凌兄說有適合在下用的替身，請問那個是甚麼身份？」

「是京裡一名大官派來本地收租的老管事，委托本局護送幾萬兩銀子進京，嘿，別看那位老管事年居花甲，生性倒風流得很，稍有閒暇，便往胭脂巷那些地方跑，這難道不是你計策中最適合用的替身！」

一切計議已定，便由余子明負責去將那老管事說服後，請到書房來，供黃道生對照化裝易容，龍有恒則化裝成黃道生此刻的模樣。

華燈初上，一切就緒。

一個華服老人，大搖大擺離開了雄風鏢局。

同時，雄風鏢局的後門，一條人影颯的一聲地離開了，直竄出了後墻。因為天色太暗，看不真切，但那身裝束，很似是黃道生，不過腰部略粗而已。

在雄風鏢局屋頂的一處暗角，却有兩道炯炯生光的目光，緊盯着那個竄出後墻頗似黃道生之人，嘿嘿的冷笑。

華服老人離開鏢局之傻，一路直奔胭脂巷，這裡是長沙有名的青樓區，挨門逐戶，都是鶯啼燕語，弦管之聲，不絕於耳。

華服老人走進胭脂巷後，東張西望，一副色迷迷的神態，最後，來到孔雀斑門前，他似是躊躇了一下，終於邁着大步的走了進去。

那些接待的一見到這華服老人，登時眉開眼笑的跑了過來，腰彎得幾乎使頭可以碰到膝頭，阿諛奉承的道：「華老爺，您好，寶黛姑娘正在想念你呢！」

華服老人——華老爺哈哈一笑道：「是嗎？她還念着我這個糟老頭子？」

接待的一本正經的道：「華老爺，小的看你頂多也不過四十出頭，這正是精力最充沛的時候，怎能說是老呢？再說，寶黛姑娘的的確確想念着你，你可不能辜負她這番情意。」

華老爺又是一陣爽朗的哈哈，笑道：「這倒難為她有這份情意，我眞的幾乎辜負了她。」

說着，賞了接待他的接待員一錠銀子，便直赴後院。

華老爺在這孔雀斑中顯然是相當熟悉，一路上所遇到的姑娘和接待人員，都和他點頭招呼：「華老爺你好！」

穿過煩雜的大廳和一條甬通，便是一排湘簾低垂的房間，每間房的門框上，都掛上一塊姑娘花名牌。

華老爺跨進一間掛着「寶黛」花名牌的房間，一個年約十四、五歲的女婢，立即起來招呼迎座，笑道：「華老爺，您兩天沒有來啦，我們小姐好想念你呀，方才還在提着您老啊！」

華老爺哈哈一笑，在那女婢面上輕輕的捏了一下道：「妳這張小嘴比妳家小姐還甜，妳家小姐呢？」

那女婢含笑道：「在房養神，小婢去叫她來。」

華老爺笑着搖搖頭道：「不用了，我自己進去，妳去招呼送幾樣可口的下酒菜進來就行了！」

說完，探手入懷中取出二錠兩兩重的銀子，賞給了那個女婢。

女婢謝過賞賜之後，又冲向華老爺作了一個鬼臉，才一溜烟的去招呼準備可口菜餚。

華老爺似感無奈的輕輕噓了一口氣，這才放輕了脚步，走進房去。目光所及，一個年約二十三、四歲嬌艷女郎，身穿着一襲薄如蟬翼的輕紗睡袍，大約抹胸，隱約可見面裡卧在湘妃榻上，鼻息微微，似是睡得很香甜。

他悄悄的走到榻前，面對着那副曲線畢露的胴體，似乎是感到手足無措，默立片刻，才雙眉微揚，好像是毅然做了一個決定。

他切切的俯下身去，鬍子嘴剛剛接觸到那個側卧女郎又白又嫩的面頰上，估不到那個側卧女郎突然一翻身，改成四平八穩仰卧之勢，兩條玉臂似是兩根八爪魚的爪，緊緊的摟住了華老爺的頸子。

幸喜華老爺馬步站得隱，否則的話，不整個連人壓上去，那才怪啦。

這湘妃榻躺着的，正是花名牌「寶黛」姑娘。

她兩條玉臂緊緊的繞住了華老爺的頸子，雙目微閤，小嘴兒微張，這正是個迷人的迎吻的姿勢。

可是，她等了很久，却遲遲沒有接觸到那張使她噁心的鬍子嘴巴，不禁覺得有點奇怪。

她慢慢的睜開秀目，見到華老爺滿面通紅，神色很是尷尬，根本沒有吻她的打算，不由心下暗想，這老色迷今天是怎麼回事，好像是變了個人似的。

幹迎新送舊的這一行，她們都有幾套籠絡客人的法寶，寶黛也不例外，她雖然心內很是討厭這個老色迷，但這個老色迷却有花不盡用不完的銀子。

姐兒固然愛俏，但幹上了窰姐兒這一行，白花花的銀子比俏更為重要。

她記得老色迷每次來的時候，都先要吻個夠，吻得她喘不過氣來，尤其是像豬一般鬍子，把她又白又嫩的臉兒刺得火辣辣的生疼。

還有那雙可惡的手，一上一下，到處摸個不停。

但為了更多的銀子，她祇有逆來順受，儘管是心內滴血，面上還得堆上熔化不開的笑容。

這時，她臉色一黯，裝出一副盈盈欲淚，楚楚可憐的樣子，嘟着小嘴媚聲的道：「爺，你今天怎麼咧？奴家可沒有得罪你啊！」

華老爺勉强的笑了一笑，頭一低，在寶黛姑娘的臉上吻了一下，然後神色一正的道：「寶黛，我今天的情緒很壞，妳先起來陪我喝幾杯，解解悶！」

「好吧。」她終於鬆開了雙玉臂，一挺身坐了起來，道：「我叫春蘭去替爺你招呼酒來。」

「我已吩咐她去招呼了！」

不一會，女婢春蘭已端着紅漆托盆進來，裡面放着五式小菜，一壺酒，和兩副盃筷。

他們就在房中拉開桌子，春蘭給他們斟滿了兩杯酒後，便悄悄的退到外間去了。

（未完・一）

上文提要：唐郎惶恐地帶着白冰冰回家，幸柳青青深明大義，與白冰冰以姐妹相稱，不分妻妾；愉快的生活，令唐郎荒廢武功，後經白冰冰提醒，方才勤加鍛練，並在屋內加設暗器，以防有人來犯；一天，唐郎往辦年貨，梁府武士尋至，暗器發生作用，兩女暫保平安，不久唐郎回來，雖把羣漢擊退，但知此地已不宜居，夫婦三人只好離開家園，漫無目的地往前走……



新派湖海恩怨錄／西門丁·文　可飛·圖

最後的刺殺

見勢順水推舟　行動隨機應變

唐郎甫欲解開褲子，忽然發現旁邊有個山洞，一時覺得奇怪，遂點燃火摺子觀察。但見旁邊一塊石頭上刻着三個字：陰風洞！

這名稱十分古怪，唐郎霍地將劍抽了出來，仗着一身本領，慢慢走進洞內，入洞兩丈，便覺得裡面吹來陣陣的陰風，砭人肌膚，越往內走，風越大也越冷寒，而且嗚嗚的風聲，有如無數悽慘的鬼魅在啼哭，令人毛骨悚然。

唐郎輕吸一口氣，抬步再走，不斷舉目觀望，但覺山洞除了較陰寒之外，却十分乾淨，估計洞底可能有小洞通風，北風從小孔吹了進來，是以發出那種怪異的聲音。他心頭一動，決定暫時住在此處。

當下重新出洞，把妻子和馬匹拉了進去，道：「咱們不如暫時在此住幾天再說吧！」

白冰冰道：「此處陰寒，十八姐有孕在身，不宜久居……不過住幾天恐亦無大礙。」

柳青青道：「只怕追兵會尋上來。」

「村人愚昧，料他們不敢進洞，無人知咱們的行動，梁乙匡欲查無從！」唐郎道：「還是暫時居此……而且冰妹也說得有理！」

柳青青粉臉變色，撫着肚皮問道：「你還想進京師殺梁乙匡？」唐郎沉重地點點頭。柳青青急道：「萬一你有什麼閃失，敎咱們怎辦？」

唐郎只好安慰她：「若無把握，為夫自不會輕舉妄動！嗯，今日趕了一天路，早點歇息吧！明早我下山去買點炊具食物！」

* * *

三人一馬在山洞裡一住便七八天，日子過得平靜，亦因太過平靜，十分無聊，白冰冰道：「大哥，你明天買點新鮮的東西回來，別天天吃乾糧了，十八姐這時候該多吃些好的！」唐郎慨然答應。

次日一早，他騎馬跑了五六里路，找到一個小集，買了一大堆東西，回程時，忽見遠處塵頭揚起，暗吃一驚，忙將馬拉到樹後，戴上面具，又用泥巴塗在馬身上。

過了一陣，只見一隊騎客由旁邊那條小路馳去，其中一個赫然是耶律雄！由此可見此乃梁府的武師，他們空羣而出，不言而知，為了追殺自己夫婦！

唐郎見他們去遠，放下心頭大石，匆匆騎馬回山洞，柳青青見他回來，滿面喜容，把東西接了過去，道：「小妹見你去了這許久，還在擔心呢！」

唐郎道：「為夫見到梁府武士幾乎空羣而出，向東而去，不過他們不曾發現我！」白冰冰和柳青青吃了一驚，忙問仔細，唐郎乃一五一十將經過告訴她倆。

柳青青喜道：「如此說來，咱們倒是安全了！嗯，其實咱們可以往東走，找個好點的地方隱居，此處陰風陣陣，實不宜久居！」

她說話時，白冰冰却望着唐郎，四目交投，盡在不言中。柳青青嗔道：「大哥，你到底有否聽到我說話！」

只聽白冰冰道：「這實在是個良機，小妹願陪你去！」

唐郎道：「不可，你留下來保護青妹，為夫獨自一人行動！」

柳青青訝然問道：「十七姐，大哥，你倆在打什麼啞謎？有事應該剖腹而談！」

白冰冰不答她，皺着眉頭低聲道：「你獨自一人行動，太過危險了，而且也乏人照應……小妹陪你進城，青妹留此等候……再說，她身上已有了你的種！」

柳青青秀眉一皺，問道：「大哥，你眞的還要去殺梁乙匡？要去嘛，咱們三夫婦一齊去！」

唐郎堅決地道：「人多反而容易暴露身份！為夫一個人潛進京師，伺機而行，若有機會便下手，若無機會便作罷，你倆不必擔心！」

柳青青知難以說服他，又道：「大哥，你還認得上次去地窖的那條路？若被人察覺，便往那裡一躲。」

白冰冰却道：「小妹只擔心大哥荒廢了武功，更擔心他成了家之後，失去往日之銳氣！」

唐郎抬頭大笑：「這個你倆大可以放心！不殺梁乙匡，日後咱們如何過日子？況且梁乙匡本就是個該死的人！」

* * *

唐郎為安全計，還是由秘密地道進城。地道內的一切，與他離開時一模一樣，証明未被人搜索過，唐郎稍稍放心，他先易了容，然後悄悄離開。

黃昏時分，京師內跟昔日並無多大分別，街道上人來人往，好不熱鬧。唐郎是扮成遊學秀才去投店的。不料登記好後，便有兩個官兵走過來，喝道：「搜查！」

幸好唐郎早已防着這點，身上除了兩本破書之外，只有三十來兩銀子，是以坦然地讓他倆搜索，官兵隨口問道：「幹什麼營生的？」

唐郎道：「家在河南開雜貨店的，小的喜歡讀書，不好經商，這次是出來遊歷的！」官兵見他對答如流，態度坦然，便讓他回房。

唐郎進房之後，便着小二送澡水，洗了個澡，又上街買了兩套衣褲，然後再到酒家吃飯。酒家飯館本是打探消息的好地方，可是他一點也聽不到，看來他臥底梁府的事，表面上已經平息下來，這當然是樁好事！

飯後，唐郎故意到梁府外面繞了一個圈，但見梁府四周都有人把守，任何閑雜人都不得走近兩丈，戒備森嚴。唐郎心頭登時一冷，看來要混進梁府，甚為困難！

唐郎返回客棧，躺在床上，搜遍枯腸，都未能想出一個辦法來。次日，他睡至辰時才醒來，又出外坐在大街上那間麵舖中。他吃得很慢，一對眼睛却望向外面，此路是梁乙匡每日上下朝班必經之地！

忽然遠處傳來一陣吆喝之聲，唐郎立即抬頭望出去。

只見大街上來了一簇人馬，擁着一乘轎子，唐郎認得其中兩位是梁府豢養的武士，由此可知轎內坐的必是梁乙匡。可惜今日武士衆多，而他又沒有特別裝置，要殺梁乙匡，雖不能說沒有機會，但如欲全身而退，機會絕對不大！

唐郎眼睜睜地望着他們返回梁府，心情十分沉重，梁乙匡警惕性這麼高，前途實在堪憂！應該繼續等候機會，還是趕緊回家，過着不知明天的生活？

唐郎在京城內逛了一整天，感覺城內的戒備鬆弛了，看來官府是料不到唐郎敢在此刻返回京師，只是梁乙匡怕死而已。如此一想，他膽氣又壯，決定留在京師，等候機會。

* * *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這天唐郎又走出客棧，見街上擺滿了花燈，這才猛地醒起，元宵節已將至，他必須在元宵節三更時殺死梁乙匡！

唐郎猛吸一口氣，振作精神，悄悄返回地道，取回軟劍及神弩。把軟劍扣在外袍內，神弩藏在袖管內，返回客棧。由於他在此住了多天，沒有異常表現，那兩名金兵不虞有詐，也沒有搜查，唐郎無驚無險，平安進房，悄悄把武器藏起，跟着在床上練功，以求有充沛的精神及體力。

這天已是元宵佳節，路上行人如鯽，街上熱鬧異常，平日愁眉苦臉，惶恐不可終日的漢族百姓，今日亦露出難得之笑容，可是唐郎却十分緊張，不斷在房內踱方步，恨不得黑夜早點降臨。

等候的心情最難受，幸好光陰不受心情影响，黑夜終於降臨。唐郎空手出外，先飽餐了一頓才返回客棧取兵器，他是立定主意，今夜無論如何也得冒險進入梁府行刺！

他已不在乎能否全身而退，只求能殺死梁乙匡，希望柳青青和白冰冰從此能過上安穩的日子，他只後悔忘記將自己收藏財物的地點告訴她倆！不過相信她倆都有可觀之積蓄，足夠她們母子生活。

唐郎裝作遊人，漫步走向梁府，可是梁府那邊却人烟疏落，遊人們的去向，正好與他相反，是以甚是突兀。唐郎正在擔心，忽聞前頭「啊」地一聲响，他連忙躲在一位遊人身旁望過去，却見梁府內走出十多個人來，接着後面又有七八個人，一顆心登時

緊張起來。

莫非梁乙匡要去賞花燈？果如斯，倒省却混進梁府，而且在燈市中更好下手！

唐郎轉身隨人羣而行，不時後望，果見梁乙匡一臉歡容，帶着家丁及武士隨自己之後走來，看來他正是要去賞花燈。

唐郎一顆心又急劇地跳動起來，加快步伐而行，至熱鬧地方，混在人羣中偷窺。，未幾即見梁府的人擁着一乘軟轎，前呼後擁而至。

那轎子向左拐去，唐郎信步跟着，由於轎後跟着許多看熱鬧的人，是以不怕暴露。轎子轉過兩條街道，來至一個廣場，但見那裡人山人海，遠處燈市如畫。轎子停下，自內走出兩個人來，却原來是梁乙匡的妻妾！

唐郎隔遠望及，心頭頓時一沉，萬料不到來看花燈的，不是梁乙匡，而是他的妻妾！他幾乎想立即衝出去，總算他沉得住氣，慢慢往人堆中走去。眼看距離梁乙匡妻妾只有一箭之遙便停下來，心中暗道：「說不定，梁乙匡稍後會至！」

可是梁乙匡未至，他妻妾在武士家丁的呼擁下，往前走向木台，唐郎亦暗中往前鑽。那木台上面坐了好些老學究，台前掛了好些花燈，燈上都寫了些謎語，讓看熱鬧的人射，射中者有獎。射文虎這民俗流傳已久，好的燈謎，不但謎底緊扣謎面，而且也不好猜，是以站在台前的，大都是些文人雅士，或搔首捋鬚，或雙眉深鎖的，不一而足，梁乙匡妻妾的駕臨，並未引起人們注意，倒是梁府家丁的吆喝聲，把苦思中的人驚醒。

台上一位老者立即長身道：「未悉夫人駕到，有失遠迎！風聞夫人文思敏捷，更勝鬚眉，尚請上台！」

台上的人是出燈謎的，無一不是飽學多才之士，那老者要請她上台，乃抬舉她倆。梁乙匡妻子戚氏，也讀過好幾年書，連忙謙虛一番，抵死不上台。「賤妾來此，純屬觀摩，並望能由諸位夫子身上學點東西，怎敢上台獻醜！」

她態度堅決，說話又得體，那老者也就不再堅持。忽然有人道：「區區猜到啦，第七號應是可見其肺腑焉！」

那老者含笑道：「請這位兄台將謎面報上，好讓後面的人也知道！」

「謎面是水晶肚皮，射論語一句。」

話音剛落，四周已傳來一片驚嘆聲，可知此人必然射中。唐郎偷眼瞧去，只見那人三十來歲，蓄着三綹短鬚，斯文中略帶幾分英氣，賣相甚佳。

那老者回頭喝道：「采禮來！」一位小童捧着一個盒子走出來，老者接過盒子，彎腰遞向那人：「小小禮物，尚請……啊，原來是上官大人，怪難怪難！失察失察！」

那漢子有點得意地道：「今日官民同樂，子文兄幸勿呼大人！哈哈，告訴你，小弟適才已發現許多同僚，易服參與盛會！」

那叫子文的老者忙道：「是老哥哥一時失口！來來，尚清兄學富五車，文思敏捷，朝內誰人不知！請速上台，尚清兄不上台，老哥哥只好也下去了！」

唐郎聽見那叫尚清的漢子之言，心頭猛地一跳，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梁乙匡向來好出風頭，今日這種盛會，他豈會窩在家內，自甘寂寞？當下慢慢移動脚步，一對眼睛不停地在人羣中掃射，可惜未見要找之人！

他四處瞻望，遠處尚有兩座木台，乃決定到別處找尋。第二座木台人更多，但結果仍是失望。唐郎不能心息，向第三台走去。那裡的人最少，可惜仍未見目標。他轉身回望，但見黑壓壓的一片，盡是腦袋，小販的叫賣聲、唱曲演戲的亂成一片。

唐郎信步往戲台那方走去，這邊的人更多，且都是婦孺之輩，料想梁乙匡即使來，亦不會窩在人叢中，不由有點失望。台前站着八名金兵，荷槍佩刀，如臨大敵，台上演的不知是什麼戲，却是才子佳人。

唐郎正想走去別處，忽聞台上老生開腔唱道：「夫人，你怎知道，那小畜牲愛的竟是青樓妓女！敗壞門楣，汚我清譽，老夫豈容得了他！丫頭，快傳公子！我要好好教訓那小畜牲……」

聲音有點熟悉，唐郎忍不住回身抬頭望去，只見那老生掛着長鬚，穿着官服，身材與梁乙匡相似，再仔細看了幾眼，越看越像梁乙匡。他心中不無疑問：「梁乙匡會來演戲？」

耳畔又聞那老生喝道：「小畜牲，還不給爲父跪下！」一位小生立即跪下。「畜牲，你知罪否？」

「不孝兒不知何事惹爹爹生氣！」

「哼！汝與芳芳的事，你道爹不知道！好個畜牲，枉讀詩書，居然不顧禮義門庭……」

唐郎越聽越認定自己沒有認錯人，當下慢慢向旁擠去，繞了半圈至後台外，但見那裡也有幾位金兵把守，還有兩位武士，看來是梁乙匡的貼身保衛，尚好不見耶律雄及駱常奔！照他所知梁府衆武士之中，數他倆武功最高，也最可怕。

唐郎匿在一具石擔後面，不敢輕舉妄動，看看月亮已漸近中天，心頭更是焦急。成敗全在此一擊，他實在不能不謹慎！何況此舉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正想不顧一切衝出去，忽見一位金兵向這裡慢慢走過來，唐郎立即換了個方位，那金兵至石擔後，轉頭望了一下，解開腰帶，扯下褲子蹲下去。

唐郎毫不猶疑地撲了過去，他疾如快馬，輕若貍猫，又凶猛如豹子，兩個起落至那金兵背後，左臂一勾，勒住其脖子，右手食中兩指用力在其暈穴上一戳，那金兵的軀體登時放軟。

唐郎立即將其外衣剝下，披在身上，再將帽子拉下，往戲台走去。恰見一位金兵由後台走下來，嘀咕道：「他奶奶的，上面的茶是涼的！這種日子，被派來此處，不是活受罪！」大概他發現了唐郎，咦了一聲：「小趙，你他奶奶的，拉肚子還上去喝涼茶！眞是活見鬼！」

唐郎輕唔一聲，快步爬上木梯，揭開布帘進內，但見後台點着好幾根巨燭，有些戲子們正在更衣，還有幾位站在一旁，唐郎目光一掠，見其中兩個赫然是耶律雄及駱常奔，又驚又喜！驚的是偏遇上這兩個燙手的山芋，喜的却是自己沒有認錯人！

他目光在後台十三個人臉上一掠而過，可惜沒有梁乙匡！難道他還未下場？唐郎不由暗怪自己孟浪！

此刻，他不由自主地呆了一呆，只聽一個男人的聲音道：「別往前闖，茶在左首面！」

就在此刻，只見一位扮丫頭的戲子匆匆忙忙的跑進後台，道：「喂，還差一位官兵，快出場！」

唐郎邊倒茶邊留意那些戲子，只見一位上了年紀的道：「四位官兵不是已足夠了麼？」

那丫頭道：「有一個跌下台去，弄傷了腿。票友始終是票友！」

話音剛落，前頭的鑼聲已敲得震天價响，丫頭頓足道：「山賊快出場了，來不及了，劉伯，您親自下場吧！」

那老漢道：「此刻老夫換衣也來不及……」

「丫頭」一把拉住唐郎，道：「這位兄弟先客串一下，過場時劉伯你再替他出場！」唐郎正中下懷，哦哦兩聲，便跟着「丫頭」向前台走去。

「丫頭」邊走邊道：「小心，看別的官兵怎樣走，怎樣做，你依樣劃葫蘆……」

「你放心，我常看戲，也會一點。」言畢兩人已至前台，只見梁乙匡「夫婦」、「兒女」和家丁在趕路，前面有兩個兵士，後面跟着一個，「丫頭」拉着他走前，與那「士兵」並排而走。與此同時，對面衝出一羣「山賊」，爲首那人一臉虬髯，手提大刀，吆喝一聲，喝住梁乙匡一家。「放下買路錢，饒你一家性命！」

此際唐郎距梁乙匡只不過幾尺，軟劍若然出手，一伸臂，便可將他腦袋割下來，但殺了人之後，在這偌大的廣場中，能跑得出去麼？

他心念電閃，也不知是何原因，雙方已打了起來，那賊首向梁乙匡撲過來，來勢洶洶。梁乙匡大叫一聲，向旁閃去，唐郎旁邊那「士兵」立即跑上前招架。

唐郎福至心靈，拉着梁乙匡道：「大人，快到旁邊避避！」他手上略加勁，將他扯至幕後，一指戳在其暈穴上，邊伸手抽刀。

忽然後台傳來一道叫聲：「不好，小趙被人殺死，外衣不見了！」

話音未落，已聞駱常奔怪叫一聲：「不好，快到前台！」唐郎當機立斷，一刀將梁乙匡之首級劈掉！那顆腦袋骨碌碌的往後台滾去！唐郎顧不得取首級，振衣躍起，躍上台頂，在竹竿上一點再點，人已向左射落！

台前的觀衆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只見一位官兵自台頂飛下來，迅速往人羣中奔去，俄頃，又見幾條人影奔了出來，有人呼道：「捉住前面那位假官兵！」

唐郎一進入人叢，便邊跑邊將官兵上衣脫下，再跑至一座木台後面，已將外褲脫下。待他恢復書生打扮，後面已傳來人聲，他迅速往外飛奔，鑽進人叢中，力保鎭定，往外移動。

背後的叫聲越來越响，唐郎回頭一望，但見後面跟着一羣官兵，還有梁府武士及一些穿常服的高手。唐郎暗暗心驚，若讓對方纏上，饒你有三頭六臂，也得喪命！

唐郎知道身份已暴露，展開輕功急馳。背後有人高聲呼道：「前面那穿青袍的是殺人兇手！」

「快截住青袍客，他殺了吏部侍郎梁大人！」

說時遲，那時快，左首倏地竄出一條大漢來，一言不發，舉刀便向唐郎砍去，而右前方亦同時有道人影急馳而至！

好個唐郎眼角一瞄，左臂微抬，一枝短矢急射而出，那大漢因高抬鋼刀，前胸空空蕩蕩，短矢毫不困難，連根沒入體內！

唐郎去勢不遏，右手軟劍同時向前撩，右首來的是個蓄長鬚的老者，雙目炯炯有神，唐郎心頭一懍，突然改變主意，右臂微微一曲，右袖管內的短矢應弩而出。

長鬚老者見他軟劍撩來，他單憑肉掌不敢抵擋，身子一偏，正欲揮掌反擊對方腰側，突見一道黑影急射而至，心頭震驚，忙不迭揮掌欲將其撥落！他掌上功夫造詣深厚，自忖有能力將任何暗器掃開，却料不到唐郎的袖弩乃經特殊裝置，力量特強，不受掌風影响，但聞一道慘叫，短矢透掌而入，痛得那老者喪失了戰鬥力，總算他經驗豐富，臨危不亂，撲落地上盡力滾開。

唐郎脚尖一點，吸氣向前掠出，只此稍一躭擱，背後的追兵又將距離拉近了兩丈，他頭也不回，拚命飛馳。此刻他心中只有一個信念：逃！

幸好路上再無人攔截得住他，多數是只有稍微動作，唐郎已改變方向奔跑。但不管他如何改變方向，仍向地道的方向逃跑。

眨眼間已進入街道中，後面叫聲漸不可聞，但這邊的官兵似聞到聲息，突然敲起鑼來。唐郎的怪異行徑，爲站在高處的官兵發現，高聲呼道：「站住！」

唐郎那裡肯聽？去勢更快！看看即將至目的地，倏地巷口轉出兩位官兵，揮刀向他砍去！唐郎反應極快，手腕連抖，劍光驟起，分刺那兩位官兵。左首那位官兵武功稍差，右臂中劍，鋼刀「嗆郎」落地，右首那位十分知機，立即退後，呼道：「點子在此！」

唐郎又驚又急，標前幾步，甩手拋出一柄飛刀，「噗！」飛刀正中其後背，官兵應聲踣倒。唐郎恐他未死，上前補了一劍。猛一回頭，但見另一位手臂受傷的官兵已自另一方奔出巷口，正在猶疑是否該回身殺了他，猛聽巷口傳來一道慘叫聲，唐郎吃了一驚，無暇多思，立即竄前。

他一口氣穿過幾條胡同，四周已聞叫喊聲，到處都有抓刺客的叫聲，唐郎臨危不亂，游目看了一下，躍進一棟小院。

那院子靜悄悄的，無一絲異狀，唐郎忙跑進地道，並將地道口緊緊扣死，之後他坐在地上喘息起來。

驚魂稍定，便興奮起來，蓋他終於在元宵三更之前殺了梁乙匡，雖然拿不到首級，未必能領到賞金，但他已心滿意足。目前金錢對他來說，絕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家庭！

一想至此，唐郎顧不得勞累，一口氣跑出地道。城外此刻靜悄悄的，唐郎四顧無人，便急不及待地奔向山居。

那是第二天晚上，唐郎一至陰風洞外，抑不住興奮的心情，高聲呼道：「青妹！冰妹！爲夫回來了！」

但聞洞內傳來一道腳步聲，緊接着是一道纖細的人影，唐郎迎上前，緊緊將她抱住。「青妹，爲夫成功地殺死了梁乙匡了！而且是在元宵節三更前！咱們以後可以過着安枕無憂的生活了！」

柳青青伏在他懷內，喜極而泣，忽然問道：「十七姐呢？她怎地不與你一齊回來？」

與此同時，唐郎也問道：「怎地不見了冰妹？她病了？」

兩人同時開口，同時怔住了。柳青青道：「你前腳走，她後腳便跟着你走了，還把你那匹馬帶走！」

唐郎大吃一驚，責怪她道：「誰叫她去的！你怎不留住她？如今她一個人在京師內，也不知怎樣……」

柳青青眼圈兒一紅，委屈地道：「小妹有留她，但她却突然封住了我的痳穴，說她一定要進城協助你！她也認爲你沒有多大的機會，是以一定要小妹留下來，保住腹中的骨肉，爲咱們唐家留個後！」

唐郎一顆心似被火燒，想起那位受傷的官兵，出了胡同便發出怪叫，九成是遭白冰冰伏擊，而自己却將地道進口自內封死，白冰冰如何逃脫？他突然脫口呼道：「我要去找她！」

柳青青一把將他扯住。「大哥，你去那裡找她？小妹也要去！」

唐郎沉下氣道：「冰妹說得不錯，你身上已懷了我唐家的骨肉，萬不能去冒險！我在千軍萬馬中猶能殺回來，何況還多了一位冰妹！」

「不可逞強！此時京城內必已有所提防，此去比上次更加危險……」

唐郎截口道：「再危險我也得去，否則枉爲男人！」

柳青青知他心意已決，沒法改變，乃改口道：「你這樣進京城，無異送羊入虎口，先換件衣服再替你易容！」

唐郎一想有道理，便乖乖的換了一套衣服，讓柳青青替他易容。

柳青青的易容技術在唐郎之上，爲他扮成一名發福之中年商人，又取出四枝短矢來，道：「這是我替你留着的，你帶上路吧！」

唐郎甚是感激，忍不住輕擁着其腰，在她額上香了一口。「放心，我一定能回來，你自己也得小心一點。」

柳青青強笑道：「大哥放心，小妹能自保，你回來若看不到我，便留意左首山壁，小妹會留記號在上！嗯，速去速回，免得小妹掛念。」

唐郎信心十足地道：「爲夫一定會帶冰妹回來，然後咱們一齊到江南隱居！」柳青青一直送至洞口，直至看不到唐郎的影子，方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山洞。

＊　＊　＊

唐郎恨不得插翼飛進京師，趁天黑無人，展開輕功急馳，至次日黃昏便至地道口，此時城郊的農夫正荷鋤歸家，他不敢推開進口的大石，只在附近徘徊，忽聞一道馬嘶聲，忙奔跑過去。

但見兩個農夫正在拉扯着他那匹馬！唐郎見馬如見人，想起馬在人不在，心頭更慌，大喝一聲：「誰敢偷走我的馬？」

一位農夫惱羞成怒地道：「這馬是你的？你有何証據？我說牠是咱兄弟的！除非牠肯跟你走！」唐郎一言不發，走上前，伸手拂拂馬鬃，那馬兒在他身邊廝磨，似乎嗅到主人的氣息，不由歡嘶一聲。唐郎轉身出林，馬兒急跟在他背後，不斷踢着後腿，示意主人上鞍，唐郎輕輕一躍而起，穩穩當當地坐在馬鞍上，馬兒遂出林而去。

那兩位農夫目送人馬離開，甚是懊喪，却又無可奈何。唐郎騎了一陣，見天色向黑，乃跳下馬來，低聲道：「馬兒啊馬兒，你女主人還未回來，我得去救她，你在附近等候，不可惹事！」言畢伸手在鬃上輕拂幾下。說也奇怪，馬兒輕嘶一聲，獨自跑了，似乎聽懂主人的話般。

唐郎見天色已黑，便快步走至地道出口附近，見四周無人乃推開石頭，打開鐵蓋，跳了進去，把石頭移回原處，封了鐵蓋，往內急跑。

他一口氣跑至城內那個出口才停下來喘息，亮起火摺子一照，鐵蓋門得死死的，唐郎腸子都揉在一起，萬一白冰冰因鐵蓋閂死，不能由此逃跑而引起不測，他唐郎將是罪人！

他雙手發抖地拉開鐵閂，推起鐵蓋，由炕底鑽了出去，外面靜悄悄的，再看屋子內的情況，便知此處遭人搜索過，只是出入口十分隱蔽，未被發現。

唐郎吸了一口氣，悄悄跳出小院，胡同裡鬼影也沒一個，偌大的一座京城，何處覓芳踪？他又焦又急，又不知從何下手，只好隨便向左走去。

走出胡同，進入一條大街，却見有一隊官兵巡邏而至，唐郎忙匿在暗處，待官兵去後，方竄到對面去。

胡同一條連接着一條，似走不盡般，但寂靜却是一樣，說明今夜沒有情況，唐郎更驚，蓋如此看來只有兩種可能：一是白冰冰早已授首；二是他們已知道白冰冰早已溜出京師！唐郎當然希望白冰冰已安全離開。

他在京師裡走了半夜，遠處傳來四更的梆子聲，唐郎正想先返回地道，忽見遠處有幾條人影在飛動，他心頭一跳，乃展開輕功奔去。

下面又有人影在晃動，唐郎先伏在屋脊後，但聞一個男人的聲音道：「小心，那女的十分厲害，不能爲了貪功而把命丟失！」

另一個哈哈笑道：「老大你放心，小弟可不是傻子，等其他人來後再作計議就是！說不定裡面還有強敵！」

「京師連番出事故，都無法交差，今番花了不少心血，方找到刺客的助手，萬萬不能有失！」

第一個笑道：「老大，咱們已派人去通知梁府了，聽說那娘兒已受了傷，看來也沒有多大作爲。」

唐郎肯定他倆所說的人，必就是白冰冰，他再也顧不得其他，長身一躍，越過胡同，落在對面那棟屋子上，展開輕功急馳！下面那兩個人但覺似有黑影閃過，其中一個脫口問道：「老大，你是否發覺有夜行人？」

另一個答道：「你不是白見鬼吧，那裡有甚麼人影？」

唐郎在他倆說話之間，已投射進一座院子裡，他一落地，便發現花樹後面有人影，却不理會，往內堂直闖。「颯颯颯」的一陣箭雨射來，他早有準備，軟劍翻飛，將長箭全部撥落，口中低聲吟道：「相煎何太急！」

黑暗之中有人用猶疑的口吻答道：「本是同根生……相逢何必曾相識！」

唐郎答道：「同是天涯淪落人，我名排十一，你是老幾？」

「不在座位中，過來！」

不在座位中那是表示他未有編號，這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尚未有資格單獨行事；二是地位崇高，不同一般殺手。唐郎在此時此刻也不能再有懷疑，既然對方能報出暗號，便把他當作「自己人」，當下慢慢走過去。

黑影一閃，一扇房門忽然「呀」地一聲滑開，道：「十一郎請進！」唐郎藝高人膽大，大踏步走進房內。

房門尚未關上，即聞一個熟悉的聲音：「大哥！小妹想得你好苦！」唐郎叫了一聲冰妹，走至床前，兩人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大哥，小妹實在高興，你能及時殺了梁乙匡，只要咱們能逃出京師，以後便有好日子過了！」

唐郎哽咽地道：「是我糊塗的把地道進口扣死……否則你也不會……」突然鬆開了雙臂，關懷地問道：「冰妹你傷得如何？」原來他嗅到一股藥味。

白冰冰強笑道：「小傷矣，不礙事！」

那男子問道：「十一郎，外面情況如何？」

唐郎瞿然一醒，急道：「此處經已暴露，官兵及梁府的武士眨眼即至！未知此處可有秘道通往外面？兄台又如何稱呼？」

那男子道：「你喚我阿勝吧，其他的不必多問！此處地方雖大，只有咱們三個人可用，且絕無秘道！」

唐郎猛吸一口氣。「如此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趁對方高手未至，速速離開方是正理！」

白冰冰掙扎下床道：「說走就走！」

阿勝道：「你倆先由後面溜掉，由我殿後，到成和胡同地道裡會合。」

唐郎也不打話，首先拉着白冰冰出去，白冰冰一出門即在前帶路，她在此住過幾天，對裡面的地形十分熟悉，眨眼即至後牆。

唐郎連忙走在前面，低聲道：「外面可能有伏兵，待爲夫開路！」言未畢，他已首先躍了出去，雙脚未曾站穩，即見黑暗中有人撲了出來，他一甩手，先發出兩枝飛鏢！飛鏢將左首那位的去勢攔住，但右首那位仍直撲過來，唐郎手腕一翻，軟劍分心便向他刺去。

那漢子反應亦快，短斧舞得風雨不透，左首那位持刀客撥開飛鏢，繼續奔過來，唐郎右臂微彎，左臂一沉，向右首那人拋出一枝飛鏢，將其迫退一步！

持刀客去勢更快，冷不防唐郎持劍的右臂袖管內飛出一枝短矢，「颯」地一聲，疾如流星曳空，迅即貫進其胸膛，持短斧的大驚之餘，忍不住呼道：「點子要溜，快來後門！」

與此同時，白冰冰亦已翻牆出來，唐郎右臂暴長，軟劍過處，在持斧客的右臂上拖了一道血槽，拉着白冰冰奔進一條胡同！

就在此刻，銅鑼噹噹地響了起來

，到處都是呼喊聲：「點子竄進太和胡同，向石頭胡同方向奔去！」

「點子在高家大宅後面，不能放過任何一個！」話音剛落，便聞一道慘叫聲响起，接着又有人呼道：「不好，高家大宅起火了，快走！」

後面那些事故當是阿勝的傑作，他在製造混亂，也爲唐郎和白冰冰製造機會。唐郎見白冰冰脚步沉重，驚急地問道：「冰妹，你傷在何處？」

白冰冰苦笑道：「又是脅下，另外兩腿也受了輕傷！」

「早叫你別來，你硬是不聽話，萬一有甚麼閃失……」

話未說畢，白冰冰截口道：「你別胡思亂想，你在我身邊，我便甚麼都不怕了！」一頓又道：「就算死，也沒甚麼，能死在你懷內已無憾，若能跟你同日同時死，則更是我的福份，咱們來生再續前緣！」

唐郎有點感動，不忍再責怪她，伸出猿臂，輕擁着她的腰肢，助她一臂之力。「不許你胡說！」

白冰冰把頭靠在唐郎的肩上，她眞的不把生死放在心上，在丈夫耳邊呵氣如蘭地道：「大哥，我有很多話要對你說……小妹知道，其實你還不大了解我……」

唐郎心中只有一個念頭：趕快逃進地道是以忙道：「冰妹，有話待會兒再說！咱們誰都不能死！死了之後，教青妹以後如何過日子？」

白冰冰輕哼一聲，揚起頭來，發力奔跑，尚未跑出太和胡同，已見前頭屋頂躍下幾個人來，唐郎不發一言，軟劍急攻，出手便是狠着，而且打法凶狠，絕不要命！此時此景他不拚命，便得喪命！

所謂一夫拚命，萬夫莫敵，三招過處，已有一個漢子被殺，唐郎殺得性起，飛起一脚，將另一個踢倒，拉着白冰冰自缺口衝出去。

可是官兵也在此刻趕到，白冰冰不讓弓箭手張弓搭箭，雙手連揚，發出幾把飛刀，放倒了幾個，兩人在胡同中亂竄，屋頂上不斷有人呼出他倆的方位。

饒得唐郎經歷過無數風浪，也覺得今次逃出去的機會不大，忙道：「冰妹，你先走，我殿後！」

白冰冰那裡肯在此刻捨棄他？堅決地道：「不，我倆生死都在一塊兒！並肩子上！」

兩人衝出大街，黑暗中但見人影幢幢，有無數的官兵取火把持刀而至！唐郎和白冰冰大驚失色，忙不迭竄進對面胡同，向地道的小院子奔去。

官兵們只能在胡同裡追，如此一來，距離反而拉遠了，唐郎微微鬆了一口氣，道：「冰妹，稍後你先進內打開地道，我守在外面，別再跟我爭！」白冰冰倒不再堅持，唐郎再加上一句：「我不願下生再續前緣，這一生咱們還沒活夠！」

白冰冰感動地道：「大哥，只聽你這句話，小妹今生已無憾！」

說着，已將至設有地道的那座廢宅前面，與此同時，一道嘯聲蓋天舖地而來，唐郎將白冰冰一推，道：「快進內先將地道蓋子打開！」白冰冰也知道危急，立即躍進室內。唐郎閃在一邊，貼在牆後。

他尚未站好，但見嘯聲已遏止，屋頂上躍下一個人來，定睛一望，正是梁府的總管駱常奔！

駱常奔似乎沒有發現唐郎，一落地便又吸氣拔身，欲越牆而入，唐郎大吃一驚，來不及摸暗器，左袖一直，「颯颯」兩聲，兩支袖矢脫袖而出，直奔駱常奔！

好個駱常奔雖然身在半空，但反應頗快，揮刀洒下一道嚴密的刀網，「噹噹」兩聲，短矢被磕飛，但人亦被迫落地！

唐郎像猛虎下山般衝了過去，不待對方站穩脚跟，軟劍一口氣攻了七八招，迫得駱常奔手忙脚亂。

十八招過後，駱常奔方能開腔：「果然是你，天下間軟劍使得這般好的，只有兩個人，你便是其中一個。」

唐郎脫口問道：「另一個是誰？」

駱常奔冷冷地道：「你命在須臾，已無必要知道！」

唐郎大怒，「好狂妄，我縱然要死於此處，你也難以活過明天！梁乙匡待你有甚麼好，你替他賣命值得麼？何況他人已死了！」

「他待我恩重如山，大丈夫得人點滴恩惠，自當湧泉相報，死或活着根本沒有分別！」

唐郎劍法一變，更加狠辣，喝道：「那你趁早死吧！」

駱常奔的刀法亦十分凌厲，而且老辣，他站穩陣脚之後，唐郎要憑眞才實學勝他，談何容易！

兩人以快鬥快，眨眼間已互換了五六十招，仍未分出勝負，但官兵已圍了過來，此際唐郎雖料白冰冰已將地道進口打開，奈何他已無法脫身，即使能躍進院子裡，也不能擺脫駱常奔之糾纏，唯有希望白冰冰先走！

就在此刻，官兵們忽然哎唷地叫了起來，唐郎頭不抬，喝道：「快跑，別管我！」

駱常奔冷笑道：「今夜誰都逃不掉，你道京城是紙紮的？」

唐郎怒火攻心，忍不住破口大罵。「賊子！你助紂爲虐，忘宗數典，猶敢洋洋得意，眞是無耻之極！」

駱常奔怒道：「放屁！別人都可以罵我，唯獨殺手罵不得！你殺人是爲了正義？爲了民族？嘿嘿，只不過爲了賺取金錢罷了！雙手沾滿血腥的人，居然還敢出口侮辱別人，無耻之徒莫過於如此！」

官兵哎唷之聲不絕，唐郎沉住氣，轉頭瞥了幾眼，只見兩個蒙面人正

在砍殺官兵，但官兵人多，他倆反而被困。

官兵之中也頗有幾個能人，是故那兩個蒙面人一時之間未能突圍過去助唐郎。忽然墻頭上翻下一道纖細人影，長劍直指駱常奔的肩胛。

好個駱常奔肩頭一卸，雙脚錯開，白冰冰之長劍、唐郎的劍全部落空，駱常奔恐他們溜掉，一退即進，鋼刀一圈將對方纏住！唐郎緊急地喝道：「快跑，你不跑我也跑不掉！」

白冰冰咬牙道：「先殺了這斷再說！」

「不可孟浪，時機一瞬即逝，遲則來不及！」

白冰冰充耳不聞，就在此刻，又一道嘯聲傳來，一道高大的人影踏瓦而至，但見背脊後冒起一個人，揮刀將他攔住，唐郎抬頭望了一眼，自身形上認出一個是阿勝，一個是耶律雄！他心頭倏地泛上一道暖流：「如來佛到底還有點人情味，這時候還派了不少人來搭救我！」

他鬥志重振，劍勢更爲凌厲，加上白冰冰自旁配合，把駱常奔緊緊地困住！可是駱常奔之武功實在出乎意料地高，他遇强越强，在兩大高手夾攻下，雖落在下風，但門戶嚴謹，唐郎夫婦欲殺他，非得再過百數十招不可！

時不予我，官兵越來越多，唐郎左手悄悄摸出一把暗器來，心頭一動，突然想到一個問題：「咱夫婦若躲進地道，這二人又如何？白白犧牲，難道他們不要命，事先全沒有考慮過生死的問題？」

抬頭一望，阿勝和那兩位蒙面人果然是在拚命，尤其是阿勝，他武功不如耶律雄，却冒死堵住他，目的十分明顯是爭取時間，讓唐郎夫婦殺死駱常奔！

唐郎這刹那倏地覺得死並不是一件甚麼可怕的事，他不願別人爲他而死，是以高聲道：「三位朋友的盛情，愚夫婦心領了！愚夫婦是眞兇，生死不放在上，三位朋友素昧平生，實不該淌渾水，快走吧，否則愚夫婦雖死亦心中難安！」

只聽阿勝道：「家父母死在梁乙匡那漢奸手中的，我恨不得生啖其肉，只是自知力淺藝低，未有把握殺他，方一直隱忍不發，今由兄台代勞，普天下也不知有多少人感激不盡，並願意爲兄台獻出生命！」

一位蒙面人接口道：「咱們原是宋軍將領，全軍覆滅，全因梁乙匡向金狗出的主意……」

另一位蒙面人截口道：「當年賤兄弟便該隨將士歸，只因爲了報仇，是以忍辱偷生至今日，只要梁乙匡被咱漢人殺死，賤兄弟的生死已不在乎，義士快跑，咱三人冒死也要讓你們離開！」

駱常奔哈哈大笑：「但憑你們三個？簡直是笑話！你們今夜全得喪命如此！喂，這些院子有蹊蹺，你們先進去搜索！」一隊軍兵立即撞門而入。

唐郎夫婦連發暗器，射殺了幾個，但仍有幾個官兵進入院子。蒙面人又叫道：「快跑！」

阿勝厲聲道：「駱常奔，咱們縱然死在你手中，你亦不可高興，因爲城內要殺你這種助紂爲虐的賊子的人也不知凡幾！」

耶律雄手上忽然一慢，阿勝稍鬆一口氣，戟指罵道：「你這人猶還執迷不悟，主子已死，你還替誰賣命！」

耶律雄臉色微微一變，倏地跳後兩步，道：「駱兄，某家情況與你不同，恕某不能爲你效勞了，後會有期！」言畢轉身跑了。

駱常奔恨恨地道：「難道沒有你，駱某便殺不了人不成！」話雖如此，唐郎和白冰冰均非省油燈，他能自保已是萬幸，奢談殺人，除非另有高手支援！

阿勝見到耶律雄離開，忙躍下屋頂，準備支援唐郎夫婦，不料屋頂上突然射下一陣箭雨，阿勝冷不提防，身中七八枝長箭，登時倒卧血泊中。原來官兵早已調來弓箭手，只是剛才他與耶律雄鬥得激烈，官兵恐誤傷耶律雄，是以一直隱忍不發，此際耶律雄已離開，再無顧忌。

阿勝之死，引起唐郎夫婦之警惕，唐郎急喝道：「冰妹，你再不走，爲夫可要與你斷絕關係了！」

白冰冰聞言呆了一呆，隨即將長劍用力一刺，迫得駱常奔回刀護胸，她忙抽身後退，再轉身奮力一躍，不料她受傷之後，又經惡鬥，傷口早已迸裂，雙腿乏力，那裡躍得上去，未能跨墻，再度落地！

說時遲，那時快，駱常奔突然捨了唐郎，向她撲去！唐郎正欲提氣，可是一陣箭雨射來，他不敢輕舉妄動，忙不迭揮劍將箭格開，只此一躭擱，駱常奔已躍到白冰冰身後，揮刀便砍！白冰冰只好回身再戰，駱常奔老奸巨滑，窺得出她下盤不穩，倏地伸出右腿一勾！

白冰冰早已是强弩之末，顧得了上面，那裡還顧得了下面，應聲被駱常奔勾倒在地上。電光石火之際，駱常奔揮刀直劈而下。

這一刀又勁又急，幸好白冰冰及時擰腰滾開，她快駱常奔反應也快，鋼刀亦及時換式，橫掃而出，但聞一聲嬌呼，白冰冰衣衫已爲血水染紅。

恰在此時，唐郎已撥落長箭，仗劍飛出，軟劍有如離弦之矢般射出，喝道：「休傷吾妻！」

白冰冰艱辛地自地上爬起來，那兩個蒙面人亦冒險突圍，向這邊衝過來，唐郎則緊緊纏住駱常奔，呼道：「快進院子內避一避！」

駱常奔也叫道：「快先佔領院子，別讓他們溜了！」話音剛落，箭如雨下

，全射向那兩個蒙面人及白冰冰！

蒙面人剛架起白冰冰，長箭已射到，兩人轉身揮刀遮擋，但他慢了一步，一枝長箭貫進白冰冰後背，兩個蒙面人也都受了箭傷。

唐鄖一眼瞥見，睚眥欲裂，喝道：「老子跟你拚了！」瘋狂地進攻。

爲首那蒙面人道：「二弟，咱們無論如何也得將她送進院子裡……」

右首那位未等他說畢，已截口道：「大哥，你抱她進去，小弟在後面抵擋！」左首那位也不打話，一把抱起白冰冰，向大門那方退去，右首那位揮刀遮擋長箭。

唐鄖此刻似瘋子一般，全不顧生命，起初駱常奔也吃了一驚，後來又暗暗高興：「小子，你全不顧章法，不是討死？」當下只顧防守，然後伺機反擊。

激鬥中，唐鄖軟劍斜刺而至，這一劍出手太快，身形未能配合，右脅露出空門，駱常奔乃老狐狸，他等的就是這個機會，豈容錯失？身子一偏，讓過軟劍，鋼刀急扎對方右脅。

論功力及火候，他更在唐鄖之上，這一刀他使來妙至顛毫，唐鄖除非能有妙着化解，否則後果堪慮！

唐鄖那一劍刺空，連忙回臂沉劍欲遮擋，但已慢了一步，駱常奔正在竊喜，耳際忽聞「嗤」地一聲輕響，唐鄖右袖內飛出一枝急勁的短矢來！這下變生肘腋，距離又近，駱常奔不由大驚失色。

電光石火之間，駱常奔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老夫不能死！心念未了，他人已擰腰向地上撲落，刀鋒只在唐鄖胸前劃了一道淺淺的口子！可是他仍慢了半步，「噗」地一聲響，短矢已射進其右上胸靠肩膊處！

唐鄖欲上前補一劍，送他歸西，眼光一瞥，官兵已佈滿屋頂，張弓搭箭，倏地改變主意，向後倒飛，再一個風車大轉身，閃進小院，此刻長箭方射至，但唐鄖已安全！

小院內躺着好些屍體，全是金兵的，却不見白冰冰芳踪，正欲呼喊，已聞一個熟悉的聲音道：「快進來，遲則來不及！」唐鄖無暇思索，立即循聲奔過去。

但見臥室炕前站着一個人，面上蒙上黑布，但自身材及聲音聽來，正是在康和胡同外面假扮白髮乞丐的漢子！「快鑽進去！」

「吾妻已鑽去否？」話音未落，已給白髮乞丐按下，唐鄖只好鑽了進去，白髮乞丐緊跟在其後，地道進口的蓋子打開着，唐鄖急躍而下，呼道：「冰妹，冰妹！」

話音剛落，上面已傳來「砰」地一聲響，料進口鐵蓋已被白髮乞丐關上，唐鄖跌跌撞撞地往前跑，未見有人，回頭又問白髮乞丐：「吾妻被你抓去何處？」

「胡說！誰要抓她？在前面！」

兩人快步走了一陣，終於趕上那對蒙面人及白冰冰，火光乍亮，右方那蒙面人一手持火摺子，一手將臉上黑布扯下，道：「賤兄弟姓趙，原是宋軍，全軍英魂莫不想殺梁乙匡，只可惜賤兄弟能力有限……如今義士殺了梁狗賊，實乃賤兄弟之大恩人，請受我兄弟一拜！」

左方那位也扯下蒙面巾，年近五十，相貌威武，兩人面貌相似，看來是兄弟無疑。唐鄖忙上前將他倆扶住，道：「今日若非兩位仗義，在下焉還有命！」

「此乃應該，咱們既爲宋將，理該殺金狗金賊，賤兄弟已多活了十來年，生死早不放在心上，但望能多殺幾個金狗，只可惜咱們保護不周，尊夫人……傷勢頗重，請義士快去看看她……」

言未畢，唐鄖已撲前扶起白冰冰，但見她渾身浴血，後背仍插着那根長箭，臉白如紙，氣息低弱，喃喃地道：「大哥，咱們終於脫險了……小妹很高興……」

唐鄖哽咽地喚道：「冰妹……冰妹，你……你覺得如何？」

白冰冰淡淡地一笑，「小妹覺得很好，很好……稍覺遺憾的是……小妹今生恐怕再不能服侍你了……幸好還有十八姐……希望你倆白首偕老……」

唐鄖再也忍不住，熱淚長流。

白髮乞丐道：「你殺了梁乙匡，京城無人不知，雖然未能帶來首級，但酬勞咱們願意付給你，三日之後，請你到……」

唐鄖未待他說罷，已急道：「酬勞在下不要了，你們是爲了咱們漢人，在下再取酬勞，便不是人了！」

白髮乞丐噓了一口氣，道：「老實說，咱們的經費的確不足……你的大義，咱們敬佩之至……也慶幸沒有看錯人……只是你頭兒那邊恐怕不答應。」

唐鄖不由沉吟道：「以後我亦不會見到他，這個……」

白髮乞丐自懷內掏出一張白紙來，道：「請你在上面簽個字！」說着，將筆蘸了些血，遞給唐鄖，唐鄖看了一眼，匆匆簽了名，又將一張十萬兩的銀票遞給白髮乞丐。「這是甚麼？」

「咱頭兒若不答應，這個給他作賠償，你們身上可有傷藥？在下實不能讓拙荊……」

白髮乞丐看了白冰冰一眼，輕輕搖頭，也不知是表示身上沒帶傷藥，還是認爲白冰冰已無救。唐鄖煩躁地嚷道：「你們都走吧！不要再來煩我！」

趙氏兄弟傷感地道：「義士年紀輕輕，前途無可限量，千萬要保重，願老天爺保佑尊夫人長命百歲！」鞠躬而退。

白髮乞丐也道：「咱們不再打擾了，不過義士絕不能在此躭擱太久，金

廷絕不會放過你！後會有期！」言畢拉着趙氏昆仲先走了。

唐鄖忙再抱起白冰冰，白冰冰倚在唐鄖懷內，語氣平靜地道：「大哥，你不必爲我傷心，小妹死得無憾！你可得保重，還有十八姐及咱們唐家未來的主人都等着你……只可惜他看不到我這個二娘……」

唐鄖不由放聲大哭，似欲把這幾年的抑鬱全哭出來般，白冰冰溫順地伸出玉掌，拭去唐鄖臉上的淚水。「大哥，你是男子漢，怎地哭得像個小姑娘？我要笑你了……嗯，孩子命名了沒有？」

唐鄖搖搖頭，道：「二娘爲他命名吧！」

白冰冰想了一陣，喃喃地道：「咱們夫婦三人……孩子就叫唐柳白好不好？」

唐鄖邊點頭邊道：「柳青才好，柳白不好……叫唐白柳吧！」

「十八姐會不高興麼？」

唐鄖搖搖頭。「絕對不會。」他覺得白冰冰身子漸漸發冷，雙臂用力將她越抱越緊。

白冰冰忽然問道：「大哥，小妹問你一件事，你當初娶我時很勉强，但後來呢？」這句話似一桶冷水般，淋在唐鄖頭上，他倏地冷靜了下來，心中想着很多事。白冰冰瞪大了一對妙目，殷切地問道：「大哥，您怎不答我？」

唐鄖沉聲道：「冰妹，一開始我的確……咳咳，不願意娶你，但後來我心中實在很愛你……你絕不能死！」

白冰冰嘴角露出甜蜜的笑意。「大哥，有你這句話小妹死亦瞑目，你不必爲我傷心，咱們來生還可以再續未了緣，小妹在奈何橋上等你！」

唐鄖又哭，白冰冰輕輕撫着他的臉。「我死後，身上的東西都留給孩子，把我的骨灰葬在江南！還有，你解下我頸上的玉珮，他日一定用得着，記得放在身邊！」

唐鄖訝然問道：「這玉珮很值錢麼？有何用途？」

白冰冰沉吟道：「萬一『如來佛』來找你，你將玉珮交給他，說出咱們的關係，一定無事。」

唐鄖更加詫異，急再問道：「玉珮與『如來佛』有何關係？」

「也許你將來會知道……大哥，小妹先走了，記着，我會在奈何橋上等你……」言畢，輕輕閉上雙眼。

唐鄖道：「冰妹，咱們先回家再說吧！」他抱着她站了起來，由於動作改變，白冰冰的四肢及頭無力地低垂下來，他這才大吃一驚，用力晃動白冰冰的嬌軀。「冰妹冰妹，你醒醒！」

白冰冰早已香銷玉隕，那裡還能答他？唐鄖如同被人擊了一拳般，失去了知覺，跌跌撞撞地退靠在洞壁上，腦海內一片空白，他實在不相信，白冰冰適才還在自己耳邊喁喁細語，一剎那間便撒手而去！這似是一場夢，一場噩夢，當他清醒過來時，才發覺自己心中最愛的原來是白冰冰。

地道內不分晝夜，不知時光流逝。也不知過了多久，唐鄖忽覺鼻端一癢，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噴嚏。他一張開嘴巴，便嗆咳起來。直至此刻，他才發覺地道內充滿了硝烟，吃了一驚，忙摸出火摺子來，手忙脚亂地點燃。

火光一起但見四周均是白烟，他神魂附體，估計金兵必然因找不到出口，是以放火燒屋，烟火由通氣孔逼了進來。

一股怒火自他心內燒起來，嘶聲喊道：「我不能死，我要爲冰妹報仇！」他一手抱起白冰冰的屍體，但覺屍體冰冷僵硬，入手沉重，他向前跌跌撞撞地跑着，邊跑邊嗆咳，但覺喉頭十分辛苦，把梁府總管駱常奔及金兵恨得牙癢癢的。

他一口氣跑至城郊出口，此處硝烟較稀，他方能稍喘一口氣，可是硝烟越來越濃，唐鄖不顧一切，倏地拉下出口的鐵蓋，再運勁推開上面的大石。

他探頭望了幾眼，後面一片漆黑，但空氣清新得醉人，他貪婪地吸了幾口氣，然後將白冰冰的屍體拋出去，接着自己也跳了上去，最後再推好大石。

黑夜星月全無，唐鄖費了好大的勁，方辨別了方向，抱着白冰冰的屍體向前跑去。

跑到一座小樹林前，久當殺手的他倏地心生驚惕，連忙繞林而行。可是他剛走了兩步，林內已射出三條漢子來，其中一個手提火把，爲首那位正是耶律雄！

唐鄖見到他微微一怔，悲憤地道：「拙荊已爲你們殺死，你們還待怎地？耶律兄，你眞要與我作對？」

耶律雄臉色十分平靜。「某家有令在身，不得不如此！所謂各爲其主，唐兄幸勿相怪！」

唐鄖將白冰冰放在地上，悲憤地抽出劍來，憤慨地道：「唐某已殺了梁乙匡，自問今生也會爲蒼生、爲大宋子民做過一件好事，死而無憾！今日尚有半條命在此，諸位若有本領的，但且過來，不過唐某已立下必死之心，今夜即使葬身於此，也誓將三位殺死！」

他說此席話時，殺氣騰騰，渾身上下也散發出一股懾人心魄的殺氣，耶律雄三人不由自主地退了幾步，唐鄖喝道：「過來吧！」

耶律雄一手奪過火把，叱道：「你們還不上！」

那兩位梁府武士互望了一眼，膽戰心驚地上前。唐鄖可不耐煩，軟劍一捲，將兩人全罩在劍勢內，呼道：

「耶律雄，你也一齊上吧！」

（未完・八）

上文提要：

鳩盤婆到處搜尋艾芙和胡姬踪影，見秦娥出現，以爲是她搗蛋，心裡釋疑，便和逍遙公子離去……華清池師徒相會，先來了鳩盤婆母子，繼而夏王明玉珍派親信將軍迎娶火鳳凰、白蓮教派嫘嫦迎接艾芙，都是作東宮之想。逍遙公子對艾芙也存非份之想，鳩盤婆要西夏復國，當然就是自己兒子爲帝。秦娥對此情景非常氣惱，先向夏王明玉珍的人偷襲懲罰……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三方人馬迎娶　艾芙無端失踪

艾芙道：「我知你會喜歡她，她已不是嬰兒，卻仍如嬰兒，似赤子。」

「我可不明白了，」秦娥迷惑道：「人家千里迢迢來找你，你卻躲着不相認，而且不讓她認出你來，我知道，你挺喜歡你這小妹子，這……端的是怎麼回事？」

「因爲，」艾芙道：「這如嬰兒、似赤子的小妹子，卻又人小鬼大，不，你不懂，若說發乎情，情發自然，這人小鬼大之說，卻又不公平了。」

秦娥那會懂，因爲壓根兒不知道艾芙和江虹在芙蓉城中的遭遇，更不懂得她們二人間的情孽牽纏。那文匡宋對她情痴愛重，爲她捨死忘生，若不是偶然被她在無意中發現，幾乎性命不保，那是何等恩情，因而也才知道，一直把他視作沒用的怯小子，一直鄙夷人家，卻不料，兩番助她脫險克敵，倒一直暗中跟隨她，暗中保護，雖然她不喜，甚至惱怒，但無論如何，火鳳凰卻因他而名揚西蜀，當眞是萬民敬仰，也因而才知道，人家是深藏不露，大智若愚，大勇若怯。

那文匡宋可不倜儻，風度不翩翩，不僅衣着寒傖，鎮日愁攢雙眉，才弱冠年紀，因而顯得未老已先衰了，對她情何痴，愛得眞箇是捨生忘死，卻從不炫耀，情脈脈，愛也默默，不讓她知曉，又愛得何其眞，何其摯。只有默默地愛，默默地不容她知的經典。較之那何爲，當眞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心靈與心性，何其高貴。

秦娥也默默，默默地在旁凝視着艾芙，她那雙艾芙所稱的妖眼兒，清清楚楚地看到艾芙臉上的變化，看到了艾芙眼中的柔情，也看到了那乍展還蹙的眉兒，看到她因痛苦悔恨而扭曲了的唇兒。

瞧着瞧着，秦娥不由一怔，因艾芙又已恨在臉上了，只見她咬緊了牙兒，就知她有多恨。

秦娥怔着了，因爲令她不解，爲何恨中又帶羞。

是的，艾芙恨上心頭，原來倜儻風流的外衣下，是那樣骯髒、醜惡，她初開的情竇，竟然爲那外貌所惑，爲那該死的賊霍爾化身的何爲動了情，更令她惱恨的是：那一切一切，全由賊和尚、殺千刀的和尚在暗中安排，她是眞惱呀，啞婆婆的胡姬，還有她至親至愛的爺爺，雖未參與，卻分明事先都知道，卻都瞞着她，她如何不傷心、不恨，想到她竟然爲一個賊子動了情，又如何不羞愧、悔恨。

秦娥沒有驚擾她，任那柔情、羞愧、悔恨，在她臉兒上交織變幻，不禁也默默地點了頭。任她有一雙妖眼，可也看不出艾芙心中惱恨的霍爾和瘋和尚，但卻已明白，那小妹子身邊的寒酸相公，是她躲着兩人的關鍵所在。因爲艾芙會讚那相公深藏不露，內功深厚，也見到她那眼中閃過的一抹柔情和愛意。

秦娥的聲音突然像是從遙遠處傳來，柔柔地、細細地說道：「那相公神光內蘊，又豈僅內家功力深厚，儒雅必也飽學，心情與心頭必更高潔。」

那聲音，像是發自艾芙心深處，就像是她自己的聲音，艾芙凝眸門外，適才兩人消逝之處，喃喃地說道：「是啊，他是那麼高貴又高雅，多情又痴情。」

秦娥說：「不用說，他也愛上了來月殿的嫦娥，而且愛得眞，愛得痴，愛得那麼高雅。」

「但是，小妹子早愛上了他，而我也愛小妹子。」

「我明白了。」

這番話聲卻在艾芙的耳邊响起。

艾芙啊呀一聲，跳了起來，說：「你你……」

秦娥揚着眉兒，道：「你不用再說，我明白了，明白你爲何時刻思念的小妹子，已來到你面前，反而躲着，不讓她認出你來了，因爲你怕那痴情的相公見到了你，就不愛妳的小妹子了。」

「你……眞是妖眼，一些兒也不假。」

秦娥嘻嘻笑道：「小哥哥，我會讀心，只怨你心兒裡想的，都形諸於臉上了。」

當眞，她心兒裡想的，連小妹子也瞞不過，何況是妖眼秦娥。

她道：「我求你一件事，行不行？」

「誰教你愛煞人呢，」秦娥道：「讓我猜猜看，你要我去對他們說，鳳凰仙子雖未返回月殿，卻已不在秦地了，要哄得他們相信，容易之極，只要說出一個人來就行了。」

艾芙怔道：「誰呀？」

「胡姬，」秦娥道：「那胡姬本就是揪你回去的，這可不是哄騙他們。」

艾芙道：「好主意，只是，他們只知道有啞婆婆，不知有胡姬。」

要秦娥知道胡姬就是啞婆婆，那得費多少唇舌，艾芙道：「有空兒我再對你說，總之，你說今兒早上我隨啞婆婆回去西川就是了，你……敢……」

秦娥爲甚麼不敢，猛可裡摟着她親了一下，跳了開去，道：「就憑你愛你這小妹子，愛得這般眞摯，我也非親你不可，愛煞你，教我又如何不讚美你。」

氣得艾芙跺腳道：「寧可不要你讚，該死的妖精瞧這是甚麼地方。」

秦娥嘻嘻笑，道：「甚麼地方，大庭廣衆呀，要是有人能見到我親你，那可是你說的甚麼武林中的頂尖兒的脚色，可惜這兒沒有，卻是人家不能見到，你一嚷，卻嚷得這大庭廣衆人人皆知。」

當眞，秦娥親她，快逾電閃，誰能見到，何況誰來注意這麼兩個骯髒的野小子。

艾芙臉兒紅透了，幸是店角暗，臉兒又抹得黑黑的，跺腳道：「你還不快去。」

秦娥道：「任他們走出兩條街去，我也能追得上，卻是你等我，在這裡等我，小哥哥，你可是知道，心裡更明白，多少鸞駕在迎接你，任他是誰，我可不要你去做皇后。」

艾芙如何不明白，白蓮教妖邪，鳩盤婆更似鬼魔，可是憑眞功夫能力敵的，何況力敵也不能，不自覺坐落，縮了身兒，道：「你可快去快來。」

秦娥眼見江虹和文匡宋去的方向，更知他們爲甚麼急忙走的，那還不容易尋找。

遠遠地就見到了紫衣飄飄，黃色的雲肩，在陽光下份外惹眼，可不是見到街頭巷尾有野小子，就跑去瞧瞧，那流落在街頭的野小子，坐着站着的，易分辨，不用再去分辨，只在近前一轉，是艾芙姐姐，還怕不出聲呼喚，那江虹怎會想到艾芙會躲着她，做夢兒也想不到，遇到坐着打盹兒的，和躺在地上的，可就費事了。

文匡宋道：「也容易，艾姑娘身子兒窈窕，任她穿着甚麼衫兒，也是掩遮不了的。」

不錯，那麼久形影不離，豈能瞞得過她江虹的眼兒，沿街找找尋尋，連兩個身段兒相仿的也沒見到，驀然間，耳邊有人低呼了一聲。

「小妹子！」

江虹跳了起來，那聲音可惜細如游絲，竟無法辨認，忿怪，附近卻又無人呀。

那文匡宋也聽到了，也是一怔。

江虹瞪大了眼兒，正東張西望，驀覺左邊臉蛋兒被擰了一下，轉面卻又無人。

驀聽身後格的一聲輕笑，道：「小妹子，我在這裡呀！」

江虹急旋身，啊呀，驀覺眼前微暗，右邊臉蛋兒上，已被人香了個嘴去。

江虹摸着臉兒，喜得心花朵朵開，叫道：「姐姐，姐姐，你在那裡呀？」

雖然仍不見人，但除了姐姐，還會是誰，誰會叫她小妹子，誰又會擰她親她。

文匡宋卻楞住了，也把眼兒瞪得大大的，隨着他的目光，街角別無行人之處，可不是俏生生，站着個野小子。

一看那俏生生的身段兒，江虹再不懷疑，只不過髮兒蓬鬆，臉兒黑黑，相隔數丈，可看不出眞面貌。

那江虹已認定是艾芙姊姊了，喜得心花怒放，叫道：「哎呀！原來你眞得了奇遇仙緣。」

適才聲音分明在身後，她旋身也夠快了，非但不見人，倒被香了臉兒去，艾芙的功夫她豈有不知的，移形換位再奇妙，可也能瞧看影兒，但人家可已在數丈外了，了不得，只不過

眨下眼兒的工夫，那不是仙緣，功夫一日千里是甚麼？

江虹可不也是有名兒的江上飛虹，只不過未衣紅裳，飛撲過去，却也幻出一道彩霞，叫道：「姐姐，可想得我好苦啊。」

情不自禁，撲入那野小子懷中，摟着就親人家的臉兒。

那人也摟着了她，嘻嘻笑道：「果然，好一個可愛的小妹子，當眞我見也愛，啃啃，這邊再親一下。」

話聲這番可清晰入耳，江虹一怔，猛可裡雙肘一沉，挫腕在那人胸前倏地推去。

那野小子叫道：「啊呀！」跟蹌退了兩步。

刷的一聲，金霞耀眼，江虹的金絲軟鞭已撤在手中，羞紅了臉兒，叫道：「你你……你不是姐姐，你敢冒充我姐姐。」

文匡宋也搶了上來，斜步飄身，攔住了野小子的去路，把那野小子逼在墻角。

野小子兀自嘻笑如故，道：「這不奇了，是你投懷送抱，親我的臉兒，誰冒充你姐姐啦。」

「喂，」對文匡宋道：「你來評評這理兒，我明明是個小子，不叫哥兒，倒叫姊兒，當眞豈有此理。啊！呀！」

金霞暴閃，江虹軟鞭一抖，本是靈蛇吐舌，却倏化玉帶纏腰，却不料上虛下盤才是實，倏忽猛沉，向那野小子腿上纏去。

江虹咬牙喝道：「躺下啦，好小子，咦！」

咦！這連環三絕招，虛實並用，那知分明躲不過，非躺下不可的野小子，竟踪跡不見，江虹還未來及發楞，頸後已伸過一隻手來，又在她臉兒上擰了一把，說：「小妹子，你可眞兇。」

江虹未旋身，羞怒交加，身隨鞭轉，向身後掃去，那料身後又失去了野小子，可知遇到對手了，慌忙掠身前竄，可不是堪躲過，另一邊臉却被那野小子擰着。

文匡宋在做甚麼，像呆，微張着嘴兒，瞪着眼兒傻了。

江虹氣得要哭，跺着脚兒叫道：「眼看人家欺負我，你也不幫。那來你這野小子呀！你敢走近一步，你敢！」

那野小子見江虹氣得眞要哭了，倒是站定了，道：「喂，小妹子，敢情你是個不講理的小妹子，喂！你這人。」又對文匡宋說道：「你敢是傻啦，你倒是評不評這個理兒，她拿鞭兒抽我，倒說我欺負她。」

文匡宋慌忙拱手道：「姑娘武功神化莫測，當眞失敬了。」

一句姑娘，江虹已是瑩瑩的淚珠，便沒滾落下來，那麼，野小子是野丫頭。

文匡宋道：「江姑娘，這位姑娘和你戲耍玩兒，你沒聽她稱呼你小妹子麼，可不是只有你那艾姐姐才這般稱呼，未必無因，何不問個明白。」

江虹的金絲軟鞭垂下了，瞪圓了眼兒迎前兩步，說：「你眞是野丫頭，不是小子？」

是秦娥，不再嘻笑了，轉着圈兒，把江虹仔細打量，嘖嘖兩聲，才道：「不怪小哥哥愛煞你，時刻想你了，小妹子，果然你眞愛煞人，我見也愛。」

江虹啐了一口，說：「甚麼小哥哥，你倒要說個明白。」

秦娥道：「啊啊，就是你那鳳凰姊姊呀，打從初見她時，到而今，他都扮成個野小子，故爾我也一直叫她小哥哥。」

江虹登時喜了，叫道：「敢是姐姐叫你來的，來接我們？姐姐在那裡呀，快帶我們去。」

那秦娥已在轉着圈兒打量文匡宋，道：「果然也不錯，你們是一根線兒上拴的……拴的……」

「螞蚱呀，」江虹喜得跳起來，更是千信萬信，這是姐姐的口頭禪呀！「喂，我問你，姐姐她在那裡？」

秦娥也眉開眼笑，說：「對，螞蚱，你們兩個，你和她，她和你，眞是一對兒，一根線兒上拴的螞蚱。」

文匡宋竟也心急，忙又拱手道：「請問姑娘，那位艾姑娘現在何處？」

「我可不知甚麼艾姑娘。」秦娥的眉兒皺了一下，道：「只知有小哥哥，只知道她是火鳳凰，不過而今現在，人家叫她神仙鳳凰，也有人叫她鳳凰仙子，也許，不用多久，人家又會叫她皇后鳳凰，就是沒人叫過她艾姑娘，我也不知她姓艾是不是。」

「是她，是姐姐，」江虹喜孜孜，得意地說：「姐姐來關中多日，名頭兒可眞多，喂，你這人敢是聾啦，咱們問你，姐姐現在那裡？」

「在那裡？我怎會曉得，」秦娥瞪着眼兒說：「走了兩個時辰，方向是西南，慢則百里，快時三兩百里也說不定，我怎知她現在那裡。」

「妳說甚麼？」江虹與文匡宋異口同聲地說道，一般兒急，也說出同樣話語。

「我說走了，走了兩個時辰啦。」秦娥道：「我見你們東問西問，南尋北找，好心來告訴你們。」

江虹好生失望，道：「那麼，姐姐不是叫你捎信兒來，不是來接我們？」

那文匡宋顯然也失望之極，只不過呆在一旁，沒言語。看在秦娥眼裡，心想：可不是情痴，情也更眞。道：「捎甚麼信兒，她又不知你們要來找她，再說，她被人揪回去的，去得急急忙忙，連一句話也沒留下。」

江虹首先想到和尚，該死的賊和尚，她簡直像見到了和尚突然從跟前冒出來，對她一齜牙兒。

「嘿！」秦娥說：「敢情小哥哥是從西川溜出來的，咱們一見如故，她叫我妖眼，我叫她小哥哥，不料眞掃興，今兒大清早，來了個啞巴的，一把揪了她就走。」

「沒錯兒了，她連啞婆婆也知道，我只聽姐姐說過，可還沒見過，走。」

江虹跳起來，一把抓住文匡宋。

「去那裡？」

「追呀，你沒聽她說，去了西川，走的西南方麼，快追，也許還追得上。」

文匡宋叫道：「且慢……」

江虹却不由分說，也不再理會秦娥，拖了文匡宋就跑。

雖然奇怪江虹急，那位傻哥兒文匡宋却不急，分明有些心疑，但仍被江虹拖着跑了。

秦娥那還去理會兩人，轉身回去那店堂，還隔着老遠，只見店門口黑壓壓，圍着一羣人，七嘴八舌，談論不休。

秦娥心中一動，也急了，晃身飛掠，鑽入人羣。

只聽一個在說：「可眞想不到，那麼個骯髒的野小子，竟是神仙鳳凰，那些揪她去的人，又是甚麼人呀，衣裳那麼古怪。」

「而且都是嬌滴滴的美人兒。」

「嘿！」一個說：「你們沒見過，也該聽說過，逍遙宮的嬪妃各皆宮妝，也個個貌美如花。」

「是了，是了。」有人說：「逍遙公子率領嬪妃，來找神仙鳳凰尋仇。」

「但那是個醜怪的老婆婆呀，那是甚麼公子。」

亂糟糟，七嘴八舌，秦娥只覺地轉天旋，還用再聽下去麼？小哥哥可能落在鳩盤婆手中了。

這長安城中，三路人馬在爭奪迎娶火鳳凰作皇后，非是輕敵，其實步步驚心，步步小心，明知隨時隨刻，身邊都會有潛伏的人，也有追踪而來的，却不料才入長安，火鳳凰便已落在鳩盤婆手中。

若不是陽差陰錯，江虹和文匡宋突然出現，她留在艾芙身邊，艾芙豈會被獲遭擒，那鳩盤婆親自出馬，艾芙獨自一人，怎會不被鳩盤婆手到擒去。

秦娥只覺地轉天旋。

眼前黑壓壓的人羣，耳邊亂糟糟的聲音消逝了，只覺地在轉，天在旋。

卻說那秦娥得知艾芙被獲遭擒，好生後悔，她若不和江虹那小妹子戲要玩兒，艾芙豈會輕易落在鳩盤婆手中。當眞是一步錯，全盤皆錯。

明知長安城中險惡，陷阱處處，強敵環伺，非是輕敵，不過打如意算盤，挑起白蓮教與地獄門去邪門邪，那明玉珍雖然是大將，又派出親軍，可全不放在兩個姑娘眼裡。

那料才回到長安，即着了鳩盤婆的道兒。那秦娥，怎不覺得地轉天旋，她最怕的就是鳩盤婆，艾芙偏就落在這老虔婆手中。

就在那瞬間，驀覺肩上被人拍了一下，她雖是秦娥也不禁駭了一跳。

身在人堆中，人羣挨肩擦踵，是誰拍她？

回頭一瞧，這番才眞是呆住了。竟是文匡宋，身後跟着江虹。

秦娥一怔，說：「你們，不是……」

江虹怒道：「原來你眞騙人，還我姐姐便罷。」

不用說，人羣中那七嘴八舌的言語，兩人全已聽到了，文匡宋道：「姑娘，離開這裡再說。」

當先和江虹退出人堆後，不由一怔，還以爲尚未擠出人堆的秦娥，竟在對街向他們招手。

文匡宋低聲道：「江姑娘，這妞兒的武功高不可測，簡直奇詭絕倫，必大有來歷，而且……她說和你艾姐姐一見如故，顯然不假，何況我們要借助於人家……」

「不可得罪她，也不能得罪她，是不是？」又急又怒的江虹道：「你怕，你不敢，我偏不怕，偏要得罪她。」

文匡宋這麼一說，那知反倒激怒了江虹，江上虹頓時成了飛虹，飛掠到了對街。

「咦！人呢？啊呀！」

只覺身後風生，還道又是賊滑的野小子，街道上聚着這麼多人，若再被戲耍，她可只有找個地縫兒鑽，旋身，快如電閃，閃出耀眼的金霞，纏在腰間的金絲軟鞭不僅已在她手中，而且橫掃了出去。

只聽文匡宋叫道：「是我。」

隨後追來的文匡宋脚未點地，江虹却已鞭在身先掃到了。

那江虹上過當，吃過苦頭，口裡不怕，心兒裡可不只怕了三分，再加上七分羞怒，何況又知野小子賊滑邪門，那一鞭當眞是雷霆震怒，待得聞聲，想收住勢子，那還能夠。

文匡宋脚未點地，無可借力，躲閃退後皆不可能，只有順勢衝前，那江虹掃來的金鞭便落在身後了，但却與旋過身來的江虹撞個正着，撞入她懷裡。

耳邊響起了野小子的聲音：「對，親個嘴啦。」

啊呀！不僅是江虹，連文匡宋也覺腦後被人按了一下，文匡宋的嘴便已壓在江虹嘴兒上了。同時腰間一緊，掃過文匡宋身後的軟鞭，餘勢未竭，竟把兩人面對面，嘴對嘴，緊緊地纏在一起，當眞邪門，鞭梢上的金球竟扣在鞭尾，一時竟分不開來。

那街上的人羣早被街上飛虹和那耀眼的金霞吸引，全在向這邊望來，登時轟然叫起好來，還有不少人在鼓掌，轟笑聲中更口哨聲聲。

把個文匡宋臊得滿面通紅，江虹更羞更急，越是心急，越解不下扣緊在鞭尾的金球來。

耳邊又响起了野小子的嘻嘻笑聲，說：「摟緊啦，再親個嘴，鞭兒自解。」

江虹這時成了臉上飛虹，羞更加怒，也紅上加紅，慌忙把頭兒仰，身兒掙，但兩人被鞭兒扣緊了的身子，那能掙得開，反而纏得更緊了。

文匡宋雖也羞急，却被一言提醒，道：「他說得不錯！」

「呔！你敢！」江虹大叫。

「我不是……這意思，靠緊了，鞭兒自鬆，也就能解。」

可沒法兒，雖然衆目睽睽之下，羞死人，也不得不摟靠緊了，只聽週遭人羣的轟笑聲中，更多更响的口哨，更尖銳，也更刺耳，江虹眞恨不得眼前有個地縫兒。

鬆脫的金球落在地上，發出一聲响，跟着一聲嘩啦，江虹跳了開去，大叫道：「賊小子，你這千刀萬剮的野小子，你別跑！」

秦娥抱着膝兒，蹲在街邊，待她追近，跳了起來，說：「不行，我要跑，啊呀！小妹子，你可眞兇！」

江虹一邊追趕，叫道：「上天追你到凌霄殿，下海追你到……追你到……」

江虹剛又學會了兩句江湖話，那知心氣怒，竟忘了後一句。

秦娥說：「水晶宮呀！小妹子。」

江虹說：「對，下海追你到水晶宮。」

追到了大街上，那是中午時刻，大街上人更稠，衆更廣，秦娥脚下一跟蹌，一聲啊呀，像是脚下絆着了甚麼，慢得那麼一慢，江虹鞭在身邊，人未追到，鞭已掃到，叫道：「死啦，該死的賊小子！」

秦娥仰面就倒，眞像被鞭兒掃中了，但就地一滚，反而滚到了搶來的江虹脚下，江虹一脚飛出，不料秦娥在地上一盤旋，竟又跳了起來，在江虹耳邊說道：「戲演完啦，我再跑，你再追。」

耳邊的聲音由近而遠，秦娥可不是又跑了。江虹恨得切齒咬牙，她肚子也快氣破，倒說做戲，提着金絲軟鞭，陽光下，似金蛇吞吐。紫衣飄飛流霞，黃羅披肩，更似巨大的彩蝶兒舞翩躚，如何不引得街上的行人佇足驚艷喝采。

饒江虹把吃奶的力氣也使上了，分明眼看即可追上的，那料秦娥並未見她加勁，倏忽距離又拉遠了，氣得江虹直跺脚，那料跺脚，步下反而更慢了，秦娥反而要停下步來等她，等她追近，却連腰兒也不蹋一下，晃眼又已去遠了。

江虹氣得眼淚也流了出來，叫道：「死小子，賊小子，你別跑呀！」

秦娥說：「不行，不跑，你就會用鞭兒抽我，除非……除非像那小相公一樣，讓我親個嘴兒。」

江虹怒上加羞，眼兒裡眞要噴出火來了，火噴不出，倒是淚兒流下來了，不是傷心，而是由於憤怒，潑口大罵：「你這沒用的怯小子，你在那裡呀，眼看人家欺負我！」

身後傳來文匡宋的聲音，說道：「我又沒欺負你，爲甚麼罵我？」

江虹叫道：「還不給我揪住這小子，我要殺他千千刀。」

文匡宋的聲音道：「她不是小子呀，既不是小子，你就不要那麼氣惱了，你和你那艾姐姐不也時常鬧着玩兒，難道你也氣惱，而且，不用揪，人家已呆在那裡了。」

當眞，那野小子站在水邊，風中飄拂的柳絲，掛在她臉上，她却直如不覺。

她在做甚麼？在耳目併用，側面看來，也可見到她眉兒微蹙。

文匡宋一把拉着江虹，示意她別妄動，也別出聲。

當眞，她不是野小子，和姐姐一樣，也是個姑娘呀，何況，她江虹有生以來，除了賊和尚幾番嚇得她失魂落魄，怕了之外，今兒可是遇到了第二個令她害怕的，這小子，不，這野丫頭，眞邪門，她逃跑，江虹追起來勇氣百倍，這麼一停下步來，倒膽怯起來了。是以，那文匡宋一拉住她，她就連掙也沒掙一下。

秦娥在自言自語，道：「那麼，不在這裡。」

文匡宋忙道：「姑娘，你可是說人稱火鳳凰的艾芙姑娘？」

「小哥哥，」秦娥說：「不管人家叫她甚麼，我只管叫她小哥哥。」

「那麼，你那小哥哥沒走，先前……」

「騙你們，」秦娥說：「走的只是啞婆婆獨個兒。」

「啞婆婆眞的來了。」

「本是要來揪小哥哥回去的，却改變了主意，兩個時辰前，獨個兒走了。」

秦娥轉過身來了，而且走近兩人，只瞧得江虹一眼，那微蹙的眉兒登時開展了，笑又在臉上，說：「小妹子，不怪小哥哥那麼喜歡你了，當眞愛煞人。」

江虹氣得跺脚道：「你欺負我，我要姊姊替我報仇。」

秦娥道：「對啦，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跑得馬的小妹子，是不會哭的。」

江虹本想把流下來的眼淚悄悄抹掉，氣得索性不抹了，一揚頭兒，道：「誰說我哭啦，只不過……」

「眼淚不聽話。」

文匡宋一心在艾芙身上，忙道：「請問，艾姑娘……我是說，你那小哥哥遭遇了甚麼？甚麼人能擄得她去？這關中可眞是卧虎藏龍？」

江虹道：「還有，你爲甚麼要騙咱們？見鬼，甚麼叫卧虎藏龍，妖精倒是眞，咱們眼前就有一個。」

秦娥眉開眼笑，道：「你可眞是小哥哥的小妹子，小哥哥就是叫我妖眼。讓我先問你們一句，怎又走回來？」

文匡宋道：「因爲，你分明是艾姑娘指使來的，她若眞的走了，又怎能指使你來？何况你又不認識咱們。這麼一想，就知差點上當了。姑娘……」

「妖眼，叫我妖眼。」

「該死的妖眼。」江虹怒道。

「好吧，妖眼！」文匡宋憂急形於顏色，道：「艾姑娘被擄，事在緊急，請快告訴咱們。」

秦娥道：「你說得對了，眼下就有三條金龍，想要迎娶她做皇后，西來的是宋王敎主韓山童，北來的是夏王明玉珍，這兩條龍雖未飛龍在天，却已是見龍在田，另一條却是潛龍，但非潛龍勿用，因爲還未打出西夏復國的旗號，却最難惹難纏，那就是太白山的逍遙公子，這淫魔可還不放在我和小哥哥眼裡，最厲害的是他的老娘。六盤山、地獄門的鳩盤婆，只怕你們連名兒也沒聽說過。你們明白了麼，小哥哥擔心你們涉險，小妹子……」秦娥正經道：「小哥哥說你聽明，那麼，現在你也該明白爲何要演戲了？」

文匡宋道：「我明白了，長安城中，遍佈這三路人馬，你要人家知道，你和我們是敵非友，原來姑娘……」

「妖眼，我不慣人家叫我姑娘。」

「原來別有用心，用心良苦。」文匡宋肅容道：「但却也太小看我們了。何况艾姑娘既有厄難，我們豈能置身事外。」

江虹這才知道這妖眼不是欺負她，即使戲耍，也無惡意，那心中的氣惱，登時化爲烏有。道：「妖眼，快告訴我們，到底是誰擄去了姐姐，事不宜遲，快去救姐姐。」

秦娥道：「若不是你們突然出現，我和小哥哥不分開來，那鳩盤婆雖然難惹，豈能擄得去的。」

文匡宋道：「是那鳩盤婆擄去了艾姑娘？」

他心下不由一凜，這妖眼武功奇詭絕倫，眞平生僅見，既也說鳩盤婆難惹，可知厲害，忙又問道：「這鳩盤婆端的是甚麼人？」

秦娥道：「說她是逍遙公子的老娘，你們也許還不知道厲害，你們可知她即是胡姬的師傅，當眞，你們還不知道，胡姬即是啞婆婆，這麼一說，你們就該明白了。」

啞婆婆，那江虹倒也知道得多些，但也不過知道艾芙在啞婆婆懷裡長大而已，小時候，也教過艾芙的功夫，如此而已。

秦娥見兩人茫然，道：「這麼說，你們仍不明白，當眞，你們那會知道，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當下把鳩盤婆的來歷，簡單說了一遍，道：「崆峒武學，以其不爭，故不爲世人知，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自崆峒演敎，軒轅執弟子之儀，上下四千餘年，是亦武林之根。」

秦娥不轉眼地在打量文匡宋，點了點頭，道：「小哥哥說得不錯，看來你眞有些來歷。」

文匡宋肅容道：「玄之又玄，深之又深，遠之又遠，非無非有，非異非同，天下武學由斯所本，從斯而出，是亦衆妙之門。」

秦娥道：「了不得，不怪小哥哥也讚你了，你不但有來歷，而且有點慧根，也近乎於道了。」

文匡宋肅然拱手，道：「姑娘……」

「妖眼！」秦娥喝道。

「紅綫聶隱，再見於今日，失敬了，今日方知，古之傳說，非神其說。」

這妖眼之稱，始終叫不出口來，秦娥輕輕嘆了口氣，道：「可惜，你雖近道，却已不能返本復初了，不怪……難怪……你們兩個倒眞是一對兒。」

江虹聽來莫名其妙，只能瞪大了眼兒，望望這個，又望望那個，但這一對兒却聽得懂了，知是指她和文匡宋，忙用話來岔開，道：「你們說些甚麼呀，姐姐下落不明，你們倒只顧打啞謎兒。」

秦娥道：「你們放心，即使落在鳩盤婆手中，也不會有人敢傷害她。我之所以把你們引到這樂遊原來，是因鳩盤婆今早在此出現。」

「但艾姑娘並不在此？」

「終南山中有逍遙公子狡兎之穴，長安城中，廢棄的皇城，夜聞鬼哭，白日，只要有人走近，立覺陰風陣陣，入夜更鬼火熒熒。」

江虹毛骨悚然，道：「歷代帝王宮中多寃鬼，這必是陰魂不散！」

文匡宋道：「人人皆知，是以人人不疑，作爲狡兎之穴，當眞再妙不過。」

「正是如此，」秦娥道：「內苑深宮，萬戶千門，荒蕪多年，草深已可沒脛，成了逍遙公子往來時的落脚之地，是以，要查出小哥哥被擄去何處並不難。這裡名樂遊原，水名曲江池，池那面有廟，乃唐時所建，如今也已荒蕪了，鳩盤婆今日晨早，首來長安，便出現此地，是以疑心被擄來這裡了。」

「這廟殿宏偉，可曾入內查看？」

秦娥道：「鳩盤婆除了我師傅，任誰也不放在她眼裡，既已出了地獄門，她還會躲躲藏藏麼。這鬼母出山，最多排場，除了大批鬼侍隨行之外，還有鬼樂，你們且坐下了。」

艾芙被擄不知下落，江虹如何不心急如焚，這妖眼武功之高絕，簡直到了邪門的地步，却顯然也怕了鳩盤婆，何况能擄得艾芙去，亦可知厲害，聽秦娥又以鬼母相稱，不禁也有些膽寒。

她道：「這鬼母鳩盤婆眞的那麼厲害？」

文匡宋忙示意她，江虹倒也聽話，在水邊坐下。

秦娥道：「這裡空曠，不怕有人走近來，這也是我引你們來此之故。」

當下把現已到了長安的三路人馬，對兩人說了一遍，道：「那夏王明玉珍有丹鳳五傑相助，並調派親軍前來……」

江虹首先嚷道：「便是特穆爾亦不放在姊姊眼中，何物明玉珍……」

文匡宋忙道：「江姑娘，休得打岔。」

秦娥道：「白蓮教却非等閒，今早在灞橋，我和小哥哥已和他們較量了一陣，割下了他們幾隻耳朵，本想把這筆帳算在鳩盤婆頭上，挑起他們去鬼打鬼，邪鬥邪，偏是你二人出現了。」

文匡宋肅容道：「於是，艾姑娘恐我們涉險，牽連入這場爭鬥，因此打發你來，要我們遠離長安。」

江虹跳起來，道：「那可不行。」

秦娥道：「那白蓮教來了四嫘嫦，能呼風喚雨，撒豆可成兵，剪個紙馬兒，就能天馬行空，對着紙人兒吹口氣，就有個三丈六尺的大頭鬼出現在你面前，頭如巴斗，眼若銅鈴，張開血盆大口，你眞不怕？」

江虹說：「你……騙人，專會騙人，我才不信。」

那白蓮教在河南江淮一帶，擁有信徒數十萬衆，自有其取信於信徒的本領，江虹的爹一把銅壺煮三江，在敘州府開設的中原棧，接待的乃是四方豪傑、天下英雄，白蓮教的聲勢是如斯浩大，豈無所聞的，不但江虹早已聽說過了，而且聽說的傳聞，只有更誇大、更神其說的，她口說不怕，其實早打了個哆嗦。

文匡宋道：「視若不見，聽若不聞，不過是障眼法兒。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秦娥道：「好！小哥哥作主，要你們早早離開長安，如今是我作主了，你們既然走回頭，又已試過你們的功夫……」

江虹哼了一聲，眉兒登時挑了起來，才知這妖眼眞的不是戲耍她，文匡宋道：「可還該得差遣？」

秦娥道：「好吧，把你們也拴在一根綫兒上。」

江虹道：「對，一根綫兒上拴的三隻螞蚱，今兒後，跑不了你，也走不了我。」

文匡宋心急，道：「先救出艾姑娘要緊，你既然知道他們落脚之處，我們這就前去。」

秦娥再又蹙了眉兒，道：「就憑我們三人，豈能從鳩盤婆這鬼母手中救得出小哥哥來，何况大白天，小妹子，你先坐下了，要救小哥哥，還得從長計議。」

為了要兩人先放下心，秦娥當下把艾芙在終南山那晚的遭遇，對兩人說了一遍，道：「你們明白麼，小哥哥已不是第一遭落在他們手中了，即使邪惡如逍遙公子，即使她中了天仙子花毒，酣眠花床，那千方百計要得到她的逍遙公子，也不敢傷害她，何况如今是落在鳩盤婆這鬼母手中。」

文匡宋聽得變顏變色，江虹的心兒也提到了口腔，簡直說不出話來。

秦娥暗暗點了點頭，江虹擔心、文匡宋情之所鍾，如何不失魂少魄，道：「我不過要你們明白，小哥哥天人，再邪惡的人，也不會忍心傷害她的，何况還有我在暗中保護，後來才知道，暗中保護她的，不僅我一人，還有啞婆婆。」

江虹迷惑，又喜孜孜道：「如何不是，姊姊暗中有神靈護佑。」

忍不住，把艾芙着了那霍爾王子的道兒，本已被閉了穴道，已無抵抗之力，落在那千方百計要得到艾芙的賊霍爾手中了，不也完完整整，絲毫無所犯的把她送回客棧。

江虹道：「妖眼，我雖然仍不明白，仍然難信，却又不由我不信。當眞，我信。」

文匡宋從未聽艾芙提起過，只見他面白如紙，幾乎喘不過氣來，那時他正毒發，竟不知艾芙曾險遭狠噬，如何不心驚魄動。

秦娥凝視着文匡宋，道：「小哥哥說你是巴鼻老道的徒兒，今日聽你的談吐，才知她讚你不是無因的，那麼，也許你懂得嬰兒、赤子，甚麼叫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的道與理。」

「是，」文匡宋肅容道：「嬰兒、赤子，無犯，也凜然不可犯，不過，這逍遙公子不敢侵犯艾姑娘，顯又別有用心。」

秦娥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和另兩路人馬相同，明玉珍、韓山童要得到她，是為了打天下，鳩盤婆與逍遙公子，却是為了西夏復國。因此，不僅要得她的人，而且要得到她相助，自是只有討好她的。」轉頭對江虹道：「現在你明白了麼，她雖被擄，却會被待為上賓，即使是鳩盤婆這鬼母，也只有討好她的。」

江虹是眞的明白了，長長地舒了口氣。

秦娥道：「現在，當務之急，是先查出她被擄去何處，再作計較。現今長安有三路人馬，都志在必要得到她，若知你們是小哥哥的人，任誰都不放過你們。這就是我當街當衆和你們為敵之故，不讓他們知道你們是為她而來的，我可不同了，他們全都知道我是誰。」

「和姊姊是一根綫兒上的螞蚱。」江虹道，心下不急了，登時又活潑起來，無時無刻都想要人家知道，她江虹已不是初出道的雛兒，是老江湖。

秦娥嘖嘖讚道：「小妹子，你可眞是老江湖，老江湖當然最沉得住氣。」

文匡宋也不禁笑了，心想：「艾姑娘成了你的小哥哥，不一樣是八兩半斤。」

江虹得意地揚了眉兒，道：「妖眼，好教你得知，山東道一十四路總總掌門就是在下。」

「啊唷！」秦娥說：「眞眞失敬了，如此，山東道一十四路總總掌門聽令，兩個時辰之後，你和這怯小子來此會合。」

江虹嘻嘻笑道：「看在姊姊份上，今兒讓你發號施令，我知道，你要去查訪姊姊的下落。」

秦娥道：「不是下落，是落脚之處。」

文匡宋道：「你必定還有差遣。」

秦娥道：「天下雖滔滔，這長安却還不馬亂兵荒，你大可去買醉，長安誰問倦旅，你却只准去羞見哀顏借酒，却不許酒家眠。」

文匡宋苦笑點頭，道：「我明白，你要知道夏王明玉珍和宋王韓山童的人馬動靜。」

秦娥一晃身，已出去了兩丈，話聲由近而遠，瞬已失去踪跡，但傳來的話聲仍清晰入耳，說：「果然怯小子不怯，找出他們的落脚之處來。」

江虹怔怔地望着秦娥消失之處，心想：姊姊眞是甚麼也對這妖眼說了，連這怯小子……

怯小子唯有她才知道，是艾芙對文匡宋鄙視的稱呼，她曾多次對艾芙辯說，起初是同情，由同情而生好感，如今更一往情深了，她是他的知己呀，他，這怯小子，他可知道？

「你不怯，」江虹說：「我早就知道，也早說過了，你不過是大勇若怯。走啊，妖眼去遠啦。」

文匡宋淡淡一笑，他當然知道她說甚麼，江虹又那會曉得，艾芙早已用眼淚來眞誠地表達了她的感激與懺悔了。

走啊，事不宜遲，回到長安城中，天下滔滔，烽烟處，長安雖然小安，但在蒙古人的高壓與多如牛毛的苛捐賦稅下，小安的長安亦非常蕭條，仍開門做買賣的酒家，亦經常門可羅雀。這倒有助文匡宋和江虹打聽那兩路人馬的動靜。因為來到長安，可成了闊客，光顧的自是最大最好的酒家。

經過大雁塔，從西影路轉出長樂路，到了東大街，已來到長安城最熱鬧的街道了，江虹的羽衣霓裳，邁步便見衣袂飄飄，何况又是一個小美人兒，和艾芙走在一起時，誰不說相似得眞像一對同胞姊妹，便是這帝王之都的長安，亦是罕見。那經過的街道，行人如何不投以好奇的眼光，甚至有尾隨不捨的。

文匡宋眼觀四處，却不見有可疑的人，也曾經過幾間酒家，有人客亦極疏落，秦娥所說的兩路人馬，竟無蹤跡，一直到了東大街上，忽聽江虹低聲道：「來了，你看，那酒家。」

那酒家門前的拴馬樁上，拴着幾匹駿馬，而且鞍鐙鮮明，只見一人正奔出酒家，而且迎面走來。不等那人開口，江虹道：「你是要說酒菜已備，特來迎接？」

來的是一個夥計，登時眉開眼笑，說：「姑娘請，正是，酒菜已齊備多時。」

文匡宋一怔！江虹一直像是個沒長大的女孩兒，原來走眼了，心想：她怎會知道？不便開口，只能用眼睛來詢問。

江虹可旁若無人，眉兒一挑，笑道：「你是少見多怪，我却見多不怪，看來，還有人在迎接我們。」

那日在北上芙蓉城途中，她穿了艾芙的衣衫，霍爾王子的人馬錯把她當作艾芙了，便是如此迎迓款待，她也才知道，敢情她長得眞的和艾芙有幾分相似。

如何不見，那酒家門口湧出五人來。

這江虹連艾芙心裡想甚麼，也瞞不過她的，可知聰明，在中原棧中，日常和三山五岳的江湖中人廝混，對江湖中的人物事跡，知道得比艾芙更多，一見那門口五人迎出，便知是誰了，低聲道：「那是丹鳳五傑，當眞是得來全不費工夫。」

「你！怎會知道？」和酒店門口相距不下三丈，文匡宋低聲問道。

「妖眼不是說兩路人馬麼？這些人無紅巾，不是白蓮教，自是甚麼夏王明玉珍的人馬，故爾我知道他們是丹鳳五傑，沒錯兒，走！」

江虹當先走了過去，可不知艾芙對這丹鳳五傑有恩，更懲過河洛情俠，頭兒一揚，道：「好，丹鳳五傑……」

正是丹鳳五傑，江虹不過是靠猜，憑聰明、敏銳，這丹鳳五傑誰也沒見過艾芙的眞面目，那晚在小鎮上，得艾芙相助，得以在韃子鷹犬的圍攻中脫身，不僅天色黑暗，而且艾芙扮成了個野小子，第二次，日前在那酒客樓頭，艾芙又扮成了個讀書小兒郎，是以，也沒見過艾芙的眞面目，經人指點下，也半信半疑，那江虹說得一聲「好，丹鳳五傑」，可就眞以為是艾芙了，古天雷慌忙上前一步，拱手道：「迎接鳳凰仙子！」

江虹一怔，說：「怎麼不是鳳凰神仙，幾時又成為鳳凰仙子了？」

逐個兒把五人瞧了瞧，陝中豪傑，丹鳳五傑名頭最响，也最受人尊敬，是以江虹在中原棧時便已聽說過，又說：「你是老大古天雷……你別說，讓我猜，你是田舍郎，一臉老實相，衣着又樸素。」

田農忙道：「鳳凰仙子好眼力，在下正是田農，蒙仙子拔刀相助，我兄弟尚未拜謝，慚愧。」

江虹却已轉到涂丹面前，先已一聲哼，道：「不用說，你是最愛拈花惹草的河洛情俠了。」

涂丹兩番被艾芙懲責，羞愧得低下頭去，忙道：「那不過是人家胡亂的稱呼。」

古天雷慌忙上前一步，道：「我這涂丹兄弟行爲雖有失檢點，却不敢行差踏錯，多謝鳳凰仙子兩番教訓。」

江虹樂得幾乎笑出聲來，就知姊姊遇到過這丹鳳五傑，而且相助過他們，也懲過這河洛情俠，顯然是怕又要當衆懲責，只見那少年也走上前來，躬身拱手，道：「仙子獨闖特穆爾大營，兵退三路，拯救一川黎民，天下皆知，天下人人敬仰，但總不及掃蕩太白山，逍遙宮掃穴犂庭……」

江虹哼了一聲，也想知道艾芙怎生由火鳳凰成了鳳凰神仙，如今又成爲鳳凰仙子了，道：「小小一座逍遙宮。」

那少年道：「但蒙古的探馬赤軍也兩番被那逍遙公子殺得屍橫遍野，迄今不敢西出長安，却被仙子擧手便點平了太白山，掃除了爲禍多年、連韃子也不敢犯的逍遙宮，是以敬如神仙。」

「於是火鳳凰成了鳳凰神仙，但怎又成了仙子？」

那少年臉上漸漸紅了，道：「是那曾有幸見過仙子眞面目的人言道，仙子天人，美絕人寰，今日何幸，得見仙子本來面目，所說果然有理。」

古天雷已橫身攔在涂丹面前，江虹看在眼中，哼了一聲，明白這少年和古天雷都不過是怕她又懲責這涂丹，心想，河洛情俠，一聽這名兒，就知不是好東西，必是得罪過姊姊。

江虹樂在心中，明白這丹鳳五傑錯認她是艾芙了，不自覺低頭向身上瞧瞧，是了，她和艾芙一般裝扮，本又有幾分相似，顯然他們又都未曾見過姊姊的眞面目，這倒不錯，轉身對文匡宋一點頭，抿着嘴兒，得意地一笑。

古天雷看在眼中，忙道：「這位相公旣與仙子同來，請。」

那文匡宋早知丹鳳五傑錯把江虹認作艾芙了，而江虹竟將錯就錯，且還得意，不由皺了眉，也唯有他才明白，江虹身上穿的是霍爾送去給艾芙的衣衫，那艾芙獨闖特穆爾大營，早已傳遍遐邇，天下皆知，却是以本來面目示人，穿的也就是同樣的衣衫，也就不奇怪這丹鳳五傑錯認了。心想：當眞不知天高地厚，現今三路人馬都在爭奪，必要得到艾芙，江虹竟將錯就錯。

正想上前說明，不料江虹已揚了眉兒，哼了一聲，道：「你們好大的膽子，口說感激我相助，却暗中勾結那甚麼夏王明玉珍，和我作對，竟然恩將仇報。」

古天雷惶恐道：「果然瞞不過仙子，夏王以禮來迎，不過是共謀驅逐韃子，復我漢江山……」

言尙未了，早見樓上奔下三人來，當先一人拱手道：「夏王駕前，親軍統領，特來恭迎鳳凰仙子。」

古天雷忙道：「這位是夏王駕前親軍統領武威將軍，率親軍前來恭迎。」

江虹見來人確有威儀，而且執禮甚恭，正不知如何應對，只見文匡宋上前一步，道：「你們當眞大膽了，長安重鎭，韃子駐有重兵在此，你們竟敢明目張膽，打出甚麼夏王旗號！」

那江虹人美，衣着又特異，早已吸引了好奇的人尾隨，這一陣工夫，更吸引了更多圍攏來觀看的人，只見那少年也走前一步，朗朗笑道：「自仙子夷平太白山，火焚逍遙宮，威名已震撼了長安，日前仙子一擧手，蒙古勁旅的探馬赤軍軍營中，近百名平日橫行無忌的赤軍已屍橫滿地，韃子還會不喪膽麼？兩位請看，這人衆中，可有一個是韃子？」

那江虹和文匡宋不知艾芙竟又已威震長安，江虹喜得色舞眉飛，但瞧文匡宋面上却毫無喜色，亦從未見他面容如此嚴肅過，也就明白了文丞相替他取名文匡宋，心中只有漢江山，自封夏王的明玉珍手下，自然心中不樂。當眞，她爹一把銅壺煮三江不也一心一意，匡扶宋氏，驅逐韃虜，復宋氏江山。

江虹見聞已廣，她是一把銅壺煮三江江中岳的女兒呀，怎麼忘了本來，登時喜容一斂，哼了一聲，道：「天下滔滔，民在倒懸，火熱水深，韃子尙未驅逐，何物明玉珍，竟然稱王稱霸。爾等本是宋氏子民，不思復國，雪國耻，反令生靈塗炭。」

江虹言尙未了，早見人叢中轉出一人來，紅巾束腰，道：「鳳凰仙子說得不錯，眞箇義正詞嚴，明玉珍不過草莽山賊、跳樑小丑，佔得小小一座隨州城池，竟然南面稱王，無國無君，不仁不義。」

那明玉珍的親信將軍大怒，正因錯把江虹認作艾芙了，不願得罪，也不能反駁她，却巧這人站了出來，怒道：「我夏王正是解民於倒懸，救民於水火，是仁義之師，驅除韃虜，得萬民擁戴，乃眞命天子，你是何人？」

那腰束紅巾的人呵呵大笑，只見丹鳳五傑中年輕的少年朗朗說道：「鳳凰仙子且聽在下一言，當年宋、齊、梁、陳、隨，前五代之後，又有梁、唐、晉、漢、周後五代，近百年間，天下紛亂割據，至匡胤爺黃袍加身，受周禪讓，始一統天下。但傳至康王渡江，偏安杭州，那宋氏君臣，竟不思振作、發奮圖强，宋帝昏庸，任用奸佞之臣，殘害忠良，致令生靈塗炭，國土淪喪，氣數早盡了，就以這五代來說，唐、虞、夏、商、周，是爲古五代，那前五代之後，又有後五代，有史爲證，可知天下非一人一姓之

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而今天下滔滔，羣雄割據，天命豈無所歸……」

只見那腰繫紅巾的人狂笑道：「丹鳳五傑，名滿陝南，只道是豪傑，不料不仁不義，無國無君，更不識天命，竟甘爲明玉珍那山賊鷹犬，我宋王乃彌勒佛轉世，宋徽宗八世孫。」

那將軍呸了一聲，也怒道：「白蓮教妖言惑衆，只不過欺騙鄉愚於一時而已，何如我夏王是堂堂之陣，正正之旗。」

文匡宋把江虹的衣袖一牽，示意她快走，那江虹也看見了腰繫紅巾的人越更多了，人叢中更有襟上拽着紅巾的女子，一看便知是白蓮教的人馬，顯然丹鳳五傑亦有所覺，那古天雷擧手一揮，只且圍觀的人羣中，便有人也在移動，而且探手入懷，兩路人馬已是劍拔弩張。

江虹一點頭，趁這兩路敵對的人馬都全神注視對方，縮身，晃肩，文匡宋更爲她開道掩護，擠出人羣，江虹是有名的江上飛虹，文匡宋更不用說了，巴鼻老道的傳人，豈有不精於奇門功夫的，不用半個時辰，已回到樂遊原水邊。

江虹道：「妖眼約定兩個時辰之後，我們來早了，糟啦，忘了飲食。」

文匡宋微微一笑，道：「你看這是甚麼？」

江虹瞪大了眼睛，道：「你，何時……」

她和文匡宋寸步不離，竟不知他何時得來一包食物，紙包打開來，那饅頭還熱氣騰騰，而且有鹵味，更有一隻燒鷄。

文匡宋道：「丹鳳五傑，果然名不虛傳，我趁你和那少年暢論五代，趁機就買了來。」

當眞，文匡宋秉承父命，一心匡宋復國，竟沒反駁少年，原來他不在身邊，可不是酒家門口就有這些食物售賣，眞虧他想得到。

水邊樹下蔭濃，江虹眞的餓了，拿起來就吃，怔道：「你站着幹嗎？爲何不吃？」

文匡宋道：「那位劍俠姑娘想也未曾進食，這時也該回來了，人家爲艾姑娘奔走忘餐，豈可不等她前來。」

江虹哼了一聲，道：「甚麼劍俠，古怪邪門就眞，我可沒聽說過，還道你淵博，見多識廣，怎也信了邪說異端。」

文匡宋正容道：「不然，今日之前，我也以爲是小說家言，誇大渲染之說，今日才知愚陋淺薄，這位自稱妖眼的姑娘，實是劍俠者流。」

他師傅巴鼻道人，乃當今玄門領袖，非旁門左道，有關崆峒演教，軒轅執弟子之儀，豈有不對他言及的。不過連巴鼻道人也以爲久已失傳了，老子李耳雖把崆峒混沌之學有所發揚，却被張道陵這左道旁門，創立道教，誤導世人，誘入了歧途，把至大至博、至精至微的混沌之學，反而湮沒，幾乎不爲世人所知了。

但文匡宋却堅信並未失傳，不過因其不尙賢，無名、無言、無爭，不爲世人所知而已。堅信並未失傳，不料今日竟在近四千年前，這近着崆峒演教之地，遇到了這自稱妖眼的秦娥，武功之高，簡直高不可測，却又渾然如嬰兒，似赤子，明知艾芙是姑娘，女兒身，却口口聲聲小哥哥，非矯情，叫得那麼自然，能不令他既興奮，而又肅然生敬。

他肅容道：「江姑娘，那紅線聶隱的傳說，想必你也聽說過，以往我也半信半疑，今天你也見到了，這自稱妖眼的秦娥，來無踪，去無影，不是更勝那傳說中的紅線聶隱麼？」

江虹哼了一聲，道：「我明白了，你急忙拉我趕回來，原來是爲了要見這劍俠姑娘。」

文匡宋正容道：「你說得是……」

江虹見他如此敬重這自稱妖眼的秦娥，心中老大不是滋味，本是用話來激他，不料文匡宋竟坦言不諱，登時氣往上衝，咬了牙，瞪了眼兒。

却聽文匡宋繼續說道：「你難道忘了，這位劍俠姑娘吩咐我們，兩個時辰之後來此會合，吩咐我們打聽那兩路人馬落脚之處，既然已打聽到了，難道你不想知道你那艾姊姊的下落，不想把她從鳩盤婆手中救出來？」

江虹如何不知道文匡宋心中一直惦念着艾芙，爲救艾芙，不顧性命，以致身中劇毒，任艾芙如何對他鄙夷，他却始終對艾芙痴心一片。

她不妬嫉，因爲她也愛艾芙，誰又不愛艾芙呢，但艾芙却對他只有羞愧，當她知道他並不是沒用的小子後，只有感激，當她知道他捨死忘生，幾番救她助她之後，但却知道，艾芙姊姊不會愛他的。

有生以來，只會惱，只會生氣，委屈時也許會哭鬧，却從未嘆過氣的江虹，竟然嘆了口氣。

何時，他才會死心呢？又何時，他才會知道，她喜歡他呢？

但江虹忽然啊呀一聲，跳了起來。因爲她嘆氣，不自覺低了頭，怪事出現了，草地上，那打開來的紙包中，那隻燒鷄不翼而飛。

「你！做甚麼？」

當然不是文匡宋和她耍笑，鎭日眉兒也不舒展的文匡宋，她幾乎記不得曾見他笑過，若他也會玩笑，那倒好了，他一直站在柳蔭外，在等待妖眼。

她雖坐在柳蔭下，但却是在水邊，柳外有文匡宋在等待，在耳目並用，這不是邪門麼？何況疏柳迎風，一眼便可看淸了，樹上亦無人。

文匡宋也看見了，也不禁駭然，但一點兒也不驚，拱手，才說得一聲：「姑……」，那知嘴巴已被堵住了。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王俊對金燈門是正是邪，還未放下心，蕭飛燕又提出金香爐和張員外的關係，要查証更上一代掌門人遇害之事，此時突然黑面神鄭同率領一班婦孺苦主夜闖，聲言爲他們仲裁伸寃，苦主申訴，金燈門答辯，首先由黑衣老婦訴說她先夫鬼影陳章、兒子陳龍都死在金燈門下，經過辯論，金燈門得直。跟着冷香爲父君子刀冷樹申訴，金燈門無人作答，那表示非他們所爲，鄭同判斷金燈門得直……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金燈門

黑白二道包圍　金燈一籌莫展

鄭同劈出了三掌後，突然住手。雙目中暴射出冷厲的神芒，凝住在瘦老人的身上，道：「好一個風攏枯竹的身法，你究竟是甚麼人？」

瘦老人仰天哈哈一笑，道：「鄭同，你出手三掌，才發覺了我的可疑，不覺着太蠢了些麼？」

鄭同冷笑一聲，道：「我姓鄭的一向是直來直往，用不着改扮偽裝。」

瘦老人笑了一笑，道：「鄭同，你也少給我老人家玩花招了，你是立刻滾出去呢？還是要我老人家揭穿你的陰謀？」

鄭同道：「你究竟是甚麼人？」

瘦老人道：「唉！鄭同，你又是甚麼人？我老人家不忍揭穿你的身份，是給你留下面子，但你如執迷不悟，可別怪我直話直說了。」

鄭同臉上一片黑，黑得看不出他是否羞愧之色。

但可從他目光中，看出了心中受着很大的震動。

鄭同輕輕吁了一口氣，緩緩說道：「我如立刻離去，實有些心猶未甘。」

瘦老人說道：「怎麼樣你才會甘願離去呢？」

鄭同冷冷道：「在下見識一下你的眞實武功。」

瘦老人道：「可以，你劃出道來吧。」

鄭同道：「咱們動手相搏，以五十招爲限，如若我勝不了閣下，在下回頭就走。」

瘦老人道：「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到黃河不死心，你出手吧。」

鄭同說打就打，身子一閃，人已到了瘦老人的身側。

雙方這一次動手，各自用出了眞實本領，但聞掌聲呼嘯，足影點點，搏殺得激烈絕倫。

五十招，晃眼而過。

瘦老人突然疾攻兩招，逼退了鄭同，道：「到了五十招，還要不要再打下去。」

鄭同冷冷一笑，道：「在下說出了五十招，那就是五十招。」

瘦老人道：「嗯！你走吧。」

鄭同一抱拳，道：「承教，承教。」

轉身向外行去。

瘦老人冷冷說道：「站住。」

鄭同走到了門口，聞言又停下了脚步，道：「閣下還有甚麼吩咐？」

瘦老人道：「你帶來這些婦孺老幼一大堆，留在這裏也沒有甚麼用了，金燈門中人不明眞象之前，他們可能不會下手對付這些人，但如今他們已經明白了內情，這些人留這裏，實在也發生不了作用。」

鄭同沉吟了一陣，突然舉手一招，道：「走！快步向前行去。」

隨着的一羣婦孺老幼，突然紛紛起身，緊隨在鄭同的身後，離開了大

廳，片刻之後，走得一個不剩。

連那位受傷的老婦人也站起身子走了出去。

望着這不可思議的變化，王俊有些茫然的，但他明白這瘦老人對金燈門有益無害。

他急急抱拳一禮，道：「老前輩，這是怎麼回事？」

瘦老人收斂了臉上的笑容，神情恢復了嚴肅，緩緩地說道：「你是金燈門的這一代掌門人？」

王俊道：「不錯，在下王俊。」

瘦老人忽然歎了一口氣，道：「你們處境險惡，這地方，方圓五里之內，都已經佈滿了强敵，現在，想離開，恐怕已非易事了。」

王俊道：「事情這樣嚴重麼？」

瘦老人點點頭，道：「不錯，他們似是有甚麼顧忌，所以，先派了一羣婦孺老幼，混了進來，阻礙你們的手脚，事實上，那些人中也混入不少武林高手，準備作爲裏應外合用。」

于重道：「都是那一方面的來人？」

瘦老人道：「很複雜，有綠林道上的大盜、巨匪，也有武林中正大門派的人。」

于重接道：「正大門派中人，是那裏來的？」

瘦老人道：「武當派中的劍手，老夫親眼看到了青鶴道長，帶了六名劍手，守候在五里外一處要道。」

于重哦了一聲，道：「武當派青鶴道長，那是武當門下三鶴之一了。」

瘦老人點點頭，道：「不錯，青鶴道長雖然排名第三，但他的成就，決不在兩位師兄之下，年少成名，氣焰逼人，雖然出身正大門派，但他的脾氣，却是大得叫人難以忍受。」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們怎麼會招惹上了武當派。」

于重苦笑了一下道：「我沒有招惹誰，只是爲所當爲，行所當行，如何和武當派結下了樑子，連我也不明白。」

黃媚突然接口說道：「除了武當青鶴道長之外，還有些甚麼人？」

瘦老人道：「很多，很多，老夫一時間也沒分出他們的身份，但四面合圍，各有主體，合計恐怕五六十人以上。」

王俊突然取出了懷中金燈，放在木桌上，緩緩說道：「諸位賢弟，賢妹，雖然諸位對我解釋了很多金燈門中事，但在下究非出身江湖，仍有很多不解之處，我希望能徹底的瞭解金燈門，如是諸位不能讓在下完全知曉，在下立刻交出金燈，還我本來面目。」

于重歎口氣，接道：「大哥，金燈門中的事情太多，咱們雖有解說之心，但一時之間，却也無法解說得很清楚，有些事，大哥還是不知曉。」

方昭道：「大哥既已進了金燈門，怎能輕易言退，如有不解之處，只管請問，咱們自會據實回答，不敢稍有欺瞞。」

王俊點點頭，道：「現在，你們先具實回答我幾件事。」

言小秋道：「大哥問吧！」

王俊問道：「咱們金燈門，究竟是有多少人？」

言小秋道：「連大哥一共六人。」

王俊目光轉到那瘦老人身上，道：「這一位是咱們金燈門中人麼？」

于重笑一笑道：「不是，但他是咱們金燈門中極少的幾位好友之一。」

瘦老人冷冷接道：「明白點說，老夫受過金燈門的恩情，耿耿於懷，常思報答，總算被老夫找到了這個機會。」

王俊道：「原來如此。」

語聲一頓，接道：「武當派在武林中的聲譽如何？」

于重道：「很好，一向都被視爲維護武林安危的力量。」

王俊道：「小兄在敎書之時，也聽到過這些傳說，所以，我覺得很奇怪，武當派爲甚麼要和咱們金燈門作對？」

方昭道：「大哥，這件事很難說，也許是武當門下有甚麼不肖弟子，死在金燈門手下，也許他們受到甚麼人挑撥而來。」

王俊道：「眞的不知道麼？」

言小秋低聲道：「如若知曉了，我們爲甚麼要欺騙掌燈大哥。」

蕭飛燕道：「當今武林之世，以少林派的聲譽最隆，咱們也得罪過少林寺中的和尚。」

黃媚道：「任何正大門派中人，都有些不肖弟子，一旦被咱們查出劣跡來，那就非死不可。」

王俊道：「爲甚麼對他們特別嚴厲？」

黃媚說道：「因爲他披着一件虛偽的外衣，使人防不勝防，其惡倍增，自然該死了。」

王俊本來感覺到滿腹委屈怒火，聞言之後，心中反而生出了一種慚愧之感，忖道：「看來，我確實錯怪他們了，唉！我本是掌燈大哥的身份，作事怎能如此的衝動。」

心中念轉，目光却轉注到那瘦老人的身上，道：「老前輩，上姓大名，可否見告？」

瘦老人道：「老夫齊子川。」

王俊道：「齊前輩，在下失敬了，難得你甘冒大不韙，傳訊來此。」

齊子川道：「金燈門結下的仇人太多，因爲金燈門一向只問是非，不計人情，所以也開罪不少好朋友。」

王俊點點頭道：「于兄弟，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于重苦笑一下道：「大哥，這是一次大包圍，不知如何，消息竟然傳出得如此快，目下，四面都已被人封鎖，我已要言兄弟籌思脫圍之法了。」

言小秋笑道：「這一次，敵人來得

太快，而且，規模又如此龐大，鄭同帶人混入此地，雖然是別有圖謀，但也給了咱們魚目混珠的機會，他被揭穿了陰謀離去之後，咱們只有兩途可循……」

王俊道：「那兩途？」

言小秋道：「一條是咱們立刻離開此地，突圍他去，一條是守在此地，把是非黑白，證個清楚。」

王俊道：「齊前輩說來人衆多，已把這裏四下合圍，咱們只有這幾個人，如何會是他們的敵手？」

言小秋道：「大哥，金燈門在武林中，一向保持了隱密行動，除了咱們的自己人，和三五位眞正的好朋友之外，知道咱們底細的並不多。」

王俊道：「你的意思究竟是突圍而去呢？還是要留下來？」

言小秋沉吟了一陣，低聲道：「如此，如此。」

手指蘸水，一面說一面在木桌上畫出了佈守之法。

這位年輕人雖然排行第四，但如論機謀策略，在金燈門中，却是第一高人。

方昭笑一笑道：「咱們加入金燈門時都許下了以死維護門戶之心，生死事早已不算甚麼了，但在下覺着奇怪的是，咱們這麼隱密的行動，如何會被人摸得這樣清楚。」

蕭飛燕道：「不會是血手七醜洩漏出去的吧？」

言小秋道：「不可能，血手七醜夜襲張伯年府，幾遭全軍覆沒，耿光和黑狐狸受傷情形，如無一月以上療養，很難復元，就算他們想把這消息傳出去，也來不及，何況，正値過年時刻。」

蕭飛燕道：「四哥，照常情而言，過了臘八，黑白兩道中人，都趕回過年，至遲二十三送灶之日，一定封刀，尤其是正大門派中人，對此規矩，執行很嚴，這些人如非事先有備，不可能會這樣快的集中到此。」

言小秋道：「只有一種可能……」

蕭飛燕道：「甚麼可能？」

言小秋道：「他們是爲了一種特別重大的事。」

蕭飛燕道：「至少住在武當山上的青鶴道長來不及趕到此地。」

言小秋點點頭道：「這話大有道理。」

黃媚霍然站起身子，道：「莫非這是一個餌？完全有計劃的行動。」

言小秋道：「你是說因前任掌門大哥身中暗算那天算起。」

黃媚道：「不錯，這根本就是一個設計好的圈套，血手七醜他們不過是受人利用罷了。」

言小秋道：「嚴格點，我們是他們想釣的魚，血手七醜是人家安排在鈎上的餌，我們受愚了，血手七醜更可憐。」

王俊道：「甚麼人，能有這麼精密的安排呢？」

言小秋道：「雖然是晚了一些，我還是猜到了他。」

于重道：「四弟，是誰？」

言小秋道：「張員外張伯年，一手佈置下這張嚴密的網，血手七醜只是貪念而死，咱們却是他網中的目標。」

王俊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道：「四弟，張員外是主謀？」

言小秋道：「小弟相信，八九不離十了，只不過，咱們還不知道他的身份。」

王俊道：「那麼，這些圍守四週人呢？」

言小秋道：「也是張伯年的安排，他算準了咱們的行動，也一直在監視着。」

于重道：「四弟這分析，果然是使人心服，張伯年，他究竟是何許人物？」

言小秋道：「表面上，他是大員外，大善人，骨子裏，恐怕是別有一套，可怕的是，咱們對他瞭解得太少。」

于重道：「但他兒子的病？」

言小秋道：「自然不會是裝的，以六妹的精細，如若眞是裝的，決逃不過六妹的雙目。」

王俊道：「虎毒不食子，難道張伯年願意拿他唯一的兒子引咱們上門麼？」

言小秋笑一笑，道：「大哥，咱們怎能確定，那眞是張伯年的兒子？」

王俊呆了一呆，道：「是啊！他可以找一個孩子來冒充。」

蕭飛燕道：「那後園的佛堂，那獨目老尼，還有這座香爐……」

言小秋接道：「都是故意安排的，咱們上了當，還不自覺。」

王俊長長吁一口氣，道：「歸併而言，這是張伯年的詭計，血手七醜只是被利用來引誘我們上門，在這個過程之中，他們先在暗中下手，刺傷了上一任掌門大哥。」

言小秋道：「正是如此，而且，武當派的青鶴道長以及佈守在四週的人，都是張伯年早先通知了他們，一切都在他控制之下，才造成這樣一個嚴密合圍之勢。」

于重點點頭，道：「事情已到這步田地，咱們只有走一步說一步了。」目光一顧齊子川，道：「齊老，這是一場硬拚，齊老不是金燈門中人，也不用跟着我們淌這次混水了。」

齊子川微微一笑，道：「老夫已經淌進來了，現在，想抽腿，只怕已經太晚了。」

于重道：「齊老，你犯不着的，現在走也許還來得及。」

齊子川雙目一瞪，道：「于重，你要我老頭子先去送死，是麼？」

于重接道：「齊老，你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齊子川歎一口氣，道：「金燈門救了我老人家兩次性命，老實說，我生

生死死，早已不放心上，我齊某人這一次聞風而來，實也準備和諸位患難與共，生死同命，事實上，四週早被圍困，我也無法離開此地了。」

言小秋道：「齊老說的也是，雪中送炭，咱們兄弟不接受齊老這份交情，也未免太負雅意了。」

于重低聲道：「大哥，咱們也該謝謝齊老了。」

王俊站起身子，恭躬一揖，道：「王俊代表金燈門，謝謝齊老。」

齊子川一笑，道：「掌門人，言重了。」

言小秋望望天色，道：「咱們決心留這裏，主要的是想對青鶴道人，證明咱們的清白，也想瞭解一下，張伯年是一個甚麼樣的人物，能在江湖上傳統的封刀期中，集合了這樣多高手，爲他效命。」

望了那香爐一眼，苦笑道：「五妹，如若這眞是張伯年的安排，只怕，這香爐也是假的了。」

蕭飛燕道：「四哥如是無法分辨，小妹又怎能分辨眞假？」

言小秋道：「如是這座香爐是僞製之物，也仿造得十分相似，分辨眞假，只怕要大費一番手脚了，目下情形逼急，不能分心於此，香爐暫歸五妹保管。」

蕭飛燕應了一聲，收過香爐。

言小秋道：「六妹……」

黃媚道：「小妹候命。」

言小秋道：「你原任工作，由齊老頂替，你接替五妹以保大哥安全爲主。」

黃媚道：「小妹遵命。」

言小秋低聲道：「咱們的人手太少，六妹還要兼防正門，施援各方。」

黃媚道：「小妹理會得。」

言小秋道：「剛才，小弟分佈的防守之法，不知諸位是否還能記得？」

羣豪齊聲應道：「記下了。」

言小秋道：「各位請熟悉一下防守形勢，借機生息一下，以備迎敵。」

沉吟了一陣，接道：「在下再重複一句，我們人手少，不希望有任何傷亡，必要時，可以集中人手於大廳之中。」

方昭道：「老四，咱們如若都逐步退入廳中，固可集中人力，但也把敵人的實力集於一處了。」

言小秋點點頭，道：「人家早已有預謀，羅網四佈，這本來就是一次死中求生之戰，至少，集中了人手之後，咱們可以選擇對手的機會。」

方昭回顧了黃媚一眼，欲言又止。

於是，金燈門中人各自奔向了防守的方位。

大廳中，忽然間靜了下來，只餘下了黃媚和王俊。

王俊拉了一把太師椅，端坐在大廳之中。

黃媚輕步行了過去，低聲道：「大哥，你要不要藏起來。」

王俊搖搖頭，道：「不用了，金燈門既然是堂堂正正的門戶，我們就應該端端正正的坐在這裏。」

黃媚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哥，兵刃無眼，暗器亦難防，你如不找一個隱蔽之處，藏起身子，只怕小妹保護不週。」

王俊道：「不用保護我，我已經會施用手中的短劍，這劍中藏有暗器，我一樣可以取他們的性命。」

黃媚道：「大哥，劍中的飛針太惡毒，如非情不得已，最好不要施用，小妹會盡力保護你。」

王俊不知那裏來的勇氣，一挺胸，道：「六妹，不用爲我擔心，我既是金燈門的掌門人，就應該承受金燈門中所有的災難。」

黃媚也未堅持王俊躲入隱蔽之處，嬌軀一晃，閃出廳外，隱去不見。

整座大廳中，空空蕩蕩的只餘下了王俊一個人。

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大廳外面，突然响起了一聲呼喝。

王俊站起身子，舉步向廳中行去。

只聽黃媚柔和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大哥，不要動，別管大廳外面的事。」

這時，日近中午。

王俊又退回到原來的座位上。

大廳外兩個人影，疾如流星一般疾奔而來。

大廳外，四丈處一個高大古柏上，突然響起了一聲斷喝，道：「站住。」

密茂的枝葉中，飄落下一個人來。

一個全身勁裝的人，攔住了兩人的去路。

是方昭。

兩個向前奔行的人，來勢快，收勢也快，倏忽之間，停下了脚步。

方昭目光轉動，打量了兩個來人一眼，拱手一笑，道：「在下方昭，兩位怎麼稱呼？」

兩個人都是穿着一色天藍勁裝，背插雁翎刀。

年紀很輕，都在二十五六左右。

左首一人吁一口氣，道：「你叫方昭，可是金燈門中人？」

方昭道：「不錯，區區正是金燈門中人。」

兩個人相互望了一眼，道：「金燈門一共有多少人？」

方昭道：「不太多，也不太少，兩位不覺得問得太多些麼？」

左首藍衣人道：「好吧！不管你們有多少人，咱們要找一個作主的出來答話。」

方昭微微一笑，道：「在下就可以作一點小主。」

左首藍衣人道：「作一點，你是金燈門中的老大？」

方昭道：「不是。」

左首藍衣人右手一抬，雁翎刀突然出鞘，閃起了一片寒芒，道：「找你們老大出來！」

方昭沒有拔劍，但目光却盯注雁翎刀上，道：「閣下還未回答在下一句，兩位是那一道上的人物？」

左首藍衣人道：「咱們是淮陽派……」

方昭接道：「淮陽派在江湖上，也算正大門戶，和我們金燈門有何瓜葛，找我們金燈門作甚麼？」

藍衣人道：「我已說出了身份來歷，已給足了你的面子，你不是金燈門中老大，作不了主，囉嗦個甚麼勁呢？」

方昭道：「看兩位這點年紀，只怕也不是淮陽派的掌門人吧？」

左首藍衣人道：「咱們不是掌門人，但却奉掌門人之命而來。」

方昭笑一笑，道：「要見我們老大，只要請你們掌門人來，至於兩位這點身份麼？只有委屈一下和在下說說了。」

藍衣人道：「咱們在江湖上走動的人，要憑眞實武功，不是耍嘴皮子的。」

方昭道：「說的也是，兩位動手吧！」

兩個藍衣人互相望了一眼，突然欺身而上，兩把雁翎刀，二龍出水一般，分左右攻了過來。

方昭飄身後退站定，手中長劍出鞘，一式「野火燒天」，金鐵交鳴聲中，封開了兩柄雁翎刀。

兩個藍衣人微微一怔，立刻又攻上來。

雙方配合緊密，有如狂風驟雨一般，把方昭困於一片刀光之中。

方昭神態從容，長劍不緊不慢，正好封住了兩人的攻勢。

表面上看起來，兩把雁翎刀佔盡優勢，其實，兩人心中之苦，只有兩人知道。

只覺方昭的長劍，總是快那麼一點點，佔了先機。

兩個人兩把刀，飛舞如電，看上去威風八面，但事實上，兩個人却無法越過雷池一步。

在兩個藍衣人而言，這是一場激烈絕倫的惡鬥。

但在方昭而言，却是打得十分輕鬆。

片刻之間，已過百合。

兩個藍衣人冒出了一身大汗，但方昭却仍然是不慌不忙，面不紅，氣不喘，臉上也不見汗水。

搏鬥之中，突聞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給我住手，沒有出息的東西，不用給我丟人現眼了。」

聽得那呼喝之聲，兩個藍衣人突然向後退了一步。

方昭也未進襲，收了長劍，抬頭望去。

只見一個六旬老人，身穿藍綢子棉袍，長髯如雪，飄垂胸前，正是淮陽派的掌門人，神刀無敵萬長青。

兩個藍衣人抹去了臉上的汗珠，躬身一禮，道：「見過師父。」

萬長青冷冷說道：「不知好歹的東西，我算白教了你們一場，人家要殺你們，早就要了你們的命，還有臉和人家纏鬥下去！」

兩個藍衣人羞紅滿頰，一欠身，道：「弟子等無能。」

萬長青道：「給我退下去！」

兩個藍衣人應了一聲，退向師父背後。

方昭目光轉動，只見萬長青身後，一字排列着四個人，年紀都在四十上下，每人背負雁翎刀，都是淮陽派中的精銳。

一個年紀很輕的青衣童子，懷中抱着一把九環金背大砍刀。

這是江湖上很有名的一把刀，也是萬長青仗以成名的兵刃。

萬長青抬抬手道：「閣下怎麼稱呼？」

方昭笑一笑，道：「方昭。」

萬長青道：「閣下在金燈門中排行第幾？」

方昭道：「方老三。」

萬長青說道：「原來是方三爺，在下失敬了。」

方昭道：「不敢當，見名如見人，閣下是淮陽派掌門人萬老爺子？」

萬長青道：「不敢當，方三爺適才教訓小徒，蒙手下留情，老朽很感激。」

方昭道：「兩位兄台刀法精純，在下只是勉爲其力抵禦。」

萬長青道：「方三爺過謙了，老朽年紀老邁，但這雙老眼還不花，我看得很清楚。」

方昭笑一笑，未再答話。

萬長青輕輕咳了一聲，道：「老朽先謝過不殺小徒之情。」

方昭道：「慚愧，慚愧。」

萬長青道：「私情既罷，老朽倒想請教方三爺一件事了。」

方昭道：「萬老爺子吩咐。」

萬長青道：「老朽此番受人之邀而來，方三爺，想是早知曉了？」

方昭道：「這正是在下心中之疑，淮陽派和金燈門，素來是井水不犯河水，萬老爺子親率貴派精銳來此，頗有興師問罪之意，不知爲何故？」

萬長青一鎖眉頭，道：「方三爺眞的不知道麼？」

方昭道：「在下如是知曉了，怎會推作不知。」

萬長青道：「史家堡的史大官人，是不是貴門所殺？」

方昭搖搖頭，道：「不是。」

萬長青冷哼一聲，道：「史大官人對淮陽派三度有恩，手中執有淮陽派的護身金牌，貴門夜入史家堡，殺了史大官人，也等於是砸了咱們淮陽派

的招牌，這件事，貴門準備如何對老夫交代。」

方昭苦笑一下，道：「老爺子，無憑無據的，你怎能找上我們金燈門。」

萬長青道：「老朽如是能夠提出證物呢？」

方昭道：「甚麼證物？」

萬長青右手伸入懷中，取出一物，道：「這個，方三爺認識麼？」

方昭道：「認識，金燈門的金燈標誌。」

萬長青道：「這張標誌，就留在史大官人的卧室之內，伴着這張金燈標誌的，就是史大官人的屍體。」

方昭呆一呆，道：「史大官人確非金燈門所殺……」

萬長青接道：「這個金燈標誌，也非貴派所有了？」

方昭道：「標誌，確是本門所有。」

萬長青道：「是別人偽造的？」

方昭搖搖頭，道：「不是。」

萬長青道：「這就是了，金燈標誌既非別人偽造，它怎會跑到了史大官人的卧室中去，伴着那血淋淋的屍體。」

方昭一時間想不出解說之詞，不禁爲之一呆。

萬長青道：「方三爺，金燈門在江湖上自許爲替天行道，應該都是坦蕩君子，既然敢殺人，爲甚麼不敢認賬。」

方昭道：「老爺子，這中間必有誤會，本門自當給老爺子一個解釋。」

萬長青道：「行！方三爺如何解釋，老朽洗耳恭聽。」

方昭呆住了，一時間，他確然想不出如何去解釋這件事情。

萬長青冷哼一聲，說道：「方三爺，你語塞了。」

方昭道：「萬老爺子，此事來得太過突然，在下確然一時之間，也想不出適當的措詞，不過，金燈門的行動，在下全都知曉，史大官人是正人君子，我們爲甚麼要殺他。」

萬長青道：「這就是老朽要問的事，方三爺既然無法回答，那就請讓讓路。」

方昭道：「萬老爺子的意思是……」

萬長青道：「我要去見見貴門的老大，要他給老朽一個交代。」

方昭道：「老爺子，敝門老大，就位不過數日，而且，不是江湖人，也不會武功。」

萬長青道：「他還活着吧！而且也不是啞巴！」

方昭道：「老爺子！」

萬長青厲聲喝道：「方老三，你無法解釋，又不讓去路，那是迫老夫硬闖了。」

方昭道：「老爺子，今天來此找我金燈門的，似非止貴派……」

萬長青接道：「那是他們的事，和老夫無關，我只要問明白，史大官人爲何被殺，是何人下手的？」

方昭道：「有些事，我雖然是不太明白，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訴萬掌門人一聲，金燈門決沒有殺害史大官人。」

萬長青道：「我要證明，我要很合理合情的解釋，空口白話，無法叫老夫相信。」

方昭笑一笑，道：「掌門人，方某人保證，一定會給貴派一個詳細的說明，只不過時間上，要有一點變動。」

萬長青道：「怎麼說？」

方昭道：「除了今天，貴門中人可以選擇任何時間，來和金燈門中人交談。」

萬長青道：「老夫很擔心一件事。」

方昭道：「你擔心甚麼事？」

萬長青道：「我擔心錯過了今天之後，很可能會找不到諸位了。」

方昭道：「萬掌門人這樣說，可是怕我們跑了？」

萬長青道：「就算你們跑到了天涯海角，老夫也有辦法找到你們。」

方昭道：「這就是了，那你還怕甚麼？」

萬長青道：「我怕錯過了今天之後，諸位屍骨早寒了，我又如何和你們見面啊！」

方昭仰天打個哈哈道：「這麼說來，你非要搶先一步了？」

萬長青道：「不錯，老夫要搶先一步，我先替史大官人報仇。」

方昭冷笑一聲，道：「聽萬掌門人的口氣，似是咱們已經用口舌解決不了。」

萬長青道：「淮陽派在江湖上立足，一向是不欺人，但也不受人欺侮，恩怨分明，是非清楚，如若貴派無法解說內情，那就只有還老夫一個公道。」

方昭道：「閣下步步進迫，方某人已退無可退了，今天咱們無法應命，萬老爺子如是堅持不肯答允，那就只有任憑閣下闖進去了。」

萬長青道：「方老三，話是你說的，可別怪老夫出手了。」

他一揮右手，道：「給我闖過去。」

隨着揮動的右手，兩個人影，雙龍分水般，由萬長青的兩側閃了出來。

兩道寒光，交進合擊，有如一把巨剪。

方昭一看兩人出刀的手法，已知遇上了勁敵，一吸氣，疾退三步，長劍風擺枯荷，左右搖動，封開了兩柄合擊的雁翎刀。

這兩人都是淮陽派中的一流高手，刀法精厲，合擊落空，不容對方還擊，立即刀招一變。

兩把雁翎刀左送右擊，攻勢凌厲，只見一團刀光。

（未完・五）

上文提要：丘浩在佟家莊鬧得滿城風雨後，才知于立已離去，只好又往回路追，待他擺脫了佟飛霞後來至河邊，竟發現張彤騎走了他的馬，丘浩因爲要趕路，非要馬匹不可，只好狂追張彤，好不容易追及，張彤却把他的馬打死，丘浩大怒，出刀重創張彤，並要他賠償馬匹；丘浩拿着張彤賠償馬匹的錢來至渡口，打聽到佟飛霞往西走，連忙趕去，終於在一間小飯館內追及佟飛霞……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邪道小子

解毒希望剛滅　絕處又逢生機

丘浩道：「我本來要切下他的人頭回去的，小姐姐，妳知道，我只要切下他的人頭回去，我身上中的毒就會被解掉了，可是我沒有殺他，他賠我這些爛紙！」

佟飛霞鬆了一口氣，道：「這不是爛紙，這足夠買一匹好馬了！」

丘浩伸手按住佟飛霞的手，道：「那麼，我和小姐姐打個商量，如何？」

佟飛霞道：「商量甚麼？」

丘浩道：「我把這些銀票送妳，妳把妳的馬給我騎，好不好？」

佟飛霞楞了一下，她不在乎一匹馬，她要跟着丘浩才是眞的！

她想了一下，又不好拒絕，看看銀票，道：「小兄弟，銀票你收着，我們可以共騎一匹馬呀！」

丘浩道：「兩人騎一匹馬？不太好吧？」

佟飛霞一笑，露出一對淺淺梨渦，道：「你才多大？我也還小，騎在一匹馬上不正適合嗎？」

丘浩還待說甚麼，伙計已把吃的東西端上來了。

佟飛霞就好像照顧她的親小弟似的，把好吃的盡往丘浩的碗裏送！

丘浩也不客氣，大吃大喝起來，反正銀票一大把，連金葉子也用不到！

這二人連吃帶拿的算一算，一共才只有二兩半，伙計把賬剛才算好，丘浩又取出一張銀票放在桌上：「找！」

伙計一看，票面五十兩，眼也瞪大了！

「少爺，能小一點的沒有？」

丘浩道：「這是最小的！」

伙計只得接往內賬房去了，不多時，那伙計雙手捧出一堆碎銀子，裏面還帶有一大把銅錢！

「少爺，店裏就只有這些了，你勉强收下吧！」

丘浩把碎銀子包在袋中，銅錢就不要了，叫伙計多包些吃的就走了！

佟飛霞把馬拉住，她笑對丘浩道：「小兄弟，兩個人騎馬說說笑笑的不寂寞，快上馬吧！」

丘浩把袋子掛在馬鞍上，騰身上了馬背，那佟飛霞也翻身跨上去，雙臂一張便把丘浩抱住了！

丘浩本在心中打主意，他才不同佟飛霞騎一匹馬，如果找個鎮上有賣馬的，他就設法自己買一匹！

佟飛霞想的却是另一回事——我在馬後抱着你，你再也拋不下我了！

這二人騎在馬上往前馳，還眞不巧，迎面奔來一個人，一個小女人！

這小女人到了近前，丘浩當先吃一驚！

那小女人可開口叫了：「喲，不是小弟嗎？你這騎馬到甚麼地方呀？」

丘浩急忙停下馬，道：「是小蝶姐呀！」

不錯，花小蝶出現了！

丘浩有些尷尬，他急忙下馬！

佟飛霞沒下馬，她在馬背上皺眉頭！

丘浩走到花小蝶面前，見花小蝶正望着佟飛霞，便輕輕的道：「小蝶姐，我要趕路，不得已才借她的馬騎！」

花小蝶立即問丘浩：「她是誰？」

丘浩道：「她叫佟……飛霞！」

花小蝶道：「小弟呀，我問你，聽那厲大叔說，你服了吳大叔的毒，要你去殺人，否則你就死定了？」

丘浩黯然，道：「是的！」

花小蝶道：「那就快去殺一個送回去呀！」

丘浩不敢說不殺人，他怕傳進老龍洞，他就慘了！

「花姐姐，我還未找到他們呀！」

花小蝶道：「你已經時間不多了，怎麼還在找他們？」

丘浩道：「天地這麼大，找人也不容易呀！」

花小蝶一拍手掌，道：「這麼辦，這些年我跟我娘學了另一種本事，就是包打聽，你回去我住的山洞等，三兩天後我把消息送回去，你再去殺他們！」

她說得可眞簡單，殺人好像極容易的事！

丘浩道：「不了，我就是已經打聽出那人的地址，這就去找他的，等我把那人的頭切了，立即就回去！」他頓了一下，又道：「對了，厲大叔去了你們山洞中，他與那位涂大娘……」

花小蝶道：「別提了，我媽也眞是的！」

丘浩急問：「怎麼了？」

花小蝶道：「厲大叔見了涂大媽，兩個人摟在一起就沒分開過，嗨，我娘同快刀劉也不示弱，他們呀……眞的是亂七八糟一團糟呀！」

丘浩當然知道那一套，在老龍洞中司空見慣了！

「所以花姐姐一個人出來散心了？」

花小蝶道：「我也不清閒，我娘叫我去洛陽——」

「幹嗎？」

「去打聽丁總兵何時去長安當總督呀！」

丘浩一怔，問道：「丁化龍還沒走嗎？他不走，他的那麼多寶貝也不會運走了！」

花小蝶道：「所以我要去打聽，小弟呀，你快快的長大吧，長大了，你就知道你是多麼的叫人喜歡！」

她說着，還看看馬上的佟飛霞！

丘浩道：「花姐姐，妳去洛陽吧，不久我會去你那兒玩，不過，你今天看見我同佟飛霞的事，千萬不能對別人說喲！」

花小蝶點着頭，不自覺的托過丘浩的脖子，俏咀送上個香吻！

這光景好像姐對弟，可是看在佟飛霞的眼中就不大一樣了！

她的雙目一亮，幾乎要叫了！

丘浩急忙掙脫，他又坐在馬上了！

「花姐姐，再見！」

花小蝶看着丘浩遠去，心中怪怪的，自語道：「小弟呀，你快快長大吧，長大了我就跟你跑得遠遠的，我不要跟娘住在山洞……那個可惡的快刀劉！」

花小蝶是看不起快刀劉的！

花滿天要快刀劉……老相好嘛！

* * *

騎在馬上的佟飛霞，緊緊的抱着小丘浩，她在丘浩的耳邊嘀咕：「小弟弟，剛才那女子滿臉邪氣，很不正經，你以後少同這樣的女子混在一起！」

丘浩道：「她娘有點不正經，她却沒有，不過，我們才見過三次面！」

花滿天是不正經，「丹江夜叉」之名是早幾年道上的頭痛人物，這幾年不殺人收攤子，同涂玫瑰一樣，過安分的日子，却幹起包打聽來了！

花滿天專爲十三惡人包打聽，花小蝶這是去洛陽代她娘公幹的。

其實，這幾天花滿天有了快刀劉，她也懶得走動，就好像厲莫野一樣，也不想立即回去老龍嶺了！

* * *

山道上一馬雙跨往西行，丘浩總覺得不是滋味，這樣騎馬也不快，不如一個人來得既輕鬆又迅速！

他很想擺脫佟飛霞，如果他今年十六七，那就有意思了！

他今年才多大，男女之間不來電呀！

丘浩打定主意了，沒有多久，他對佟飛霞道：「小姐姐，咱們帶的東西快吃完了吧？」

佟飛霞道：「我不吃你吃，可以趕到武關！」

丘浩道：「說得也對，我們快馬加鞭啦……哈……」

他催馬疾走，佟飛霞更高興，便也在馬上抱得更緊！

於是沒有一天時間，前面已見武關了！

丘浩把馬騎進武關城門內，武關的街在右面的山坡上，他出點子了！

「小姐姐，這一路騎馬眞累人，就請小姐姐辛苦一趟，去買些吃的吧！」

他眞大方，狠狠的在袋子裏把碎銀子抓了一大把，足有二十多兩！

「要不了這麼多呀！」

「拿去吧，多了的放在口袋裏！」

佟飛霞年紀也不大，不疑有詐，拿了銀子，喜孜孜的就往武關小街上奔去！

她也不想想，丘浩爲甚麼不也拉着馬一起去呀！

那丘浩也裝累的下馬，坐在路邊直喘氣，就好像他不是騎馬，而是跑路來的！

佟飛霞上街買吃的去了！

丘浩一看可樂了，躍上馬就走，他心中在笑，面上更樂，把馬疾忙的往大道上奔馳，他發覺騙騙人也滿愉快的！

那佟飛霞眞聽話，左手提着肉包子，右手提着的是醬肉肘子，香味四溢，令人垂涎，只不過當她找不到丘浩的時候，她猛然覺悟了！

她忿然的跺着腳：「眞是個小惡人，我對你這麼好，你還狠心欺騙我，哼，我就一步一步的追你，看你怎樣把我甩掉！」

嗨，佟飛霞犯了拗脾氣了，她眞的提着吃的往西追下去了，而且邊走邊吃！

＊　＊　＊

丘浩只有不到七天了，他和佟飛霞一起走，已經耗去了快兩天，他眞的急壞了！

他急，那匹馬便也倒楣了！

丘浩一巴掌接着一巴掌的打，掌掌把馬打得叫，他不知道自己的手掌力量有多麼的大，還以爲打在馬背上不痛不癢呢！

其實，這眞令馬吃不消，比挨鞭子還痛苦！

騎馬的人打鞭子雖然有點痛，但馬挨一下鞭子就好像螞蟻在身上咬一口似的，刺激一下却也不傷皮肉！

丘浩的巴掌就不一樣了，一巴掌上百斤力道，如果這樣打下去，馬當然會叫！

怒馬狂奔中，丘浩發覺前面的山道上十分熟悉，不錯，這兒快到涂玫瑰住的地方了！

他在此地住過，涂玫瑰如今不在此地，她正與她的老情人「二閻王」厲莫野火辣辣的住在山洞裏，丘浩知道，這裏只住了一個涂小蘭！

丘浩可不打算停下來！

如果涂小蘭發現他，他也不會停下馬，他的時間不多了，七天，一轉眼死期就到了！

這就叫做糊塗日子糊塗過，太聰明了煩惱多，就好像丘浩一樣，他知道死期不遠，煩惱出在馬身上，打得馬兒直叫喊！

如果人們知道，天會在甚麼時候塌下來，甚麼時候會在這地方發生陸沉，這裏的人們，日子就過得煩惱了！

＊　＊　＊

大限就快到了，還有七天吶，丘浩把頭一低，打馬也更狠更兇了，最好把馬打得飛起來，飛越前面那段路！

前面正是涂小蘭住的那間小木房！

丘浩已經快過去了，却發現屋門前的石頭上坐了個人，這人一身黑衣衫，長髮披在後肩，有根手杖在手上，手杖上掛的是個大葫蘆！

那人連眼皮也不抬，但丘浩見這人的面皮灰慘慘！

丘浩心想，怎麼不見涂小蘭？

他已經馳出十幾丈遠了，心中好高與，因爲涂小蘭沒有出來攔他的去路！

丘浩正自高與，猛古丁空中一聲「救……命！」

這是甚麼聲音？

丘浩知道聲音來自屋內，不由怔住了！

他心想：怎麼辦？要不要回去看一看？

丘浩仍然未停馬，他在猶豫中，只不過他想了一下，心裏吃一驚！

他攏馬回過來了！

因爲，他突然想到，涂小蘭告訴過他，在她們的門前與窗下暗佈有毒，不知道的壞人只一接近，便會昏倒在地上，但那人只貼背坐在墻邊石頭上，他怎麼還能動？

丘浩覺着不對勁了！

他把問題往深一層稍稍想想，他吃驚了！

於是，丘浩拍馬衝到屋前面，他翻身下馬了！

於是，那個在石頭上坐的人也站起身來了！

丘浩這才剛站定，那人一句話也不說，抖手就是一把灰慘慘的粉末撒過來！

丘浩的反應是一流的，他十七個角觔斗往後翻，呼呼呼的便落在十丈外的路那面了！

他只剛站定，再細看，嗨，他的馬已半嘶叫不嘶叫的躺在地上了！

中毒了，丘浩立刻明白那人是個用毒的人！

那人並不追趕，冷面孔的站在那兒不動顫！

丘浩緩緩的走過去，邊走邊扯下懷中的紙包，把鼻子塞起來！

那人也怔了一下，迎着丘浩站在那裏！

「滾，你回來找死呀！」

丘浩道：「我爲甚麼要滾？這兒是我朋友的家呀，我回來是想打個招呼的！」

「你朋友不在，你快滾！」

丘浩道：「我如果不滾呢？」他指着倒地的馬，又道：「你爲甚麼把我的馬弄死？」

那人冷冷的道：「你不用騎馬了，這馬留給我們騎吧！」

丘浩楞然，道：「你們？」

那人咧嘴笑道：「是呀，在這秦川道上，有誰不知道我兩兄弟二人的赫赫大名！」

丘浩道：「二位大名……是……」

那人道：「黃蓮陳皮是也！」

丘浩：「你老兄是……」

「老子叫陳皮！」

丘浩道：「那個叫黃蓮的呢？」

他剛問道黃蓮名字，屋內突然一聲厲罵：「師弟，你這些年越發的不乾脆了！」

「是，師兄！」

黑長衫撩起來，一把紫色尖刀拔出來了！

丘浩心中吃驚，他大聲的叫：「小姐姐！」

屋子裏傳出「嗚嗚嗚」的聲音！

丘浩又叫：「小姐姐，這人是你甚麼人呀！」

屋內仍然「嗚嗚嗚」聲！

丘浩正自不解，黑衫瘦漢甩起長髮，狠狠的一刀殺過來！

丘浩疾閃，他的尖刀拔在手上了！

陳皮的紫刃刀顯然淬過毒，只一衝上，便是一陣狂殺！

丘浩一挫牙，賣弄個身法閃在那人右後面，尖刀猛一削之下……

「呀！」

好凄厲的一聲長嗥，姓陳的一條右手臂連刀落在地上了，那手還緊緊的握着那把紫光刀不放！

便在這時候，房門「轟隆」一聲被拉開了，一團凌厲的黑影直往那姓陳的身邊落地！

等他發覺姓陳的鮮血直冒，立即自袋中摸出一大包藥粉，用力的塗上去，更併指疾點姓陳的氣海與肩井！

姓陳的悶哼着，靠在石頭上翻白眼！

丘浩就在這時候，一頭撞進屋裏面！

他發現外間沒有人，立即又往內間找，他曾在內間大床上住過兩晚夜，他知道裏面的擺設！

丘浩掀起門帘看，不由一聲罵：「他媽的！」

只見大床上的被子一團糟，床上細着光溜溜的涂小蘭，那兩條腿分別綁在床柱上，一雙小而又尖的奶子直晃盪，再往涂小蘭的臉上看，唷，好紅的一張面！

這樣的顏色是中了邪毒的現象，丘浩當然不會懂，還以爲小姐姐見他進來着了慌！

涂小蘭的口中塞了個毛巾，好像剛塞進口中，因爲塞得不多！

丘浩忙用尖刀挑斷繩子，那涂小蘭已大聲叫：「小弟，快去殺了他們！」

丘浩道：「他們是幹甚麼的？」

涂小蘭急道：「兩個人叫『毒千歲』，大千歲叫黃蓮，二千歲叫陳皮，小兄弟，你快……」

她匆忙取出一顆紅丸塞進丘浩口中，自己也塞了一顆，道：「含着，快去殺了他們！」

丘浩聞言，早忘了自己還活不到七天了，一個飛掠，他打從後窗出去了！

他乃十三惡人調教出來的小惡人，甚麼樣的情況，甚麼樣的手段，這時候他不從正門出去，他果然對了！

當他從屋後繞到前面的時候，那叫黃蓮的毒物雙手握了兩把赤焰毒粉，咬牙切齒的等在門口。

丘浩已冷笑道：「原來你們叫毒千歲呀！」

黃蓮咬牙道：「原來是個小王八蛋，我師弟陰溝裏翻船了！」

他怎知道丘浩的本事有多麼的大，把丘浩當成娃兒，他才走了眼呢！

這時候，涂小蘭已匆匆的穿好衣服，跳出來了！

涂小蘭發現黃蓮手上之物，立刻提醒丘浩，道：「小弟弟，要小心，他手上的是五毒硫磺火毒，只中上身，就燒起來了！」

黃蓮大吼，道：「妳別叫，今天妳絕對跑不了！」

涂小蘭道：「我小弟弟來了，我再也不怕你們了！」

當她發現一邊的陳皮受重傷倒在一邊的時候，涂小蘭忽然掠到陳皮身邊，手中刀就要切下去！

那陳皮一聲叫，翻着身子打出一掌！

涂小蘭連殺十三刀，陳皮也翻滾十四次，閃躲過致命的一刀！

黃蓮出手了！

他雙手左右打，兩把毒粉在半途便「轟」的一聲發出兩團火花，還眞嚇人！丘浩忙閃躲，便涂小蘭也疾閃不迭，火焰發着紫光，有一股難聞味道！

丘浩與涂小蘭二人閃出五六丈外，火焰甫落，灰煙仍在，丘浩準備摶殺黃蓮了！

便在這時，遠處傳來叫罵聲：「他娘的，這筆帳咱們慢慢的算吧……嘿……」

丘浩抬頭看去，只見黃蓮抬起陳皮，飛一般的往林子裏鑽進去了！

涂小蘭恨聲的道：「可惡，被他們逃掉了！」

丘浩看看他的馬，不由發出無奈的嘆息！

「完了，我只有跑路了！」

涂小蘭道：「小弟弟，我發現你來來去去的在這條路上，幹甚麼呀？」

丘浩當然不會說他是找于立大夫解毒的！

他嘆口氣，道：「小姐姐，別提了，我爲自己活命而忙，我的馬完了，我便也完了！」

涂小蘭道：「你等等！」

涂小蘭從屋邊小井提上一桶涼水，冲着那馬首澆上去！

唷！眞管用，那匹馬又站起來了！

這光景看得丘浩一樂，立即拉馬坐上去！

涂小蘭道：「小弟弟，你要走了？」

丘浩道：「我非走不可，小姐姐，妳在家中等着我，一兩天後我就回來了！」

他心中可在直喊着——千萬別纏着我！

涂小蘭道：「我眞的不明白，你爲甚麼再往西邊跑，你發現甚麼人了？」

丘浩當然不能說是找于立大夫，他順口胡說，道：「我若不往西邊去，這條小命就完了，小姐姐，妳不希望我短命吧？」

余小蘭俏嘴一嘟，道：「看你說甚麼話！只是……我眞怕剛才那毒千歲再回來，我怎麼辦？」

丘浩道：「甚麼毒千歲？難道你在門窗上佈下的毒也治不了那兩個人？」

涂小蘭道：「我不說你還不知道，在這秦川大山中，『毒千歲』只一出現，沒有人是不怕的，他們手一抬，人就會不知不覺的昏倒，他們張張口，毒氣還會吹出來，每天他二人，三隻蛤蟆兩條蛇，早餐佐的小菜是蝎子與蟾蜍，要不然就是毒葉子……」

丘浩吃驚，道：「那些東西我常見，我住的地方都有大毒物，不過我可不喜歡吃！」

涂小蘭道：「這兩人早就知道我娘也善用毒，幾次前來向我娘示好，都被我娘拒絕了！」

丘浩道：「妳娘也會毒嘛！」

涂小蘭道：「可是我娘喜歡我厲大叔，有一回這兩人用强的，我娘對他們警告，敢在我們家撒野，一定等他們不注意的時候毒死他二人，這以後有一年多未曾來過了，想不到今天却又來了，偏偏我娘又不在。」

她拉着丘浩的馬韁繩，又道：「眞巧，小弟弟你趕來了，我幸運極了！」

丘浩道：「妳幸運極了，我却倒楣極了！」

涂小蘭道：「你倒楣？」

「是呀，人都快要死了，能說不倒楣？」

其實他指的倒楣，乃是他要去找于立大夫，却兩次錯失機會，這才眞的叫倒楣。

涂小蘭道：「我能和你一起去嗎？」

丘浩當然不會叫涂小蘭一起去，如果涂小蘭發覺他是去找于立大夫醫毒，這事傳進她娘的耳朵裡，然後再傳入「二閻王」厲莫野耳朵，他就慘了。

他已經夠霉了。

* * *

丘浩認眞的安慰涂小蘭，道：「妳放心，我很快的去，很快的回來，那個毒千歲受了重傷，一時間自顧不暇，那有時間再找妳……找妳……」他忽然低頭又問：「我問妳，小姐姐，那毒千歲叫甚麼呀？」

涂小蘭道：「屋子裡的叫黃蓮，外面受重傷的那個叫陳皮，一對毒惡人！」

丘浩道：「那個叫黃蓮的傢伙，他把妳拴在床上面，他……他要幹甚麼？」

涂小蘭面一紅，道：「小弟弟，你這一問眞不眞，他還不是想逞獸慾甚麼？」

丘浩太小了，甚麼叫逞獸慾呀？

他眨眨眼睛搖搖頭，不再多問了。

涂小蘭又道：「小弟弟，帶我走吧！」

丘浩道：「小姐姐，我一個人在馬上騎得快，兩個人就不快了，幫幫忙，妳回屋去吧，把門窗關好，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涂小蘭放開手了！

丘浩抖動韁繩，立刻往西馳去，他眞怕涂小蘭會再纏着他。

涂小蘭站在路邊高聲叫：「小弟呀，你要快快回來呀，回來後我們一起去找我娘。」

丘浩已馳出很遠了，聞言大聲回道：「知道了，小姐姐，我回來後我們一起去找妳娘。」

於是，丘浩轉過山脚不見了！

* * *

丘浩能不倒楣嗎？

有道是「人走時運馬走驃」，他丘浩正相反，正是人說的那幾句——睡覺螞蟻鑽鼻子，喝水幾乎被噎死，走路鳥糞滴頭上，說話咬痛大舌頭。

也許，丘浩比這幾句話更倒楣，因爲，嗨……

* * *

一根竹子三丈八尺長，彎彎的靠在門墻上，稀疏的葉子上拴了黑黃白三種旗帶，每根帶子寬兩寸長五尺，山風拂拂，旗帶飄飄，便也傳出一團哭聲，這兒有人死了。

這兒誰死了？

丘浩跳下馬來疾衝過去看，那座他曾到過的屋門口，站了七八個人，屋子裡都跪了二十多個男女。

丘浩正自吃驚，那個曾收過他一片金葉子的年輕人正巧自屋內走出來，見丘浩來了，不由迎上去拭淚，道：「小弟弟，你又來了？」

丘浩道：「誰死了？」

年輕人指着屋內門正方地上的屍體，道：「你看，我爺爺死了！」

年輕人抽噎着，丘浩全身一哆嗦。

于立死了，怎麼這麼凑巧，這不是造化弄人嗎？

丘浩急問：「怎麼死的？」

年輕人道：「我爺爺善弄岐黃，也精通天下奇毒！只因爲十幾年前親口嚐試過一種毒草，不幸中了毒，還好我爺爺用藥物把毒穩住，只不過他不能晒太陽，因爲陽光一照，毒就會發作。」

年輕人又拭拭淚，道：「我爺爺自回來不到半日就毒發了，他的藥也壓制不了體內的毒，今天一早便駕返西極去了……嗚……」

丘浩幾乎要跟着年輕人哭了。

怎麼辦？他還有五天半日子好活呀！

丘浩還懂規矩，他在于立大夫的靈前叩個頭，一句話也不說，出門拉馬就走。

人到了這地步，能說不倒楣嗎？

他沒精打彩的幾乎要指着老天罵了。

* * *

丘浩緩緩騎馬往東行，這一走就是一整天，他幾乎忘了吃也忘了喝，就算在路上碰見再窮再苦的人，他也覺得這些人比他幸運又幸福。

他好像也看穿了世道，更明白了生命。

世道人心不古，遍地豹狼虎豹，巧兒阿姨常言道：「天下沒有甚麼人上人，天下只有人踩人，世上那有眞幸福，別人痛苦是他家的事。」

至於那生命吶，活着的人要珍惜，死了的人一灘泥。

丘浩這時有些相信巧兒阿姨的這番論調，別管這些話出自惡人之口，但丘浩就有些感觸……

* * *

現在，丘浩又看到涂小蘭了。

涂小蘭一直在屋外守着，因爲她相信丘浩很快會再回來的。

丘浩的出現，涂小蘭樂透了。

「小弟弟，毒千歲二人果然未再來了。」

丘浩只點點頭。

「小弟弟，你怎麼啦？」

丘浩仍然不開口。

一個就要死的人，費精神說廢話，沒意思嘛。

涂小蘭拉着丘浩，又問：「小弟弟，你不是去找個十三惡人的仇家嗎？沒找到？」

丘浩搖搖頭，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涂小蘭道：「走，進去吧，你好像沒有吃東西！」

丘浩開口了。

「小姐姐，我想睡覺。」

「好哇，快進屋裡去！」

她扶着丘浩走進門，回身又關上門，涂小蘭甚至還幫着丘浩脫衣衫褲子鞋襪，拉開薄被替丘浩蓋上。

丘浩緩緩閉上眼睛，便也擠出兩滴可憐的淚水。

這光景令涂小蘭也難過了。

* * *

丘浩雖然很累，却未曾睡多久，那種精神被噬着似的痛苦，令他難以安枕。

精神上的痛苦，永遠超越身體上的痛苦，如果二者一齊發生在一個人的身上，這個人會寢食難安。

丘浩便是這樣。

人如果以爲自己山窮水盡了，這個人便再掙扎，再奮勇，怕也無奈了。

丘浩便是這種感覺。

當丘浩睜着疲乏的眼神望着黑暗的屋內的時候，他發覺涂小蘭仍然赤裸的抱着自己的身子貼睡在一起。

涂小蘭沒有表情，如果有的話，那是一種滿足感！

丘浩不動，他心中只在想着自己還有六天不到的生命，他想着當第二十一天到的時候，腹內的斷腸劇毒突然發作，那種滋味一定不好受。

既然自己不想殺人，那麼就死吧！

丘浩打算在第二十一天的前一天，他便自戕，讓自己死在自己手上，而不叫吳大叔他們得意。

也不知過了多久，丘浩也沉沉的睡了。

涂小蘭抱得他更緊。

丘浩似乎也習慣涂小蘭這種擁抱，他滿身傷疤，却也令涂小蘭覺得有另一種誘惑感。

* * *

外面天色已經亮了。

天已亮很久了，而屋內的床上，兩個赤裸裸的少年男女仍然抱得緊緊的沉睡着。

就在這時候，忽然窗外一聲尖罵：「你們眞不要臉，你們無耻。」

緊接着「呼通」一聲响。

丘浩與涂小蘭立刻匆忙的穿衣下床。

那涂小蘭還尖聲叱道：「何人如此大膽，找死呀！」

丘浩已開門奔出去看，嗨，大窗下面昏倒一個人。

這人丘浩一看就吃一驚，急忙上前把那人扶起來！

涂小蘭也過來看，不由冷笑，道：「小弟弟，送上門來的一顆大好人頭，快，我幫你去取油紙，切下來你就抱回去吧！」

丘浩道：「妳怎麼知道我要切人頭？」

涂小蘭道：「我娘常說，我厲大叔他們的作風就是這樣，誰和他們作對，誰人的人頭就保不住了。」

她指指昏過去的女子，又道：「上一回你不叫我娘殺了她二人，如今她却又來找你痲煩，小兄弟，殺了她吧！」

丘浩重重的搖頭了。

不錯，來人正是一路追趕上來的佟飛霞。

佟飛霞奔到路邊小屋，她先是發現那匹馬，丘浩騎了她的馬，却把她拋在武關小鎮上，等她買了吃的回來，丘浩早走遠了。

當時她氣得直冒火，決心隨後追上來。

只不過她雙手扶着窗戶往屋內看，不由火更大了，一對少男少女光溜溜的抱在一起，眞不像話。

不料那窗戶上塗有毒粉，佟飛霞那裡會知道，她只一聲叫，便昏倒在窗前了。

* * *

涂小蘭眞要取油紙與刀了。

丘浩一瞪眼，道：「我不要殺

她！」

「爲甚麼？」

「小姐姐，我騎的是她的馬，她對我也像妳一樣的對我好。」

但他心中却想着，如果能把佟飛霞的人頭送進老龍洞，自己也一定能搏得吳大叔的喜歡，只要吳大叔點頭，自己就死不了啦，可是……

丘浩咬緊牙關，他就是不殺佟飛霞。

「小姐姐，快快把她救醒吧！」

「爲甚麼要救她？」

「我求妳。」

涂小蘭道：「她們自命白道，專和咱們作對。」

丘浩道：「她的人很好，她這一路上幫着我，要不然也許我早完了。」

涂小蘭道：「那是因爲她心裡喜歡你。」

丘浩道：「救救她吧，小姐姐。」

涂小蘭心中不樂，一扭身便往屋中走進去了。

丘浩一看，心中也火了。

他怎知涂小蘭心中爲何不愉快，女人最是愛吃醋，那佟飛霞長得十分俏麗，涂小蘭再看丘浩的表現，便不由得惱了。

丘浩抱起佟飛霞，他不進屋內了。

他走到馬前面，先把飛霞扶上馬，立刻拍馬往大道上奔馳而去。

屋子裡，涂小蘭還在拿蹺呢，突聞門外馬蹄聲，這一急，醋味全消了，立刻往屋外奔出來。

「小兄弟，你怎麼走了？」她大叫。

丘浩不回答，裝着沒聽見，刹那走得看不見了。

涂小蘭再跺脚，再一次大駡丘浩沒良心。

只不過，如果丘浩再回來，涂小蘭一樣會喜歡，這是爲甚麼？女人嘛。

* * *

丘浩拍馬疾馳，山道上他找了一處泉水，他記得涂大娘就是用涼水把中毒的佟家姐妹兩人弄醒的。

果然，冷泉水澆在佟飛霞的臉上，佟飛霞睜開眼睛，便看到丘浩在身邊，她一挺而起，道：「你是小色狠。」

丘浩道：「甚麼叫小色狠？」

佟飛霞道：「我看見你和那個小毒女人緊緊的、光溜溜一絲不穿的抱在一起睡覺，你不是小色狠？」

丘浩道：「妳想到那裡去了？涂姐姐把我當小弟弟一樣，我們只是在一起睡覺，又沒做出甚麼見不得人的事，有甚麼關係？」

佟飛霞道：「你就非要被人抱着才睡覺？」

丘浩哈哈一笑，道：「起初我也不習慣，現在我喜歡了，如果妳也抱着我睡覺，不也是一樣？」

佟飛霞頓覺面皮一熱，啐了一口，道：「眞是個小惡人，不要臉。」

丘浩道：「妳駡我是小惡人？」

佟飛霞道：「難道不是？」

丘浩道：「我是小惡人，妳還跟着我做甚麼？」他起身指着馬匹，又道：「妳的馬我還給妳，從此咱們各走各路！」

他拔腿就往山中奔去，佟飛霞不要馬了，她追趕丘浩，邊追邊叫，道：「喂，我不叫你小惡人了，回來嘛！」

丘浩道：「妳回去吧，妳跟着一個快死的人幹甚麼？」

佟飛霞道：「我正是要問你，你找于立大夫把你身上中的毒除掉沒有？」

丘浩忽然站住了。

他急旋身，大聲吼道：「我找到于立了，我也看到他的人了，只可惜他死了，我只是看到一具屍體。」

佟飛霞大驚失色，道：「這會是眞的？」

丘浩道：「當然是眞的，小姐姐，我爲甚麼要騙妳，我都快死了，妳還叫我小惡人。」

他有些傷心，淚水在眼眶裡打轉，這光景看得佟飛霞也不忍，撲上去抱着丘浩，道：「是我不好，小兄弟，我不該叫你小惡人，你不是惡人，如果你眞的是小惡人，你早就把張公公的頭切掉包回去了，可是你沒有。」

丘浩道：「包括妳在內，小姐姐，那天在大山中的人，都是我吳大叔想殺的，妳和妳爹妳姐都在場，如果我想殺人，妳的人頭最方便。」

佟飛霞的脖子有些不自在了。

「小兄弟，你不會把我的人頭也切下吧？」

丘浩道：「永遠也不會，我寧願自己死！」

佟飛霞抱得他更緊了。

別看丘浩比她小兩歲，但丘浩的身材高出她半個頭，粗粗的，壯壯的，雙臂力量也夠勁。

佟飛霞把臉貼上去，低聲道：「就知道我沒有看錯你，小弟弟，我眞心的喜歡你。」

丘浩道：「喜歡一個快要死的人，對妳不但不公平，也殘忍。」

佟飛霞道：「我喜歡這種不公平，小兄弟，我們騎馬走吧，天就快要近午了。」

丘浩道：「小姐姐，我們一起走，這樣我也有個跟我說話的人。」

佟飛霞點點頭。

丘浩又道：「一個將死的人，如果連說說話的機會也沒有，那多痛苦，說話對我而言，眞想說個沒完沒了。」

佟飛霞黯然的道：「小兄弟，你太可憐了。」

丘浩嘆口氣，道：「我好像剛有點記憶，便開始過可憐的日子了。」

佟飛霞與丘浩二人上了馬，不多久，便來到一個小鎭上，兩個人吃了

東西，又包了許多吃的。

佟飛霞道：「小兄弟，我們找個地方藏起來，只有我們兩人在一起，我們說話，說我們過去喜歡的事情，我們也擁抱在一起，過幾天甜美的日子。」

丘浩道：「我只有四五天好過的日子了。」

佟飛霞道：「也是我的好日子。」

丘浩怔了一下。

「小姐姐，妳這是甚麼意思？」

佟飛霞道：「我陪你，永遠的陪着你。」

她十分嚴肅的看看天，又道：「如果上天眞要你死，那麼，我們一起死吧。」

丘浩驚訝的道：「妳這是爲甚麼？」

佟飛霞道：「小兄弟，我說過，自從我初次看見你的時候，就喜歡你了，我也甘願爲我喜歡的人而死。」

「可是，我却是個小惡人。」

「在我心中你不是，你一心『求好』，不是嗎？」

丘浩低頭了。

他還能再說甚麼？

* * *

二人策馬往小山道上馳去。

兩個人不走官道了，他們從小道繞過武關往東北方的大山裡去了。

兩個人似乎也把死亡之事抛諸腦後。

丘浩不再想，便佟飛霞也活潑起來了。

* * *

他們漫無目的地走着，偶爾也雙雙騎在馬背上，山中風景如畫，鳥語似歌花兒香，他們沉醉在好美好美的世界裡，忘却了一切的煩惱。

累了，兩個人便找一處深林中坐下來，丘浩吃着佟飛霞送上口的東西，當然，丘浩也童心仍在，把吃的送上佟飛霞口中。

兩個人偶爾會相對大笑。

也不知他們爲何發笑，也許在嘲笑他們生命的過於短暫，過於卑賤吧。

* * *

前面有個破舊的山神廟，丘浩當先奔進廟中，他回頭笑對佟飛霞道：「快來，這兒很靜，地上還舖着稻草，可得好好睡一覺。」

佟飛霞將馬拴在山神廟後面，立刻奔進廟內，果然，神案一側舖着草，好像常有人在此睡覺。

佟飛霞把吃的排開來，又把馬鞍上帶的毯子舖起來，二人高興地相對吃東西。

沒有人再提及死亡的時候快到了。

丘浩不提，佟飛霞更不說，她偎在丘浩身邊，好像個乖巧的小婦人一樣。

丘浩就像個小大人一般環抱着佟飛霞。

他已經習慣抱女子了，不管是佟飛霞或是涂小蘭，甚至連那花小蝶也算上，對他都是一樣，只不過這一天半以來，他對於佟飛霞的感情上有了一種負擔，這是因爲佟飛霞甘願陪他死。

涂小蘭會嗎？當然，花小蝶也一樣不會，她們叫他快去殺人。

* * *

一張毯子裡裹着兩個人，兩個人起初身上還穿衣衫，便褲子也穿着，但不多久，丘浩自己把身上的褲脫了，他把衣褲舖在草上，這樣，兩個人睡得更舒服。

佟飛霞本來吃驚的，但她突然想通了。

人都肯陪他一起死了，還想得那麼多？原始就原始吧，來日無多了。

於是，她也把全身的衣褲脫光了。

當她紅着臉把頭埋在丘浩胸前的時候，她大吃一驚的叫起來了。

「哎呀，你。」

丘浩道：「可是我身上的疤痕？」

「你身上怎麼疙疙瘩瘩的呀？」

丘浩道：「那不是生下來就有的。」

不錯，沒有人生下來便長滿一身疤。

佟飛霞撩起毯子仔細看，她還摸着。

「這……這是被刀割、鞭苔，還有這是被爪子抓的，小兄弟，你好慘啊。」

丘浩却淡淡的道：「我現在不慘了。」

佟飛霞不斷的撫摸着丘浩身上上百個疤痕，不由得想哭……

丘浩又道：「因爲我還有妳在這兒陪着我，我已感到很滿足了。」

他此言甫出，佟飛霞情不自禁的緊緊抱住丘浩，二人立刻面貼面的垂淚了。

兩個人只不過一陣傷心，那丘浩又笑笑，道：「我們爲甚麼要悲傷？我們應該笑呀。」

佟飛霞道：「我笑不出來。」

丘浩道：「小姐姐，我們只要覺得快樂、覺得滿足，就應該快樂的笑，妳不見這世上有太多太多的人活得很不快樂，就算他們活得再長、再久，但都活得十分辛苦，十分悲哀，我們活得雖短暫，却能把握住最短的兩天，活得十分愉快，這就夠了。」

佟飛霞似是很驚訝，丘浩小小年紀，竟然會說出這些話——這些連大人也不一定想到的，他却說出來了。

其實這也是平常現象，對於一個飽受折磨的少年人而言，這是時勢逼得他早熟，而早熟的結果，看上去便似大人一般口吻。

丘浩自小飽受十三惡人的折磨，又在平日聽多了他們十三惡人對世俗

的惡言咒罵，久了，便也產生一種不平的心理，使他多少也帶有憤世嫉俗的表現。

他現在就表現出來了。

當佟飛霞聽了丘浩的話，立刻雙臂如鈎，抱住丘浩，這時候，丘浩的動作表現出來了。

他的動作帶着幾分粗野。

他回抱，當兩個人各自用力摟抱的時候，那就會令人產生壓迫感。

佟飛霞就有這樣的感覺。

她感到丘浩忽然變了——變成大人了。

是的，丘浩想到在老龍洞中看到吳非吾與巧兒的樣子，他也看見過呂不悔與白盼兒那種玩命似的擁抱，還有那尚不邪與齊飛兒的忽溫柔又瘋狂的翻滾吻咬。

這是耳濡目染的結果，丘浩現在「套招」了。

甚麼叫「套招」？

當然是模仿是也。

他吻着，撫摸着，更以成熟的動作把佟飛霞壓在身子下面，那動作，嗨，只僅僅的壓着而已。

這是因爲二人尚不懂如何進行下去，便愉快吧，也就只有這些了。

* * *

別以爲是荒山的山神廟，二人依然愉快，一張毯子便二人的頭也幪在裡面了。

這種睡法也新鮮。

只不過這一覺醒來的時候，丘浩有些不對勁了。

他急忙屈指算時間，糟了，他僅有不到三天。

他還有三天可活，但他的腹內有着針刺的感覺。

那種刺痛，並不是連續不斷的。

而最令他吃驚的，乃是整個肚子不定地方的刺痛——是的，三七斷腸散毒快要發作了。

丘浩的胃口大減，一大早起來，他甚麼也吃不下。

佟飛霞一見，心中那股子難過就別提了。

佟飛霞狠聲的道：「小弟呀，你我就算死了，那害你的惡人也不見得活多久了。」

丘浩道：「大叔阿姨們不出來，他們就永遠會活在這世上。」

佟飛霞道：「如果他們想奪寶，這一回他們非死不可。」

她忿怒的爲丘浩揉着肚皮，又道：「江湖上有那一個不知道，十三惡人平生都嗜愛寶物呀。」

丘浩道：「他們每個人均擁有許多寶物。」

佟飛霞道：「我離家的前一天晚上，衙門裡有人到我們莊上，本來想邀我爹再出馬，假扮成軍官模樣，加在二百名軍隊中，更把假的寶物運往西京，這一回如果十三惡人再出現，他們一個也活不成。」

丘浩道：「怎麼沒聽妳對我說過？」

佟飛霞道：「我沒有機會對你說，再說剛開始，我仍然把你當個小惡人，你若死了，我也不會太難過。」

丘浩道：「我就快要死了。」

佟飛霞道：「所以我恨那十三惡人。」

丘浩道：「你聽到官家怎樣對付十三惡呀？」

佟飛霞道：「丁總兵親自押車，車上暗藏弓箭手，這些弓箭手均是千中選一的好手，等到十三惡人露面，這些人便自大車上取下弓箭，把十三惡人兩翼包圍，交叉射殺，更在隊中埋伏高手，丁總兵說，格殺勿論。」

丘浩一聽，心頭一緊，忙問：「這是甚麼時候決定的事？」

佟飛霞道：「計劃細節我也不知道，只不過丁總兵親自率人西行，定然引起十三惡人的覬覦之心，到時候他們非上當不可。」

丘浩道：「那麼，妳知不知道，丁總兵家中的那些寶物，又怎麼搬運？」

佟飛霞望向廟外，冷冷的笑道：「丁總兵傳下話來，他說江湖上十三惡人不除掉，他是不會輕易把家搬往西京長安的，他只率官兵去上任，就是這一趟去長安接任總督之職了。」

丘浩聞言，雙目一亮，他起身匆匆的穿衣，邊穿衣邊對佟飛霞道：「小姐姐，妳先回去吧。」

佟飛霞道：「小弟呀，你這話是甚麼意思？你不叫我和你一起赴死嗎？」

丘浩道：「小姐姐，我告訴你，也許我可以不死了。」

佟飛霞道：「眞的？」

丘浩道：「我想應該是這樣，小姐姐，回去千萬別提和我在一起的事，就說妳去遊山玩水了。」

佟飛霞道：「小弟弟，你想拋棄我了？」

丘浩道：「誰說的，等我長大了，一定會娶你。」

佟飛霞道：「何不現在住在一起？」

丘浩吻了一下佟飛霞，道：「如果我們能爭取到長久，我們爲甚麼放棄這種機會？」

佟飛霞無奈的點點頭，她穿戴整齊，走出山神廟。

丘浩又揉着肚子，道：「這毒藥像是發作了，小姐姐，我馬上回去，回去求解藥，妳回去吧。」

佟飛霞道：「你只有兩天時間了。」

丘浩看看山頭，他認了方向，立刻往山中奔去。

他不騎馬，走山路翻大山，反而比騎馬還快。

佟飛霞弄不明白，爲甚麼丘浩聽了她的發狠話，就立刻勇氣百倍的要求解藥去了。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齊天榮知道小羅救走郭玉書，怕被人知道自己是陰陽不分、半陰半陽的人，也可稱為「人妖」，他的性伴侶可以說是男的。他一定要將小羅格殺滅口，以免供諸於世，小羅被追捉，得龍起雲救走，衛天愚也來了，三人談及小仙蒂、慕容雪之事，引起龍起雲反感而去，小羅憶起玄陰教主的話，他們之間的關係很微妙……葛三刀和小羅分手後，却遇上祝家雲……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

司空羽・文
可飛・圖

垂死英雄

老夫少妻懷心事　眞假情人各不同

這麼巧的好事不會有，壞事却大有可能。這工夫眼見周光迪帶着他那雀斑女兒走了進來，還發現了他。

不管是甚麼理由，小羅都不希望在此挨揍。

只不過周光迪和他的女兒已站在小羅桌邊。

小羅低聲道：「周老頭，不一會我就吃完了，到鎮外去，你儘管打個夠。」

周光迪道：「我不是說過，這樣公開地揍人，效果才更好些？」

說話間已揪住小羅一臂，想把他摔在地上。

怎奈小羅的身手越來越高，剛剛又學了三招劍法及四招刀法，更是大有進境，周光迪沒有揪住他。

「好小子！你要反抗！」說話間連抓七次，終於抓住了小羅的左肩。周光迪的「擒龍八大抓」非同小可。

小羅十分佩服他的抓法，詭譎快速，令人防不勝防。

於是拳打脚踢又開始了。

「老先生，不要在小號內打人成不成？」掌櫃的連連阻止，叫他們到外面去打。周光迪聽如未聞。

小羅被打，看熱鬧的人有的忍不住，道：「老先生，怎麼欺負一個年輕人？他是你老先生的甚麼人？」

「他是我的兒子，他不學好，整天在外游手好閒。」

「就算這樣，可以回家才打呀！」

「不對，有所謂『當面教子，背後勸妻』！」周光迪道：「你們看，這麼多的人在看他挨揍，他是不是一點也不在乎？」

眾人一看，小羅的確是不大在乎的樣子。

這眞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其實小羅正在注意周光迪的每一拳一掌或一抓或一脚。全神貫注，看來自然是不在乎的樣子了。

觀眾有人道：「這一對父子眞是一對活寶貝！」

這工夫周光迪喘着停手，道：「誰願意受僱揍人？每打他一拳一分銀子，一百拳一兩銀子。」

打人能賺銀子，自然有人幹，一個漢子先站出來。

周光迪道：「不能亂打，要打在我指定的地方。」

他指出小羅身上兩三個部位，道：「要用力打才行。」

漢子道：「老先生，可不能失信哪！」

「甚麼話！有這麼多人作証！」周光迪道：「一百拳一兩銀子，不能半途而廢，話要講在前頭。」

這工夫漢子已經打了起來。

他當然很用力，反正他以為小羅也不是他的兒子，拳頭打在別人身上，可以練拳，又有銀子可拏。

天下的確有些便宜事，竟被他遇上了。

小羅被打，似乎不感到痛楚，像是有人為他捶背一樣。這漢子最初很用力，打到五六十下，每打一下，就會痛得甩甩手，而且力道逐漸減輕了。

周光迪道：「不行，你這是敷衍了事，請退下去！」

這漢子還想再打，另一個漢子把他推開，打了起來。

剛開始當然有力，但這漢子打了六七十下也力盡了。

最重要的是，拳頭奇痛，好像手骨要裂開似的，而且消耗體力甚大，他們很想不通，平常揍人打五百或一千下也不會累，今天是怎麼回事？

結果周光迪大聲道：「朋友，沒吃飯是不是，老夫花銀子僱你揍人，拳頭却像棉花一樣，這怎麼成？」

又換了三個，都未超過八十下就被淘汰了。

周光迪道：「蓉蓉，我們走吧！」

六個漢子一攔，其中一個齜着牙道：「老臭蟲！打人的帳未付淸，就要走人？」

「甚麼帳？」

「不是一百拳一兩銀子嗎？」

周光迪道：「是啊！你們打到一百拳沒有？」

「不是一拳一分銀子嗎？打多少拳照算哪！」

「老夫說過有一拳算一拳來嗎？」

大漢道：「老傢伙，不這麼算怎麼算？」

周光迪道：「老夫特別聲明：一百拳一兩銀子，不能半途而廢，話要講在前頭，不足一百拳，當然不算數。」

六個漢子不由盛怒，道：「你老小子分明是耍人！」

周光迪大聲道：「各位鄉親評評理！老夫剛才是不是聲明過，湊足百拳才能計價付銀子？」

有人附和，但六個漢子出了手。

周光迪往一邊一站，蓉蓉出手接下來。

六個大漢在她手底下像是狂風中的高粱稭子一樣，被打得東倒西歪，有的倒地不起。

直到六人都倒下，一時也爬不起來時，兩人才離去。

掌櫃的大叫「不要走！」但二人往人縫中一鑽就不見了。

「這像甚麼話！」掌櫃的叫嚷着。「萬一出了人命，小號怎麼擔待得起，說不得，這位小友——」

他一轉身，想要小羅負責，發現小羅也不見了。

小羅出鎮不遠，發現周蓉蓉——小雀斑在路邊坐着，似在等人。小羅道：「周姑娘在等誰？」

「等你……」

小羅一震，這不是茜茜的口音嗎？

小羅打量着她，不是茜茜是誰？只是易容術十分高明而已，小羅道：

「妳是茜茜？」

「不錯！」

「妳怎麼會在周光迪身邊？」

「這該從頭說起。上次你把我輸了對不對？」

「不錯。我們到處找妳！眞急死人了。」

「把我贏到手的人叫朱虹，你猜他是誰？」

「我怎麼會猜到？茜茜，妳沒有吃虧吧？」

茜茜搖搖頭，道：「非但沒吃虧，還得到了益處。」

「莫非他不是壞人？」

「朱虹是『黑白陰陽判』秋鳳池大俠的師姪！」

小羅楞住，這是怎麼回事？

茜茜道：「出了賭場，朱虹甩掉你們之後，就去見秋大俠，秋大俠叫朱虹把我交給周光迪周前輩。」

「為甚麼要交給周光迪？」

「秋大俠要周前輩成全我，他們都以為我的身手不足以自衛。」

「周光迪教了你些甚麼？」

「『擒龍八大抓』！」

「無怪剛才妳對付那六個漢子就像秋風掃落葉一樣。」

茜茜道：「你是不是覺得挨打之後渾身十分舒暢？」

「是啊！」

「周前輩每次打完給你一些藥，那都是他精煉的靈藥，一來可治你的『五陰鬼脈』，二來也可增長你的內力。打你是為了使你更易於消化那靈藥，使它發揮最大的藥效，也能使眞炁流暢於四肢百骸。」

小羅道：「無怪近來我的體能大有改善，本來我也隱隱猜出周大俠打我是另有深意的，却想不通為何當眾打我效果會更好？」

茜茜道：「周大俠說，當眾打你，本也有使敵人以為我們是敵對立場的用意，因此，當眾打人，他不敢敷衍，一定要用力眞打，如果背後打你，由於他和羅伯伯和伯母是知己，只怕狠不下心腸，這才選擇公開打人的。」

「原來如此，眞是費煞苦心！」小羅道：「還有一事我不大明白，近來在周大俠身邊的是妳，以前在他身邊的小雀斑姑娘又是誰呢？周大俠未娶，那來的女兒？」

茜茜道：「她就是你的妻子小仙蒂。」

小羅心頭一震，吶吶道：「她就是小仙蒂？」

「是啊！小仙蒂也有『五陰鬼脈』絕症，甚至比你的更嚴重，因而他帶在身邊隨時治療，如今已有起色，在某處待產！」

「某處是甚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

「茜茜，妳一定知道。」小羅揪住了茜茜的胸衣。

茜茜道：「小羅哥，你的手抓在我的甚麼部位上？」

小羅急忙鬆手，道：「對不起！我以為妳應該知道小仙蒂在何處待產的，告訴我，我好想找她。」

茜茜內心很不是滋味。

就好像她自己不存在似的。其他男人對她的讚美、景慕和期待，在小羅面前似乎一文不值。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她的絕症未治好，生產是否危險？」

茜茜吶吶道：「也許不會的，大國手會在她身邊的。」

茜茜這麼說，內心却不這麼想。

她前幾天還偷聽周光迪對秋鳳池談過，小仙蒂的情況比小羅難治，對她的生產沒有把握。

可以這麼說，要大人就必須犧牲孩子，要孩子就必須犧牲大人。如果再說得明確點，到時保住嬰兒的機會要比保住大人多出很多。

可是這話茜茜不敢說。

茜茜是個心地善良，較為溫順的女孩，她和小五子及軟軟不同。

小羅道：「茜茜，妳一點都不關心我！」

「我不關心你？」這句話傷了茜茜的心，大聲道：「你有沒有良心？你張口小仙蒂，閉口小仙蒂，我在你身邊等於一塊木頭，我關心你、體貼你，你受了傷，我夜夜失眠，你有絕症，每到一地方，總是到廟裡去拜，希望你能活到八十歲，治好絕症。但是，這一切你都視同未見，你心目中只有一個小仙蒂。但你和小仙蒂的認識，說來却又十分牽強，只是同情她希望要個孩子而已。而你們羅、龍兩家都需要留後，難道說我不會生孩子……」

她知道說漏了嘴，這話當然也是實情。

要比身段及容貌，茜茜比小仙蒂還要稍美些。

要比交往時日之久暫，茜茜自也比小仙蒂久些。

這些都是茜茜忍無可忍，不吐不快的原因。

小羅嘆口氣，道：「茜茜，也許我對妳不大公平，一個人對自己的行為，有時是很難看清的。」

茜茜本來是個嬌生慣養的女孩，自跟着小羅，被他冷落，那份嬌氣或驕氣就逐漸消失了。

因此她非常易於滿足。

小羅這幾句話使她激動甚至感恩，撲入小羅懷中，淚水泛濫，一片汪洋。她以為小羅哥畢竟不是漠視她、根本不關心她。

小羅給她一塊手帕，讓她擦乾淚痕，道：「是周大俠要妳在此等我的？」

「不是，是我自己的意思，他說他要教我的還沒有全部教完，我說你目前太寂寞，我不忍心離開你。」

「周大俠怎麼說？」

「他只是嘆了口氣，然後點點頭。在離去前，送我這兩個小瓶，要我交給你。」她自袖中取出兩個小瓷瓶。

小羅接過一看，白瓶上寫着「擦臉用」。

紫色瓷瓶上寫着「擦唇部及指甲用」字樣。

小羅道：「這是幹甚麼？」

茜茜道：「為了使敵人相信你已無藥可救、病入膏肓，看來每下愈況，就必須動點手脚。白瓶的藥水擦臉能使面孔看來沒有血色，一種枯槁、憔悴的樣子。」

「紫瓶的是不是擦指甲及嘴唇的？」

「對對！擦了之後，會發紫，看來你的絕症已到了油盡燈枯的地步，一些大魔頭才不屑向你下手。」

小羅道：「周前輩想得這麼周到。」

「據周前輩說，這是龍前輩要他這麼作的。」

小羅心道：「龍起雲把我掃入溝中，可見他當時盛怒，觸到了他最最敏感、痛楚之處，但他還是很關心我的。」

* * *

「葛三刀」和祝家雲在一起，一天到晚都能聽到他的爽朗笑聲，他不像以前不修邊幅，甚至穿着土氣又邋遢。

他總是把自己打扮得很光鮮。

人的心情[illegible]好，也許連相貌也會有所改變了。

祝家雲這個大姐不算很美，但很矯健，配「葛三刀」算是中上之選，她以為「葛三刀」很風趣。

人與人之間是有所謂緣份的。

她以為「葛三刀」也很老實，當然，他是否老實呢？也只能說他的本性不壞而已，其實他的花梢多得可以造反。

此刻二人在一個野舖子打尖。

每人一大碗陽春麵，吃得滿頭大汗，因為這兒只有陽春麵。

這工夫山徑上有個人狠狽逃來，衣衫幾乎完全濕透。

本來「葛三刀」還沒看清此人，因為此人的髮髻散開，有幾綹被汗水沾在臉上，擋住了面孔。

但這人却向「葛三刀」奔來，到了他的桌邊，上氣不接下氣地道：「葛老弟，羅少俠……他……他在甚麼地方？他……他怎麼沒有來……」

「葛三刀」這才看出，此人正是失散的前玄陰教護法劉大泰，肩上受傷，血漬一片，似也奔了不少的路。

看來他已近似虛脫。

「葛三刀」道：「劉大俠，是甚麼貨色？」

「是……是玄陰教的副教主常有慶及護法朱子玉。」說完人已經原地塌下，顯然是體力透支而虛脫了。

祝家雲道：「大海，這是甚麼人？」

「玄陰教前護法劉大泰。」

「也就是玄陰教未被屠教以前的護法？」

「是的，此人不斷地被追殺，是前玄陰教中高級份子僅存的一位。」

就在此時山徑林蔭中奔來二人。

為首的是常有慶，後面是護法朱子玉。

二人立刻就看到劉大泰躺在「葛三刀」桌邊地上，二人奔上來，「葛三刀」一攔，道：「常有慶，咱們又遇上了！」

常有慶輕蔑地一笑道：「滾開！我要逮人！」

「葛三刀」道：「逮誰呀？」

「劉大泰。」

「劉大泰又怎麼招惹你哩？」

「你有沒有撒泡尿照照？你配插手嗎？」

祝家雲見對方侮辱「葛三刀」，已看不過去，就要出手，「葛三刀」扯了她一下，低聲道：「先別急！」

「葛三刀」道：「以前我很少照鏡子，近來嘛，由於有位大妞在身邊，不能不整理儀容，所以不必用尿來照，也知道自己不湊合，只不過，比起你這位貌似婦人的小相公，可就要差一截子了！」

常有慶面色一變，朱子玉已拔下蛇頭雙匕撲上。「葛三刀」撤出七星刀，在第一招半上，竟把朱子玉的左腿砍傷。

祝家雲拍手叫好，在她的心目中，葛大海本就應該如此厲害的，因為她並不知道葛大海以前只有三刀凌厲。

只不過朱子玉却驚得楞住，常有慶也差不多。

「葛三刀」怎會忽然出息了？可真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因此，朱子玉不信這個邪，不顧腿傷，掄匕又要撲上。

常有慶一攔，道：「姓葛的，你出息多哩！」

「過獎！」

「是甚麼人物成全的啊？」

「金刀聖母！」「葛三刀」到目前為止還不知道那道士就是「黑白陰陽判」秋鳳池，所以繼續胡扯，說是金刀聖母之徒。

常有慶冷笑道：「去你娘的！武林中那有個金刀聖母，我看是你師娘教的，還是由我來掂掂你的斤兩！」

「嗆」地一聲，長劍出鞘。

常有慶雖然瞧不起「葛三刀」，但他也很精，小羅的武功步步高昇，每隔一段時間遇上，就高出一些，另外小羅身邊的一些姑娘，如小五子、姜軟軟及秦茜茜等，幾乎都是如此。

這些人的武功都會與日俱增，又怎知「葛三刀」就不能？

常有慶是塊甚麼料子，祝家雲根本不知道。

躺在地上的劉大泰却知道「葛三刀」的底子，因為到目前為止，他只是力盡累倒，並沒有昏迷。

劉大泰以為自己這條爛命今天是完了，只怕還要連累兩個人呢。

甚至劉大泰估計，有兩個「葛三刀」也不成。

就算這個塊頭頗大的妞兒一齊上也是白搭。

常有慶輕蔑地看看「葛三刀」一眼，目光移向祝家雲。道：「姑娘和他是甚麼關係？如果不相干趁早離開他。」

「為甚麼？」

「因為他馬上就要升天歸位了。」

祝家雲道：「我看你才是一臉霉氣。」

「葛三刀」道：「家雲，這個人正在走運，他是玄陰教的副教主。」

祝家雲不由心頭一驚，無怪這小子如此狂了。

「葛三刀」道：「此人雖不是女人，却也能作女人所作不到的事，這麼說吧！他有時作女人，有時作男人。」

祝家雲茫然，他無法想像一個男人怎麼會一會作男人，一會作女人？

因為自幼窩在家裡的人，見聞不多，未聽過這種事。道：「大海，他明明是個臭男人，怎麼說他是個女人？」

「葛三刀」道：「他是個……是個……乾脆這麼說吧，他有時扮演小公鷄，而有時又扮演小母鷄。」

祝家雲似懂非懂地道：「原來如此！」

「所以，說他是男人也成，是女人也成。」「葛三刀」道：「如果他是男人，就自然而然地喜歡妳，設若他此刻傾向女性，那就……那……」

祝家雲道：「那就怎麼了？」

「就……就會喜歡我了！」

常有慶大喝一聲掄劍猛刺。

他身懷絕技，又高居副教主之位，難免托大。

一但托大，像「葛三刀」這等人物，自然不屑全力應付。

劍光乍閃，已到了「葛三刀」左脅下。

但是，刀光炸開，反而先一瞬到了常有慶的腰左側。

力大刀重，說不定能一刀兩段。

儘管七星刀的的確確已在常有慶左腰側不及五寸之處，他似乎仍然不信，不論是橫看、豎看，「葛三刀」這塊料子都不大可能……

這念頭快逾閃電。

只不過寒氣逼人的大刀確已近在三四寸之內。

常有慶大驚，全力一閃。因為他的一劍攻出，是大開大闔的劍法，也是對付只需進攻，而根本不需防守的貨色的劍招，[illegible]以回劍去格已經不及。

所以，不論他怎麼快，這一刀也不可能完全落空了。

簡直像是噩夢乍醒。

常有慶呆住，在一邊上藥的朱子玉也楞了。

無論如何他想不到，副教主會栽在這個五流貨色的刀下，甚至衣破處已淌出了血。

這個流血的人絕對應該是「葛三刀」才對。

其實祝家雲也許更驚奇。

儘管她心目中的葛大海非比等閑，連她老爹都愛上了葛大海的刀法，但聽說常有慶是玄陰教的副教主，心頭也不由一凜。

像玄陰教這個大教的副教主，又豈是等閑？

但是，她的大海哥只一招就寒了敵人的膽。

幾乎連她也不如，當初在他們包子鋪後院內，她是在兩招半以內才敗給「葛三刀」的，當然，這有點不同。

以常有慶的造詣，是絕對不該如此窩囊的。癥結所在，是由於他太輕敵，以為以任何爛招，都可以在一兩招之內叫他躺下。

有了這想法，就連最爛的招術，也不會注入較多的內力，也不會循規蹈矩地把每一式施出。

常有慶不信，朱子玉也不信，他道：「副座，只要你不輕敵，五個『葛三刀』也不成，咱們一起上。」

「葛三刀」道：「對，一起上也許不會太難看。」

常有慶手一揮，表示不須齊上，又攻出了凌厲的一劍。老實說，他仍不願把他最拏手的劍法施出來。

他以為，用那種絕學對付「葛三刀」等於侮辱那種絕學，想着想着，刀劍一接，「噹」地一聲，刀劍各自盪開，但七星刀忽然回掃，正是常有慶挪移的位置。

這一次常有慶才大吃一驚。

這小子眞的脫骨換胎了，這絕非巧合，所謂絕學，就是這樣子，他的刀劍能預先等在對方要去的地方。

刀劍比你還快了一步在等你，你躲得了嗎？

「刷」地一聲，這一刀又挑中了常有慶背衣。

雖然這一次未曾傷皮肉，却嚇破了他的膽。

朱子玉再也不敢低估，此刻他的腿已包紮好，擎着雙匕，道：「副座，我們再上。」

常有慶低聲道：「他們還有一個未出手，由於你我受了傷，不宜久戰，就暫時饒他一命吧。」

「葛三刀」道：「師妹，咱們的師父『金刀聖母』的刀法如此高絕，奇的是，她老人家的威名在武林中幾乎等於零。」

祝家雲知道他在胡扯唬對方，道：「對呀，我也想不通，遇上好幾個人物，沒有一個不是灰頭土臉的，而且全都沒有超過三招，却都未聽說過師父的大名，我眞想不通。」

常有慶一聽，乖乖，他們已經和好幾個高手動過手，却未超過三招，由此可見，那些人物之中，必然還有比他高明的角色，反之，就不會到第二三招才被「葛三刀」擊敗。

常有慶多麼羨慕那些被「葛三刀」三招才擊敗的高手，聽起來總比一招就灰頭土臉好些。

常有慶道：「『葛三刀』，本座今天有事，沒有閑工夫和你折騰，相信總有一天我會找回來。」

「葛三刀」道：「對，總會有那麼一天的。」

常有慶和朱子玉離去。

祝家雲豎起大拇指道：「大海，你眞了不起。」

「葛三刀」道：「了不起的人會付不起兩盤包子錢而想溜？」

兩人大笑，這工夫劉大泰已站了起來，兜頭一揖道：「葛老弟，沒有你我今天是完了。」

「葛三刀」道：「劉大俠不必客氣，坐下來吃碗陽春麵吧！在這兒就是有錢也吃不到山珍海錯的。」

劉大泰感嘆地道：「眞正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老弟一定是另有奇遇了吧！」

「葛三刀」道：「承金刀聖母栽培，稍有寸進而已。」

並非他對授藝的「黑白陰陽判」不敬，實在是不知道那道人是誰，如有人問起道人是誰而叫不出名字，更會惹人笑話，連授藝者的名字都叫不出來。

因此乾脆就是「金刀聖母」之徒算了。

＊　＊　＊

這兒又是另一處深山中的小屋，它建在一個小瀑布不遠處，不論晝夜，都有盈耳的松濤和瀑布聲，這兒眞是世外桃源。

小五子又被安置在此處。

童翎對她說，以前的小屋已有人知道，為了絕對的安全，絕對不受干擾，這兒是個好地方。

快圓的月亮掛在瀑布上空，那銀注在月光下更美更幽更奪目。童翎和小五子坐在小屋內，只要抬頭向正前方望去，就可以看到月亮及瀑布。

桌上有四色小菜，和一小罎美酒。

際此良辰美景，美人相伴，夫復何求？

這就難怪童翎近來經常不在玄陰教中了。

小五子的腹部已顯著挺了起來。

通常一個孕婦是不會比不懷孕時更好看的，甚至有時會更蒼白、憔悴，但是，小五子在童翎心目中仍是很美的。

「童翎，你喜歡我是因為我像另一個女人？」

「誰？」

「你的情人司徒雪。」

童翎道：「小五子，妳只猜對了一半。」

「難道不是？」

童翎深深地嘆了口氣，甚至這口氣還有點一顫一抖，喃喃地道：「我二十三歲時，曾有個十六歲的小情人……」

「她一定還活着。是不是嫁給別人了？」

「不是，她懷了孕！竟被……他的父親……」童翎的嗓音有點沙啞哽咽。玄陰教主會如此脆弱？」

當然，為情所困的人，也許不是脆弱。

小五子道：「她的父親把她怎麼了？」

「活活打死了……」他掩面流淚。

小五子望着他：童翎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打……打死了？那你呢？我是說你的反應。」

「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打死她那殘暴的父親。」

「你……你眞的把她的父親……」

「妳想，我怎能那麼作？那麼作了能對得起我的小情人莎莎？我曾想到自絕去找莎莎。」

「後來你想通了，莎莎絕對不會同意你自絕的？」

童翎點點頭。

「但是，你可能因此而恨上天無眼，造物者不公，而行為偏激，荒腔走板起來了對不對？」

他停了一會才點點頭。

小五子喟然道：「你辜負了你的小情人。」

「不，我不以為我有錯，我沒有作太偏差的事。」

他嘶吼着，在這世外桃源，優美的夜景之下，他的舉措是很煞風景的，小五子望着他不出聲。

停了一會，童翎道：「我是有錯，只不過別人犯的錯比我更甚，但却獲得武林同道的同情！」

「誰？」

「前教主司徒天爵。」

「司徒天爵被人殺死，且被屠教，他不該獲得同情？」

「不該！至少他所獲得的同情應由我來接受。」

「為甚麼？」

「因為莎莎不幸被打死之後，為了紀念她，我在黃山之中建了一個『莎莎堡』，堡中有個『莎莎閣』，供有莎莎生前的衣物、青絲、手飾及墨寶等。但是，一夜之間，七十餘部下被屠盡，一炬成灰……」

小五子大驚道：「是誰幹的？」

「前玄陰教教主司徒天爵。」

小五子有點不信，道：「他為甚麼要這樣？」

童翎道：「只因我的一個得力部下打死了他的一個壇主，如此而已。」

「當時他率衆到『莎莎堡』殺人，你不在堡中？」

「我正好外出，回來時竟是一片灰燼。」

小五子道：「如果你當時向武林中宣佈司徒天爵的惡行罪狀，自能獲得同道的同情，然後再向他討還公道，似不該蒙面前去屠教。」

「他能屠堡，我就能屠教。」童翎喟然道：「其實最使我傷心忿怒的不是燒了我的基業，而是燬了『莎莎』的遺物，別的東西我都可以重新獲得，只有她的遺物永遠也不會再有的了。」

夜很靜，瀑布和松濤聲就成為唯一的天籟了。

童翎道：「現在是教你武功的時候了。」

小五子道：「你眞的能讓我超越你？」

童翎道：「我一直在努力使妳能作得到。」

小五子道：「你那麼信任我？」

童翎點點頭，道：「喜歡妳是更大的原因。」

小五子道：「是不是喜歡我已經超過了信任我？」

童翎道：「不，如果只是喜歡而不信任妳，我不會讓你超越我的；如果只是信任妳而不喜歡妳，更不會讓妳超越我。」

把桌子移開，童翎細心地指點她。

月影移出小屋時，自然很暗，童翎道：「潘奇……」

「小的在，教主有何吩咐？」

潘奇自屋側花叢後出現，站在門外。

童翎道：「本座請你來照料小五子生產以及產前的保養，你在這方面下的工夫却不多。」

潘奇躬身道：「小五子姑娘一切還算正常，小的已配了幾劑藥為她安胎及進補，小的已經盡我所能了。」

童翎道：「近來你鬼鬼祟祟地，似在窺伺本座教小五子練功，你要學就正大光明地學，不必掩掩藏藏。」

潘奇躬身道：「教主技震八荒，獨步天下，小的心儀已久，偶爾偷窺，也該是人情之常，教主莫怪！」

童翎點點頭，道：「說的也是，你近來學了幾招？」

潘奇道：「不到三招。」

童翎道：「演練給我看看。」

潘奇練了一遍，童翎把他的不正確處糾正過來，交代一番，離開了小屋，天亮之前，潘奇帶着藥鋤和藥籃，深入山中採藥去了。

大約是午時稍過，丫頭在洗碗盤，小五子捧着大肚子在練功，這時軟軟出現了，小五子十分驚喜。

「軟軟，妳怎能找到這地方？」

「我是先跟蹤潘奇然後找到這兒來的。」

「妳眞行，快坐下來，吃飯了沒

有？」

「妳不必張羅，我問妳，弄清了教主的身份沒有？」

「他叫童翎，是童羽的哥哥。關於這一點，已被我拆穿，他到底是昔年那十二人中哪一個？還未弄清。

「這傢伙眞厲害，他似乎眞的想要這孩子。」

「要孩子固是他的目的，也許另有些原因。」

「甚麼原因？」

「也許因爲我像一個女人，所以他喜歡我，也可以說我取代了另一個人。」

軟軟道：「妳信他的話？」

「爲甚麼不信？」

「爲了要妳肚中的孩子，怕妳故作不小心流產，才不能不編造動人的故事，使妳主動護胎爲他留條根！」

小五子微微搖頭，道：「軟軟，妳不懂，再說現在要打胎也晚了。」

「我是不懂，但至少他這個人不會太可靠。」軟軟道：「妳似乎已經決定要把這個孩子生下來。」

小五子忽然貼在軟軟耳邊低聲道：「這是小羅的孩子，我爲甚麼不把他生下來？有理由不生下來？」

軟軟一怔道：「眞的？沒有弄錯？」

小五子點點頭，道：「清清楚楚是他的，只不過童翎却相信是他的孩子，因爲我的謊言能使他相信。」

軟軟道：「萬一孩子生下來童翎看出不是他的孩子呢？」

「小孩子很難看出像誰來。」

「小五子，妳住在這兒不寂寞嗎？」

「當然不免，但當我想起即將生下小羅的孩子時，我就不大寂寞了，現在我只想見見小羅，甚至讓他摸摸我的肚子。」

軟軟道：「也許我能使妳如願……」

「甚麼？小羅也來了？」激動得抓住了軟軟的手。

「也許，不過……」她在小五子耳邊低聲道：「小羅來此方便嗎？會不會有殺身之禍，那主兒可不是好惹的。」

「他走了，大概回到教中去了，」小五子道：「另外，潘奇入山採藥，要三五天才回來。還有個侍女，我可以控制。」

「不會是童翎安下的一顆監視你的棋子吧？」

「應該不會，再說，我試過很多次，她不會偷聽我和別人講話，也不會偷學我的功夫，應該沒問題。」

「如果現在叫他來呢？」

「越快越好，我好想好想見他。」

「小五子，你已快臨盆，可不能……」

「我知道，軟軟，現在是妳獨佔，我好羨慕妳。」

軟軟奔出，作了五七聲鳥鳴，小羅已出現。

「快跟我來，小五子好想你。」

「那主子呢？」

「回到玄陰教去了。」

小羅和小五子互相凝視片刻，小羅撲上抱在一起。

軟軟走開。把小侍女引到室外。

她知道必會有這種畫面，也會刺痛她自己的心，但她還是把小羅引來，這是因爲她和小五子畢竟交非泛泛。

「小五子，我好想妳……好想妳……好想……」

他雨點似地吻着小五子的臉、頸，甚至胸部。

小五子近似沉醉，喃喃地說：「我更想你……想你……想你……」至少說了十來個想你。

他抱着她到處走動。

他們互相擁抱，以這種密切的感受來証明這是實在的而不是夢幻。要眞實地、清醒地來體會此刻的溫馨和愛憐的滋味，不要總是事後去回憶。

她拉着他的手，放在她的肚皮上。

他輕輕撫摸着。「可惜不是咱們的孩子。」

「你錯了……恰巧就是咱們的孩子……」

「甚麼？妳是說這小東西眞的是……」

「小羅，如果不是你的，我不會騙你說是你的，而我能在此待產，忍辱負重，也正是有了這個孩子。」

「噢！小五子……我的妻子……眞委曲妳了。」

兩人摟得更緊更貼。

「小羅，爲了這個孩子，我和這魔頭在一起，你會不會罵我下賤，會不會厭棄我？會不會……」

小羅連連搖頭，因爲他正在吻她。

「妳爲了孩子作了很大的犧牲，我以爲妳很偉大。」

「小羅，你不能常來，雖然我很想你，希望你天天來。」

「我知道，由軟軟連絡適當時機來看妳。」

「我希望在我臨盆之前你不要再來了。」

「那不是要很久？」

「不會太久了，絕不會超過兩個月。」

「兩個月在一般人不過六十天，眨眼而過，但在我，却好像六十年六百年。小五子，我的人可以離開妳，心就無法帶走。」

「小羅，來日方長，你必須走了。」

「小五子，妳生下這孩子之後又如何能逃出此魔的手掌？是不是他也以爲這個孩子是他的？」

小五子肯定地點頭。

臨去時小羅撫摸她的肚皮很久，也吻了一下肚皮，和軟軟同時離去。

他們都充滿了信心遠景是那麼美好。

當然，他們都不知道，有一雙眼睛在暗中窺伺。

只不過，這雙眼睛既不是童翎，也不是小侍女和潘奇的。

＊　＊　＊

玄陰教中來了一位中年人，未經詳細盤查就被引進入小殿堂中，就連另外兩位教主哭笑二面具人都不在場。

只有兩位副教主站在門外。

黑紗後出現了人影，道：「兄台請進來。」

這中年人就這樣大搖大擺地撩起黑紗幕進入。

兩個人影不久消失。

現在，二人坐在秘密室內。童翎道：「兄台來此一定有事，不然的話，不會離開山中小屋附近的。」

「不錯，兄台所託，我雲中子不敢稍懈。」

「是甚麼事，有關小五子的事？」

這人正是失踪已久，風傳昔年圍剿「七殺夢魘」龍起雲重創而亡的雲中子。居然風采依舊。

雲中子點點頭，欲言又止。

童翎道：「雲兄，在我所有的私交之中，以在下與兄的交情最篤，可以說是無話不談，雲兄，請直言無妨。」

雲中子吶吶道：「據小弟私下偷聽，小五子懷的孩子並不是兄台的，而是那個小羅的……」

他本以爲這是個爆炸性的問題。

絕對意外，童翎平靜如故，這爆竹非但未爆炸，似乎已經熄火了。這怎麼可能？世上那有一個男人不重視這種事的？

「兄台，我眞不願告訴你這件事。」

「不妨，雲兄別介意。」

「莫非兄台不信我所聽到及看到的事？」

「兄台看到了甚麼？」

「軟軟把小羅引到小屋去，他……他……」

「雲兄，難道你不相信我的涵養？」

「是的，至少現在我已經信了。小羅抱着小五子，吻她以及撫摸她的肚皮，那種親熱的表現，恕小弟無法形容。」

童翎居然平靜如故。

雲中子茫然地望着童翎，心道：「莫非他已經不行了，睜一眼閉一眼，任由小五子和小羅私通？」

只不過雲中子至少不以爲童翎是這種人。

雲中子道：「據小弟所聽到他們二人的交談，小五子說孩子不是兄台的，生下之後，自然要設法和小羅在一起。」

童翎道：「雲兄，我不在乎這箇……」

雲中子吶吶又止，人家不在乎，別人不是多餘操心？道：「既然如此，小弟是否還要到小屋附近監視？」

童翎道：「仍要偏勞雲兄。」

雲中子走後，童翎踱了一會，喃喃地道：「雲中子，你那裡知道，這件事我比你知道得還早……」

他的表情十分難以詮釋。

即使有人與他對面，只憑他此刻的表情，也不知道他心中在想甚麼？因爲他想的絕對出乎任何人的意料。

＊　＊　＊

十五不圓十六圓。

今天正是七月十六日，圓圓的月亮懸在小瀑布上空，景色美極了。此刻小五子佇立在小屋門前花壇中，仰望那蟾盤和瀑布。

不久的將來她和小羅就要團圓了吧？

這時一條人影快逾流矢到了小五子身後數丈之地。

此刻的小五子非同小可，立刻覺察，迴過身來。

她立刻發出一聲低沉的歡呼。

正在想他而他正好來到，自然是令人興奮的事，「小羅……」他投入小羅的懷抱中。

越近臨盆，孕婦的心情越緊張，所以抱得他更緊，而且拉着他手去摸那肚子裡伸拳踢腿的小傢伙，她有一份驕傲，爲心愛的人留下一點憑藉。

小羅的手被拉到她的肚皮上，摸了一下立刻縮回。

「小羅，怎麼哩？」

「我還不是一樣？」

「不，你今天不對勁，上次來熱得不得了，這一次你似乎冷淡了，沒有那麼親暱了，爲甚麼？」

小羅吃了一驚。

上次來的是影子小羅，這次是眞小羅。

由於影子小羅和小五子有夫妻之實，所以小羅雖抱住她却不緊，摸她的肚皮也是虛應故事。

這種熱度的差別，一個女人是絕對能體會出來的。

小羅下了戒心，要是兩個小羅的事被她知道了，這是十分嚴重的事，簡直無法想像。

上次，小羅不停地吻她的臉、頸和胸部，這次他只是抱住她，僅吻了她的面頰各一下。

上次小羅不停地說「想她」，這次沒有說。

上次他不停地撫摸她的肚子，這次很勉強。

影子小羅在他臨行前叮囑他，一定要熱情，一定要逼眞，千萬不能被她看出眞假來。

只不過，相貌再像，男女間如果有了肌膚之親，是絕對無法冒充的，兩個人不可能完全一樣。

比喻說，眞小羅的耳朵大，影子小羅的較小。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江楓等在田宅內遭數名黑衣人襲擊，對方身手之高，使江楓震駭，明白敵人之强，非江楓等數人能抗，只好寄望少林寺絕學能有起死回生之力；四人從田平祖墳中挖出一册練劍篇，離開汴京時，發現遭敵方以鷹及犬追踪，爲了擺脫敵方的追踪術，他們決定匿在船上，江楓與雪、霜兩女趁此時機，在船上研究練劍篇……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舟上熟記口訣　深谷習練邪功

江楓人入書中，兩個小狐女也不由自主的開始用心思索。

只不過數千字的記述，但江楓和兩個小狐女却看了兩個時辰。

船老大蒸好了兩尾黃河鯉魚，端進來討好客人。

大和尚接過蒸魚，笑道：「你出去掌舵，有事情，我們會招呼你。」

船老大心中有些奇怪，看了江楓等一眼，道：「我在黃河走船二十年，只會燒這一道菜，趁熱吃吧，一涼就有魚腥氣了，看書嘛！不爭這一時片刻。」

「嗯！魚香撲鼻，我會招呼他們吃的。」

船老大笑一笑，轉身而去，他要的就是這句誇讚。

廢寢忘食，大概就是如此了，蒸魚確是香氣撲鼻，但江楓和兩個小狐女却是嗅而不覺。

三人不是在看，而是神融論劍篇，開始照方練習了。

練的是運劍方法，是運劍之氣。

書落艙板，人入忘我，不知何時，三個人已閉上眼睛，盤膝而坐。

夕陽西下，晚霞絢爛，反照在滔滔黃河濁流上，有一種無法形容的淒迷之美，是感傷，也是追憶。

但大和尚却無心觀賞，心中眞的有些焦急了，瞪圓了一對眼睛，看着江楓，滿懷關顧情，苦無下手處。

江楓終於睜開了眼睛，小船也靠了岸，可已是萬家燈火的入夜時分。

回頭看二女，只見她們臉色蒼白，氣息微弱，似是已頻臨氣絕。

江楓吃了一驚，雙手齊出，分按在二女背心之上。

他已熟習了運氣劍訣，瞭然關要所在，眞氣徐徐導引，二女漸復正常。

「好厲害啊，」吟霜睜開眼睛，道：「我快要憋死了，那一股眞氣，就是上不了十二重樓，卡在了那裏，上不來，下不去，勿怪和尚伯伯不肯看了。」

「和尚沒有發覺你們的狀況，否則早就出手幫妳們了。」

「幸好你沒有發覺，這和一般的調息運氣不同，」江楓道：「你一出手，她們就永無甦醒之日了。」

大和尚呆住了，忖道：「兩個丫頭如死在我的手裏，那可是逼我跳黃河了。」

吟雪微微一笑，道：「謝謝你了，江大哥。」緩緩伸出手去握住江楓，吟霜臉上情愛橫溢，目中溫柔萬千。

江楓亦不禁心爲之動，伸出另一隻手握住吟雪，三人六手互牽，心融一體。

不用片語隻字，許下了生死盟約。

至情動天地，大和尚也看得心酸神往，熱淚盈眶，暗暗祈禱：我佛有靈，和尚願代他們歷劫應難，保佑這

三個小兒女花好月圓，逃脫劫苦。

船老大執着一盞油燈進入艙中，看見一鍋蒸魚未動，不禁歎了一口氣。

大和尚拭去流下的淚水，笑道：「火候差一分，味道全失眞，妳們服了吧，老薑辣心啊。」

「甚麼？」船老大急道：「我放的老薑不多啊！」

大和尚呵呵一笑，接道：「船老大，魚涼了，拿去熱熱吧，有大餅、饅頭，順便送一點過來。」

「饅頭倒有，只是黃河鯉魚一回鍋，」船老大道：「味道可就差得遠了。」放下燈火，端起一鍋魚，走到艙門口，又回頭說：「黃河無風三尺浪，我雖是老黃河了，可也不敢夜中行舟，我把船靠岸了。」

江楓點點頭。

小船上雖然侷促，可是很安靜，江楓決心在船上看完這本册記。

大和尚要船家買了食用之物，小舟沿黃河順流而下，黃河中很少行船，孤舟濁流，隨水飄浮，不拘快慢，未定行止，船老大把舵避險，倒也逍遙。

* * *

看完了全本册記，江楓才發覺那是一本傳眞記，十二位少林高僧易裝離寺，花費了四十多年的時間，遠到天竺，搜盡天下奇技，去蕪存菁，冶於一爐，有至正至大的武功，也有最邪惡的技藝，少林寺七十二種絕技，除了達摩祖師的「一葦渡江」之外，未再列名其上，書成之日，十二位高僧全都嘔血而亡，眞本藏於少林寺中，錄一本副册，藏於少林寺外，秘密只傳掌門方丈一人，少林寺的和尚，不能練傳眞記上的武功，事實上，掌門方丈也只知道取書之法，並未看過傳眞記，非江湖大變、少林存亡，不得讓此書面世。

江楓也發覺了傳眞記上的邪惡，有些記述，已介於人鬼之間，更可怕的是收集這些技藝的高僧太專注了，依據前人的經驗，把習練的方法選其精要，壓縮簡化，耗盡心智，當時，他們都十分得意，但書成之後才想到，一旦遇上了一個具有天份的人，再具有深厚的武功根基，很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兼通百藝，世上還有誰能制他？但又不忍毀去。

見江楓合上書本，大和尚才低聲問道：「江老弟，你能不能對這本傳眞記作個評價？」

「好！我也有事要向你請教，先說這本傳眞記吧！」

江楓凝神思索了一陣，接道：「這上面記述的不是少林武功，也不是武當絕學，而是兩百年前少林寺十二高僧偸竊了天下絕技……說搜集也可以，因爲他們不是照本抄錄，而是融會百家之後，又花了自己的不少心血，研究十二個人聚於一處，取長補短，研究出這本傳眞記，它的第一個缺點是，只能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

「怎麼說呢？」大和尚奇怪的問。

「這本書，武功差一點的或書讀得不夠多的人得到它，也如看無字天書，看不懂；」江楓道：「學富五車，文采風流，不會武功也不會練；武功不到一定的境界，極易走火入魔，送掉老命，不能練。」

「像我和尚這種境界的武功，能不能練呢？」

「要我說實話，你不能，」江楓道：「你的無相神功，可能還强我三分，但你沒有學過劍術，武功太剛了，剛則易折，有少數幾種你可以練，但你如看過全篇，絕不會放棄任何一種武功，兩百年前，少林寺十二高僧在研討這本傳眞記時，沒有一個人死，因爲，他們胸懷大公，投入了全部心智，只研商方法，沒有時間自己練習，所以，他們能完成這本奇書，但書成之後，他們已彼此溝通，這些存在腦際中的奇玄武功，印象深刻，忍不住偸練起來，一練就練去了十二條性命，就如羅蘭一般，沒練過天狐武功，但却心有天狐武學，她見識過天狐媚笑，就不自覺的偸練起來，因而，她的天狐媚笑尤過女兒，但如要她以天狐武功和人一戰，她就不如女兒多矣，因爲她沒有正式練過天狐武功。」

「這麼說來，天狐武功可以適應，爲甚麼雪、霜二女會走火入魔呢？」大和尚道：「你又爲甚麼練得順順當當，無驚無險？」

「我身兼三聖之長啊！」江楓笑一笑，道：「剛、柔之外，還通劍術，天狐武功陰柔多變，本是適應性最强的武功，雪、霜也通劍術，但却全無陽剛之氣，何況，我得助最多的是金丹書生的武功，他自號金丹，極善醫學，把醫術融入了武功中，羅蘭夫婦只學了他的劍術，却沒學他獨創的吐納之法，那是一種暗合人身氣血運行的內息術，對武功看不出明顯的幫助，但却能調理陰陽，適應身體上各種變化，所以，我一邁步就踏入坦途。」

大和尚點點頭，道：「傳眞記還有第二個缺點嗎？」

「有，第二缺點是詭多於正，正道難修，邪術易成，那十二位高僧知道的奇技太多了，研商時專走捷徑，只求速成，寓邪於正，我如未學過金丹書生的內息術，恐也會走火入魔。」

「聽起來，這本奇書，倒似是專門爲你而寫。」大和尚說：「難道冥冥之中，眞有一種神力在主宰？」

「不，」江楓道：「當今武林之世，最少有十個人以上，可以習練這傳眞記上的武功，雪、霜經我以眞氣導引，已經可以練了，就算沒有我幫她們打開生死玄關，氣上十二重樓，再多三年，她們就可以自己練了，你只要練三年陰柔氣功，也可以試着習練，但也許不會像我這麼順當。」

「我懂了，」大和尚道：「這本書邪多於正，易於速成，留之無益，那就燒了它吧。」

「可是，這是少林寺的東西，我們已答應還給少林寺，」江楓道：「豈能失信於老方丈？」

「少林武功，只有一招『一葦渡江』不是邪功，」大和尚道：「把這招交回給少林寺就是，其他的和少林寺扯不上關係了。」

「那是少林寺十二位高僧研商出來的方法，」江楓道：「怎能說和少林無關？」

大和尚伸手取過傳眞記，道：「你可是已字字記入心中？」

江楓和雪、霜二女竟然都點點頭。

「妳們也記得一字不漏麼？」大和尚看着二女問。

「是，」吟霜道：「爹逼着我們讀四書、五經，娘却要我們讀唐詩、宋詞，姐姐能一口氣背出唐詩三百首，一字不漏，我比較差一點，過目不忘的本領總是有的。」

「小霜兒，你的口氣太大了吧？」

「和尚伯伯不相信，我就背這本傳眞記給你聽聽。」吟霜道：「漏了一個字，你就把我丟到黃河餵魚吃。」

「免了，免了，和尚相信就是了，妳是誠心想害我呀，」舉書就燈，眞的把傳眞記給燒了，笑道：「你們都點了頭，記不得便不能怪我，留下它是個禍患，火燒了乾淨俐落，不用擔心老方丈，少林寺還存有正本，和尚敢燒了它，就能說服老方丈……」突然住口不言。

江楓明白他是想到了是不是還有活着再見老方丈的機會，忍下去沒有說出來。

經過那夜一戰，江楓的性情有了很大改變，原本認爲天下很難找出一個眞正的敵手，現在却是有着「深山有猛虎，大澤潛蛟龍」的感覺，江湖上能人衆多，也許還有强過那黑衣人的高手。

他原本輕視少林武功，但讀過「傳眞記」後，却又不能不佩服少林僧侶獻身武林的豐功偉績，他們被層層規律束縛，分際嚴謹，不但錄記下技藝精萃，也在武林中最需要它的時刻，展現於世，少林基業，千年不敗，實非無因。

「江兄弟，你看要多少時間，才能練成『傳眞記』的武功？」大和尚道：「我們要安排一個暫避敵鋒的策略，深潛行踪。」

江楓吁了一口氣，道：「『傳眞記』上的武功，不宜全練，因爲它確有干違天機之處，而且，時間也不允許，選擇一兩樣系統去練，也就可以對付强敵了。」

「對！我們各練一兩種系統，」吟雪道：「可以配合施展，就能發揮出强大的威力。」

「妳們要小心啊！」江楓道：「眞要練成了『傳眞記』上的全部武功，那就脫離了人的範圍，淪入魔界。」

「我知道，」吟雪道：「我和妹妹都不會追求仙業，更不願淪入鬼域，我們要作人，作有血有肉、有情有愛的人，我們不會觸犯天忌，我們只想幫助你完成心願。」

「江大哥，」吟霜接道：「萬載高山流水，千年松柏長青，仙道絕親，佛枯肉身，我們都沒有這樣的大智慧、大定力，我們也不願長生不老。」

「好！兩位姑娘有此入世之念，江湖就重光可期了！」大和尚道：「但不知要多少時間，才能有所成就？」

二女互望了一眼，吟雪道：「選擇一兩種和本身藝業相近的系統，有百日時間，應該可以入門了。」

「這麼短的時間，」大和尚有些不信的說：「當眞是一本武學寶典了。」

目光轉注到江楓的臉上，頗有求證之意。

「吟雪說得不錯，『傳眞記』只重方法，不重招式，每一種武功，只有一兩招的例舉，」江楓道：「是一種心法擊敵，已到招由勢變的境界，進入了無招勝有招，但變化於系統之中，也無法逾越界限，吟雪那句『和本身藝業相近』，已道盡箇中的奧秘了，書中的奇變，全在一個『悟』字上了，所以它不能雪中送炭。」

「和尚明白了，眞是天道不潰，要找一個甚麼樣的地方，才適合三位的習練呢？」

「要清靜，是人跡罕至的地方，」江楓道：「事實上，我們已經開始練了，也闖過了人體眞氣逆行的第一關，但還有幾個關鍵所在需要時間習練，才能期有所成，不能受到驚擾，那就要你爲我們護法了。」

「和尚一個人行麼？要不要找張姑娘和歐陽夫婦同來爲三位護法？」

「那倒不用，重要的是地方清靜，」江楓道：「不能讓隱密外洩，眞要被强敵聞風而至，就算四姑和羅蘭夫婦都在，也無法保全我們。」

「好！明天晚上咱們就棄舟登陸，入山尋找，夜行晝宿，以避鷹、犬追踪。」

* * *

大和尚取出一張百兩銀票，招呼船老大進入艙中，道：「這艘船市值多少銀子？」

船老大怔了一怔，道：「一艘新船，十兩銀子應該夠了，像我這條老船舊貨，能賣個三五兩就不錯了。」

「船老大果然是個老實人，這艘船就算一百兩銀子吧！我買了，不過，有個不情之求，希望你能答應。」

「你已付過兩百兩銀子，新船也可買十幾、二十艘了，」船老大道：「你要怎樣處置這條船，吩咐一聲就是，銀子我是不敢再收的。」他常年在河道行舟，見識很多，已感覺到這些人不

是平常人物，平常人出手也不會那麼大方。

「好！我們今晚初更上岸，」大和尚道：「你就把這條船沉入黃河，不要留下痕跡，最好嘛，你也躲個一年半載才出來。」

「我懂了，我沒有見過你們，水面上也沒有這條船，我是孤家寡人一個，身上有很多銀子，正好先休息一年半載，然後再討房媳婦，可惜的是以後吃不到自網自煮的黃河鯉魚了。」他那是說明了棄船離此後，也不再回到黃河水面。

「好極了，」大和尚把一張百兩銀票塞入船家手中，道：「如果能把船沉得無跡可尋，那就更好了，他們的追踪術十分高明，天上有飛鷹，地上有靈犬……」

「我明白了，」船老大道：「諸位上了岸，我就把船移上水道，沉了船游泳上岸。」

天色入夜，船也靠岸，吟雪突然說道：「船家，春寒料峭，你要小心一些，別要着了涼。」聲音甜美，有如一杯糖水，灌入了船老大的口中。

「好，好，丫頭，對敵要七分霸氣，作人要三分素心，妳越來越成熟了。」大和尚飛身而起，躍上河岸。

四條人影有如蝙蝠宵飛，眨眼不見。

船老大看得呆住了，他聽說過，江湖人能飛簷走壁，但未想到過人如鳥飛。

* * *

這時，他們已進入山東境內，大和尚熟知地形，一夜奔行，進入了泰沂山區。

天已亮，四人就隱入林中坐息，山區夜行，登高走低，視界不清，特別累人，兩夜下來，就算一般身負武功的人，也有疲乏之感。

但他們都非一般人，而是身懷絕世武功的高手，所以，他們不覺疲累，也不肯馬虎從事，花了三個晚上，才找到了一處環境清幽、人跡絕少的地方。

果然似已避開了飛鷹、靈犬的追踪，幾人日夜留心，完全沒有發現異兆。

大和尚深謀遠慮，已利用機會，烤置了不少的乾糧。

這是泰沂山區中的一處幽谷，山不高，但却十分險要，十丈深谷，環繞着一座石峯，四週全是嶙峋怪石，雜生了一些荊棘亂草，是一座好樹也長不出一棵的荒山，山谷又深過十丈以上，眞是靠山無柴燒、近水無魚食的地方，所以，方圓數里無一戶人家。

但在怪石林立的山峯中，却有一座天然的石窟，乾燥清爽，是一處很適宜留住而又隱密的所在。

江楓和二女在石窟中開始習練「傳眞記」上的武功，大和尚除了準備吃喝之物外，還別出心裁的用荊棘、雜草製成了一頂大帽子，戴上它坐在山石上，就像是天成的一叢荊草。

這可以監視四野，又可避過飛鷹的搜尋，深谷繞峯，流水湍急，斷去了靈犬的嗅覺追踪，窮山惡水，也有它可用的一面。

這地方沒有名字，也沒有好看的景物、留傳的仙踪，所以，沒有人涉入此地，是一個單調而又寂寞的所在。

但江楓和雪、霜二女却生活得十分緊張，他們習練的武功，要使氣血逆行，把人體潛能的極限衝破，練的是側卧盤坐、倒立屈腿，把身體屈轉成一個圓圈，很難得比劃出一兩種招式出來，好像十分輕鬆，其實是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三個人都練得異常辛苦，直到九十五天後，吟雪才霍然貫通，感覺到整個身體，如同經過了一番改造，可以輕鬆自如的左手劃方，右手劃圓，雙臂肢體可以隨心所欲，作出各種相反的動作，也就是說不同的肢體和武功，可以同時使出來攻襲敵人，體能的怪異，似已到了可以分割施用的境界。

轉眼看吟霜，正在盤坐調息，頂門上熱氣蒸騰，吟雪是過來人，明白吟霜正值緊要關頭，受不得任何驚擾，遂悄然行至石窟門口守護。

原來，吟雪游目四顧，不見七寶和尚，想他去準備吃用之物，暫離此地。

再看江楓時，只見他仰卧石地，全身似是被一片白氣籠罩着，不禁微微一笑，忖道：「他果然超越我們很多，似是已進入了另一重境界。」

雪、霜二女的資質相差不遠，吟霜稍遜姐姐一分靈慧，但却多了吟雪三分刁鑽，四個時辰之後，吟霜也挺身站起，長長吁了一口氣，笑道：「姐姐果然勝過小妹！」

「我也是剛剛貫通，」吟雪接道：「咱們許下和尚伯伯的百日約期，不知是否已經超過……」

「沒有，還早了五天。」七寶和尚緩步行入石窟，道：「這些時日，妳們飲食大減，尤其是最後二十天來，除了喝過幾杯泉水外，很少進食，和尚正在擔心呢。」

「我們是不是瘦了？」吟霜問道。

「是瘦了，不過，你們瘦得倍增清麗，和尚伯伯也覺着奇怪，消瘦幾許，不見露骨。」

「多謝和尚伯伯的誇讚，你替江大哥護法，我們要去洗個澡。」吟霜牽着姐姐一隻手，向外奔去。

大和尚想攔阻，却聽到江楓的聲音傳入耳際，道：「讓她們去吧。」

大和尚轉過頭，江楓已挺身坐起，接道：「她們近百日未曾沐浴，沉醉於練氣之中，還可忍受，現在不許她們洗澡，那可是千難萬難的事了。」

（未完·四十）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東風傳奇

天池救出雙親　山上已傳警訊

上文提要：谷飛雲回到客店並沒有和荊月姑、馮小珍說去見過醉道人，第二天便向柳林鎮進發，在鳳翔酒樓會晤醉道人，也是預先約定，二女並不知，荊月姑邀衆人到她家裡住，她父親荊溪生熱情招待，晚上谷飛雲、醉道人不想二女同去，不辭而別，二人來到三官堂，由醉道人介紹白眉道人相見，谷飛雲跟他學易容術，至於白眉道人是何許人，醉道人沒有說……

醉道人含笑問道：「小施主，學得如何了？」

谷飛雲道：「還算可以。」

醉道人道：「易容之術，江湖上會的人很多，但乙道長無異是這一門的祖師爺，他對這一門絕學，從不輕易傳人，小施主得蒙乙道長俯允，還是家師的面子，五天時間，你要好好把握。」

谷飛雲心想：「原來自己到這裡來跟乙道長學易容術，也是南山老人家安排的。」心中不禁甚是感動，忙道：「晚輩知道。」

醉道人道：「你內功火候尚淺，也要加緊練習才成，時間不早，你該練功了。」

* * *

翌日清晨，谷飛雲用過早點，帶着古銅扁盒，來至對面屋中，朝白眉老道拱手長揖，說道：「老道長早。」

白眉老道頷首問道：「小施主昨天做得還可以吧？」

谷飛雲把三張畫好的面具以雙手呈上，說道：「晚輩不知道做得對不對，請老道長指點。」

白眉老道接過面具，逐張放在膝蓋上，仔細看着，一面連連點頭道：「小施主天資過人，第一天初學，就有這樣的成績，已經不錯了。」

接着又逐張指出何處顏色的應該加强，何處距離應該調整，詳細加以解說。然後要谷飛雲把面具上的易容劑洗去，當面再做了幾遍，直到中午時分，白眉老道才含笑道：「好了，面具上的易容術，你大概已經練會了，吃過午餐後再來。」

飯後，白眉老道開始教他在臉上易容，年輕應該如何，中老年人又應該如何，一面解說，一面要谷飛雲用銅鏡照着自己動手，一個下午，谷飛雲都在自己臉上洗了再易，易了再洗，反覆練習，漸有心得，手法也漸漸熟練了。

白眉老道看得極為高興，呵呵笑道：「小施主進步得很快，實出老道預料之外，易容方法，大致如此而已，熟能生巧，今後全靠你自己勤加練習了。本來老道以爲五天時間，只能學會易容而已，照這情形看來，明天就可以練習替人易容了，你比小徒强得多，好了，明天別忘了帶着午餐乾糧來，你回去吧。」

第三天早晨，谷飛雲包了幾個饅頭，來到對面屋中，白眉老道見到他走入，就道：「走，小施主，今天咱們要到後山去，你隨我來。」

谷飛雲昨天聽他說過，今天要練習替人易容，只不知如何練法，就跟着老道長走出三官堂，循着廟後一條小徑登山。

廟後，只是一座不太高的山嶺，遍山都是粗大的竹子，小徑就是穿着竹林而行。

走到中途，白眉老道脚下一停，

說道：「咱們就在這裡練習好了。」

一面從大袖中取出一張面具，攤在左手，接着說道：「這叫『李代桃僵』，就是把你預備好的面具，覆到對方的臉上去，使他變成另外一個人而不自知，這一種功夫，第一需有極好的內功，要能收發自如，使面具出手，如輕風拂面，四平八穩的覆到對方臉上；第二，除了內功，還需使用特殊手法，才能做到使對方一無所覺。」

接着就講解如何運行內功、如何運用手法，把面具由掌心送出，一面示範手腕輕輕一抬，一張面具迅如閃電般飛出去貼在竹子上。

谷飛雲一一用心記住。

白眉老道又道：「這裡的竹林極密，小施主就在竹林中練習，把左右前後的竹子當作你易容的目標，出手之時，還須配合施展各種身法，務必做到得心應手，好了，現在該你去練習了。」

谷飛雲走過去從竹子上揭下面具，依照白眉老道教的手法，功運掌心，抬手把面具送出，貼到數尺外的竹子上。

白眉老道一雙炯炯目光盯注在他手上，等他送出面具之後，立即指點出手法和使勁不對之處，一一加以糾正，接着要他取回來再練，一個上午，谷飛雲在他不厭其詳的指點下不停的練習，手法漸漸熟練。

午後，白眉老道要他練習在竹林中施展身法，左右穿行之際，以各種手法出手。谷飛雲自小練習「劍遁」，在緊密的竹林中遊走穿行自非難事，但要在遊走穿行中把面具送出去，手法就顯得沒有身法快速，幾乎配合不上，但經過多次練習，漸漸也適應了，一個下午下來，差不多也練熟了。

白眉老道甚是高興，要他明天（第四天）還須繼續練習。第五天，白眉老道又教他練習「變音術」和如何摹倣別人聲音的訣竅，並把革囊和古銅扁盒也送給了谷飛雲。

第六天清晨，醉道人和谷飛雲拜別白眉老道，離開三官堂，路上，谷飛雲忍不住問道：「道長，這位老道長一定也是昔年江湖大大有名的人了，不知他是甚麼人？」

醉道人道：「他叫乙道人。」

谷飛雲道：「這個晚輩已聽道長說過了，晚輩是想知道乙道長的來歷。」

醉道人笑了笑，道：「他和家師同輩，而且還是一派掌門，只是江湖上知道他的人並不多。」

谷飛雲奇道：「既是一派掌門，怎麼會沒有人知道的呢？」

醉道人笑道：「他就是精於易容，每個人看到的他都不是同一個人，有誰會認識他？」

谷飛雲問道：「那是甚麼門派呢？」

醉道人道：「奇肱門。」

「奇肱門？」谷飛雲道：「晚輩怎麼沒有聽人說過？」

「你當然沒有聽人說過了。」醉道人笑了笑道：「奇肱門除了易容術，還精擅稀奇古怪的學問，諸如奇門遁甲，和各種機關消息之類，據說他們的祖師是諸葛武侯，歷代相傳，擇徒甚嚴，一代只傳一人。」

谷飛雲道：「晚輩聽老道長說，他有一個徒弟。」

醉道人道：「不錯，他徒弟的年紀和你差不多，哈哈，你沒見到他那是最好了。」

谷飛雲問道：「為甚麼呢？」

醉道人道：「此人機警大膽，容易惹事，你們如果湊在一起，沒事也會找出事來。」

* * *

兩人一路西行，第三天由平涼向西，已進入荒涼山區，極目遠眺，看到的也只是草原遼闊，羣峯插天，那裡還有人迹？這條路，谷飛雲來過一次，還依稀可以辨認。但醉道人却要他跟着自己走，偏偏捨近就遠，不走直徑，老遠的沿着山脚繞過去。這樣走法，至少走了很多的寃枉路。

谷飛雲忍不住問道：「道長……」

醉道人不待他說下去，笑了笑道：「這條路，你來過，對不？金母門下出外辦事，和回轉崆峒，都是必經之路，上次來，你是奉家師之命，堂堂正正去找金母的，路上縱然遇上她門下，也並不在乎，但這回咱們是救人來的，行蹤越隱蔽越好，碰上她門下，總比不碰上的好，咱們沿着山脚走，目標不大，有人經過，也是咱們先發現人家，人家不易發現咱們。」

谷飛雲點點頭道：「道長說得是。」

中午時光，兩人在一棵大樹下休息，吃過乾糧，繼續往山中走去。他們這樣走法，無異繞了一個半圓形的圈子，才到達南麓。

這裡有一道山澗，水流湍急，沒有山徑，需踏着大大小小的石塊一直往上，此處只有沿澗而上的一條路，極可能會遇上西鳳門下，好在沿途大小石塊，大的比人還高，只要及時閃避，一樣可以不讓對方發覺，是以這一路上，依然由醉道人領先。

谷飛雲想起自己上次來的時候，曾在潭邊遇上宇文蘭，是她領自己從瀑布下進去的，已經快一年了，她是他第一個認識的女孩子，印象也特別深刻，這時想起由她牽着自己的手，走入黝黑的石窟，眼前也不期然浮現起宇文蘭嬌嬈多情的倩影，心中暗道：「不知她現在在那裡？」

不知不覺間，他們已經來到瀑布前面，醉道人脚下一停，說道：「咱們該歇歇脚再走了。」

說着，已在潭邊一塊大石上坐下，取下葫蘆，拔開塞子，咕嘟咕嘟的喝起酒來。

谷飛雲直到此時，才發現天色已

經逐漸昏暗下來。

救人，自然是這時候上山最好了。

他取出乾糧，吃了個飽，又用手掬着潭水，喝了幾口，這一陣工夫，天色已然全黑。

醉道人站起身，叮囑道：「從現在起，咱們說話就要以傳音入密交談了。」

谷飛雲點頭道：「晚輩省得。」

醉道人說了聲「走」，就舉步朝瀑布右首的石窟中走去。

兩人脚下加快，不消多時，便已穿出山洞，洞外像一條長廊，上面危石如蓋，下臨千丈深淵，只有一條路可以通行，那是盤着山腰向左轉去。

差幸此時無人出入，不然撞上了便避無可避！

醉道人一聲不作，只是加緊奔行，谷飛雲也緊跟着他身後不敢落後。長廊似的石磴，到了盡頭，前面有一座小山，山徑中間，有一道石級可登嶺口。

醉道人沒有朝山徑行去，回頭說了句：「快隨我來。」

他這句話是以「傳音入密」說的，話聲出口，人已飛快的向左閃出，宛如一縷輕烟，朝山徑左首飛掠過去。

谷飛雲上次來過，知道嶺上有人扼守，醉道長可能是要避開扼守的這些人了。心念閃電一動，也立即縱身掠起，跟着過去。

醉道人一身武功，何等精純，這一展開輕功，一路飛馳，當眞快得如同雲飛掣電，谷飛雲却也不慢，落後了不過五六丈光景，雖在寒冷天氣之中，依然沁出汗來。

醉道人看得微微點頭，自己積數十年火候，才能到達這一境界，這年輕人不過短短一年光景，就能追得上自己，不禁暗自替故友感到高興。

不過頓飯工夫，已經繞到峻峯後山，到處亂石嶙峋，積雪成冰。

醉道人已經停住身形，回過身來，含笑道：「小施主在短短三個月中，能有如此精進，委實難得！」

谷飛雲臉上一紅，說道：「晚輩勉强跟得上，已經趕出一身汗來了。」

醉道人笑道：「小施主內功火候稍差，但在年輕一輩中，已經沒有人可望你項背了。」

谷飛雲問道：「這裡是崆峒後山了？」

「不錯！」醉道人微微頷首，仰望着千尋絕巘、陡壁如削的插天高峯，說道：「從這裡上去，正是天池後山，千百年來，從無人迹上過去，咱們為了避開正面的守山四老，只有從這裡上去了。」

谷飛雲問道：「守山四老很厲害嗎？」

醉道人道：「守山四老其實並非崆峒派的人，只是曾受過金母恩惠，答應替金母辦一件事，不料金母就要他們替她守山，曾說只要有人能夠接得下他們每人五十招，即可自去，試想以金母的威名，有誰敢上山尋釁，何況像虬髯客尉遲律、竹杖翁竺天佑、霸劍祁浩、開天刀陸南屏這四個老兒，武林中接得下他們五十招的人，確也屈指可數，因此他們在山上躭了三十年，還是下不了山。」接着又道：「咱們要避開這四個老兒，主要還是為了避免驚動金母，試想咱們就算勝得了四個老兒，豈不打草驚蛇，還能救人嗎？」

說到這裡，口氣微頓，又道：「這裡貧道為了勘察地形，已經來過兩次幽谷，那是一個大石窟，你父母就是被囚在左首兩個洞穴之中，咱們上去之後，由貧道替你把風，你進入岩窟，只須用劍劈開鐵柵門，即可把人救出，也只要救出你父母，就可堂堂皇皇的從前山出去，這是金母答應過的，不會再有人留難，那時你們只管下山，不用管貧道了。」

谷飛雲道：「道長不和我們一起下山嗎？」

醉道人縮頭笑道：「貧道不能和她們照面，照了面，金母豈肯放過貧道？所以貧道仍須從此處下來，自會在山外等你們，好了，咱們上去吧！」

話聲一落，人已點足飛起，一道人影直拔而上，只在壁立千仞的陡峭絕壁，宛如蜻蜓點水一般，連續直線上升。

谷飛雲那敢怠慢，緩緩吸了口氣，立即施展「龍飛九淵身法」，凌空飛起，筆直拔起七八丈高，在削壁上略一點足，再繼續往上飛起，一個人就像穿雲追月一般接連向上飛去。

他還是第一次施展崑崙絕藝，飛登的又是千丈懸崖，那敢有半點分心，是以一路只是不住的提吸眞氣，划手點足，自己和醉道人相距有多遠，都不敢多看上一眼。

這樣足足耗了一頓飯的工夫，才算抵達峯頂，等到翻身而上，目光四顧，却不見醉道人的人影，適時只聽他一絲聲音傳了過來。「小施主還不快去？」

這一瞬間，谷飛雲也看清了山頂的地形，自己登上之處正當山嶺較低的嶺脊，敢情經常有人走動，有一條明顯的小徑，向南是朝較高的山峯去的，那自然是往天池去的了。東北首山勢較低，有一道峽谷，自是金母囚人之處了。

他不再遲疑，立即循着嶺脊小徑縱身飛奔下去。奔行了不過一箭來路，已到山坳盡頭，迎面果然有一個黑黝黝的石窟。

谷飛雲藝高膽大，連看也不看，就舉步走入，進入石窟，就有七八級往下的石級，裡面豁然開朗，地方竟然極為寬廣，當然也極為黝黑。

他練成紫炁神功，目力比從前更

强，自可看得清楚，這一瞧，不禁猶豫起來，原來這座洞窟，裡首略呈圓形，還有五六個石洞，醉道長曾說他的父母就被囚禁在左首兩個洞穴之中。

但這句話却有了問題，左首，是指自己進入石窟的左首？還是指石窟本身的左首？（石窟本身的左首，則是進入石窟的人的右首了）這是因醉道人從前來過，所以認爲已經說清楚了，谷飛雲第一次來，對着裡首橫列的五六個洞穴，就無所適從了。

閒言表過，却說谷飛雲目光一掠，心想：「反正只有兩邊的兩個洞穴，囚禁着爹娘，先看那一個都是一樣。」

一念及此，立即縱身朝左首那個洞穴掠了過去。（他的左首，就是石窟的右首了）到得近前，才發現洞穴前面還有一道鐵柵門，鎖着一把已經生銹的大鐵鎖，鐵鎖上方，還有一方木牌，牌上字迹，依稀可辨，那是：「掌門令牌，任何人不得開啓」。

「這就是了。」

谷飛雲看得心頭火起，嗆的一聲，掣出紫文劍，舉劍就朝木牌上連劈了兩劍，這兩劍他是含憤出手，不但把木牌劈成碎片，劍鋒劃落，大鐵鎖也噹的一聲，被劈落地上，他意猶未盡，再次手起劍落，把鐵門也一劍劈開。

「哈哈！」洞窟中响起一聲大笑，同時跨出一個人來。

不，谷飛雲連人影還沒看清，突覺執劍右腕一緊，已被那人緊緊握住，同時响起一個蒼老聲音急急問道：「小兄弟，是她叫你來的？她終於想起老夫了。」

谷飛雲直到此時，才看清這人是個白髮披肩、白鬚垂胸的老人，滿臉皺紋，面貌極爲老醜，但目光炯炯如電，盯着自己，一臉俱是喜色。

一時不覺一怔，爹不會有這麼老，那麼他不是爹了，望着他遲疑的道：「你……不是我爹！」

白髮老人一臉喜色忽然消失，神色漸黯，說道：「這麼說，小兄弟是找你爹來的，不是她叫你來的了？」

谷飛雲點頭道：「晚輩是找爹娘來的，前輩快請放手。」

白髮老人放開手，歉然道：「對不起，老夫弄錯了。」

谷飛雲道：「前輩既然出來了，那就請快些走吧，晚輩還有事要辦。」

「哈哈！區區鐵柵，如何囚得住老夫！」白髮老人凄凉一笑道：「看來老夫在這裡白躭了五十年，還是得不到她的心，走，老夫是該走的了！小兄弟，老夫還是謝謝你劈開鐵門，老夫才能出來。」

話聲一落，口中突然發出一聲長嘯，嘯聲嘹亮搖曳，人已隨着嘯聲飛出洞窟，劃空飛逝！

谷飛雲大吃一驚，心想光聽他嘯聲，這人一身功力，分明已入化境，他說得不錯，區區一道鐵柵，確實無法困得住他，但他何以要在這裡被幽囚了五十年呢？

他無暇多想，一個飛旋，撲身朝石窟左首掠去，不過兩個起落，就已掠到洞穴前面，這個洞穴，地勢略高，約莫有兩三級石級，窟前也沒有鐵柵門。

谷飛雲沒有拾級而上，只是躬身輕輕一縱，就低頭竄了進去，站停身子，凝目看去，洞窟裡面並不深邃，大概只有兩三丈深，便到盡頭，跨入四五步，左右兩邊，各有一窟，斜斜相對，洞窟前面，各有一道鐵柵門，門上各有一把大鐵鎖，窟內似是有人，但看來並不很清楚。

金母果然惡毒，雖說兩個洞穴遙遙相對，但被囚禁在裡面的人，只能聽到聲音，根本看不到對方的人。

谷飛雲早已心情激動，口中大聲叫道：「爹！娘！孩兒來救二位老人家了！」

口中叫着，長劍已迅疾無儔的向左揮出三劍，緊接着跨前一步，又向右揮出三劍，這六劍雖有先後，但快到無以復加，只聽一陣嗒嗒輕响，左右兩道鐵柵門和兩把大鐵鎖悉被劈斷！

兩處洞窟中人，自然都聽到谷飛雲這聲大叫，而且鐵門、鐵鎖也被斫斷了。只聽左首响起一個清朗的男子聲音問道：「你是甚麼人？」

他只問谷飛雲是甚麼人，却沒有走出來。

谷飛雲急忙回過身去道：「爹，孩兒是谷飛雲，特地來救爹和娘的，你老人家快出來。」

他以爲和白髮老人一樣，劈斷鐵門，爹和娘就可以出來了。

他話聲方落，只聽右首洞中一個婦人聲音顫聲哦道：「是飛雲，飛雲來救我們了，你爹手脚都被鐵鍊鎖着，孩子，你快去替你爹把鐵鍊斫斷了。」

左首男子聲音道：「你是飛雲？好孩子，你娘也被鐵鍊鎖着，你先去替你娘斫斷了。」

谷飛雲聽說爹娘原來還被鐵鍊鎖住手足，心頭氣憤塡膺，立即一步跨到左首洞窟，拉開被斫斷的鐵柵門，迅速走入，他目能暗視，果然看到裡首坐着一個長髮披肩的藍袍中年人，鬚髮散亂，幾乎連面貌都已看不清楚，雙手、雙脚果然被鐵鍊拴着，心頭一陣凄楚，口中叫了聲：「爹！」

劍光連閃，削斷了手足上的鐵鍊。

中年人雙手搓了搓，急急說道：「你快去給娘把鐵鍊斫了，要快！」

谷飛雲道：「孩兒省得。」一轉身衝出鐵柵，又朝對面石窟走去，拉開鐵柵門，叫道：「娘，孩兒來了。」

黑暗中只見一個蓬頭垢面的中年婦人，同樣被鐵鍊拴着手足，她看到谷飛雲走入，因石窟太過黝黑，看不

清面目，急着問道：「孩子，你怎麼進來的？」

谷飛雲道：「醉道長也來了，就在外面。」

兩句話還沒說完，劍光閃處，就已把鐵鍊削斷，低聲道：「娘，我們出去吧！」

中年婦人含着淚光，凄然一笑道：「醉道長也來了，他眞是我們的大恩人。」

母子兩人跨出鐵門，中年婦人一眼看到站在門口的丈夫，再也忍不住撲了過去，哭道：「清輝，這些年苦了你了！」

中年人張開雙手，抱住婦人，凄然道：「素儀，妳該高興才是，現在我們不是出來了嗎？孩子也這麼大了。」

席素儀聽到丈夫說：孩子也這麼大了，登時想起旁邊還站着已有二十年沒見的孩子，急忙拭着眼淚，轉身朝谷飛雲含笑道：「孩子，娘想了你二十年了，快讓娘看看你……你有多高了。」

黑暗中，她有些看不眞切，只是摸到了谷飛雲健壯的肩膀。

谷飛雲垂淚道：「娘，我們快出去了。」

谷清輝道：「飛雲，你們不是得到金母允許，釋放爲父兩人的？」

谷飛雲道：「孩兒跟醉道長是從後山翻山上來的，不過這個不要緊，金母曾經跟醉道長說過，二十年後，只要孩兒學成武功，把爹娘救出來了，她可以任我們離去。」

谷清輝道：「那就快些出去吧！」

三人走出洞窟，走下石級。席素儀終究在石窟中勤修苦練了二十年內功，方才在洞窟裡面，實在太黑了，現在黑暗度已稍稍好了些，才看清兒子的面貌，站在自己面前的，竟是如此俊逸清秀、頎長個子，心頭又喜又愛，一面低聲問道：「孩子，你是跟師公長大的，也是跟師公學的武功了？」

谷飛雲道：「是的，孩兒最近才拜在崑崙派岳大先生門下……」

話聲未落，谷清輝輕噓一聲，說道：「洞外有人來了！」

谷飛雲道：「一共有三個人。」

席素儀憂怯的道：「那……怎麼辦？」

谷飛雲道：「娘，不用怕，我們出去時，總要遇上人的，不用避他們了。」

谷清輝頷首道：「飛雲這話說得不錯，金母當年答應過的，我們既然出來了，就該堂堂正正的下山去，素儀，我們走。」

谷飛雲道：「爹，娘，還是孩兒走在前面領路。」

席素儀叮囑道：「孩子，不論遇上甚麼人，說話要婉轉些，千萬不可和他們動手。」

谷飛雲道：「孩兒省得。」

席素儀看他手上還拿着長劍，又道：「你快把劍收起來吧。」

谷飛雲依言收起長劍，說道：「爹，娘，跟孩兒來。」大步朝窟外走去。

窟外三人，一路行來，敢情就是朝石窟來的，這三人是三個身穿青色衣裙的少女，每人腰間都佩着一柄長劍，中間一個年約二十三四，其餘兩人不過十八九歲，走在前面的一個還提着一盞白紗糊的燈籠，燈光極爲明亮。

谷飛雲當先跨出石窟，對方三人也剛走到離石窟三四丈遠。

走在最前面的青衣少女目光抬處，發現從石窟中走出一個青衫少年，不由驚咦一聲叫道：「禁窟中果然有人！」

這三個青衣少女不愧是崆峒門下，從第一個人驚咦出聲，三人動作如一，只聽鏘的一聲，三人同時掣劍在手，品字形圍了過來。

年紀較長的一個長劍一指，叱道：「你是甚麼人？膽敢擅闖崆峒後山禁窟？」

谷飛雲抱抱拳道：「在下谷飛雲，是遵金母二十年前諾言，救我父母來的。」

在他說話之時，谷清輝也相繼從石窟中走出。

爲首少女看得花容失色，叱道：「你把人救出來了，你們還不束手就縛，聽候發落。」

谷飛雲依然朝前走去，含笑道：「咱們用不着束手就縛，煩請姑娘去稟報金母一聲，說在下已經救出父母，就要下山去了。」

爲首少女聽得臉色一變，叱道：「你敢直呼聖母名號，就是死罪！」手腕抬處，刷的一劍，筆直刺來。她這一劍雖是直截了當的抬腕就刺，但劍尖離谷飛雲身前三尺光景，已經化作三點寒星，品字形的激射而來。

谷清輝忙道：「姑娘快請住手，聽在下一言。」

谷飛雲却毫不在意，回頭道：「她不肯住手的。」

說話之時，左手抬處，食中二指一下夾住了刺來的劍尖，說道：「在下已經和姑娘說過，這是金母親口答應過的，只要妳們去稟報一聲就好。」

說完，兩個指頭一鬆，放開劍尖。

爲首少女被谷飛雲輕易夾住劍尖，早已脹紅了粉臉，聞言冷笑一聲道：「不用去稟報，聖母早已有諭，擅入禁窟，格殺勿論！」

谷清輝急忙叫道：「姑娘總該聽我解說吧！」

爲首少女冷笑道：「我不用聽。」長劍迅疾收轉，纖腕一振，劍光乍展，朝谷飛雲攻來。

另外兩個青衣少女也在同時配合她出手，兩支長劍交叉攻來。

谷飛雲聽得不禁心頭有氣，大笑

一聲道：「好個狂妄丫頭，在下好言相告，要妳去稟報一聲，妳不肯稟報，能作得了主嗎？」

他因爹娘被囚禁石窟，還被鐵鍊拴住手脚，心中早已十分憤慨，只因娘一再交代，不可和來人衝突，才强自忍耐下來，這回自然沒有好言相對了！

他這聲「狂妄丫頭」，聽到爲首少女耳中，這還是她第一次被人駡她丫頭，怎不火上加油，冷厲的喝道：「你死定了！」

三道劍光突然連成一片，從三面席捲而至，寒鋒砭骨，煞是凌厲！

谷飛雲長劍並未出鞘，只是拿着劍鞘向外掃出！要知他在八個月前，初上天池，也沒把四人合攻放在眼裡，何況現在練成紫炁神功，今非昔比，對方三支精芒飛閃的長劍，電閃雲飄，從三面攻到，經他劍鞘這一掃，但聽三聲清脆的金鐵輕响，三位姑娘但覺手腕一震，三支百煉精鋼長劍已被齊中震斷，手中只剩了半截斷劍。

谷飛雲舉劍一指爲首少女，朗笑一聲，道：「在下留下她們兩個，妳可以去稟報了吧？」

原來他劍鞘掃出之時，同時也施展「蹴石打穴」，除了爲首少女，已把其餘兩個青衣少女一起制住了。

爲首少女花容失色，方自一怔，只聽一個嬌柔的聲音從遠處傳來，說道：「青雯，後山發生了甚麼事嗎？」

叫做青雯的爲首少女聽到聲音，宛如來了救星一般，急忙躬身道：「啓稟四師叔，有人擅闖禁窟，把人救出來了。」

「啊！」那嬌柔聲音驚啊了一聲，說道：「我馬上就來。」

席素儀吃驚的道：「孩子，你把這兩個姑娘怎麼了？」

谷飛雲道：「孩兒只是制住她們的穴道，不讓她們再出手而已！」

席素儀輕輕歎息一聲道：「唉，你不該震斷她們的長劍的。」

爲首少女依然手持半截斷劍，目光仇視，站在對面沒動。

不過兩句話的工夫，只見一個苗條人影，飄然從前山行來，其實速度極快，眨眼就已走近，那是一個三十五六歲的青衣女子，生得面貌白晰，身材窈窕，長裙曳地，搖曳生姿，風韻極佳，像個大家閨秀。

爲首少女趕緊趨上前去，躬身叫了聲：「四師叔。」

青衣女子目光一注，看到她手上只剩下了半截斷劍，不覺問道：「怎麼，妳的長劍被人削斷了？」

「是。」爲首少女又道：「四師叔，七師妹、九師妹兩人還被制住了穴道。」

青衣女子臉上飛起一絲怒色，輕哼道：「是甚麼人膽敢到天池來撒野？」

谷飛雲在九個月前的元宵晚上，見過這名青衣女子，這時走上一步，應聲道：「是在下。」抬手一招，把釘在兩個青衣少女身上的石粒收回，解開了穴道。

青衣女子目光一注，不覺哼道：「又是你！」

那天晚上，她以劍尖指着宇文蘭的咽喉，就是被谷飛雲一記怪招（捉雲手）扣住執劍手腕的，是以印象極深。

谷飛雲正待開口，席素儀道：「飛雲，你退下來。」一面走上兩步，朝青衣女子叫道：「四師妹，妳還認得我嗎？」

青衣女子凝目看去，失聲道：「二師姐，是妳？」

原來金母門下有四個女弟子，大弟子陸碧梧，也是天池的總管。二弟子是席素儀，三弟子丁令儀，四弟子聞玉音，就是眼前的青衣女子。

那爲首少女聽四師叔叫囚在禁窟的女子「二師姐」，心頭不禁暗暗吃驚，要知金母門下，門規極嚴，大家都知道禁窟中囚禁着人，但除了每天送飯的人之外，誰也不知道囚禁的是甚麼人！不應該知道的事，也從沒有人敢問。

席素儀點着頭，忍不住流下淚來，咽聲道：「四師妹，總算妳還認識我這苦命的師姐，他是小兒飛雲，生下來就由醉道長抱去扶養長大，今晚是特地上山來救我和清輝的，這也是師父她老人家二十年前答應過的，只要他能把愚夫婦救出，就可任由我們下山，四師妹請網開一面，讓我們下山去吧！」

聞玉音當年還只有十四五歲，師姐妹中以二師姐爲人較溫婉，是以和二師姐較爲親近，自從二師姐出了事，師父嚴禁門人前去探望，她心中一直惦念着二師姐，一晃眼就二十年了。今晚看到二師姐蓬頭垢面的狼狽樣子，心頭着實不忍，神色一黯，說道：「二師姐，既然師父從前答應過的，那就好了，今晚是小妹負責巡邏後山，這件事小妹只怕也作不了主，至少也要讓大師姐知道一下，這樣吧，二師姐三位先到小妹那裡去坐一坐，也好換一件衣衫，梳洗一下，讓我和大師姐說一聲，不知二師姐意下如何？」

她說得極爲懇切，何況她巡山有責，大師姐是山上的總管，自該讓她知道的，席素儀看了丈夫一眼，點點頭道：「四師妹……」

底下的話還未出口，只聽一個冷峻的女子聲音傳了過來道：「四師妹，是甚麼人擅闖後山，把禁窟的人放出來了？」

谷飛雲聽出這話聲正是這裡的管事陸碧梧的聲音，上次上山來，就是她領自己去晋見金母的。

哦，師父說過，因她被醉道長的「太乙翻天掌」所傷，在金母面前進讒，才把爹娘囚禁在石窟裡的！

這婆娘眞可惡！

聞玉音急忙恭聲道：「大師姐，是二師姐出來了……」

嘶！一道青影快得如同閃電，聞玉音話聲未落，青影已凌空飛落，那是一個四十五六歲、面貌冷峻的青衣婦人，正是金母門下的大弟子陸碧梧。

青雯等三人急忙躬下身去，叫了聲：「師父。」

青雯是故意沒把手中斷劍丢棄，爲的就是要讓師父看到，好替自己作主。

席素儀也躬着身，說道：「小妹見過大師姐。」

陸碧梧飛身落地，自然一眼就看到三個門人的長劍都被人削斷了。她看也沒看席素儀一眼，就朝聞玉音冷冷的問道：「是甚麼人把他們放出來的？」

谷飛雲忍不住應聲道：「是在下。」

席素儀忙道：「大師姐，他是小兒谷飛雲。」

陸碧梧冷峻的目光盯着谷飛雲冷冷的道：「谷飛雲，無怪我看來眼熟，幾個月前，你上山來過。」

谷飛雲抱抱拳，笑道：「管事還記得在下，上次在下是奉南山老人家之命，晋謁金母而來，今晚乃是在下個人的行動，爲了救家父、家母而來的。」

陸碧梧問道：「你從那裡上來的？」

谷飛雲道：「前山有四老守山，在下自問只怕接不下他們每人五十招，所以只好從後山上來了。」

陸碧梧神色一寒，問道：「是甚麼人指使你的？」

谷飛雲笑道：「前山既然無法上得來，那就只有從後山上來了，這道理任何人都懂，還用得着有人指使嗎？」

陸碧梧厲聲道：「是不是那個酒鬼道人指使你來的？」

「妳說南山老人家？」谷飛雲忽然正容道：「陸管事，妳膽子可不小，酒仙南山老人家，就是連尊師都要尊稱一聲葛前輩，妳却叫他酒鬼？」

他明知陸碧梧說的是醉道長，却故意纏夾到南山老人頭上。

陸碧梧怒聲道：「我說的是醉道人，難道不是他指使你來的？」

谷飛雲道：「陸管事這話就不對了，我來救的是生身父母，何用醉道長指使？」

陸碧梧冷哼道：「你能把他們救出去嗎？」

谷飛雲大笑道：「在下不是把爹娘救出來了嗎？」

這話是有意激怒她的。

聞玉音叫道：「大師姐……」

陸碧梧怒聲道：「你們下得了山嗎？」

谷飛雲道：「爲甚麼不能？」

話聲出口，只聽耳邊响起醉道人以「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小施主，你不是她的對手，不可和她說僵了。」

果然，這句話把陸碧梧激怒了，重重哼了一聲道：「有我在這裡，你要下得了山，不妨試試看？」

聞玉音急道：「大師姐，這是……」

陸碧梧哼道：「妳不用多說。」

谷飛雲突然敞笑一聲道：「陸管事難道要出手阻攔不成？」

陸碧梧道：「你擅上天池，擅入禁窟，難道我出手阻攔你不得？」

谷飛雲大聲道：「妳怎不去請示聖母？」

陸碧梧盛氣的道：「我不用請示。」

「哈哈！」谷飛雲這聲大笑，是以丹田發出，聲如裂帛，雙目精光暴射，喝道：「不錯，陸碧梧，妳是聖母門下大弟子、天池管事，但妳這般說法，眼裡還有聖母嗎？」

席素儀眼看飛雲和大師姐越說越僵，幾次要待開口，都被谷清輝暗中拉着衣角，要她不用阻止，這回谷飛雲直呼陸碧梧的姓名，她知道大師姐的爲人，怕觸怒了她不可收拾，忍不住叫道：「飛雲，不可無禮。」

陸碧梧聽得大怒，厲聲喝道：「小狗，找死！」

谷飛雲心想：「自己這聲大笑，金母一定會聽到了。」一面正容道：「崆峒派也是名門正派，聖母威震西陲，想不到妳居然狐假虎威，在下叫妳一聲陸碧梧，就是找死，這和黑道中人有何分別？聖母教育了妳幾十年，妳眞是愧對師門。」

幾十年來，何曾有人如此辱駡過她，陸碧梧當眞被他氣瘋了，口中厲喝一聲：「我就活劈了你！」

揚手一掌，直劈而出！

谷飛雲早就料到她有此一着，身形倏然一晃，不閃而進，身形一動，倏然欺進，左手三個指頭一撮，一把捉住了陸碧梧右手脈腕，說道：「陸管事想要在聖母脚下行兇嗎？」

陸碧梧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掌勢未出，會被谷飛雲一下扣住脈腕，尤其谷飛雲人在她右邊，左手又劈不到他，急忙揮手甩出，她不知谷飛雲練成紫炁神功，這一揮手，才知人家一身功力竟然不在自己之下，根本連動也不能動。

這原是電光石火間的事，突聽一個蒼老聲音喝道：「碧梧住手，不可傷他！」

這是金母的聲音！

谷飛雲心頭有數，傲然一笑，鬆開三指，人也隨着退下。

陸碧梧吃了暗虧，口中不得不應了聲「是」。

金母又道：「妳把他們帶進來。」

陸碧梧又躬身應了聲「是」。

（未完・廿六）

上文提要：千斤莊莊主陳寶泰是五柳莊大屠殺主謀之一，同時又查出勾一峯就是他們陳家的高祖，於是將陳家玄孫、高祖一齊送上路，往地獄報到。現在去找主犯之一的太原總兵褚鵬擧，路上遇火焰教的古月蟬，特來討招請敎，又來一個紅顏糾纏，不管怎樣，先查法王來太原動機，又跟踪鍾玉郎到白馬寺，正查出一點頭緒，鍾雪娥將銅衣使者殺掉，失去綫索……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血劍屠龍

娘子關巧避追兵　五柳莊傷懷往事

那個銅衣使者的心頭方自納罕，正要抽身退出，徐不凡出手如電，已將他的穴道制住。

屋前屋後的銅衣使者，見同伴久去未歸，略作商議，又雙雙衝進松林，徐不凡給隱身另一棵樹後的王石娘丟個眼色，待二人接近過來，其中一人說道：「老賀，發現甚麼沒有？」

餘音繞耳中，突覺身後勁風襲體，才轉過半個頭來，便着了別人的道兒，當場僵在原地，不言不動。

徐不凡急於得悉巴爾勒與鍾玉郎所談何事，也顧不得招待銅衣使者，放步直撲精舍。

舔破一小塊窗紙，徐不凡馬上看到，一張鏤空鑲金的椐木太師椅上，坐着一位身穿大紅描金袈裟，手執龍頭禪杖，雙目如炬，面若塗朱，道貌極其威武嚴肅的老喇嘛，想來必係巴爾勒法王無疑。

布魯圖、烏蘭格就站在巴爾勒身後，鍾玉郎坐在對面，二人正娓娓而談。

巴爾勒面容木然，顯見城府極深，不苟言笑的道：「好了，實際情形本王已全盤瞭然，待進京之後，自當再與令義父作進一步深談，至於珠寶金銀，本王已有準備，日後自會當面獻奉，絕不食言。」

鍾玉郎站起身來，恭謹有加的道：「如此甚善，在下就此告辭了，褚總兵那邊，還等着我去共商摧毀徐不凡的良策。」

巴爾勒起身送客，鍾玉郎步至門外後，道：「法王，徐不凡是我們共同的心腹大患，待與總兵大人計議定策後，倘有需法王師徒之處，尚祈不吝賜助。」

「好吧，如有必要，本王會認眞考慮。」

鍾玉郎行禮如儀，轉過身來，這才發現隨行的銅衣使者不見了，急忙衝至林中，解開穴道，馬上明白是怎麼回事，朗聲說道：「法王，徐不凡曾在此出現，請特別留意，一旦發現他們主僕，格殺勿論！」

話落，人已去遠。

巴爾勒目注左前方一棵巨松，聲若洪鐘道：「朋友，你們可以下來了。」

徐不凡吃了一驚，原來自己的行踪，早已在巴爾勒掌握之中，當即飄然落地，抱拳說道：「法王耳聰目明，果然超人一等，徐不凡失敬了。」

巴爾勒依舊不苟言笑，慢吞吞的道：「徐不凡，你擅入白馬寺禪堂禁地，該不會爲了對付那三個飯桶吧？」

徐不凡笑道：「法王快人快語，徐某也不跟你打哈哈，此來就是爲了尋找閣下。」

「何事？」

「是有一件事想請教，我想知道當年的貢品是眞是假？」

「當然是眞的。」

「那爲何後來會變成假的？」

「這是令尊徐全壽與尤猛將軍的事，也許私吞貢品，據爲己有，也許被人掉包，以假亂眞，誰知道！」

「私吞絕無可能，掉包的機會幾乎等於零，與尤將軍同行的都是知己親信，日夜守護，外人根本不可能接近。」

「這可不見得，中原武林，人才輩出，幾個軍爺只能唬唬老百姓。」

「這只是想當然的說法，事實上我很懷疑，貢品壓根兒就是贋品，這件事打從一開始就是別人陰謀的一部份。」

巴爾勒還是不動聲色，道：「是甚麼陰謀？」

「自然還是想南下中原，打我天朝江山的主意。」

「哈哈哈，一件小小的貢品，如何能動得了大明朝的江山。」

「戕害忠良，就可以消滅我朝的實力，逐漸蠶食，時間久了就會成氣候。」

巴爾勒不氣不怒，一旁的布魯圖却大發雷霆，道：「徐不凡，你這話是甚麼意思，普天之下還沒有人敢在家師面前如此放肆，再大言不慚，老子就要你的命！」

王石娘聽得不順耳，勃然大怒道：「大膽，我家主人是何等身份，豈容得你張牙舞爪，識相的趁早遠走塞外，勿踏我天朝寸土。」

態度火爆，針鋒相對，雙方話不投機，布魯圖首先一掌劈來，王石娘豈是省油的燈，立即還以顏色。

烏蘭格自高自大，目中無人，也不甘寂寞，發掌猛攻徐不凡，口中怒聲說道：「你也別閑着，我正想掂一掂你的份量。」

「站住，你還不夠資格跟我家主人動手！」高天木動作飛快，在半途將他截下來。

兩方四人，快動猛打，三招一過，四股强猛絕倫的掌風突然撞在一起。

布魯圖、烏蘭格自視太高，原以爲三招二式就可以解決掉，詎料，掌風一接觸，頓覺壓力沉重，心知遇上對手，雙方眼波流轉，心意立通，暗中施出法力，掌勁立呈血紅之色。

王石娘、高天木沒料到二僧會中途變招，猝然無防之下，險些遭了毒手，就在血紅的掌浪，將二人的掌力全部壓制，行將撞上身來時，心念動處，法力陡生，掌心附近寒氣凜冽，逼射出四股白濛濛的寒飆。

寒氣爆發力極强，一再擴展，熱氣被迫退縮，終於在中心點膠着。

在膠着點，熱氣騰騰，音爆頻傳，雙方推來推去，互有進退，像拔河一樣，最後還是不進不退，不勝不敗，差不多停留在中心點。

雙方的掌力一冷一熱，互相吸引，此刻已勢成騎虎，欲罷不能，不論任何一方先撤招，必然會立刻粉身碎骨，死在對方的掌下。

而長久僵持下去，恐怕不是兩敗俱傷，就是同歸於盡。

惟一的辦法，就是有人從中間，將雙方的掌力切斷，同時撤招，始可死裡逃生，但出手之人的法力，必須高於二人之上，否則，救人不成，自己很可能會成爲肉靶子。

巴爾勒眼見情勢不妙，暗暗運足兩掌眞力，朝左右一望，喝一聲：「撤！」

卡察！雙掌同時切下，冷、熱兩股掌力立告分開，布魯圖、王石娘同時撤招，雙方後退了二三步，才將反震的力量止住。

「撤！」與此同時，徐不凡採用了相同的方法，高天木、烏蘭格相繼脫出險境，暗喊：「好險，好險！」不迭。

巴爾勒木然的臉上，第一次有了表情，笑呵呵的道：「小友法力無邊，實非本王始料所及，將來假以時日，必將成爲中原武林第一人。」

徐不凡道：「巴爾勒法王，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假如先父的冤屈，與你毫不相干，在下自然無話可說，若是被我找到你涉嫌的眞憑實據，哼哼，小心你吃飯的傢伙。」

懶得和他們客套，甚至連一個招呼也不曾打，便與王石娘、高天木、丁威、毛奇掉頭揚長而去。

離開白馬寺，望望天色，未時仍未過，距離取褚鵬擧性命的預定時間，尚餘一個多時辰。五人信步而行，在太原府到處閑逛了半個多時辰，不覺間來到太原最繁華的柳巷附近。

忽見神偷孟元、神探刁鑽，急匆匆的從東羊市方面迎來，孟元就說：「公子，不必去總兵府了，事情已發生變化。」

徐不凡原打算先去總兵府附近，看一看褚鵬擧如何部署準備，聞言愕然一楞，止步說道：「有甚麼變化？」

「褚鵬擧貼出挑戰書，公子不必再去總兵府了。」

「挑戰書？甚麼時候貼的？貼在甚麼地方？」

「剛剛才貼出來，就貼在總兵府的鼓樓前。」

「上面怎麼說？」

「褚鵬擧叫公子不必再去總兵府，另約時地，決一死生。」

「在那裡？」

「就在城東偏南的雙塔寺。」

「時間呢？」

「酉、戌之交，也就是比原來的時間延後一個時辰。」

爲甚麼會延後，當然是爲了預作充分的準備，而改變時地的原因，必然是與鍾玉郎會商後的結果。換句話說，褚鵬擧此擧是有備而發，必也是有所爲而發。

無形中，使即將到來的雙塔寺之

會，山雨欲來風滿樓，蒙上一層緊張、驚險的陰影。

天叟丁威白眉深鎖，臉色突告沉重起來，道：「少主，褚鵬舉武功蓋世，夙與主人共稱天朝雙猛將，易時換地，必然事出有因，再加上鍾玉郎及其手下使者，甚至巴爾勒師徒亦有出手助拳的可能，如虎生雙翼，聲勢浩大，老奴斗膽建議，不必赴褚賊雙塔寺之約，反正我們也沒有收到他的挑戰書。」

大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再相機進言，希望徐不凡勿赴雙塔寺之會，但徐不凡的心意堅如鐵石，却絲毫不爲所動，以鋼一般的語氣說道：「孔夫子說過，雖千萬人吾往已，就算是刀山劍林、龍潭虎穴，也嚇不住我徐不凡。」

* * *

酉、戌之交。

城東，雙塔寺。

夜幕早已低垂，月姐兒洒下滿地銀輝，往日卿卿我我，月下談心的情侶一個不見，也沒見到成羣的猛將重兵，整個雙塔寺，沉浸在無盡的死寂中。

死寂中，別有一番恐怖！緊張！

血轎準時到了，褚鵬舉仍未現身，徐不凡命四駿，將血轎停在雙塔中央稍前，步下轎子，朗聲說道：「褚總兵，徐不凡準時赴會，請將軍現身一見。」

四下一片寂寥，無人現身答話。

突覺頭頂之上有異，抬頭一望，見有一面無色的網子當頭罩下來，還沒有想到該怎麼辦，二老、八駿、徐不凡，連同血轎，已被一張大網子全部罩死。

四角上，突然各出現兩名年輕力壯的校尉，以最快的速度扯索收網，徐不凡等人的頭頂很快便觸及網子。

事情來得太突然，也太危急，王石娘、高天木從天而降，風火劍刷！刷！刷！連番出招，企圖斬破網羅，怎奈網子係烏金絲與天蠶絲混合編織而成，韌性極强，風火劍根本傷不了它。

情急之下，那有工夫商討研究，完全基於本能的反應，王石娘、高天木首先發難，噗！噗！噗！打出無數鐵彈珠，二老八駿也相繼以暗器出擊，立有數名校尉應聲倒地，非死即傷。

同一時間，雙塔之內也射出難以數計的飛刀、利箭。

同一時間，徐不凡雙臂高擧，帶着網子，衝天而起，將絕大部份的暗器絞住、碰落。

同一時間，王石娘、高天木從外面扯住網羅，騰身而起，拉向相反的方向。

這一切皆發生在電光石火的一瞬間，眼見網子落下又飛起，扯網的校尉飛起又摔下，褚鵬舉才踏出塔門，網羅已被高天木、王石娘扯到一邊去，二老八駿與血轎，皆毫髮未損。

褚鵬舉曾任歸化城第一副總兵，徐不凡在孩提時代就認識他，而且算起來還是父執長輩，落地之後，徐不凡先口稱鵬舉叔，以晚輩之禮相見，然後面籠寒霜，目露兇芒，隨即翻臉不認人，怒聲說道：「褚鵬舉，還有甚麼機關埋伏，就請盡速施展，如有幫腔助拳的人，亦請一併現身，這樣大家都省事。」

「好說好說，多年不見，賢姪果然出類拔萃，卓然有成，徐總兵地下有知，亦堪告慰九泉。」

褚鵬舉今夜未着戎裝，穿一身黑色緊身衣，益顯其身材魁梧，精神煥發。客套一過，臉色也隨即陰沉下來，道：「網羅一面，只不過略示歡迎，何足掛齒，朋友倒請來幾位，以資見証，談不上幫腔助拳。」

言畢一招手，從左面塔內，由魏千總領頭，走出十二名勁裝携械的精壯漢子來。

右面塔內，鍾玉郎與布魯圖、烏蘭格併肩而出，身後緊跟着兩名銀衣使者，四名銅衣使者。兩撥子人，呈扇形站在褚鵬舉身後。

獨不見韃靼法王巴爾勒。

徐不凡橫掃全場一眼，冷冰冰的道：「沒有了嗎？」

褚鵬舉陰惻惻的笑道：「兵不在多，這已經足夠了。」

「你的罪狀，在血帖上已交代清楚，如有辯解，現在就可以提出來。」

「你指控老夫與巴爾勒勾結，事實上，本將軍是奉徐總兵之命，才出面招待韃靼法王。」

「請勿避重就輕，我指的是你與哈爾納拉、巴爾勒私下的秘密聚會。」

「私會純屬私誼，無關國事，任何人皆管不了，何況，到現在爲止，還無法証實，巴爾勒進貢的東西，是否一開始就是贋品。」

「姑不論貢品的眞僞，你總不能否認曾參予殺害先父的行動呢？」

「老夫當時在大同，但並未動手殺人。」

地叟毛奇勃然大怒道：「你放屁，老夫親眼見你在蓬萊居現場，不僅動手殺人，而且還是整個血案的總指揮。」

既然有人親眼目睹，想否認也沒有用，褚鵬舉惱羞成怒的道：「本將軍是奉命行事，徐全壽死有餘辜。」

徐不凡怒冲冲的道：「奉何人之命？」

「當然是聖旨。」

「聖旨是假的。」

「服從是軍人的天職，本將軍分不出眞假來。」

「可是，先父曾告訴過你。」

「罪犯之言，不足採信。」

「哼，我看不是不足採信，而是蓄意謀殺。」

「就算是蓄意謀殺，也無法起死回生，你乃欽命要犯，本將軍現在就要逮捕你。」

一扭頭，一揮手，馬上傳下逮捕令：「給我拏下！」

「是，總兵大人！」

魏千總立即率衆虎撲而出，却被二老八駿堵住了。

徐不凡仰首望望明月，從容不迫的道：「褚鵬舉，不論你逮我，還是我殺你，現在時辰早過，用不到再窮磨牙，咱們該動手了！」

說到做到，提足一掌眞力，一步一步的走上去。

褚鵬舉不甘示弱，也一步一脚印的挺身而出。

雙方皆擧步沉重，踏在石板地上，通！通！通，發出一連串有節奏的聲響。

隨着這連串沉重的聲響，氣氛也馬上進入最緊張的最高潮。鍾玉郎、布魯圖、烏蘭格、王石娘、高天木，乃至二老八駿、魏千總等人的心情，亦如繃緊了的弓，個個蓄勢以待，如箭在弦。

十步、九步、八步……

五步、四步、三步……

近了，近了，近了……

猛聽雙方發出一聲虎吼，褚鵬舉的厚背大刀劈頭就砍，徐不凡鐵臂格架，火星迸裂，竟然不曾震飛他的刀，徐不凡豎掌如刀，斜斬褚鵬舉的頭，褚鵬舉又橫刀斬過來，徐不凡左臂「直搗黃龍」，鐵臂之內抽冷子射出一把刀來，褚鵬舉嚇了一跳，仰身暴退，徐不凡得理不饒人，跨步猛追，鐵臂上的刀直朝褚鵬舉的脖子抹上去。

這是驚心動魄的一刻，短刀眼看就要抹上去，褚鵬舉反應奇敏，驀的彈身而起，仰着身子斜飛上天。

「你飛也飛不了！」

徐不凡咬着不放，提足猛追。

褚鵬舉的確不簡單，能夠逃過徐不凡追魂一擊的，以他爲第一人，現在一招已過，他不但沒有死，反如生龍活虎一般，飛向左面的高塔。

塔分十三層，高約二十丈，任何人皆不可能一口氣飛上去，褚鵬舉每隔三層，必須停下來借力，始克繼續騰升，徐不凡技高一籌，可以多升高一層。

徐不凡甫至第四層，脚還沒有站穩，刷！刷！塔內掃出來一刀一劍，猛削他的足踝，徐不凡動作好快，乍起倏落，已將刀劍踩在脚下，沉聲說道：「各位，我不想濫殺無辜，也不想施展法力，但大家如敢偸襲暗算，或以妖法對陣，可別怪我徐不凡心狠手辣，要以最殘酷的手段對付你們。」

說話同時，人已彈升至第八層，只是，稍一躭擱，被褚鵬舉搶先上了第九層。

與此同時，王石娘、高天木如影隨形，從塔內拖出兩名殺手來，當場擲落地面，摔了個半死，接着也接踵而上，爲徐不凡清路護駕。

鍾玉郎睹狀駭然，怕褚鵬舉吃虧，立與布魯圖、烏蘭格隨後追上來。

由於高天木、王石娘的出現，塔內儘管設有重重埋伏，都不是被高、王二人發現，當場格斃，就是作了縮頭烏龜，再也不敢輕擧妄動。

這是速度比賽，也是生死較量，誰先登上塔頂，誰就有獲勝的機會，後來者必然會平添無限危機。

褚鵬舉動作飛快，雖然多停了一次，但無延擱，首先登上塔頂，回頭一看，還沒有摸清楚徐不凡的方向，徐不凡已從另一面冒上來。

緊走幾步，衝上塔尖，塔尖上預置一桶，桶內裝滿胡麻油，褚鵬舉翻轉鐵桶，朝徐不凡這邊倒下來，塔頂鋪着琉璃瓦，本來就很滑溜，再加上胡麻油，更加難以立足，徐不凡冷不防脚下一滑，骨碌碌的滑下去。

還虧他應變夠快，左臂用力，硬生生的插進瓦石之中，懸空吊起，總算未曾跌落塔下。

褚鵬舉早有準備，穿着釘鞋，塗有松香，快步衝過來，擧脚猛一踩。

「滾！」

「滾！」

第一聲滾，出自褚鵬舉之口，踩了一脚不算，外加兜頭一掌一刀，第二聲滾乃徐不凡所發，對方掌刀未到，他已全力劈出一掌，褚鵬舉偸鷄不成蝕把米，踩上鐵臂沒佔到便宜，反被徐不凡的掌力震得倒飛出去。

呼！鍾玉郎攻來一掌，被王石娘截住，雙雙由塔頂打到塔外。

呼！布魯圖攻來一掌，被高天木接住，也雙雙由塔頂打到塔外。

呼！第三掌是烏蘭格所發，掌風血紅似火，力猛如山，顯然他已施出法力，不禁激怒了徐不凡，暴喝一聲：「你找死！」

呼！心念動處，法力已生，「玄冰大法」，駭人聽聞，一股白茫茫、寒森森的冷風過處，熱浪頓歛，烏蘭格好像撞上冰山，全身血脈一窒，一個倒栽葱，翻下塔尖去。

徐不凡手起掌落，一陣掃劈，打碎了無數琉璃瓦，抽出左臂，又飛身回到塔頂。

褚鵬舉被震出塔外，這時也已返回原地，二人隔着塔尖，遙相對峙，徐不凡怒冲冲的道：「褚鵬舉，你還有甚麼花樣，就一下子全施出來吧，零零碎碎的你也不嫌太痲煩？」

「沒有了，從現在起，生死全憑本事，咱們大可放手一搏。」

「好極了，在我所殺的仇家中，你是第一把高手，死的地方也高高在上，高人一等。」

彼此皆不再言語，就在高塔之上，展開一場空前未有的生死惡鬥。

塔頂惡戰正酣，塔下亦戰火頻仍，二老八駿與兩名銀衣使者、四名銅

衣使者，以及魏千總等十二人，早已大打出手。

布魯圖、烏蘭格與王石娘、高天木，早先未分出高下，彼此皆心有不甘，此刻狹路相逢，又捉對廝殺起來。反倒便宜了鍾玉郎，落得輕鬆自在，大模大樣的朝血轎走過去。

血轎不僅僅是徐不凡的精神象徵，裡面還有仇家的清册名單，以及數不清的証據資料，一旦被毀，可謂災情慘重。而二老八駿，面對十八名强敵，根本無暇分身，高天木、王石娘又被布魯圖、烏蘭格纏死，同樣心餘力絀，無法兼顧。

於是，鍾玉郎如入無人之境，來至轎旁，先去抓取骷髏頭，奇怪！骷髏頭好像被黏住或吸住，居然紋風未動，來到轎前，劈了一掌，立覺轎內發出一股綿柔之力，將他的掌力化解無遺。

不由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道：「甚麼人？」

轎內寂然，無人應聲。

鍾玉郎滿頭霧水，上前掀起轎簾。

赫！這眞是千古怪事，任何人都沒有想到，血轎之內居然眞的坐着一個人。

此人的上半身，全部被一個黑色袋子套住，僅露出兩隻明亮的眼睛，乍然相見，鍾玉郎以爲遇見妖怪，身不由已的退了二三步。

這人是甚麼時候坐進血轎？是何來歷？目的何在？大家均一無所知，單憑這一點就足以令人膽顫心驚，也足以証明，來者不善，絕非等閑之輩。

鍾玉郎驚魂稍定，沉聲喝問：「閣下何人？」

幪頭人步出血轎，聲如鶯燕，原來是一個女的，冷冰冰的吐出三個字：「斷腸人！」

「難道無名無姓？」

「斷腸之人，何須名姓？」

「起碼認識徐不凡吧？」

「不認識。」

「不認識何故出手助拳？」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如此而已。」

「原來妳是來管閑事？」

「天下人管天下事，這不是閑事。」

「哼哼，只怕妳管不了！」

「管不了我又何必來！」

斷腸人的語調平靜，不快不慢，口氣却十分强硬，聽得鍾玉郎直冒火，道：「老子就不信妳是個三頭六臂的人物，先接我的三掌試試。」

跨步揚掌，「排山倒海」、「星移斗換」、「旋乾倒坤」，招招全力施展，式式都是壓箱底的功夫，那知斷腸人却未放在眼裡，不慌不忙，輕描淡寫的，發出軟綿綿的三掌。

別看她的掌招柔綿無力，實則內含玄機妙用，正合以柔克剛之道，陽剛之力，遇上陰柔之氣，立刻相互抵消，化爲子虛。

這一驚非同小可，鍾玉郎再也不敢心存輕視，陡地展開一輪猛攻，間或還將邪魔法術攙雜其中。

出乎意料之外，斷腸人來頭不小，武功深不可測不算，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赫然也精通法術，鍾玉郎施出渾身解數，依然不曾佔得半點上風。

驀然，高塔之上傳來巨震，徐不凡與褚鵬舉力戰數十合，徐不凡已取得優勢，雙方硬拚一掌，蓬！褚鵬舉被震飛起二三丈。

徐不凡縱身而上，一屁股坐在塔尖上，打算以逸待勞，不管他落在那一邊，皆可攻守自如，不料，褚鵬舉情急拚命，頭下脚上，猛打千斤墜，手中的大刀挽起一片寒濤，照準徐不凡的腦袋砍下來。

「找死！」

徐不凡不閃不避，發掌猛攻，外加兩支穿心袖箭。

噹！噹！袖箭被大刀震歪，却化解不了徐不凡强猛的掌力，整個身子被彈出塔外，電瀉而下。

徐不凡一絲一毫也不肯放鬆，立即啣尾追下去，鐵臂內的短刀已伸出五六寸，決心要割下他吃飯的傢伙來。

詎料，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巴爾勒法王突然從另一座高塔內飛出來，道：「徐小友，得饒人處且饒人，何必一定要趕盡殺絕！」

立有一股剛猛無匹的暗力湧過來，好像在二人中間築起一道牆，褚鵬舉乘隙一瀉落地，徐不凡却被擱在半空中，能上不能下。

「巴爾勒，你如果未與我朝奸賊勾結，最好避避嫌，否則，你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猛地劈出一掌，穿透巴爾勒的氣牆，人如殞星，飛快落地，定目處，糟！褚鵬舉已領着魏千總等人，夾着尾巴溜了。

方待發足追趕，巴爾勒飄然而降，道：「小友言重了，本王只是不希望你造太多的殺孽，別無他意。」

「沒有別的意思最好，如果有，小心我拿你墊他的棺材底！」

巴爾勒張口欲再言語，古月蟬神鬼不覺的來到場中，直接了當的道：「傻小子，還不快追你的仇家去，跟這個臭喇嘛泡甚麼蘑菇。」

古月蟬口齒託大，顯然沒將巴爾勒放在心上，巴爾勒臉色一沉。「好狂的女娃兒！」劈面就是一掌，古月蟬眞不含糊，居然從從容容的接下來，面不改色。

一個斷腸人，攪亂了一鍋粥，現在又來了一個古月蟬，眼看褚鵬舉落荒而逃，全盤計劃俱成泡影，鍾玉郎、布魯圖、烏蘭格已無心再戰，齊將

目光投到古月蟬身上來。

就利用這個機會，徐不凡連謝謝人家斷腸人的話都來不及說，便與王石娘、高天木、二老八駿，尾隨褚鵬舉的後面追去。

追呀追，追離雙塔寺，追過山崗，追至荒郊野外，却再也沒見到褚鵬舉那一夥人。

褚鵬舉創下兩項紀錄，是第一個能夠逃脫徐不凡追魂一擊的人，也是第一個在接到血旗、血帖後，仍未在血帳簿上除名的人。

徐不凡恨得牙癢癢的，不達目的誓不休，怎奈敵踪杳茫，只有乾着急的份兒，根本無從追起。褚鵬舉自然也不可能在這個時候返回總兵府。

思前想後，兩位師叔腹痛的毛病，急如燃眉，必須盡速掘墳開棺，查明究竟，若是爲了褚鵬舉的腦袋而拖延下去，實在問心難安，經過一番愼重思考後，徐不凡終於決定，暫且放下褚鵬舉，先去保定府掘墳開棺。

* * *

天下事不如人意者，常十之八九，徐不凡急着要去保定府掘墳開棺，爲兩位師叔治病，偏偏在娘子關遇上痲煩。

塞外無敵莊主馬千里，爲父報仇，千里追踪，來到娘子關。

千斤莊主陳寶山祖孫四代，爲陳寶泰討債索仇，來到娘子關。

三才會的地堂堂主詹明秋、人堂堂主包玉剛到了。

鍾玉郎親率數名銀衣使者、銅衣使者正兼程趕來。

巴爾勒法王與徒弟布魯圖、烏蘭格，聽說正在來此的途中。

斷腸人、古月蟬好像也有東來的跡象。

最重要的是，褚鵬舉據說已轉退爲進，統領大軍追來，決心要將徐不凡主僕，一舉毀滅在天險之地娘子關。

娘子關乃山西、河北的交通孔道，兩旁山勢綿延高峻，根本無路可繞，途中客旅絡繹，自不宜作法飛渡，但神探刁鑽得到消息，說褚鵬舉已飛鴿傳書娘子關守將，不准放血轎通關。

前有難關，後有追兵，兩側又有虎狼窺伺，徐不凡四面楚歌，處境大險，却絲毫沒有選擇迴避的餘地。

探首轎外一望，娘子關果有重兵把守，商旅排列成行，正在一一加以盤查詰問，防備甚嚴，自己的轎子就依序排在一輛馬車的後面。

附近山崗上，叢樹後，刀光劍影，人頭鑽動，不少武林人物正潛伏暗中，蠢蠢欲動，只要時機成熟，就會一湧而出，打落水狗。

徐不凡這時對二老八駿等人說道：「注意，等一下如果發現情況不對，咱們就硬闖，要快，時間拖久了，免不了會造成不少傷亡，如非必要，切忌任意傷人。」

衆人恭身應諾，血轎不久便推進至關門之前，一位身穿白袍的將軍上前問道：「你們從那兒來？」

王石娘搶先答道：「壽陽。」

「要到那兒去？」

「冀南。」

「你們這頂轎子是不是叫血轎？」

「這只是一頂比一般轎子略大的普通轎子。」

「爲何通體漆成血紅之色？」

「因爲我家主人喜歡這種顏色。」

「你們主人是否只有一隻手，叫徐不凡？」

「不是！」

「本將軍信不過，要親自檢查。」

王石娘一見苗頭不對，口中喊：「闖！」猛一推白袍將軍，這一推內蘊無比勁力，白袍將軍拿樁不穩，倒飛進關門內，二老八駿且戰且闖，眨眼便闖進關門內五六丈。

不料，白袍將軍早有萬全準備，一聲胡哨，召來百十名兵勇，在前面重重疊疊，擺下無數道人牆，將通路全部堵死。

不僅此也，吱吱呀呀一陣響，後面入口及前面出口的關門，也全部關閉，準備甕中捉鱉。

白袍將軍沉聲說道：「徐不凡，你今天就算脅生雙翅，也飛不出娘子關，俯首就擒，是你惟一的最佳抉擇。」

徐不凡掀起轎簾一角，肅容滿面的道：「百十名兵勇，不見得能困住我徐不凡，請將軍讓一條路出來，免得禍及無辜。」

「徐不凡，你少作春秋大夢，本將軍即使戰至一兵一卒，也絕不放你通過娘子關。」

「將軍，我們有仇？」

「沒有。」

「那你爲何苦苦相逼？」

「本將軍是奉命行事。」

「奉何人之命？」

「太原總兵褚鵬舉褚大人。」

「褚鵬舉通番禍國，罪在必死，望將軍三思，勿助紂爲虐。」

「褚將軍神勇蓋世，國之干城，位高權大，聖眷正隆，你休得信口開河，侮蔑賢良。」

「將軍，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徐某言出肺腑，絕無半句虛言，爲將軍禍福計，希望能重新考慮，別做糊塗事。」

「本將軍早已考慮過了，你勿再多言，今天如想通過娘子關，除非將所有的守軍，全部踏成肉醬血泥。」

衡情度勢，徐不凡深深明白，如若硬闖如此狹窄的關隘，必然會造成重大傷亡，這是他最不願意見到的，事實上又是無可避免的，當下牙一咬，心一橫，道：「將軍，很抱歉，看來只有犧牲你一人，別無他途。」

白袍將軍不明白他的話中含義，愕然言道：「犧牲我一人？你這是什麼

意思？」

「將軍，請入轎來，我給你看一樣東西，看完之後，你自會明白一切，你的家小亦會有人照拂，勿爲後顧憂。」

弄得白袍將軍滿頭玄霧，道：「進來就進來，難道本將軍還會怕一個江湖人不成？」手提單刀，挑開轎簾，當眞鑽進血轎中去。

慢說白袍將軍不明究裡，就是二老八駿，也同樣莫名所以，只聽他在血轎之內，先發出一聲驚呀的聲音，接下來是一連串是！是！是！

當白袍將軍走出血轎時，態度已截然大變，朗聲說道：「大家聽着，打開關門，立刻撤退。」

一名校尉困惑不解的道：「將軍，總兵大人命令我們，將血轎摧毀在娘子關，現在……」

「現在情勢有變，叫你們怎麼做就怎麼做。」

「一旦總兵大人追查起責任來，怎麼辦？」

「由本將軍一人承擔，箇中因由，不得對外人提起一言半語，否則一律以軍法論處。」

「可是，將軍……」

「沒有可是，這是命令！」

「是，將軍！」

軍令如山，誰也不敢再持異議，立時前面的關門打開，大家紛紛撤走，血轎毫無阻礙的出了娘子關。

凡是看到徐不凡那件神秘東西的人，只有死路一條，大同知府賀紹庭是第一人，白袍將軍必將成爲第二人，徐不凡慨然一歎，眸中已充滿淚光，道：「將軍，再見，請原諒我沒有更佳的選擇。」

白袍將軍異常鎭定的道：「這是我自找的，也是本將軍心甘情願的，請公子切勿耿耿於懷。」

「唉，我不殺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祝徐公子一路順風，請！」

「也祝將軍『一路順風』！」

徐不凡終於忍不住滴下幾點英雄淚，掉頭而去，白袍將軍轉身入關，又將關門緊緊閉起，對面的那一個門，却在褚鵬舉的命令下打開了。

褚鵬舉雙目四望，臉色立變，怒冲冲的上來說道：「徐不凡那一干人呢？」

白袍將軍從容不迫的道：「早已殺出娘子關。」

「殺出去？怎未見血跡死屍？」

「徐不凡武藝高强，我們根本不堪一擊。」

「混帳！混帳！還不快開門陪我追下去。」

白袍將軍充耳無聞，毫無開門的意思，褚鵬舉不禁大怒，摑來一掌，白袍將軍毫不客氣，立即反手還擊，褚鵬舉認爲他收了徐不凡的好處，更火更怒，厚背大刀猛砍猛劈，待白袍將軍壯烈犧牲，打開關門時，徐不凡早已奔出十數里，遠超出他的地盤之外。

出了娘子關，一路北上，翌日，徐不凡主僕十三人，一逕來到保定府西郊外的五柳莊。

遠遠望去，門口的五棵大柳樹，仍自挺拔繁茂，莊內景物依舊，人事全非，屍骨雖早已收埋，磚地之上，當年的血跡仍隱然可見。

觸景傷懷，徐不凡忍不住一陣酸楚襲上心來，脚步也隨之停住，再也沒有勇氣走進師父、師叔等人的房間去。

莊裡莊外，上上下下，打掃的乾乾淨淨，顯然有人在此管理居住，但接連喊叫數次，却始終無人出面應聲。

天叟丁威道：「四年前，公子好像單獨來過一次五柳莊，有沒有見到居住在此地的這位朋友？」

徐不凡道：「那次係與師父無根大師西赴崑崙，路過此地，匆匆一瞥，並未遇見任何人？」

「那時，五柳莊的屍骨是否已收埋？」

「看情形，早已收埋。」

「看樣子，五柳莊似乎還有劫後餘生之人。」

徐不凡聞言精神大爲振奮，連說：「但願如此，但願如此。」發足就往房裡跑，裡裡外外找了個遍，最後在一間耳房內，發現有一個人正在呼呼大睡。

此人三十上下年紀，是個禿子，徐不凡一眼就認出來是黃家的長工何二禿，習慣上大家都叫他二禿子。爲人忠厚老實，吃苦耐勞，只是腦筋不十分靈光，有點傻傻的。

徐不凡上前搖着他，喊道：「二禿子，二禿子，醒醒，醒醒。」

二禿子腦筋不靈光，說話也結結巴巴的有點口吃，睜開惺忪睡眼，見床邊站着一羣陌生人，驚得跳了起來，道：「你們是……是什麼人？」

徐不凡輕拍他的肩膀，道：「二禿子，你看清楚，我是不凡，大先生座前的弟子徐不凡。」

二禿子睜大了眼，又喜得跳起來，拍着手說：「哎呀，你眞是徐……徐公子，難怪那天我找不到你……你的屍體，原來沒有死。」

「二禿子，快說，五柳莊還有沒有活着的人？」

「沒……沒有了，只剩我一個。」

「你怎麼會死裡逃生？」

「那天，我喝醉……了酒，醉倒在馬路上，所以撿回了一……一條命。」

「師父他們上百口，都是你安葬的？」

「另外……另外還請了很多……人幫忙。」

「你一個人怎麼生活？」

（未完・十）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什麼呢？就是——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超級營養液

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自動調節人體機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每瓶500毫升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1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上列印章，以免受騙。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 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77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立止痕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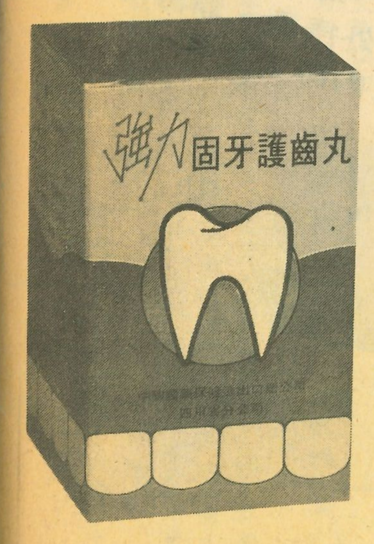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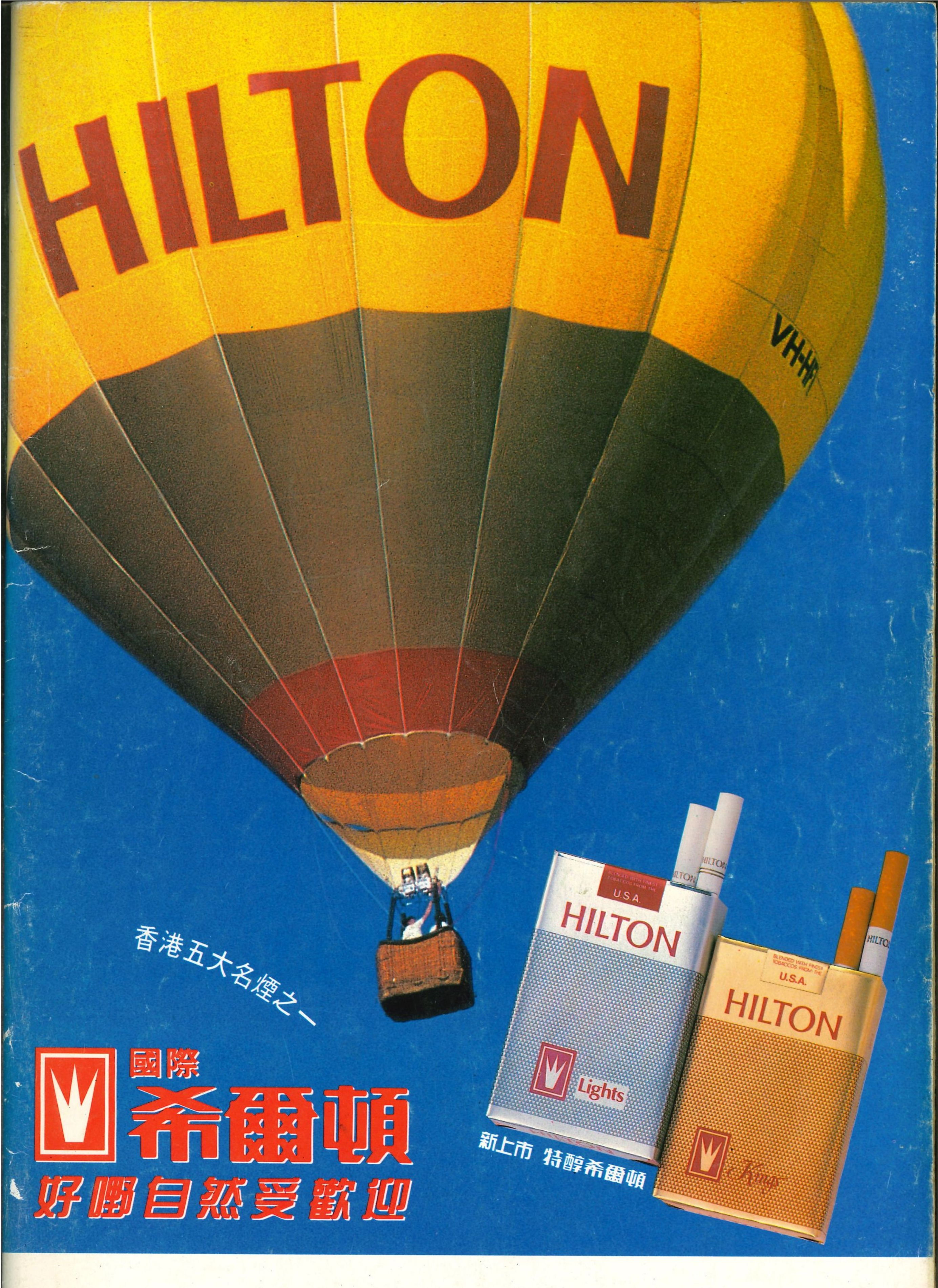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牙根出血膿腫
- 嘴嚼無力
- 牙週袋深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齒鬆脫



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煙危害健康

希爾頓：焦油含量中　特醇希爾頓：焦油含量低至中(製造商估計)